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hinese

9-25-2013

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Yan Ho SIU

yh1siu@ln.edu.h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蕭欣浩 (2013)。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31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蕭欣浩

哲學博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三年

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蕭欣浩

此論文為中文哲學博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三年

論文撮要

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蕭欣浩

哲學博士

綜觀歷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不少學者均主張依地域分系，學者何琳儀（1943-2007）將戰國文字分爲齊、燕、晉、楚、秦五系，近代研究亦多取何氏的分域方法。學者李運富（1957- ）認爲，地域特點僅屬文字的書寫風格，不能作爲分系的依據，質疑戰國文字的分域方法。何琳儀於其著作《戰國古文字典》與《戰國文字通論》中，嘗試列舉不同字例，以五系的分域方法，收集大量戰國文字的資料，概括構形的地域特點，唯何氏的論說未有對五系文字的特徵作更整體和深入的考察。基於前代學者的研究，本文以戰國文字爲研究核心，透過構形的比較與歸納，補充近年出土的材料，嘗試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戰國文字的構形特徵與演變情況，論證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以及劃分成五系的必要。

本文的主體部分共分五章。第二章從微觀的角度，依個別域系分類，逐一援引字列，分析當中的字符、部件，集中呈現各系的地域特徵。第三章同樣以域系作區分，嘗試通過整合與歸類，指出不同字符、部件的類化現象，嘗試凸現各系文字的相異之處。第四章集中比對「東土四系」（齊、燕、晉、楚）與「西土秦國」的文字，通過字例的展示，歸納彼此相異的構形，論證王國維（1877-1927）等學者主張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第五章以宏觀的角度，逐一展示、分析五系文字構形各異的個體字符，嘗試以相同的字例，說明五系文字各自存有的地域特徵。第六章以五系文字當中，構形同時相同與相異的字符爲例，分析當中的異、同原因，了解五系文字的構形演變。

通過本文橫向與縱向的文字比對，可知五系文字的構形或受書寫材料影響，但當中演變並不受載體所限。戰國五系文字同源於殷周文字，經過程度不一的構形演變，加上各域系對文字所作具規範的整合，五系文字的構形越趨不同，地域特徵更爲明顯，可證戰國文字有分作五系的必要。從本文的不同分類與探討，可見戰國文字存在「東、西土分用」的情況，但僅爲當時文字構形異、同的現象之一。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存在不同情況，表示戰國文字處於演變的階段，說明戰國五系文字「同中趨異」的現象。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SIGNED

(蕭欣浩)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畢業論文核准頁

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蕭欣浩

哲學博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主席)
劉燕萍教授	
	(校外考試委員)
陳遠止博士	
	(校內考試委員)
李雄溪教授	
	(校內考試委員)
許子濱教授	

導師：

李雄溪教授

副導師：

汪春泓博士

代教務會核准：

施雅德教授

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25/9/2013

日期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戰國文字五系分域方法概述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文獻綜述	4
一、以域系、載體爲核心	5
二、綜論戰國五系文字	9
第四節 研究範圍	15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9
第六節 章節安排	22
第二章 戰國文字的單系特徵	24
第一節 前言	24
第二節 相異的地域特徵	26
一、地域特徵僅見於「單一域系」.....	26
二、地域特徵同見於「多個域系」.....	65
第三節 形同的地域特徵	77
第四節 小結	82
第三章 戰國文字的類化現象	86
第一節 前言	86
第二節 戰國五系類化構形分析.....	88
一、齊系.....	88
二、燕系.....	92
三、晉系.....	95
四、楚系.....	106

五、 秦系	124
第三節 小結	126
第四章 戰國西土秦系文字與東土四系文字之比較	129
第一節 前言	129
第二節 戰國東、西土形異字例分析	132
第三節 戰國東、西土形同字例分析	154
第四節 小結	168
第五章 戰國五系文字形異分析	172
第一節 前言	172
第二節 戰國五系文字字例分析	175
第三節 小結	213
第六章 戰國文字形異兼形同字例分析——及論戰國文字分系 問題	215
第一節 前言	215
第二節 戰國五系構形異、同字例分析	216
第三節 論證五系文字分系必要	228
第四節 小結	247
第七章 總結	233
第八章 參考資料	24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戰國文字五系分域方法概述

本論文集中研究戰國文字的地域特徵，歷代學者對戰國文字的分域有不同主張，如王國維(1877-1927)提出戰國文字東、西分用的情況¹，胡光燁(1888-1962)將戰國文字分成秦、齊、楚三部分²。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一文，已對戰國文字分系的說法作不少整理³，文中提到邱德修的南、北土劃分，陳夢家(1911-1966)將戰國文字分成「東、西、南、北、中」五部分，白川靜(1910-2006)則分成「東、西、南、中」。近代研究戰國文字的學者，不少採用何琳儀(1943-2007)的五系分法，其源可見李學勤的〈戰國題銘概述〉⁴，湯餘惠(1943-2001)亦指：

五十年代李學勤先生在比較全面地考察戰國文字地域性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五系文字的理論。⁵

湯氏提到李氏的五系文字分法，將戰國題銘分為兩周、齊國、燕國、三晉、楚國、秦國，當中除兩周以外，已可見五系分法的初形。何琳儀的戰國文字分域方法，參考李學勤戰國題銘的劃分，何氏於綜述戰國文字分域材料時，提到：

本章採用《題銘》的五分法，但並不以國家分類，而以地區分類，即以「系」分類。一系之內既可以是一個國家的文字，如「燕系文字」，「秦系文字」；也可以包括若干國家的文字，如「齊系文字」、「晉系文字」、「楚系文字」等。⁶

何琳儀於文中說明，其分系方法僅取李學勤「齊、燕、晉、楚、秦」的分類名稱，劃分則依照地域的不同，當中燕、秦兩系僅為一國的代表，齊⁷、晉⁸、楚⁹三

¹ 關於王國維提出戰國文字東、西分用的說法，本文第四章有更詳細的論述。

² 關於胡光燁提出戰國文字分為秦、齊與楚三部分的說法，本文第六章有更詳細的論述。

³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620-624。

⁴ 李學勤的〈戰國題銘概述〉分成三部分，見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上）〉，載《文物》1959年第7期，頁50-54。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中）〉，載《文物》1959年第8期，頁60-63。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載《文物》1959年第9期，頁58-62。

⁵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15輯，頁46。

⁶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86。

⁷ 齊系文字除齊國以外，何琳儀提到：「以齊國為中心的魯、邾、倪、任、滕、薛、莒、杞、紀、祝等國。」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86。

⁸ 對於晉系文字的包含範圍，何琳儀言：「晉系文字內涵相當廣泛，不但韓、趙、魏三國屬於

系則各自包括周邊不同國家。本論文嘗試系統地分析戰國文字的地域特徵，於處理文字構形的部分，無論是字例展示或特徵比對等方面，均依循何琳儀的五系分域方法，將戰國文字劃分為齊、燕、晉、楚、秦五系，再進行各項討論、分析。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關於戰國五系地域特徵的研究，湯餘惠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章，已指出其重要性：

五系文字地域性特點的研究，是戰國文字形體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這一課題的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必將把我們對戰國文字的認識向前推進一步。¹⁰文中提到，探討戰國五系文字的特徵，有助深入認識戰國文字，湯餘惠更進一步說明，研究戰國文字的特徵，與五系文字分域的論述有密切關係：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深入探討五系文字各自的特點，提出理論性的認識，借以推動戰國文字分域、分國工作的進行。在這方面，近年來研究戰國文字的論著有不少具體而精到的闡發，但從理論上做較為系統而深入地探討則嫌不足，當然這和有些條件尚未成熟有關。這一課題的圓滿解決，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豐富的文字材料可資排比考察，二是對已有材料做出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識字和器物銘文國別的考訂。目前這兩方面的條件都還不能說已臻成熟，所以現在來談五系文字的地域性特點，就只能以現有的條件和水平，做一些初步的描述。¹¹

湯氏於文中指，研究需配合「豐富的文字材料」與「深入的研究」，以現有的材料重新檢視，兩項因素均已有所改變。相對湯餘惠成文的年代，現時戰國文字

這一系，而且中山國、東周、西周、鄭、衛等小國文字也都屬於這一系。」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115。

⁹ 楚系文字除楚國以外，何琳儀指還包括：「以楚國為中心的文化圈，除包括吳、越、徐、蔡、宋這些較大的國家之外，還包括漢、淮二水之間星羅棋布的小國。」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148。

¹⁰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4。

¹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6。

的材料，數量已明顯大增，足以用作五系分域的研究，何琳儀於《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¹²（下文簡稱《戰國古文字典》）分系整理大量的戰國文字，以及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¹³引用豐富的文字材料比對、論述，已是當中的例子。材料分析方面，歷來的學者以字符、書體、載體、域系等為研究範圍，從不同方向探討戰國文字，因數量繁多，以下僅略舉數例，如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¹⁴、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¹⁵、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¹⁶與單曉偉〈秦文字疏証〉¹⁷，可知現時的戰國文字材資與相關研究，已具備更成熟的條件，較能如湯餘惠所言「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與分域問題。從研究範圍看來，與戰國單系文字的研究相比，全面比對戰國五系文字的研究明顯較少，如丁秀菊提到：

截至目前，對戰國各區域文字及其比較研究還不盡如人意……至於區域間的文字比較之研究更是不足。¹⁸

從上述的論說可知，於現時的戰國文字材料與研究的支持下，有必要重新探討戰國五系文字的特徵與分域問題。戰國五系文字的構形特徵，有待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何琳儀曾指：

只有對文字進行系統研究，才能了解漢語古文字歷史演變的全部過程，以及戰國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字特點。¹⁹

何氏提到，文字演變與地域特點，同樣需要通過具系統的研究，本文嘗試運用不同書寫材料上的文字作綜合研究，以共時的五系文字比對，結合甲骨文、兩周金文與《說文》小篆等材料，作歷時的演變梳理，從多方面歸納、分析戰國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本文同時從文字源流、構形演變的角度，歸納五系文字

¹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2007）。

¹³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¹⁴ 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10輯，1983年，頁78-100。

¹⁵ 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¹⁶ 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¹⁷ 單曉偉，〈秦文字疏証〉，安徽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10年。

¹⁸ 丁秀菊，〈20世紀戰國文字研究的反思〉，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01期，頁129。

¹⁹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308。

各種構形相同的情況，呈現五系文字之間形異、形同的關係，從而釐清戰國五系文字的傳承與演變。

於戰國文字的研究中，王國維、唐蘭等學者提出東土六國與西土秦國分用的概念，本文以五系作劃分，從構形特徵切入，了解東土齊、燕、晉、楚四系文字與西土秦系文字的分用情況。李學勤與何琳儀等學者，均認為戰國文字應當分成五系，卻未有提出較完備的文字材料作論據，以致戰國文字分系的主張受到質疑，如李運富指戰國文字不存在地域特徵，因而無法明確說明戰國文字有分成五系的必要²⁰。本文嘗試通過較系統的整理與分析，歸納戰國五系文字的特徵，論證戰國文字的分系問題。

第三節 文獻綜述

歷來戰國文字的相關研究，數量眾多，論題繁雜，如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研究〉²¹、林雅婷〈戰國合文研究〉²²，從較宏觀的角度分析，亦有微觀分析部件與字符的文章，如史富紅〈戰國文字「部」字研究〉²³、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²⁴。受戰國文字的分域概念影響，加上書寫材料的多樣，部份論文以地域、載體為分界，如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²⁵、李知君〈戰國璽印文字研究〉²⁶、馮勝君〈戰國燕系古文字資料綜述〉²⁷、陳國瑞〈吳越文字研究〉²⁸、劉偉〈齊國陶文的研究〉²⁹、黃錫全〈楚系文字略論〉³⁰。甚或進一步結合地域與載體，集中研究範圍，如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³¹、卓盈君〈戰國楚簡

²⁰ 參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05期，頁174-175。

²¹ 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研究〉，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0年。

²² 林雅婷，〈戰國合文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²³ 史富紅，〈戰國文字「部」字研究〉，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1年。

²⁴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頁285-296。

²⁵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2期，頁69-83。

²⁶ 李知君，〈戰國璽印文字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²⁷ 馮勝君，〈戰國燕系古文字資料綜述〉，吉林大學，考古學，碩士論文，1997年。

²⁸ 陳國瑞，〈吳越文字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

²⁹ 劉偉，〈齊國陶文的研究〉，山東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年。

³⁰ 黃錫全，〈楚系文字略論〉，載《華夏考古》，1990年03期，頁99-108。

³¹ 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字例研究》³²、胡雲鳳〈秦金文文例研究〉³³、黃盛璋〈戰國燕國銅器銘刻新考〉³⁴、黃秀瑜〈戰國楚系文字中的指事字研究〉³⁵等。不少研究更專指特定的載體，如房振三〈信陽楚簡文字研究〉³⁶、王仲翊〈包山楚簡文字研究〉³⁷、張鋒〈侯馬盟書異寫字與異構字研究〉³⁸、李品〈睡虎地秦簡字體風格研究〉³⁹。

本文以比較、分析戰國文字的構形為核心，概述集中展示與構形相關的研究，部分論文的研究方法、資料與本文較相類近，下文會從「以域系、載體為核心」與「綜論戰國五系文字」兩部分，作更深入的闡述。

一、以域系、載體為核心

不少以戰國文字為題的論文，以構形研究為中心，作不同方面的論述。部分論文集中討論單一域系的文字，部分則主要分析單一載體，甚或有些兩者結合，專門研究單一域系中的特定載體，下文試舉例數例，略述當中與構形研究相關的部分。

高開貴〈略論戰國時期文字的繁化與簡化〉⁴⁰主要以中山國文字為核心，通過比對兩周文字與其他戰國文字，展示構形上的繁化與簡化現象。陳育玲〈戰國楚文字繁簡現象研究〉⁴¹同樣談到構形繁簡的情況，材料則改換為楚系文字，陳氏先分析 46 個楚文字字例，通過與殷周文字的比對，指出當中構形繁簡的現象，並作歸納和分類。類近的構形分析見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⁴²，林氏以分析楚系文字的構形為主，談到「簡化」、「繁化」與「變異」等方面，文中援引殷周文字、《說文》小篆等材料，通過構形的梳理，集中論述楚文字的

³² 卓盈君，〈戰國楚簡字例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³³ 胡雲鳳，〈秦金文文例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³⁴ 黃盛璋，〈戰國燕國銅器銘刻新考〉，載《內蒙古師大學報》，1983 年第 3 期。

³⁵ 黃秀瑜，〈戰國楚系文字中的指事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³⁶ 房振三，〈信陽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3 年。

³⁷ 王仲翊，〈包山楚簡文字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³⁸ 張鋒，〈侯馬盟書異寫字及異構字研究〉，曲阜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9 年。

³⁹ 李品，〈睡虎地秦簡字體風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1 年。

⁴⁰ 高開貴，〈略論戰國時期文字的繁化與簡化〉，載《江漢考古》1988 年 4 期。

⁴¹ 陳育玲，〈戰國楚文字繁簡現象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育，碩士論文，2011 年。

⁴²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年。

不同構形，以下取「簡化」當中「省略義符」的「秦」字為例。林清源引《說文》言「秦」字「從禾、舂省」，指春秋金文作 ，當中「舂」形不省，楚文字多作 、 ，省去「卅」與「臼」，林氏進而依構形分析：

孤立的「午（杵）」旁，已經完全看不出跟「舂」旁的淵源關係，因而很容易引起誤解，導致形體訛變特別激烈。⁴³

文中通過構形比較所得的分析清楚明顯，但因為林氏的論文以楚文字為中心，故較少引用其他四系文字，亦未有從五系比較的角度，探討域系文字間的關係。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⁴⁴的研究方法與林清源的相近，從「簡化」、「繁化」與「異化」方面分析文字構形，不同之處在於，徐筱婷以秦系文字作研究範圍，如「筆劃繁化」中的「奮」字，徐氏引西周金文作 ，並引秦文字作 、 ，指「奮」與「田」中間以橫筆或 加飾，「應是無意的繁飾筆劃無疑」⁴⁵。徐筱婷的分析當中，偶有引用其他四系的文字，或略加比較，但整體仍是以秦文字的論述為中心。徐再仙〈吳越文字構形研究〉⁴⁶同樣以「簡化」、「繁化」與「異化」等演變規律，專門研究吳越文字，於討論「省略意符」的部分，徐氏以「舂」字為例，指甲骨文作 ，春秋金文作 ，從二「木」或從「艸」，文中另引吳國文字「舂」作 ，相對之下，省去義符「艸」⁴⁷。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⁴⁸，從「偏旁寫法」、「字形結構」與「其它變化」三方面，分析燕系文字的特徵，當中的構形分析，置於五系文字當中討論，並引各系的字例作比較，凸顯燕文字的特徵，如分析「土」字的列表如下：

⁴³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 41。

⁴⁴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⁴⁵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頁 104。

⁴⁶ 徐再仙，〈吳越文字構形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 年。

⁴⁷ 徐再仙，〈吳越文字構形研究〉，頁 47-48。

⁴⁸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華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7 年。

	燕	齊	晉	楚	秦
土					
徒					
匡					
垠					

49

文中以「土」與從「土」的字為例，展示燕系「土」形「一橫收縮為一點」⁵⁰的特徵。彭氏通過五系文字的比較，指出燕系文字構形上的不同，方法可取，唯當中偶有字例，無法顯出地域的特徵，如文中指燕系「土」從點，見「土」字晉系作 ⁵¹，楚系作 ⁵²，皆從點，構形明顯非燕系所僅有。

游國慶〈戰國古璽文字研究〉⁵³以戰國璽印為主要的研究材料，當中分析形體演變的部分，未有依域系劃分，而是從整體的戰國璽印中，抽取字例作比較，呈現構形上的不同，並從簡化、繁化、異化、同化與特殊符號等方面，歸納文字形變的現象。於形變的分析外，游國慶嘗試以戰國璽印文字為中心，從銅器、貨幣、陶器等書寫材料中，找出形同或形近的字例，藉以凸現齊、燕、晉、楚四系文字的特徵，說明域系間文字構形的相異，如以下數例：

域系	字例	璽文	其他載體
齊系	「各」	0148「路」	陳喜壺「客」
楚系	「童」	0279	楚帛書
晉系	「卜」	1262	侯馬盟書

54

游氏通過不同書寫材料的對照，能確切指出文字的特徵，如齊系「各」字與楚系「童」字，唯文中未有同時展示他系的字例，各系的文字構形無法明顯作比

⁴⁹ 參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頁7。

⁵⁰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頁7。

⁵¹ 晉系文字「土」作 ，為「地」 （1793）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183。

⁵² 楚系文字「土」作 ，為「垠」 （1793）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878。

⁵³ 游國慶，〈戰國古璽文字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⁵⁴ 參游國慶，〈戰國古璽文字研究〉，頁147,150-151。

較，由此得出的特徵，亦偶有不確，如「卜」字，文中引晉系作 、 ，見秦系作 ⁵⁵，楚系作 ⁵⁶，構形相同，可見構形上並無特別之處。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⁵⁷同樣以研究戰國璽印為核心，以秦系作為域系的範圍，除分析秦印的形制與篆刻技巧外，文中分析「體勢變異」的部分，較多談及秦系璽文的構形。陳重亨主要通過構形的梳理，指出秦系璽文形變的情況，以「女」字為例，陳氏指西周金文作 、 、 ，秦私印作 、 、 、 等形「還保留東周規整化篆字的基本字型體態」⁵⁸。陳重亨另外列出秦印「女」字作 、 、 ，指「原本的中豎一筆已改為橫勢……較接近隸書寫法」⁵⁹，而「女」字進一步作 形，則「已具備隸書基本的筆法」⁶⁰。謝映蘋〈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⁶¹一文，主要從「整體風格」與「個別字形」兩方面，分析曾侯乙墓的鐘銘、竹簡文字。通過文中字例的分析，謝映蘋歸納出曾侯乙墓的鐘銘文字的六項主要特色，如「增添橫畫」、「增添圓點或圓圈」、「增『音』部偏旁」等⁶²。竹簡方面，謝氏總括出三項特點，包括「承繼商周古文的結構」、「有些文字結構已近隸書」與「偏旁位置的變化」⁶³。洪燕梅〈秦金文研究〉⁶⁴以秦金文為研究範圍，文中討論構形的部分，引用甲骨文、兩周金文等材料，通過字例比對，從簡化、繁化與變易三方面，梳理秦系金文的構形變化。此外，洪燕梅以秦系金文為中心，比對其他四系的金文，從飾筆、部件的比對，探討文字間的異同之處，以下引「平」與「西」字為例：

⁵⁵ 秦系文字「卜」作 (5.112)，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429。

⁵⁶ 楚系文字「卜」作 ，為「占」 (204) 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1。

⁵⁷ 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⁵⁸ 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頁 122。

⁵⁹ 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頁 122。

⁶⁰ 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頁 123。

⁶¹ 謝映蘋，〈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⁶² 除文中所引述的三項特色外，還有「字體呈現頎長詰誦的風格」、「偏旁位置互換」、「上層鈕鐘文所顯現扁平而草率的寫法」。詳見謝映蘋，〈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頁 38-47。

⁶³ 謝映蘋，〈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頁 90。

⁶⁴ 洪燕梅，〈秦金文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8 年。

字例	秦系	齊系	晉系	楚系	燕系
平					
西					

通過構形的比較，可以清晰了解秦金文的特徵，但礙於研究材料所限，文中飾筆與部件的比對字例僅有十四項，當中燕系構形例子更大多從缺，無法作較全面的分析。

二、綜論戰國五系文字

第一部分談到的論文，以特定的材料、地域作範圍，本部分所概述的研究，主要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戰國五系文字的構形，嘗試了解當中的異同之處。部分五系文字的分析，仍受材料限制，如游國慶於〈戰國古璽文字研究〉以璽印文字為例，依五系整理出字例的比較列表，展示構形的特徵，以下僅引「馬」、「中」為例：

文字結構	齊	燕	晉	楚	秦
馬					
中					

65

從表中已能看出地域上的構形不同，如「馬」字，但因取材所限，比對未有旁涉其他書寫材料，未能完全凸顯五系文字的特徵，亦令部分字例無法呈現五系完整的比對材料，如「中」字只見齊、燕兩系的字形。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同樣以璽文為研究對象，當中的〈戰國鈐印分域考〉以五系地域作區分，從地域、文化與風格方面，討論文字的特色，並嘗試通過歸納，指出各域系文字的構形特徵，以齊系的「言」字為例：

在戰國時，「言」字和言部的寫法，五大系文字也不盡相同。齊系鈐文的

⁶⁵ 參游國慶，〈戰國古璽文字研究〉，頁 260-261。

「言」，通常作「𠄎」、「𠄎」、「𠄎」、「𠄎」、「𠄎」等形。⁶⁶

莊氏分析「言」的構形特徵，具其理據，對其他字例的類近歸納和探討，同樣值得參考。唯分析僅限於璽印文字，未有旁涉其他載體，加上五系的構形特徵，依個別域系分別論述，未能通過橫向、跨材料的綜合比較，了解五系構形異同的全貌。

本部分旨在綜論對五系文字作全面分析的論文，故以下僅對以五系作區分，而且不受書寫材料的論文作概說。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⁶⁷先分析構形的演變，以「筆劃、偏旁的省略」、「形體分合」、「字形訛變」、「輔助性筆劃」等分類，並引字例為證，如湯餘惠於「字形訛變」的部分，提到「形近誤書」的問題，以下略引數例：

「日」訛為「田」

昔 𠄎 (中山圓壺) —— 𠄎 (中山王鼎)

秋 𠄎 (《璽》4441) —— 𠄎 (《璽》4445)

「日」訛為「口」

易 𠄎 (《璽》0269) —— 𠄎 (七午矢括)

涅 𠄎 (《古大》197) —— 𠄎 (《古大》321)

昌 𠄎 (《季木》28.1) —— 𠄎 (《璽》2189) ⁶⁸

從文中比對的例子，清晰可見形近而訛誤的情況，當中字例大部分為戰國文字，傾向為共時的構形對照。於演變的歸納外，湯餘惠整體論述五系文字的特徵，於「地域性特點」的部分，湯氏從「風格」與「結體」分析地域特點。「結體」方面，湯餘惠以數字為例，指出單一域系當中存有域系特徵，如「年」字的分析：

古文年字从禾、人聲，人旁直筆後增·飾，或又引為一。春秋齊、魯、邾、

⁶⁶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考〉，載莊新興編，《戰國鈐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18。

⁶⁷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48。

⁶⁸ 參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28-29。

等國金文人旁之下增橫劃變為「王」。戰國時代，燕文字作 ，偶省作 ，字下从殆「王」之省；秦、齊、楚、三晉作「 」或「 」，均不同於燕。⁶⁹

文中通過春秋金文，了解燕系「年」字的構形演變，再與其他四系文字比對，凸出燕系「年」從「土」的特徵，從橫向、縱向作對照分析，論述扼要清晰，方法極具參考價值。湯餘惠於文中整理出楚、燕、齊三系的地域特徵⁷⁰，雖僅具字形，未有逐一分析，但由此歸納出的材料，甚具開創性且富啓迪的作用。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⁷¹中研究結體的部分，分別從楚、齊、燕、晉四系闡述當中的構形特徵，論文以官璽文字爲核心，同時引用簡牘、銅器、帛書等材料作分析，如「陵」字，許學仁引璽文作 ，繪書作 ，銘文作 、 、 ，指這些構形「皆楚國古文之異構」⁷²。於單系構形的論述外，文中有各系文字的比較，如「師」字：

師作 正齊國文字特有之風尚。楚地師字雖亦作省體 ，然則與齊文字師字有別。而三晉工師多合文作 。秦之工師，多見於兵器、銅器，作 。

73

許學仁比較各系不同載體上的字形，從橫向了解地域特徵，分析各系構形的相異之處，爲可取的比對方法。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⁷⁴一文，主要從「簡化現象」、「繁飾與美化」、「合文符的運用」討論五系文字的構形。林氏所引用的不同材料，集中用作展示文字的變化，如論述「增橫筆於末筆」的部分，文中以「相」爲例：

⁶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7。

⁷⁰ 參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8。

⁷¹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年，頁 17。

⁷²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7-8。

⁷³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14。

⁷⁴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年。

相作𡵓或𡵔：

𡵓 庚壺

𡵔 中山

𡵓 「相室」璽匯 4561

𡵓 匯 1859 𡵓3210 𡵓3984 𡵓0094 ⁷⁵

林素清以不同域系、不同書寫材料的文字，綜合分析戰國文字的構形演變，論證清楚明確，而且更為全面。此外，林素清經過字例的歸納，指出特異構形與地域的關係，如分析「省略部分形體」的部分，引例提到：

𡵓 為賢之省	𡵔 為廣之省
𡵓 為賞之省	𡵔 為𡵓之省
𡵓 為𡵓之省	𡵔 為𡵓之省
𡵓 為𡵓之省	𡵔 為𡵓之省 ⁷⁶

林素清以晉、楚兩系不同載體的文字為例，指出戰國文字「省略部分形體」的情況，進而說明「貝形省作『目』」主要見於三晉文字及楚文字，尤以三晉地帶最為普遍」⁷⁷，林氏將構形演變結合地域作分析，恰當可取。

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⁷⁸主要從字符構形與文字系統，分析齊、燕、韓、趙、魏五國文字。於論述各國異寫字的部分，趙學清以齊、燕、晉三系作比較範圍，了解彼此間的構形差異，如「良」字：

齊系：𡵓

燕系：𡵓、𡵓

晉系：𡵓、𡵓、𡵓 ⁷⁹

從字例的展示，可知三系文字的構形不同，唯部分字例如「良」字的比對，僅引字例，而未有詳加論述當中的特點。此外，趙學清以三系文字為中心，分別

⁷⁵ 參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頁 68。

⁷⁶ 參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頁 51-52。

⁷⁷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頁 53。

⁷⁸ 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64。

⁷⁹ 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53。

比對楚系與秦系文字，論述構形上的不同，如比對楚系「角」字與秦系「回」字：

角：齊、燕、晉此字下部封底，楚系多加飾筆。

晉系： 燕系： 晉系：

楚系： ⁸⁰

回：燕系、晉系環形不封閉。秦系均封閉環形

燕系： 晉系：

楚系：

81

趙學清通過上述字例的展示，依歸納的數據指出，齊、燕、晉三系文字與楚、秦兩系文字，具異構關係的字只佔少數⁸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⁸³，以五系區分，收錄大量戰國文字的資料，部分字例略加構形的分析，或兼具五系特徵的論述，如「言」字：

齊系文字或作 ，燕系文字或作 ，晉系文字或作 、 、 、 ，楚系文字或作 、 、 ，秦系文字作 ，各具地域特點。⁸⁴

何琳儀取當中的字例，指出五系文字的特徵，是明確可取的，唯當中字例屬人手摹寫，難免有失真、錯誤的情況，但未有影響《戰國古文字典》於戰國文字研究中的重要性。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⁸⁵更多討論到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何氏於分域概述的部分，逐一闡述各個域系的特別構形，如對楚系「特殊形體」的分析，下文略引數例：

“陳”作 ，見禽志鼎、陳旺戟、《璽匯》0281、望山簡等。

“申”作 ，見荆陵君鑑、《璽匯》1258、隨縣簡、長沙帛書等。

“童”作 ，見曾侯乙樂律鐘、信陽簡、長沙帛書等。

86

⁸⁰ 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59。

⁸¹ 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59、65。

⁸² 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4。

⁸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⁸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012。

⁸⁵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

⁸⁶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173。

因以單一域系爲論述的單位，文中僅列出楚系的字例，未有與他系文字比較。何琳儀於字例後，歸納構形來源的不同載體，能說明特徵不受載體所限，流通於單一域系之內。於綜論五系文字部分，何琳儀指「各系文字形體結構和聲音通假，變化尤烈」⁸⁷，文中以 10 字爲例，展示各系構形的不同，以下引「安」、「乘」爲例：

	齊	燕	晉	楚	秦
安					
乘					

88

何氏通過橫向的對照，清楚展示五系文字的構形差異，是可取的比較方法。唯當中的比較置於總結的部分，未能歸納更多例子，亦沒有仔細說明域系間特徵的不同。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⁸⁹同樣有戰國文字的共時比對，於論述六國文字的部分，裘錫圭引「者」、「市」爲例，指部分五系文字的構形不一：

	秦	楚	齊	燕	三晉
者					
市					

90

文中裘氏只爲略述五系文字的不同，因而未有詳述，但已足以證明部分五系文字的構形，確實存在差異。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⁹¹對戰國文字的構形有較全面的分析，文中的字例均依五系區分，從「增繁」、「省減」、「異化」等方面，探討戰國文字的形變。文中的字例雖依域系劃分，但陳立仍是對五系文字作總括性的分析，以下舉「其」與「正」二字爲例：

⁸⁷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0。

⁸⁸ 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0。

⁸⁹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⁹⁰ 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

⁹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2004 年。

字例	殷商	西周	春秋	楚系	晉系	齊系	燕系	秦系
其								
正								

92

文中通過字例的展示，指「其」、「正」二字均增添「-」筆。陳立同時援引殷周文字，於對照之下，更見五系文字的演變。文中五系文字均有相同的形變，可知陳立以綜論戰國文字的形變為主，未有刻意突出域系上的差異。陳立通過縱向、橫向作比對，能更立體了解構形的變異，分析亦能更確切、全面。於「分域結構比較」的部分，陳立集中從「增繁」、「省減」、「異體字」等方面，了解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如討論「異體字」的部分，談到「台」、「祖」二字：

字例	楚系	晉系	齊系	燕系	秦系
台					
祖					

93

文中旨在通過比較，指出部分域系文字的不同，如「台」字秦、楚兩系略異，晉、齊、燕三系則形同。當中「祖」字僅有兩例，同樣可了解兩系的構形差異，由此可知，陳立所取的例子，不一定為五系皆有構形可取的字。這部分只有橫向的展示，而未有縱向的梳理，相對上文所作的綜合分析，相對較為失色。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戰國文字，顧名思義是戰國時期所流通的文字，但對戰國時期的界定，歷代學者均有不同意見。戰國時期的結束，學者公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年，即公元前 221 年，可說已成定論，唯戰國時期從何年開始，議論較多。何琳儀概括提到戰國時期起始的數個說法：

戰國時期的上限則有公元前 481 年（上接《春秋終年》）、公元前 475 年

⁹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117,119。

⁹³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6。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68 年（周貞定王元年）、公元前 403 年（三家始封諸侯）等異說。⁹⁴

可見起始年代的不同各有依據。陳立於分析戰國文字時，同樣提到戰國時期的界定，陳氏所論的「春秋時期」以《春秋》為限，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前 481 年。陳立由此將「戰國時期」順接為魯哀公十五年至秦始皇統一天下，即公元前 48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⁹⁵。陳立對「春秋」、「戰國」有清楚的劃分，斷代方法是可取的，但若僅以「戰國時期」的確切年期作為文字研究的範圍，則稍欠完備，因為文字是隨時間發展，並不能與歷史時期精準對應，因此談論戰國文字的範圍準則應該較寬，何琳儀談戰國文字範圍時，有獨到的見解：

「戰國文字」材料並不十分嚴格地局限於歷史上的戰國時期，而間有闖入春秋末期和秦統一以後者。大體可以這樣說：古文字學中的所謂「戰國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統一以前這段歷史時間內，齊、燕、韓、趙、魏、楚、秦等國曾使用過的一種古文字。⁹⁶

何琳儀對戰國文字範圍的解說，同時關注文字的演化與歷史時期的轉變，取兩者的平衡，實為卓見。本文的戰國文字研究範圍，亦同何琳儀之說，即以「戰國時期」的文字為主，亦間有論及春秋末年的文字。戰國文字的載體多樣，如：銅器、簡帛、璽印、貨幣等，形體大小不一，刻寫方法不同，本文的研究嘗試綜合比較不同書寫材料上的文字，從整體討論戰國五系文字的特徵。湯餘惠曾於論文中談到跨載體比較的價值，湯氏於探討戰國文字分域問題時，引胡光燾的〈齊楚古金表〉，討論分析戰國文字的問題，文中所引原文如下：

兩者同出於殷，用筆皆纖勁而多長，其結體多取從勢。所異者：齊書寬博，其季也，筆尚平直，而流為精嚴，楚書流麗，其季也，筆多寬曲，而流為

⁹⁴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1。

⁹⁵ 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凡例，頁 1。

⁹⁶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

奇詭。⁹⁷

胡光燁將六國文字分成齊、楚兩派，以銅器銘文作研究範圍，總括齊、楚兩派文字各異的書寫風格。湯餘惠大致認同胡光燁的論說，但亦指出當中的局限：

胡氏的論斷雖說大體可依，但由於取材只限於當時所見的銅器和兵器，材料既不宏富，又未能兼及它種文字資料做綜合地考察，因而所得出的結論不免失之粗疏。⁹⁸

湯氏認為分析戰國文字，可以比較不同載體上的材料，得出更深入的結論，由此可見，綜合討論各類書寫材料上的文字，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劉釗於研究古文字構形時，亦提到跨材料比對的可能：

進一步對不同地域、不同依附材質的大宗古文字資料進行構形分析。這是構建全面的古文字構形的基礎工作。只有從小處著手，從細節開掘，才能積少成多，使我們對整個古文字階段的文字構形有更細微、更清楚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全面地觀察現象，歸納問題，找出規律，總結出理論。

99

文中提到對不同地域、材質的文字作宏觀的構形分析，並仔細梳理，能夠更全面探討出當中的問題與演變。本文從五系文字區分，分析不同載體的文字，整理字例的演變源流，希望通過歸納、比對，探討戰國文字的地域特徵與構形演變。

戰國文字的資料繁多，加上本文並引其他時期的文字材料，字體來源均各有不同，以下僅略述本文主要比較與分析的材料。戰國文字以外的材料，甲骨文見《甲骨文編》¹⁰⁰，兩周金文參《金文編》¹⁰¹與《殷周金文集成》¹⁰²，小篆字

⁹⁷ 胡小石（胡光燁），〈齊楚古金表〉，輯於《胡小石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74。

⁹⁸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46。

⁹⁹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8。

¹⁰⁰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¹⁰¹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¹⁰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

例見《說文解字》（下文簡稱《說文》）¹⁰³。綜合的戰國文字材料，本文參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¹⁰⁴與湯餘惠《戰國文字編》¹⁰⁵，璽印材料見《古璽彙編》¹⁰⁶、《古璽文編》¹⁰⁷，陶文參考高明《古陶文彙編》¹⁰⁸、《新編全本季木藏陶》，貨幣材料多見《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¹⁰⁹。另外，五系文字各有援引的材料，齊系文字見孫剛《齊文字編》¹¹⁰。燕系文字有王愛民〈燕文字編〉¹¹¹。晉系文字見《侯馬盟書》¹¹²、張守中《中山王璽器文字編》¹¹³與湯志彪〈三晉文字編〉¹¹⁴。楚系文字參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¹¹⁵、《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¹¹⁶與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¹¹⁷。秦系文字見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¹¹⁸、郭沫若(1892-1978)的《石鼓文研究》與《詛楚文考釋》。¹¹⁹上文提到，本文對戰國文字的研究，稍涉春秋末年的文字，故有部分文字材料亦同時收納於研究範圍以內，何琳儀亦曾提到：

「戰國文字」的上下限應是比較寬的。我們認為如春秋末年的侯馬盟書（或以為戰國初年）以及部分越國、蔡國銅器銘文，乃至年代頗有爭議的石鼓文，都可以與戰國文字對比研究。至於時代不宜確指的貨幣、璽印、陶文等材料，我們也間或採用春秋戰國之際和秦統一以後者。¹²⁰

何氏的規限稍寬，反而有助於了解戰國文字的構形演變，故文中談到的侯馬盟

¹⁰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¹⁰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2007）。

¹⁰⁵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¹⁰⁶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¹⁰⁷ 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¹⁰⁸ 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¹⁰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¹¹⁰ 孫剛編纂，《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¹¹¹ 王愛民，〈燕文字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¹¹²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上海：文物出版社，1976）。

¹¹³ 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¹¹⁴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¹¹⁵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¹¹⁶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¹¹⁷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

¹¹⁸ 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¹¹⁹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與《詛楚文考釋》，同見於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第9卷。

¹²⁰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2。

書與石鼓文，本文同樣引為材料，而對貨幣、璽印、陶文有較寬鬆的標準，本文亦以「春秋戰國之際和秦統一以後者」為界。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文對戰國五系文字的分析，集中於構形的研究，嘗試從不同的角度，整理五系的地域特徵，了解戰國文字的演變過程，以所得的材料，逐一論證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以及戰國文字應當分為五系的主張。湯餘惠研究戰國五系文字時，提到：「討論五系文字的地域性點，離不開風格和結體兩個基本方面。」¹²¹湯氏指從「風格」和「結體」兩方面，較容易分析五系文字的特徵。湯餘惠與何琳儀曾就五系文字的書寫風格作總括，但由此得出的分析，較容易受到質疑，亦無法系統、明確地呈現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另一方面，湯餘惠於文中提到的「結體」，為書法的術語，指文字的筆劃安置與整體結構，與文字構形的意思相類近，可知從構形的比較、分析，是研究地域特徵的重要方法。

比較、分析戰國五系文字的構形，可以運用橫向與縱向的方法，與李孝定（1918-1997）分析文字結構時，所提到靜態與動態的概念相類似：

中國文字學的研究，有靜態和動態兩面，靜態研究的主要對象，便是文字的結構。在這方面，中國文字學所作的工作很多，成績也很輝煌，膾炙人口的六書說，便是這方面研究工作的結晶。¹²²

李孝定於文中提到的靜態研究，意思是對單一時代或地域，甚或是單一書體作分析，研究當中文字的構形，材料不牽涉時序上的前後比對，傾向是文字材料的歸納與呈現。何琳儀談到的「異域比較」亦同此理，同樣是橫向的文字比對，何氏言：「一般來說，用同時代的文字相互比較比用不同時代的文字相互比較，更為直接。」¹²³明確指出共時比對的優點。相對靜態研究，李孝定談動態研究時，提到：

¹²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6。

¹²² 李孝定，〈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和演變過程泛論漢字的整理〉，輯於《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75。

¹²³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74。

其次，我們要談的是中國文字學動態研究的一面，其主要對象，是文字的演變過程，這包括中國文字從古迄今一切孳乳變化的現象。¹²⁴

李氏談到的動態研究，明顯將文字置於演變脈絡上，再加以比對分析。高明於研究古文字的形旁時¹²⁵，亦曾運用相類似的方法，羅列甲骨文、兩周金文、戰國文字，以及《說文》小篆等不同時代的文字，製成形旁的形變列表，再加以分析。高氏於文中的動態研究，較能清楚顯示形旁、構形的歷時轉變，由此得出的比對與分析，同樣具參考價值。何琳儀談戰國文字的「歷史比較」，同樣屬於縱向的構形對照，何琳儀從戰國文字的承傳談到：

大多數戰國文字不但有可能在殷周文字中找到其來源，而且也應該在秦漢篆隸中找到其歸宿。我們不但要善於比較戰國異體字之間的對應關係，而且也要善於尋繹戰國文字與殷周、秦漢文字之間的因襲關係。¹²⁶

何氏於文中補充，於共時的比對以外，歷時的構形整理同樣不應忽視的。由此更能明白，通過前、後代的文字比對，不單可以了解戰國文字構形的來源與發展，亦能從中梳理五系文字的演變進程。

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恰恰相反，屬於共時與歷時的不同層面，兩者雖各異，卻正好能互相補足。何琳儀分析戰國文字時，更清楚兩種方法的互相配合：

戰國文字最理想的分類應該是，首先橫向分國，其次縱向斷代，打破舊分類法的各種界限，使文字本身既能反映出其流動變化的趨勢，也能反應出由地域造成的差異，從而提高其科學價值。¹²⁷

文中提到斷代專指戰國文字，本文則針對戰國文字構形的承傳，以殷周文字、《說文》小篆等材料作不同的縱向研究，並與戰國五系文字的共時比對作配合。本文嘗試從靜態和動態兩方面的研究著手，以戰國五系文字為研究範圍，從中歸納、展示、分析構形的特徵，透過對比了解五系文字的同異關係，梳理單一特徵的形變序列，探討五系文字各異的形變情況。

¹²⁴ 李孝定，〈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和演變過程泛論漢字的整理〉，頁 77。

¹²⁵ 參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體演變〉，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1980 年。

¹²⁶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69。

¹²⁷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6。

對於李孝定靜態與動態的研究方法，黃德寬進一步強調動態研究的重要性，文中提到：

長期以來，文字學研究偏重漢字個體結構的分析，將不同歷史階段產生的漢字置於同一歷史平面作類型性概括，而較少重視對構形方式及其歷時發展的探討，故而在漢字構形理論的研究方面，得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¹²⁸

黃氏指出若只著重文字的共時研究，而忽略文字的歷時分析，對文字結構有欠全面的理解，這點黃氏所言非常恰當。但有一點需要留意，黃德寬所言的「共時的、靜態的分析歸納」，是以相對統一的文字為材料，如文中提到的甲骨文、西周金文與《說文》小篆，即使是黃氏論及戰國文字，亦僅以郭店楚簡為代表。從研究的年代與材料上看，戰國時期諸侯各自為政，國別間形成語言、文字、文化上的差別，與一統的商代、西周或秦代相較，明顯有所不同。於國別分裂的情況下，因而分用的文字亦存在差異，若置於域系的概念上區分，五系文字本身已存在多樣性，構形各有異同，加上各系的地域特徵，因此對戰國文字作宏觀的靜態研究，本身已具相當價值，如李運富提到：

真正的特點是獨具的，有區別性的，而這樣的特點只有通過並列類項的相互比較才能得出。但是，現在很少人就戰國各地文字材料作全面的文字屬性比較，而是孤立地就某批文字材料來談所謂「特點」。¹²⁹

李氏指出，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需要通過「並列類項」的比對，即是「靜態研究」，才能清晰凸顯構形的不同之處，這種將五系文字作全面比較的研究，處於文字紛繁的戰國時代，正富其特別意義，於歷來的研究上亦有所欠缺，因此本文的構形比對，依現時可見的文字材料，儘量選取五系的字例，務求呈現共時比對的構形全貌。

---

¹²⁸ 黃德寬，〈漢字構形方式：一個歷時態演進的系統〉，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頁63。

¹²⁹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177。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七章。首章為緒論，共分成六節，分別為：戰國文字五系分域方法概述、研究目的、研究概況、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以及章節安排。本文對戰國文字構形的比較、分析，均區分作五個域系，故先述說戰國文字五系分域方法的大概源流。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說明本文研究戰國文字五系特徵的原因，並引用湯餘惠、丁秀菊等學者的說法，指出本文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研究概況方面，因戰國文字的研究紛繁多樣，本文僅集中論述與構形分析相關的論文，並從「以域系、載體為核心」、「綜論戰國五系文字」兩方面，舉例詳述當中的研究成果。第四節集中說明本文的研究範圍，於時序上討論戰國文字的使用年代，並略論本文主要的研究材料。第五節為研究方法，詳述本文比較構形的方法，集中從共時與歷時兩方面，展示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演變序列與地域特徵，並以歸納得出的文字材料，論證不同學者對戰國文字的相關說法。最後為章節安排，列出本文的章節分佈，略述每章的重點與內容。

第二至第六章為論文的主體部分，嘗試從不同角度了解戰國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第二章以單系地域特徵為中心，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構形比對，以簡化、繁化、異化等演變條例分析，展示五系文字形異的情況，探討地域特徵的構成原因，指出當中演變的規律。文中通過與其他材料的比較，嘗試釐清五系文字與殷周文字、《說文》小篆的關係。第三章歸納單一域系內相同構形的字符與部件，梳理五系文字的類化特徵，指出戰國時各自為政的情況下，五系文字均有各自規範的現象，而且速度各有不同，導致部分五系文字構形相異。第四章比較西土秦系與東土齊、燕、晉、楚四系文字，探討王國維提出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主張。第二節以東土四系形同的字與秦文字比較，呈現戰國時部分文字存在東、西土分用的情況，分析構形相異的由來，論證王國維、唐蘭得學者的觀點。第三節以形同或形近的字為例，以五系之間同形的字例，說明五系文字同源於殷周。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可對應當時兼用的正體與俗體，由此可以了解戰國文字上承殷周、下啓秦篆時的構形演變。

第五章旨在分析五系文字彼此形異的字例，通過字例的逐一比對，以較系統的方法，清楚展示各系文字的形異情況，指出地域特徵的構成原因。第六章嘗試一併呈現戰國文字構形異、同的情況，第二節所選取的字例，五系文字均形異亦同時形同或形近，藉以推論五系構形同源於殷周文字，至戰國時開始各有演變，演變成五系文字的特徵。第三節嘗試結合其他章節的構形異、同材料，綜論五系文字存有確切的地域特徵，由此否定李運富言五系沒有特徵的說法，指出戰國文字有分爲五系的必要。

第七章爲總結，旨在綜合第二至六章所得的戰國五系文字材料，總括戰國文字的五系特徵，進而指出戰國文字有分系的需要，兼論與構形特徵相關的問題。依據分析材料，說明書寫材料對戰國文字的影響，梳理戰國文字與殷周文字、《說文》小篆的關係，論證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從正體、俗體討論五系文字構形演變的情況，指出各系文字均有構成系統的趨向，從而構成戰國文字「同中趨異」的情況。

第二章 戰國文字的單系特徵

第一節 前言

歷來不少學者認為，戰國五系文字分別存有各自的地域特徵，如裘錫圭於分析戰國文字時，提到「秦國文字跟東方各國文字也有不同的特點」¹³⁰，意即西土秦系與東土的齊、燕、晉、楚四系，構形上有所不同。此外，裘氏又言「六國文字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各國文字異形」¹³¹，指出東土四系文字本身，亦各有構形的特點。整合起來，可知裘錫圭認為戰國五系文字各具地域特點。何琳儀於總括五系文字特色時，亦提到：

長期的封建割據局面，形成了具有濃厚色彩的戰國文字……各系文字形體和聲音通假，變化尤烈。¹³²

何氏於文中，更嘗試舉引字例，展示五系文字構形上的不同。但礙於戰國五系文字於構形上的全面分析，以及比對的材料不足，以致五系文字存有地域特徵的說法備受質疑，如李運富於研究中，直接指出：

既然大家都說各「系」文字不同，具有地域特色，卻又誰也概括不出、描述不出，難道是這些特點尚未被認識嗎？¹³³

文中所見李氏的懷疑亦不無道理，若未有系統性的構形比對，以及詳細的字例分析作支持，於缺乏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實難以確切證明戰國五系文字存有地域特徵，亦難免令論說容易受到動搖。正因為戰國文字富有特徵的問題存在爭議，本章嘗試以較為系統的方法，以五個域系作區分，展示與分析五系文字當中的各自獨有的構形。關於戰國文字構形的研究方法，何琳儀曾於論述中，提出清晰及全面的意見：

探討戰國文字形體演變，不但要注意此地與彼地之間的橫向聯繫，而且也要注意前代與後代之間的縱向聯繫。戰國文字是上承殷周文字，下啟秦漢文字的過渡文字。因此，其自身演變的特點也勢必與殷周文字和秦漢文字

¹³⁰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2。

¹³¹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

¹³²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0。

¹³³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 178。

有相同或相近之處。以這種歷史眼光分析，戰國文字是殷周文字形體演變的繼續。殷周文字形體變化的某些規律，諸如簡化、繁化、異化等，與戰國文字形體變化規律也大致相同。只不過由於地域的差別，這類變化表現得更為激烈而已。¹³⁴

何琳儀指出，戰國文字的分析應同時注意橫向的共時比較，以及縱向的歷時連繫，而於分辨各個地域的構形特徵時，則需運用簡化、繁化與異化等形變規律。於分辨戰國文字地域特徵的方法上，李運富於建議時，說：

我們可以對個體字符的異寫異構及其形體特徵進行縱向的和橫向的考察，展示其形體的源流演變狀況，從而逐一弄清個體字符的發展歷史。¹³⁵

文中李運富同樣提到，將文字構形作縱向與橫向的分析，並逐一梳理出每個特徵的構成原因。

參考何琳儀與李運富的分析方法，本章對戰國文字的構形比較，分別置於五個域系當中處理，文中所引用的例子，主要取五系文字均有字形可取的字例，以便橫向展示各系構形上的不同。另外，文中同時引用甲骨文、兩周金文、《說文》小篆等材料，用以呈現戰國文字與前、後代文字的異同關係，嘗試從文字的縱向演化，了解個別域系文字的特點。於基本的構形比對以外，戰國文字將置於簡化、繁化、異化的演變脈絡中討論，並逐一探析¹³⁶，以凸顯各系文字的特異構形。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的出現情況不一，本章第二節以相異的地域特徵為中心，此節的字例，構形特徵僅見於一系，以字例出現的情況可劃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構形特徵僅見於單一域系。第二部分，各異的構形特徵出現於兩個或以上的域系當中。另外，部分構形相同的特徵出現於多個域系，第三節將集中分析這類字例。

¹³⁴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2。

¹³⁵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 178。

¹³⁶ 為凸顯域系的構形特點，本文於分析前會於標題說明具特徵字例的所屬域系，如晉系「齊」字富地域特點，標題寫作「晉：『齊』」。若同一字例置於多個域系中分析，則列明不同的域系，如齊、晉兩系的「商」字同具形變，標題則，為「齊、晉：『商』」。

第二節 相異的地域特徵

部分戰國文字的構形，僅出現於單一域系當中，由此形成各系不同的地域特徵，本部分會通過五系文字的展示，呈現個別文字構形的特異之處，並通過縱向的比對，從簡化、繁化、異化等規律，了解文字的演變過程，部分富有鮮明地域特點的文字，不屬於簡化、繁化與異化的範圍，則置於「構形不變」、「沿襲不同」、「筆勢變異」與「有待考釋」等分類下，再詳細分析。此外，富特徵的字例可分成兩類，一為特徵僅出現於單一的域系，另為特徵同時見於多個域系之中，下文將分成兩部分作深入論述。

一、地域特徵僅見於「單一域系」

戰國五系文字各有富特徵的字，這部分以單一域系的構形特徵為重心，展示及比對縱向、橫向的文字材料，從簡化、繁化、異化等角度，逐一分析所選字例，嘗試仔細了解構形演變的情況，凸出地域特徵的獨特性。文中部分字例或不只一種形變，如晉系「定」字作 、 ，分別屬於繁化與異化，為免重複贅述，本部分會將字例歸入一類，再於分析當中，仔細說明和闡述其餘的構形變化。

1. 簡化

關於戰國文字中的簡化現象，林素清於研究中指出：

社會之遽變，生活日益繁忙、複雜，以及文字使用場合之急增，導致戰國文字之簡化現象顯得格外突出。¹³⁷

林氏提到簡化於戰國時的形成原因，文中從筆畫、筆勢兩方面，研究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林素清的分析不單引用甲骨文、兩周金文等不同材料，同時徵引戰國時不同書寫材料的文字，逐一探討字例的簡化現象，當中的研究方法與分析結果，同樣值得參考。另外，何琳儀亦就文字簡化的情況指出：「戰國文字

¹³⁷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頁 1。

簡化現象，不但在各系文字中普遍存在，而且其簡化方式比殷周文字尤為複雜。」

¹³⁸何氏將簡化細分成十三類，並逐一舉例說明，當中的論述扼要清晰，甚具參考價值。何琳儀的分析以整體的戰國文字為範圍，未有再細分成五系，當中的例子僅配以兩個字例，字例大多為戰國文字，以下撮取「刪簡同形」中的三字為例：

宜	《璽文》7.10	《璽文》4.7
幾	詛楚文	五里牌簡
器	十八年平國君鉶	十七年春平侯鉶 ¹³⁹

於字例以外，何琳儀未有詳加說明，如 從二「肉」， 從一「肉」，相較下省去一「肉」，故為「刪簡同形」，何氏的文章便是通過戰國文字的相互比對，即是橫向的共時比較，以展示戰國文字的簡化情況，何琳儀言繁化與異化時，體例亦與簡化相同。何琳儀於比對當中，雖有言明字例的出處，但未有列出其他系的例子，可見討論並非置於五系分域的體系當中，何琳儀言繁化與異化時，情況亦相同。關於戰國文字的簡化問題，陳立主要分成八個部分，條例與何琳儀的大致相同。於構形簡省的問題上，陳立與何琳儀的出發點相同，但相較之下，可見陳氏的論述較為詳細，陳立於字例的舉引以外，均有回應字例作相對應的分析，如文中提到「宜」字，載：

「宜」字的字形，容庚云：「象置肉於且上之形」，徐中舒云：「從且從肉，象肉在俎上之形。所從之肉或一或二或三，數目不等。」金文多固定為從二肉，寫作 《秦公簋》，將金文與戰國文字相較， 《宜陽右倉簋》、睡虎地竹簡作「 」或「 」者，皆屬同形省減的現象。¹⁴⁰

文中「宜」字的分析，為何琳儀的比較中所欠缺。於構形分析方面，陳立所引的戰國文字例子較多，而且旁涉金文。關於字形資料的羅列，參考陳立所歸納

¹³⁸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2。

¹³⁹ 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8-209。

¹⁴⁰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56。

的構形簡表，更為清楚，以下略舉數字為例：

字例	殷商	西周	春秋	楚系	晉系	齊系	燕系	秦系
宜	 				 			
幾								
器								

141

相對何琳儀的比較，陳立的列表，增添殷商、西周和春秋的文字，戰國文字亦細分成五系。字例方面，只要字例合乎簡省的條件，陳立一併列出不同域系的材料，如「宜」字，表中以晉系的 與秦系的 為例。通過相同的簡省條例與字例比對，可見陳立與何琳儀的分析，最為不同的一點是，何氏指出戰國文字的「刪簡同形」，是通過戰國文字之間的構形差異，是橫向的比較，屬共時的層面。相對陳立是以殷商 、西周 和春秋 的文字，與戰國不同域系的 、 比較，是縱向的歷時比較。何琳儀與陳立的比對不同，帶出的意義亦有所差異。何琳儀的研究雖未有刻意分系，但選擇的字例以同屬一系的字例佔大多數，通過比對，可說明同域系的文字當中，同時存在繁、簡兩種字體。另一種情況是，何氏比較的字例屬於不同域系，則表示於戰國文字的範圍當中，存有繁、簡兩類字體。相對陳立所選的戰國文字字例，不受域系所限，當中構形的差異，是通過與前代的殷周文字的比較所凸現，較強調構形的演變發生於戰國時期。何琳儀與陳立於繁化、異化的討論，所採用的比較方法，與簡化相同，側重點同樣存有差異，為免贅述，故於下文論及繁化、異化的部分，不再詳加說明。

何琳儀與陳立的比對，雖然於材料、分類、時代、意義上均各異，但兩者同樣是以分析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為目的。相對之下，本部分所引述的簡化情況，旨在用作分析構形的演變，凸顯文字的地域特徵。下文將從「同形簡省」與「部件簡省」，分析戰國五系文字中的不同構形。

¹⁴¹ 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58-263。

1.1. 同形簡省

同形簡省，是指本由兩個或以上的同形構件所組成的文字，於簡化的情況下，減少一個或兩個構件，如何琳儀於「刪簡同形」的條例中，提到同形的構件「作為復體出現，則往往可以簡省『同文』中的一個或兩個部件。這就是所謂『刪簡同形』，戰國文字中最為習見」¹⁴²，陳立於分析時所提到的「同形省減」¹⁴³，亦同何氏之說。以下會以「齊」字作為例子，說明戰國文字中同形簡省的現象，以凸現晉系文字的地域特點。

例 1 晉：「齊」

「齊」《說文》載：「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¹⁴⁴甲骨文作 （前 2.15.3）、 （乙 4227）¹⁴⁵，西周金文作 （齊侯匜）¹⁴⁶，「象蒺藜多刺之形」¹⁴⁷。戰國文字承襲西周金文，五系「齊」字有相近的構形，齊系作 、 ，燕系作 ，晉系作 （三件春平侯鈹）¹⁵¹，楚系作 （7）¹⁵²，秦系作 （封 66）¹⁵³、 ，可見「齊」字上部或連筆成 ，下部多以橫筆 、 加飾。戰國「齊」字有簡省之形，如齊系作 ，晉系作 ，林素清於研究中早已提到：

¹⁴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08。

¹⁴³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55。

¹⁴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3。

¹⁴⁵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02。

¹⁴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88。

¹⁴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268。

¹⁴⁸ 齊系文字「齊」作 （陳曼匜），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76。

¹⁴⁹ 齊系文字「齊」作 （3.132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36 頁。

¹⁵⁰ 燕系文字「齊」作 ，為「齋」 （133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5。

¹⁵¹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40。

¹⁵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18。

¹⁵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7。

¹⁵⁴ 秦系文字「齊」作 （六年漢中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75。

¹⁵⁵ 齊系文字「齊」作 ，為「齋」 （3.568）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185 頁。

¹⁵⁶ 晉系文字「齊」作 （56），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

戰國文字中從「齊」旁之字，如𨾏、鄴，往往將齊部分所重複出現之「𠂔」

形省略，於𨾏簡成𠂔形；𨾏則簡作𠂔或𠂔。¹⁵⁷

林氏之言，確當無誤，下文將就「𨾏」與「鄴」再略加分析。先見戰國文字「鄴」，

從「邑」、齊聲，齊系作𠂔(1600)¹⁵⁸，燕系作𠂔(1599)¹⁵⁹，晉系作𠂔(1223)¹⁶⁰，

楚系作𠂔(曾 54)¹⁶¹，當中所從「齊」旁，均與個體字符「齊」字對應。晉系

「鄴」字習見作𠂔(1603)、𠂔(神獸·東庫:36)¹⁶²、𠂔¹⁶³等形，未見於他系，當中所從「齊」作𠂔形，林宏明言為「省三個『𠂔』為一個」¹⁶⁴，實與「齊」字

作𠂔形同理。晉文「𨾏」有作𠂔¹⁶⁵，上部「齊」作𠂔，「𨾏」或作𠂔¹⁶⁶，從省簡之𠂔。經過「齊」、「鄴」二字的比對，於現時能見的戰國文字資料當中，「齊」

字作𠂔應具晉系特色，而「鄴」字作𠂔更明顯為晉系之地域特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齊					 		
鄴					 		
𨾏					 		

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1。

¹⁵⁷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頁 9。

¹⁵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67。

¹⁵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67。

¹⁶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6。

¹⁶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30。

¹⁶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𨾏器文字編》，頁 75。

¹⁶³ 秦系文字「齊」作𠂔（右使車嗇夫鼎），處理後作𠂔。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14。

¹⁶⁴ 見林宏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44。

¹⁶⁵ 晉系文字「𨾏」作𠂔（半𨾏鼎），處理後作𠂔。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二冊，頁 1187。

¹⁶⁶ 晉系文字「𨾏」作𠂔（三十二年坪安君鼎），處理後作𠂔。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41。

1.2. 部件簡省

部件簡省，是指文字經簡化後，省去構件中部分不成文的部件，與陳立於「部件省減」中所言相近，文中提到：「部件省減，係指構成文字時，省減一筆或是部分的筆畫，而被省減屬於不成文的部分。」¹⁶⁷陳氏言「部件省減」包括單筆或複筆簡省，本文此部分只針對部件，不包括筆劃的簡省在內。以下以「皇」字為例，部件簡省的條例分析，了解楚文字的地域特點。

例2 楚：「皇」

「皇」《說文》載：「 ，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¹⁶⁸西周金文作 （仲鼎）¹⁶⁹，春秋金文作 （邾公華鐘）、 （沈兒鐘）¹⁷⁰。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構形各有所依，齊系作 ¹⁷¹，晉系作 （方壺）¹⁷²、 （1283）¹⁷³，形近春秋金文 。齊系有作 ¹⁷⁴、秦系作 ¹⁷⁵，較近西周金文 ，而楚系作 ¹⁷⁶、 ¹⁷⁷，則近似春秋金文 。各系「皇」字的構形雖稍有差異，唯中部均沿襲兩周金文，從 、 等形。楚系「皇」另有較不同的構形，銘文作 ¹⁷⁸，簡文作 （望 2.45）¹⁷⁹，對照同為楚系「皇」字的 、 ，中部明顯省去 、 ，僅從 、 ，暫為楚文字所獨見。

¹⁶⁷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47。

¹⁶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

¹⁶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2。

¹⁷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3。

¹⁷¹ 齊系文字「皇」作 （禾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5。

¹⁷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43。

¹⁷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1。

¹⁷⁴ 齊系文字「皇」作 （128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1。

¹⁷⁵ 秦系文字「皇」作 （5.38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65。

¹⁷⁶ 楚系文字「皇」作 （隨縣石磬），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5。

¹⁷⁷ 楚系文字「皇」作 ，為「驤」 （166）所從。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52。

¹⁷⁸ 楚系文字「皇」作 （書也缶），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5。

¹⁷⁹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7。

	西周	春秋	齊	晉	楚	秦
皇					𡩊、𡩋	
					𡩌、𡩍	

2. 繁化

戰國文字的繁化情況，本質上相同於其他時代，林素清指：

文字添加繁飾，雖非僅見於戰國時代，然而，大量運用裝飾性符號或筆畫於文字上以表演美感的現象，却是戰國文字所特有的。¹⁸⁰

文中林氏進一步將繁化分成六大類，再逐一分析。何琳儀於探討戰國文字時，同樣談到當中的繁化現象：

與簡化截然相反，戰國文字之中也存在大量的繁化現象。所謂「繁化」，一般是指對文字形體的增繁。「繁化」所增加的形體、偏旁、筆劃等，對原來的文字是多餘的。因此有時「可有可無」。¹⁸¹

文中握要說明繁化的定義，何琳儀更進一步將繁化仔細分成四大類，舉例分析戰國文字不同的繁化情況。陳立的研究同樣以戰國文字作範圍，其繁化的定義與何琳儀相近，唯陳立於文中強調形體的繁化「對於原本記錄的音義並未產生改變」¹⁸²，更詳細說明繁化對本字不構成音、義上的影響。本部分以文字的繁化作切入，了解文字的地域特徵。下文將從「單筆加飾」、「增繁標音偏旁」，分析戰國五系文字中的不同字例。

2.1. 單筆加飾

單筆加飾，是指在不影響文字構形的情況下，於原本的構形上多添一筆。

何琳儀於「裝飾符號」的部分，已有相關的分析：

單筆裝飾符號，即在原有文字的基礎上增加一筆，諸如圓點、橫畫、豎畫、

¹⁸⁰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頁 55。

¹⁸¹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13。

¹⁸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86。

斜畫、曲畫等。這類筆畫對原有文字的表意功能毫無影響，純屬裝飾作用。

183

文中何氏進一步依特點細分成五類，各引字例說明。何琳儀將單筆加飾置於「特別符號」的題目下討論，陳立則將其歸入繁化的部分，而本文的歸類方法與陳氏相同。陳立於「增添飾筆」中提到：

從戰國五系的資料觀察，常見在原本的文字形構上，增添一筆、或是二筆

以上的筆劃……凡在原本的形構增加一筆者，稱為「單筆」。¹⁸⁴

陳氏的說法與何琳儀的大致相同，唯當中明顯可見陳立將戰國文字置於五系的分域方法上討論。陳立同樣將單筆加飾的部分，依筆劃的不同細分成四類。戰國文字中，橫筆、豎筆等不同加飾可能同時出現於單一的字例，加上本章節旨在凸現文字的地域特徵，故未有再加以細分，只是在行文當中加以說明。以下會以「長」、「又」為例，分析燕系的地域特徵。

例3 燕：「長」

《說文》「長」載：「𠂔，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

匕聲。𠂔者倒匕也。」¹⁸⁵ 甲骨文作 （後 1.19.6）¹⁸⁶，西周金文作 （寫長鼎）¹⁸⁷。

戰國文字有形近西周金文之例，齊系有作 ¹⁸⁸、 ¹⁸⁹，晉系作 （0677）¹⁹⁰、 （十

七年春平侯鉞）¹⁹¹，楚系作 ¹⁹²、 （信 2.019）¹⁹³，秦文字演變較多，作 ¹⁹⁴、

¹⁸³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57。

¹⁸⁴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100。

¹⁸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96。

¹⁸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86。

¹⁸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65。

¹⁸⁸ 齊系文字「長」作 ，為「𠂔」 （2575）所從。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29。

¹⁸⁹ 齊文字「長」作 （0874），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7。

¹⁹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0。

¹⁹¹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593。

¹⁹² 楚系文字「長」作 （長郵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39。

¹⁹³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824。

長 (日甲 74 背)¹⁹⁵。燕系「長」字習見作 (0693)¹⁹⁶、 ¹⁹⁷、 (3949)¹⁹⁸，何琳儀言「燕系文字儿形右側均有飾筆」¹⁹⁹，多爲短斜筆，亦有見曲筆，爲燕系「長」字之特徵。陳立亦指「燕系從『長』者，大多寫作『 』的形體，爲燕系文字特有的寫法。」²⁰⁰見燕系文字「張」 ²⁰¹、「𦵏」 ²⁰²，同作此形。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長				、			
張				、			
𦵏							

例 4 燕：「又」

《說文》「又」載：「 ，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𦵏多略不過三也。」²⁰³ 甲骨文作 ²⁰⁴，西周金文 (史頌簋)，春秋金文作 (秦公簋)²⁰⁵。戰國五系承襲兩周金文，齊系有作 (3.1003)²⁰⁶，燕系作 ²⁰⁷，晉系作 (4737)²⁰⁸，楚系有作 (信 1.024)²⁰⁹，秦系作 ²¹⁰。戰國文字「又」有以單筆作飾的例子，

¹⁹⁴ 秦系文字「長」作 (年上郡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39。

¹⁹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48。

¹⁹⁶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1。

¹⁹⁷ 燕系文字「長」作 ，爲「張」 (九年將軍張戈)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31。

¹⁹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4。

¹⁹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5。

²⁰⁰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0。

²⁰¹ 燕系文字「長」作 (廿年距末)，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88。

²⁰² 燕系文字「𦵏」作 (0003)，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

²⁰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64。

²⁰⁴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689。

²⁰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81。

²⁰⁶ 齊系文字「又」作 (陳侯午鐸)，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78。

²⁰⁷ 燕系文字「又」作 (5553)，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03。

²⁰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0。

²⁰⁹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263。

如燕系作 (4727)²¹¹，晉系作 (4515)²¹²。當「又」作為個體字符時，不單燕系文字加飾，晉系亦有形同之例，但當「又」作為構字的部件，則燕系文字較習見於左側添平衡的飾筆²¹³，林素清亦言，此為燕國文字的獨有寫法²¹⁴，張振謙則指：「燕文字的『又』旁一般要在其最後一筆斜劃下面加飾點，形體類似『寸』字。」²¹⁵如「受」字作 、 (3274)²¹⁷，「尋」作 ²¹⁸，「反」字作 ²¹⁹，「返」作 (2825)²²⁰，「販」作 (2513)²²¹，當中所從「又」作 、 ，以兩直筆構成，左側添平衡的直筆為飾，更顯燕文字之特色。晉系文字「反」幣文偶作 (1425)、 (1428)，與燕文「又」形近。 形飾筆並非與「又」之長筆平衡，與燕文字略異。 雖與燕文字「又」形同，但仍是以前燕文的數量為多，且見於不同載體。另見燕文字從「又」之「支」，同樣習見添加飾筆，見陶文「敢」作 、 ²²²，「攻」作 、 ²²³，銘文「敌」作 、 ²²⁴，「攻」作 ²²⁵，璽文作「𢇛」 (1504)²²⁶，「𢇛」 (3955)²²⁷

²¹⁰ 燕系文字「又」作 (5.29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51 頁。

²¹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0。

²¹²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12。

²¹³ 晉系亦有形近者，如「反」作 (1427)，多見於幣文，但仍以燕系文字佔多數，且見於不同載體。「反」字見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409。

²¹⁴ 參林素清：〈論戰國文字的增繁現象〉，《中國文字》，新 13 期，1990 年，頁 25-26。

²¹⁵ 見張振謙，〈燕、齊文字考釋兩則〉，載《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2012 年 10 月，頁 458。

²¹⁶ 燕系文字「受」作 (永用休涅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²¹⁷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7。

²¹⁸ 燕系文字「尋」作 ，為「得」 (0512)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5。

²¹⁹ 燕系文字「反」作 (王后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81。

²²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9。

²²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3。

²²² 燕系文字「敢」作 (4.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53 頁。

²²³ 燕系文字「攻」作 (0539)，處理後作 。見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51。

²²⁴ 燕系文字「敌」作 (鄆王職矛)，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53。

²²⁵ 燕系文字「攻」作 (廿年距末)，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51。

²²⁶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9。

²²⁷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5。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又					 	 		

字例	受	尋	反	返	敢	攻	攻	攻	攻
燕系									

2.2. 增繁標音偏旁

增繁標音偏旁的意義，是指在原有的文字上增添一音近或音同的聲符，以標示該字的字音，陳立於分析戰國文字時，已有詳細說明：

所謂增添標音偏旁，係指在該字原本的形體結構上，增加一個聲符，添增的標音聲符，必須與原字所載的字音，具有音同或音近的關係。²²⁸

文中陳立依象形、會意、形聲再細分成三類。何琳儀的分類與陳氏相似，唯當中多加「雙重標音」一項。於分類之下，何氏提到：「會意標音，是在會意字的基礎上增加一個音符。所增音符與會意字音同或音近。」²²⁹即於會意字上，外加一聲符，下文會以「定」、「野」為例，了解晉、秦兩系文字的地域特徵。

例5 晉：「定」

「定」《說文》載：「 ，安也。从宀，从正。」²³⁰所從「正」字甲骨文作 （乙 1054）、 （甲 3940）²³¹，本從「丁」、從「止」。西周金文「丁」簡化作橫筆成 （格伯簋）²³²，戰國文字多沿襲作 、 ，²³³「定」字亦多從此形，²³⁴

²²⁸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10。

²²⁹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23-224。

²³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0。

²³¹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63。

²³²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8-89。

²³³ 齊系文字「正」作 （陳侯因資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如齊系作 ²³⁵，燕系作 (3854)²³⁶，晉系作 (1:5)²³⁷，楚系作 (152)²³⁸，秦系作 (法 96)²³⁹，從「疋」、正聲，構件大致相同。「定」字晉璽有作 (3061)²⁴⁰，疊加「丁」作聲符，暫未見於他系。

另外，侯馬盟書有以「丁」易「正」的字例，作 (198:12)、 (16:15)²⁴¹，聲符置換。裘錫圭指聲旁的代換，或「爲了更好地反映形聲字已經變化了的實際讀音」，或「完全是爲了簡省筆劃」²⁴²。於戰國文字的分析當中，何琳儀言「音符互作」時亦提到「形聲字的音符往往可以用音同或音近的另一音符替換，而形符不變」²⁴³。陳立所言的「聲符互代」與何氏的「音符互作」相同，陳氏進一步指出，聲符置換「或是兩相替代的聲符具有聲母與聲子關係者亦可代換」²⁴⁴，即聲符的置換，或存在聲母與聲子的關係。晉系「定」字於繁化、異化中，均以「丁」爲聲符，爲他系文字所未見，亦能見地域運用聲符的統一性。

	齊	燕	晉	楚	秦
定			、		

例 6 秦：「野」

「野」《說文》載：「野，郊外也。从里予聲。」²⁴⁵甲骨文作 (乙 360)²⁴⁶，

²³⁴ 秦系文字「正」作 (珍秦 186)，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²³⁵ 齊系文字「定」作 (3.118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3。

²³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6。

²³⁷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4。

²³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1。

²³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4。

²⁴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9。

²⁴¹ 以上兩字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4。

²⁴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173。

²⁴³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37。

²⁴⁴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08。

²⁴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90。

²⁴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22。

西周金文作 （克鼎）²⁴⁷，從「林」，從「土」，「會郊野之意」²⁴⁸。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楚系作 、 、 （171）²⁵²。獨秦系構形特異，作 （爲 28）²⁵³，增「予」爲聲符，陳立指秦系「野」字作此形已「形成從楚予聲的形聲字」²⁵⁴，明顯與他系文字所沿襲的會意結構不同。另見秦系「野」字或省「林」作 （日甲 32）²⁵⁵，或以「田」易「林」作 、 ，兩構形暫只見於秦系文字， 形的組字構件更爲《說文》小篆所本。

	甲	西周	齊	楚	秦
野					

3. 異化

於構形的簡省與增繁以外，異化是通過文字的內部改變，令構形有所不同。何琳儀於戰國文字的研究當中，曾提到異化的現象：

簡化和繁化，是對文字的筆畫和偏旁有所刪簡和增繁；異化，則是對文字的筆劃和偏旁有所變異。異化的結果，筆劃和偏旁的簡、繁程度並不顯著，而筆劃的組合、方向和偏旁的種類、位置則有較大的變化。²⁵⁸

文中指出異化與簡化、繁化的最大不同，在於字體的構形和組合的改變，而非

²⁴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91。

²⁴⁸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530。

²⁴⁹ 齊系文字「野」作 （399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8。

²⁵⁰ 楚系文字「野」作 （邛王是楚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6。

²⁵¹ 齊系文字「野」作 （025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

²⁵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4。

²⁵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3。

²⁵⁴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17。

²⁵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3。

²⁵⁶ 秦系文字「野」作 （官印 0068），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6。

²⁵⁷ 秦系文字「野」作 （5.156），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5。

²⁵⁸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26。

單純的增加或省減文字的部件、筆劃。陳立曾引何琳儀之說，再對異化作歸納、闡釋：

「異化」係指對於文字的筆畫或是形體的經營，產生不同的變化，它具有相同的字音與字義而有不同的字形，但是卻與增繁、省減現象不同，後二者具有明顯的繁、簡變化，前者只是改異其形體的組合。²⁵⁹

陳立之說大致與何琳儀的相同，只是文中更強調字音與字義的不變。本部分以異化為分析方法，以分辨特異的地域特徵。下文將以「筆劃延伸」、「形近而訛」、「訛形為聲」、「解散形體」、「誤合形體」等項目，分析戰國五系文字中的不同構形。

3.1. 筆劃延伸

關於筆劃延伸的定義，可參考何琳儀的分析，何氏言「延伸筆劃，系指把文字的圓點、豎筆、斜筆以及孤筆有意識地延長和擴展。」²⁶⁰陳立提到的「筆畫延伸」²⁶¹，意義與何琳儀所言相同。以下以「𠂔」、「斗」、「氏」、「昏」、「民」為例，分析晉、秦兩系的地域特徵。

例 7 晉：「𠂔」

「𠂔」《說文》載：「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𠂔。一曰大聲也。」²⁶²甲骨文作 （甲 280）、 （林 2.13.2）²⁶³，西周金文作 ²⁶⁴，上部近似「大」，或作 ²⁶⁵，

²⁵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303。

²⁶⁰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43。

²⁶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49。

²⁶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14。

²⁶³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24。

²⁶⁴ 西周金文「𠂔」作 ，為「執」 （兮甲盤）所從。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04。

²⁶⁵ 西周金文「𠂔」作 ，為「執」 （員鼎）所從。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04。

近似「文」。戰國文字的構形各有承襲，燕系作 ²⁶⁶，楚系作 ²⁶⁷，形同西周金文 ²⁶⁸。晉系作 ²⁶⁸，秦系作 ²⁶⁹，則形同西周金文 ²⁷⁰。「卒」晉系另有作 ²⁷¹（方壺） ²⁷²，下部「艸」兩斜筆向上延伸，貫穿上部「大」，璽文習見作 ²⁷¹（0393） ²⁷²，「大」形豎筆簡省，上部形訛較甚，演變應為 ，為晉系所獨見。

	甲	西周	燕	晉	楚	秦
卒				 		

例8 晉：「斗」

「斗」《說文》載：「 ²⁷³，十升也。象形，有柄。」春秋金文作 ²⁷³（秦公簋） ²⁷⁴戰國「斗」字承襲春秋金文，齊系作 ²⁷⁵、 ²⁷⁶，晉系作 ²⁷⁷，秦系作 ²⁷⁸、 ²⁷⁹（秦74）²⁷⁹，構形大致相同。另晉系「斗」銘文有作 ²⁸⁰，璽文作 （1069）

²⁶⁶ 燕系文字「卒」作 （鄒王戎人矛），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689。

²⁶⁷ 楚系文字「卒」作 ，為「執」 （天卜）所從。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889。

²⁶⁸ 楚系文字「卒」作 ，為「執」 （67:6）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329。

²⁶⁹ 秦系文字「卒」作 ，為「執」 （石鼓·吳人）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69頁。

²⁷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39。

²⁷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66。

²⁷² 晉系文字「卒」作 ，為「莘」 （225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57。

²⁷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300。

²⁷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928。

²⁷⁵ 齊系文字「斗」作 （3.102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85。

²⁷⁶ 齊系文字「斗」作 ，為「料」 （子禾子釜）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30。

²⁷⁷ 晉系文字「斗」作 ，為「斗」 （1:1）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338。

²⁷⁸ 秦系文字「斗」作 （秦公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29。

²⁷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210。

²⁸¹，幣文作 ²⁸²，下部同作 ，只是曲筆弧度略有不同，同具晉文字之特徵，許學仁亦言：「斗之作 ，或反文作 ，乃三晉趙國文字之特徵。」²⁸³李家浩同指「『斗』字的這種寫法是趙國文字的特點。」²⁸⁴晉系「斗」字應為春秋金文 所變，晉系作 ，後曲筆略有延長之勢作 ²⁸⁵，後彎曲成 、 、 。

	春秋	齊	晉	秦
斗		、	 、 、	、

例9 秦：「氏」、「昏」、「民」

「氏」《說文》載：「 ，巴蜀山名，岸脅之芻箸欲落墻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丩聲。」²⁸⁶甲骨文作 （燕 684）、 （後 2.21.6）²⁸⁷，西周金文作 （克鼎），春秋金文作 （國差簠）²⁸⁸。戰國文字點筆或作橫筆，齊系作 ²⁸⁹、 ²⁹⁰，燕系作 ²⁹¹、 ²⁹²，晉系作 （大鼎）²⁹³、 （4860）²⁹⁴，楚系作 （新甲 3.41）

²⁸⁰ 齊系文字「斗」作 （十一年庫嗇夫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29。

²⁸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3。

²⁸² 晉系文字「斗」作 ，為「斗」 （2203）所從。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39。

²⁸³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33。

²⁸⁴ 見李家浩著，《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3。

²⁸⁵ 晉系文字「斗」作 ，為「斗」 （98:28）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38。

²⁸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65。

²⁸⁷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88。

²⁸⁸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16。

²⁸⁹ 齊系文字「氏」作 （陳逆簋），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17。

²⁹⁰ 齊系文字「氏」作 （3.68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15。

²⁹¹ 燕系文字「氏」作 ，為「氏」 （4.128）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88。

²⁹² 燕系文字「氏」作 ，為「頃」 （1234）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37。

²⁹³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11。

²⁹⁴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41。

²⁹⁵、 (13) ²⁹⁶，構形相近。秦系「氏」字亦有相近之例作 ²⁹⁷，左旁曲筆上揚並向下延伸，已有形變之勢，另見作 (編 25) ²⁹⁸、 (5.185)，中間橫筆已連接曲筆，與《說文》小篆 形同，為秦文字的獨特寫法。另見從「氏」的「昏」字，同樣呈現出秦系文字的分別。見「昏」字燕系作 ²⁹⁹，晉系作 ³⁰⁰，楚系作 ³⁰¹，上部「氏」作 、 。秦系「昏」字作 ³⁰²，「氏」旁曲筆同樣延長，形同《說文》小篆 ³⁰³，所從「氏」 與東土文字的構形相異。

秦系「民」字的演變與「氏」字甚為相似。「民」《說文》載：「 ，眾萌也。从古文之象。」³⁰⁴西周金文作 (何尊)、 (克鼎)，春秋金文作 (秦公簋)³⁰⁵，下部構形與「氏」之兩周金文 與 幾近相同。戰國齊系「民」字作 ³⁰⁶，晉系作 ³⁰⁷，楚系作 (帛乙 12.1)³⁰⁸，構形均源於兩周金文。另見秦系作 ³⁰⁹、 (為 4)³¹⁰，構形變化較大，或由春秋金文 所變，「目」的曲筆向下延伸作 ，點筆作橫筆成 ，形近 ，演變情況與「氏」 字相同，構形與《說文》

²⁹⁵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50。

²⁹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4。

²⁹⁷ 秦系文字「野」作 (珍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3。

²⁹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2。

²⁹⁹ 燕系文字「昏」作 (4.112)，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87。

³⁰⁰ 晉系文字「昏」作 ，為「郢」 (2157) 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3。

³⁰¹ 楚系文字「昏」作 ，為「昏」 (信 1.012) 所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00。

³⁰² 秦文字「昏」作 ，為「婚」 (詛楚文) 所從。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22 頁。

³⁰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38。

³⁰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65。

³⁰⁵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13。

³⁰⁶ 齊系文字「民」作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1。

³⁰⁷ 晉系文字「民」作 (魚顛匕)，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1。

³⁰⁸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20。

³⁰⁹ 秦系文字「民」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1。

³¹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7。

小篆 最近。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氏								
昏								
民								

3.2. 形近而訛

形近而訛，是指文字所屬的原有部件，因構形與他字相似，而訛寫成他字之形。陳立於分析戰國文字時，同樣提到：

形近而訛，係指甲字之部件或偏旁的形狀因增減或改易而與乙字的形體近

似，遂改由乙字的形體，取代甲字原本的部件或偏旁，產生形體的訛誤。³¹¹

文中提到的異化情況，與何琳儀所言的「形近互作」³¹²相同。以下會以「年」、「留」、「羨」作例子，分析燕、晉、楚三系的地域特點。

例 10 燕：「年」

《說文》「年」載：「 ，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季。」

³¹³甲骨文作 （鐵 197.1）、 （甲 538）³¹⁴，從「禾」，從「人」，西周金文有形同

者，作 （免盤）³¹⁵，春秋金文有略變之例，下或從「千」作 （都公平侯鼎），

或從「壬」作 （齊侯盤）³¹⁶。戰國文字沿襲兩周金文，下部較習見從「千」，

³¹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100。

³¹²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33。

³¹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6。

³¹⁴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09。

³¹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02。

³¹⁶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04。

見齊系作 (陳璋圓壺)³¹⁷、 ³¹⁸，晉系作 (大鼎)³¹⁹、 (2279)³²⁰，楚系作 ³²¹、 (仰 25.39)³²²，秦系作 ³²³、 ³²⁴，均從「千」，構形與春秋金文 形同，「年」上古音屬泥紐真部，「千」屬清紐真部，二字疊韻，「千」應為表音聲符。另見戰國「年」字有從「人」之例，如 ³²⁵，近西周金文 。燕系「年」字暫未見從「千」或從「人」，僅見從「土」，銘文作 ³²⁶、 ³²⁷，陶文作 ³²⁸，黃盛璋亦指：「『年』字燕有特殊寫法，常上從『禾』，下從『土』，與他國不同。」³²⁹燕系「年」從「土」，或由春秋金文 所從「壬」部形訛所變，形體分離後下從 ³³⁰，與「土」 ³³⁰形極近，應屬形近而訛，與他系從「千」，強化聲音關聯的構件不同。通過五系文字的比對，可見燕系「年」字的寫法殊異，陳立更進一步認為，此構形「深具地域色彩，可作為判別戰國時期燕系字的一項依據。」³³¹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年								

³¹⁷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99。

³¹⁸ 齊系文字「年」作 (陳璋方壺)，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99。

³¹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24。

³²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4。

³²¹ 楚系文字「年」作 (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3。

³²²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72。

³²³ 秦系文字「年」作 (上郡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3。

³²⁴ 秦系文字「年」作 (5.3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3。

³²⁵ 晉系文字「年」作 (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45。

³²⁶ 燕系文字「年」作 (十三年乘馬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3。

³²⁷ 燕系文字「年」作 (九年將軍張戈)，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88。

³²⁸ 燕系文字「年」作 (4.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51。

³²⁹ 見黃盛璋，《戰國燕國銅器銘刻新考》，頁 53。

³³⁰ 燕系文字「土」作 (1666)，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3。

³³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5。

例 11 晉：「留」

「留」《說文》載：「 ，止也。从田，卯聲。」³³²從「田」、卯聲，戰國文字有構形相近之例，齊系作 ，晉系作 ，秦系作 （秦 147）³³⁵，楚系作 （169）³³⁶，添加飾筆，四系上部所從「卯」均形近西周金文作 （散盤）³³⁷。晉璽「留」習見作 （0398）³³⁸、 （3192）³³⁹，上部「卯」訛成「屮」 ，³⁴⁰「賈」字 （2310）³⁴¹亦同作此形。晉系「卯」爲個體字符時，作 （2852）³⁴²、 （98:13）³⁴³，暫未見訛成「屮」。另見晉系「步」字有作 （兆域圖）³⁴⁴，從左右結構，與「留」字上部作「屮」 相近，值得留意。晉系「卯」作 ，或僅出現於作爲部件的時候，或爲璽文的獨有訛變，但無論如何，此形亦爲晉文字「留」字的特色。

	燕	晉	楚	秦
留				
賈				

³³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91。

³³³ 齊系文字「留」作 （3.137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48。

³³⁴ 晉系文字「留」作 （482），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03。

³³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4。

³³⁶ 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版 77。

³³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93。

³³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7。

³³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0。

³⁴⁰ 晉系文字「屮」作 ，爲「爻」 （0115）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

³⁴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6。

³⁴²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71。

³⁴³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4。

³⁴⁴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31。

例 12 楚：「𦏧」

「𦏧」《說文》載：「𦏧，水長也。从永，羊聲。」³⁴⁵西周金文作 （𦏧史尊），春秋金文作 （鄒子妝簋）³⁴⁶，均從「羊」，從「永」。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齊系作 ，³⁴⁷楚系作 （新甲 3.193）³⁴⁸，均從「永」。晉系作 （方壺）³⁴⁹，「永」旁已有省變。另楚系簡文習見作 （41）³⁵⁰、 （天策），銘文同作 ，³⁵¹下部「永」 因形近訛成「𠂔」 ，從三人。陳立於分析戰國「𦏧」字時，以西周金文與包山竹簡作比較，亦提到「永」訛作「𠂔」的形變，指楚文「𦏧」字「失去『永』之形體」³⁵²。針對「永」旁的形變，見楚系「永」字有作 ，³⁵³形近「𦏧」所從 ，斜筆右移並連筆作 ，已近三人之形，與「𦏧」 ，³⁵⁴之下部形同，簡文作 ，是將三人並排橫置，形同「眾」 （師旅鼎）³⁵⁵所從「𠂔」。另見「𦏧」 （188）³⁵⁶、「𦏧」 （13）³⁵⁷，同作此形。

³⁴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0。

³⁴⁶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49。

³⁴⁷ 齊系文字「𦏧」作 （陳逆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63。

³⁴⁸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955。

³⁴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𦏧器文字編》，頁 25。

³⁵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2。

³⁵¹ 楚系文字「𦏧」作 （𦏧陵君豆），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63。

³⁵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24。

³⁵³ 楚系文字「永」作 （𦏧璋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63。

³⁵⁴ 楚系文字「𦏧」作 （𦏧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44。

³⁵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80。

³⁵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8。

³⁵⁷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69。

	西周	春秋	齊	晉	楚
𦍋					
鄴					
𦍋					
𦍋					

3.3. 訛形爲聲

訛形爲聲，是指文字中本爲形符的部件，因形訛而變成聲符，何琳儀於分析戰國文字時已有提及，指訛形爲聲是「借用形符稍加變化，使其成爲音符。」

³⁵⁸以下會以「國」、「童」、「喬」爲例，分析燕、楚兩系文字的地域特徵。

例 13 燕：「國」

《說文》「國」載：「 ，邦也。从口，从或。」³⁵⁹西周金文 （𦍋簋），從「口」，春秋金文作 （國差簠）³⁶⁰，省從「匚」。戰國五系承襲兩周金文，齊系有作 （3.1003）³⁶¹，晉系作 （3078）³⁶²，從「口」。楚系有作 （曾 174）³⁶³，從「匚」。燕陶文「國」構形略異，作 、 、 ，當中所從 、 ，爲他系文字所未見，何琳儀認爲是「疊加𠂔爲音符」³⁶⁷，陳立詳細從上古音分析

³⁵⁸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40。

³⁵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9。

³⁶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26。

³⁶¹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281 頁。

³⁶²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0。

³⁶³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95。

³⁶⁴ 燕系文字「國」作 （4.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51 頁。

³⁶⁵ 燕系文字「國」作 （4.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55 頁。

³⁶⁶ 燕系文字「國」作 （4.3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63 頁。

³⁶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0。

「國」與「丌」的關係，言「『國』字增添聲符『丌』，僅見於燕系文字。」³⁶⁸燕系「丌」³⁶⁹作 (3196)³⁷⁰、 ³⁷¹，或與 形近，但未能確定。細察「國」字所作 形與「丌」明顯不同，爲橫劃增兩筆而成，應爲富燕系特色之「又」。「又」於作爲部件時習見作 ，見「受」 (3274)³⁷²、「返」 (2825)³⁷³，所從「又」與 形完全吻合，張振謙亦指「其下所從不是「元」字，而是「寸」形，這種「寸」形是燕文字「又」旁的特殊寫法」³⁷⁴，甚確。「又」古音屬匣紐之部，「國」爲見紐職部，匣見旁紐，之職通轉，二字音近。由此推論，燕系「國」所從應爲「又」，或爲訛形爲音，屬外加的聲符。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國						

例 14 楚：「童」

「童」《說文》載：「 ，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

³⁷⁵西周金文作 (番生簋)，或從土作 (毛公鼎)³⁷⁶。戰國承襲西周金文，晉系作 ³⁷⁷，齊系作 (3.452)³⁷⁸。或從「土」，如楚系作 (39)³⁷⁹，秦系作 (雜

³⁶⁸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217。

³⁶⁹ 「丌」同「丌」，何琳儀言：「丌，金文作 。戰國文字承襲金文，或加飾筆作丌。」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1。

³⁷⁰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807。

³⁷¹ 燕系文字「丌」作 (郭大夫釜甗)，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98。

³⁷²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7。

³⁷³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9。

³⁷⁴ 見張振謙，〈燕、齊文字考釋兩則〉，頁 458。

³⁷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58。

³⁷⁶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54。

³⁷⁷ 齊系文字「童」作 ，爲「瞳」 (2264)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2。

³⁷⁸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56。

³⁷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8。

32)³⁸⁰。楚系文字亦習見從「壬」，銘文作 ³⁸¹，璽文作 (1277)，簡文作 (信 2.028)³⁸²，「土」旁均添斜筆作「壬」，應爲聲符，僅楚系文字作此形。「童」上古音屬定紐東部，「壬」屬透紐耕部，二字定透旁紐，東耕旁轉，「童」可取「壬」爲聲。楚系從「童」之字，如「僮」 ³⁸³、「禳」 (望一卜)³⁸⁴、「鐘」 ³⁸⁵，均從「壬」。

	西周	齊	晉	楚	秦
童	、			 	
僮					
禳					
鐘					

例 15 楚：「喬」

「喬」《說文》載：「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詩》曰，南有喬木。」

³⁸⁶春秋金文作 (喬君鉦)，上從「止」，後上部形訛作 (呂鐘)³⁸⁷。戰國文字有承襲之例，齊系作 ³⁸⁸，晉系作 ³⁸⁹。上部 或訛成「又」，

³⁸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7。

³⁸¹ 楚系文字「童」作 (正王式)，處理後作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六冊，頁 5922。

³⁸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223。

³⁸³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96。

³⁸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7。

³⁸⁵ 楚系文字「鐘」作 (曾侯乙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13。

³⁸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14。

³⁸⁷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00。

³⁸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6。

³⁸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34。

見齊系作 ³⁹⁰，晉系作 ³⁹¹（156:21）³⁹¹，楚系作 ³⁹²（117）³⁹²，秦系作 ³⁹³，所從「又」應為聲符，「喬」古音屬溪紐宵部，「又」屬匣紐之部，溪匣旁紐，宵之旁轉。楚系文字的形變較異，楚簡習見作 ³⁹⁴（二·容 38.43）³⁹⁴、 ³⁹⁵（49）³⁹⁵，上部訛從 ³⁹⁶，為「九」 ³⁹⁶（望 2.49）³⁹⁶，何琳儀分析「喬」字時亦提到：

楚文字上從九，乃又形之變，九亦聲。喬，溪紐宵部；九，見紐幽部。見、溪均屬牙音，幽宵旁轉。³⁹⁷

何氏言「九」從「又」所變，可從。因從「又」之形於戰國較為普遍，且構形較為簡單，從「九」之形應為楚系「喬」字的進一步形變。若以此論，以「九」作聲符的 ³⁹⁸字，應屬聲符互作。楚系「喬」字另有一形，銘文作 ³⁹⁸，簡文作 ³⁹⁹（195）³⁹⁹，上從 ⁴⁰⁰為「尤」 ⁴⁰⁰，從構形上看來，應從「九」添筆所變，屬聲符訛變。「喬」上古音屬溪紐宵部，「尤」屬匣紐之部，二字溪匣旁紐，宵之旁轉，「尤」可為「喬」之聲符，是再次的聲符互作，以「尤」易「九」。楚文字「喬」字有獨自一套的演化序列，先與他系文字相同，訛形為聲從「又」，後演化成個別域系的聲符置換，「又」 ⁴⁰¹→「九」 ⁴⁰²→「尤」 ⁴⁰³，此序列僅見於楚系文字，亦凸顯楚系「喬」字的獨特之處。

³⁹⁰ 齊系文字「喬」作 ³⁹⁰，為「敵」 ³⁹⁰（362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6。

³⁹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34。

³⁹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³⁹³ 齊系文字「喬」作 ³⁹³，為「橋」 ³⁹³（珍秦 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72。

³⁹⁴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頁 472。

³⁹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³⁹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04。

³⁹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294。

³⁹⁸ 楚系文字「喬」作 ³⁹⁸（禽志鼎），處理後作 ³⁹⁸。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87。

³⁹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⁴⁰⁰ 楚系文字「尤」作 ⁴⁰⁰，為「忧」 ⁴⁰⁰（新甲 3.198）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912。

	春秋	齊	晉	楚	秦
喬					
喬（從「又」）					
喬（從「九」）					
喬（從「尤」）					

3.4. 解散形體

關於異化中的「解散形體」，湯餘惠曾指出，戰國文字「獨體的部分也時常拆開來，分解成零零碎碎的幾部分」⁴⁰¹，何琳儀亦明言：「解散形體，是對文字形體和偏旁的破壞。筆劃和偏旁一旦支離破碎，不但很難辨識，而且容易造成誤解。」⁴⁰²指文字原有的構形遭割裂、分解。陳立於論述戰國文字時，所言的「誤分形體」部分，與「解散形體」的概念相同，文中更仔細指出「解散形體」「將原本整體的字形，分割成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部件，造成文字的訛誤」⁴⁰³。以下取「己」、「亡」為例子，個別分析齊、楚兩系的地域特徵。

例 16 齊：「己」

「己」《說文》載：「 ，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⁴⁰⁴甲骨文作 （燕 2）、 （粹 1239）⁴⁰⁵，西周金文作 （兮仲鐘）、 （紀侯簋）⁴⁰⁶，戰國文字有形同之例，齊系作 ⁴⁰⁷，燕系作 （2717）⁴⁰⁸，晉系作 ⁴⁰⁹，

⁴⁰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19。

⁴⁰²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48。

⁴⁰³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36。

⁴⁰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9。

⁴⁰⁵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51。

⁴⁰⁶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68。

⁴⁰⁷ 齊系文字「己」作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85。

⁴⁰⁸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87。

楚系作 (34)⁴¹⁰，秦系作 (日乙 67)⁴¹¹。齊系「己」字璽文作 ⁴¹²，銘

文作 ⁴¹³，筆劃往內移，與他系文字相異，或省筆作 ⁴¹⁴，更為特別。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己			 				

例 17 楚：「亡」

「亡」《說文》載：「 ，逃也。从入，从 。」⁴¹⁵甲骨文作 (乙 7817)⁴¹⁶，西周金文作 (兮甲盤)，春秋金文作 (杞伯鼎)⁴¹⁷。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異，齊系作 ⁴¹⁸，燕系作 ⁴¹⁹，晉系作 (2956)⁴²⁰，楚系作 (望 2.49)⁴²¹，秦系作 (秦 157)⁴²²。另見楚簡「亡」字作 (新乙 4.35)⁴²³，構形更為簡省，「芒」 (信 2.023)⁴²⁴與「部」 (129)⁴²⁵同作此形。 形應從西周金文 所變，右上 筆劃縮短且離析，作 (新零.100)⁴²⁶，後連成曲筆作 ，

⁴⁰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9。

⁴¹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2。

⁴¹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⁴¹² 齊系文字「己」作 (321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1。

⁴¹³ 齊系文字「己」作 (陳蹕鏹)，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3。

⁴¹⁴ 齊系文字「己」作 ，為「忌」 (1269)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9。

⁴¹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67。

⁴¹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97。

⁴¹⁷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34。

⁴¹⁸ 齊系文字「亡」作 (366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9。

⁴¹⁹ 燕系文字「亡」作 ，為「芒」 (封成 864)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2。

⁴²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0。

⁴²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65。

⁴²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9。

⁴²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68。

⁴²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4。

⁴²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08。

⁴²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68。

構形僅見於楚系文字。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亡								
芒								
郢								

3.5. 誤合形體

誤合形體，是指將文字中原本不相連的筆劃、部件，結合成另一個形體。

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中，指出：

誤合形體，係指古文字中原本不相連貫或無關係的某一筆畫、或是形體，遭到相接連的現象。將原本不相關的筆畫、或是形體連接，使其成為一個形體，遂造成文字的訛誤。⁴²⁷

文中提到的形體誤合，對文字的構形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部件的誤合，或令文字的構件形變，或改變文字的組成構件，甚或造成構件置換的情況。以下以「婁」、「焦」、「家」，分析齊、晉兩系的地域特色。

例 18 齊：「婁」

「婁」《說文》載：「婁，空也。从母、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⁴²⁸從「𡚦」，從「女」。「𡚦」甲骨文作 ⁴²⁹，「婁」春秋金文作 ⁴³⁰，戰國文字承傳春秋金文，齊系作 ⁴³¹，晉系作 ⁴³²，楚系作 (143)⁴³³，燕系「鄭」

⁴²⁷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45。

⁴²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6。

⁴²⁹ 甲骨文「𡚦」作 ，為「解」 （後 2.21.5）所從。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03。

⁴³⁰ 春秋金文「婁」作 ，為「婁」 （洹子孟姜壺）所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二冊，頁 1187。

⁴³¹ 齊系文字「婁」作 (366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9。

字作𦵏⁴³⁴，四系所從「𦵏」形近春秋金文𦵏⁴³⁵，「角」與「臼」雖連接，但仍清晰可分。秦系「婁」作𦵏⁴³⁶（日乙 83），形變較多。齊系「婁」璽文又作𦵏⁴³⁶，所從「𦵏」作𦵏⁴³⁷，中部「角」形訛作𦵏⁴³⁷，筆劃有與「臼」連接之勢。「賈」另作𦵏⁴³⁸，所從「𦵏」爲𦵏⁴³⁷，「角」與「臼」的連成一體，更見特異。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婁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鄭		𦵏	𦵏			
賈		𦵏				

例 19 晉：「焦」

「𦵏」《說文》載：「𦵏，火所傷也。从火，𦵏聲。𦵏，或省。」⁴³⁸可見「焦」小篆作𦵏。「焦」字戰國燕系文字作𦵏⁴³⁹，秦系作𦵏⁴⁴⁰（日甲 55），上從「隹」，下從「火」。晉系「焦」字構形略異，銘文作𦵏⁴⁴¹、𦵏⁴⁴²，璽文作𦵏⁴⁴³，上部均添「小」，僅見於晉系文字。「焦」上古音爲精紐宵部，「小」爲心紐宵部，精心旁

⁴³² 晉系文字「婁」作𦵏⁴³²（長陵盃），處理後作𦵏⁴³²。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07。

⁴³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9。

⁴³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4。

⁴³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6。

⁴³⁶ 齊系文字「婁」作𦵏⁴³⁶，爲「鄭」𦵏⁴³⁶（0237）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0。

⁴³⁷ 齊系文字「𦵏」作𦵏⁴³⁷，爲「賈」𦵏⁴³⁷（370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2。

⁴³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09。

⁴³⁹ 燕系文字「焦」作𦵏⁴³⁹（鄆侯載簋），處理後作𦵏⁴³⁹。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59。

⁴⁴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59。

⁴⁴¹ 晉系文字「焦」作𦵏⁴⁴¹，爲「嫪」𦵏⁴⁴¹（韓氏私官鼎）所從。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719。

⁴⁴² 晉系文字「焦」作𦵏⁴⁴²，爲「譙」𦵏⁴⁴²（三年余令戈）所從。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135。

⁴⁴³ 晉系文字「焦」作𦵏⁴⁴³，爲「譙」𦵏⁴⁴³（141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2。

紐，宵部疊韻，二字音近，可知「小」爲疊加之聲符。晉系「焦」所從「隹」作 、 ，著重左右勻稱，爲晉系「隹」 ⁴⁴⁴、 ⁴⁴⁵之特徵。晉璽「譙」作 (1419)⁴⁴⁶、 (1091)⁴⁴⁷，「鄒」 (2076)⁴⁴⁸、 (2078)⁴⁴⁹，所從「焦」作 、 ，下從「魚」，爲晉系獨有的訛變。以「鄒」字爲例，除去相同的「小」與「邑」， 明顯爲 所變，兩字形近，僅數筆之差，當爲形近而訛所致，劉釗於「訛混」的形變條例中，亦曾指出「戰國文字中魚、焦二字有時相混」⁴⁵⁰，但未有仔細說明爲晉系文字所僅見。上文提到，「隹」 爲晉系所獨有，故據此而訛變的「焦」 (→ →)，實同爲晉系之地域特徵。

	齊	燕	晉	楚	秦
隹			、		
焦			、 、		
譙					
譙			、 、		
鄒			、		

例 20 齊：「家」

「家」《說文》載：「 ，居也。从宀，豕省聲。」⁴⁵¹甲骨文作 (甲 207)、

⁴⁴⁴ 晉系文字「隹」作 ，爲「雅」 (0929)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11。

⁴⁴⁵ 晉系文字「隹」作 ，爲「雅」 (3064)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9。

⁴⁴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2。

⁴⁴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5。

⁴⁴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7。

⁴⁴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7。

⁴⁵⁰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340。

⁴⁵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0。

𡩂 (甲 2307)⁴⁵²，西周金文作 (克鼎)、 (頌壺)、 (毛公鼎)⁴⁵³。戰國文字沿襲兩周金文，齊系作 ⁴⁵⁴，燕系作 ⁴⁵⁵，晉系作 (5341)⁴⁵⁶，楚系作 ⁴⁵⁷，秦系作 ⁴⁵⁸，所從「宀」與「豕」均各有形變。湯余惠於分析戰國文字形體時，提到：

戰國時代的文字在形體上出現了以傳統的眼光看來分所不當分、合所不當合的各種複雜情況。⁴⁵⁹

湯氏於文中所言形體的分、合情況，正能同時體現於齊系「家」字。見齊璽文「家」有作 ⁴⁶⁰、 ⁴⁶¹、 ⁴⁶²，先見 ，下部「豕」省簡作 ，何琳儀言「豕頭譌變爲 形，遂不易辨識」⁴⁶³， 應爲西周金文 中「豕」 所變，豕首與豕身離析後作 ，豕首略轉成 ，豕身 已形近「又」。 上從「宀」，豕首 與「宀」 已有連接之勢。 與 形變異更甚，二字下部豕身已訛從「又」，簡省之豕首 與「宀」連結成 ，誤合成「网」，形近西周金文作 ⁴⁶⁴，齊系 ⁴⁶⁵。從「家」字構形的演變情況 (img alt="archaic form of 家" data-bbox="440 560 470 585"/>→img alt="archaic form of 家" data-bbox="505 560 535 585"/>→img alt="archaic form of 家" data-bbox="540 560 570 585"/>)，可見齊璽文「家」的組字構部，已由從「宀」、從「豕」，訛成從「网」、從「又」，明顯與他系文字相異。

⁴⁵²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15。

⁴⁵³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10。

⁴⁵⁴ 齊系文字「家」作 (陳逆簋)，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201。

⁴⁵⁵ 燕系文字「家」作 (郭大夫釜甗)，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22。

⁴⁵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3。

⁴⁵⁷ 楚系文字「家」作 (010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7。

⁴⁵⁸ 秦系文字「家」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93。

⁴⁵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19。

⁴⁶⁰ 齊系文字「家」作 (026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

⁴⁶¹ 齊系文字「家」作 (031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4。

⁴⁶² 齊系文字「家」作 (033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8。

⁴⁶³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54。

⁴⁶⁴ 西周金文「网」作 ，爲「罟」 (兮甲盤)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48。

⁴⁶⁵ 齊系文字「网」作 ，爲「岡」 (3.1193)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3。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家							

4. 構形不變

於戰國文字中，部分文字沿襲甲骨文或兩周金文的構形，而且未受簡化、繁化和異化所影響。這類構形不變的文字或只出現於單系當中，與他系形變的戰國文字相比較，亦見地域特徵。下文以「央」為例，分析秦系文字的地域特徵。

例 21 秦：「央」

「央」《說文》載：「 ，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 同意。一曰久也。」⁴⁶⁶西周金文作 （虢季子白盤）、 （央簋）⁴⁶⁷。戰國文字具變異之形，見晉系作 、 ，⁴⁶⁸楚系作 （201）⁴⁷⁰、 （新甲 1.3）⁴⁷¹，上部多添一橫筆作 ，或作 、 ，形近「用」字 （16:3）⁴⁷²。秦系「央」銘文作 、 ，⁴⁷⁴璽文作 ，⁴⁷⁵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亦與《說文》小篆相合。

⁴⁶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0。

⁴⁶⁷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75。

⁴⁶⁸ 晉系文字「央」作 ，為「快」 （兆域圖）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3。

⁴⁶⁹ 晉系文字「央」作 ，為「缺」 （3786）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1。

⁴⁷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⁴⁷¹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20。

⁴⁷²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2。

⁴⁷³ 秦系文字「央」作 ，為「鞅」 （商鞅方升）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71。

⁴⁷⁴ 秦系文字「央」作 ，為「鞅」 （十九年爰）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71。

⁴⁷⁵ 秦系文字「央」作 ，為「鞅」 （故官 418）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71。

	西周	晉	楚	秦
央				

5. 沿襲不同

戰國文字雖同樣源於甲骨文、兩周金文，但部分文字因沿襲的構形不同，而造成地域的差異。以「昌」、「因」為例，分析齊、楚兩系的地域特徵。

例 22 齊：「昌」

「昌」《說文》載：「 ，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⁴⁷⁶甲骨文作 (甲 185)，春秋金文作 (蔡侯申盤)⁴⁷⁷。戰國五系文字各有沿襲，燕系作 ⁴⁷⁸、 ⁴⁷⁹，晉系作 (0958)⁴⁸⁰，秦系作 ⁴⁸¹，楚系作 ⁴⁸²，上或從「口」，四系「昌」字構形雖有不同異變，但大多與甲骨文 相同，從上下結構。齊系「昌」字構形較為特異，銘文作 ⁴⁸³、 (2504)⁴⁸⁴、 (5390)⁴⁸⁵，當中「日」習見作 ，何琳儀言「齊系文字承襲春秋金文，移日於口內，口演變為 ⁴⁸⁶，齊系「昌」字成內外結構，為明顯的地域特徵。

⁴⁷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38。

⁴⁷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57。

⁴⁷⁸ 燕系文字「昌」作 (燕下都 218.6)，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59。

⁴⁷⁹ 燕系文字「昌」作 (088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7。

⁴⁸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14。

⁴⁸¹ 秦系文字「昌」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58。

⁴⁸² 楚系文字「昌」作 (4998)，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54。

⁴⁸³ 齊系文字「昌」作 (昌城右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84。

⁴⁸⁴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94。

⁴⁸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7。

⁴⁸⁶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54。

	甲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昌							

例 23 楚：「因」

「因」《說文》載：「，就也。从口大。」⁴⁸⁷ 甲骨文作（前 5.38.3）、（佚 577）⁴⁸⁸，西周金文作（虢鼎）⁴⁸⁹，何琳儀言「口作形與大相依以見義」⁴⁹⁰。戰國五系文字各有沿襲，齊系作 ⁴⁹¹，晉系作（方壺）⁴⁹²，秦系作（語 11）⁴⁹³，承自甲骨文。楚系作（望 2.2）⁴⁹⁴、（曾 76）⁴⁹⁵，源於西周金文，「口」形貼近「大」，另見「瘡」（83）⁴⁹⁶、「裊」（信 2.019）⁴⁹⁷，同作此形。

	甲	西周	齊	晉	楚	秦
因						
瘡						
裊						

6. 筆勢變異

筆勢變異，是指文字的筆劃具有特殊寫法，於不牽涉增、減筆劃的情況下，

⁴⁸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9。

⁴⁸⁸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76。

⁴⁸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纂補著，《金文編》，頁 426。

⁴⁹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294。

⁴⁹¹ 齊系文字「因」作（陳侯因資敦），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94。

⁴⁹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23。

⁴⁹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93。

⁴⁹⁴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95。

⁴⁹⁵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95。

⁴⁹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7。

⁴⁹⁷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73。

造成文字構形的異化。湯餘惠談戰國文字形訛的情況時，亦提到：「筆勢上些微的變異，常常積漸而鑄成一種特殊的變體。」⁴⁹⁸。以下會以「正」、「目」為例，分析晉系文字的地域特徵。

例 24 晉：「正」

「正」《說文》載：「 ，是也。从止，一以止。」⁴⁹⁹ 甲骨文作 （乙 1054）、 （甲 3940）⁵⁰⁰，從「丁」、從「止」。西周金文作 （休盤），或以橫筆代「丁」作 （格伯簋）⁵⁰¹。戰國五系「正」字有形近之例，見齊系作 、 （0298）⁵⁰²，燕系作 、 ，晉系作 、 （156:29）⁵⁰⁷，楚系作 、 ，秦系作 、 （秦 13）⁵¹¹，何琳儀分析「正」字時，提到：「止旁或略有變異，然丁旁均簡化爲一橫。」⁵¹²甚是，或頂部多加橫筆作飾。另見晉系「正」銘文有作 、 （1397），構形幾近相同，只有飾筆之別，構形最爲特異。侯馬盟書有作 ，亦形近，唯上部橫筆沒作曲筆，三字所從「止」均作 ，

⁴⁹⁸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27。

⁴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9。

⁵⁰⁰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63。

⁵⁰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8-89。

⁵⁰² 齊系文字「正」作 （陳侯因咨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⁵⁰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2。

⁵⁰⁴ 燕系文字「正」作 （十三年戈），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29。

⁵⁰⁵ 燕系文字「正」作 （4.13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集編》，頁 390。

⁵⁰⁶ 齊系文字「正」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⁵⁰⁷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2。

⁵⁰⁸ 楚系文字「正」作 （魯志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⁵⁰⁹ 楚系文字「正」作 （013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

⁵¹⁰ 秦系文字「正」作 （珍秦 186），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⁵¹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

⁵¹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796。

⁵¹³ 晉系文字「正」作 ，爲「執」 （八年新城大令戈）所從。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61。

⁵¹⁴ 晉系文字「正」作 ，爲「政」 （156:19）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2。

此形同見於晉系其他文字，構形特異。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止							
正							

例 25 晉：「目」

「目」《說文》載：「，人眼。象形。重童子也。」⁵¹⁵ 甲骨文作（甲 1239）⁵¹⁶，西周金文作⁵¹⁷、⁵¹⁸。戰國文字沿襲西周金文，構形各有演變，齊系作⁵¹⁹，燕系作⁵²⁰，晉系作（428）⁵²¹，楚系作（2064）⁵²²，秦系作（為 39）⁵²³。晉璽「目」字另作⁵²⁴，從三豎筆，頂端略為凸起，或為豎筆貫穿，外面曲筆作，構形特異，璽文「泪」（2025）⁵²⁵、「帽」（1748）⁵²⁶、「盲」⁵²⁷均從此形。侯馬盟書「目」字構形與晉璽極近，作⁵²⁸，唯左右兩筆為斜筆，

⁵¹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50。

⁵¹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57。

⁵¹⁷ 西周金文「目」作，為「賜」（禹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35。

⁵¹⁸ 西周金文「目」作，為「賜」（毛公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36。

⁵¹⁹ 齊系文字「目」作（3.556），處理後作。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82。

⁵²⁰ 齊系文字「目」作，省口，為「盱」（4.176）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00。

⁵²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85。

⁵²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6。

⁵²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1。

⁵²⁴ 晉系文字「目」作，省口，為「助」（140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1。

⁵²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2。

⁵²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79。

⁵²⁷ 晉系文字「盲」作（1647），處理後作。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71。

⁵²⁸ 晉系文字「目」作，為「德」（156:4）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

而不作豎筆，晉系文字「明」 (49:2)⁵²⁹、「見」 (156:19)⁵³⁰同作此形。「目」字晉系璽印作 與盟書作 ，僅見於晉系，兩字構形同中稍異，且未見有混用的情況，如「纒」字璽印作 (3180)⁵³¹、盟書作 (49:2)⁵³²，又如「牽」字璽印作 (0860)⁵³³、盟書作 (198:3)⁵³⁴，中間所從的豎筆 、斜筆 各自分明，可見晉系不同載體的「目」字存在細微差異，但總體的構形相近，仍明顯異於他系文字。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目		、			、		

字例	助	反	返	牽	敢	敢	畋	跂	纒
晉系				、					、

7. 有待考釋

於戰國文字當中，不少字仍未能確切指出其異化的原因，有待考釋，這些字具有獨特的構形，能展示各地的不同文字特徵。以下會以「屯」、「卯」、「菱」為例子，分析齊、燕、晉三系文字的地域特徵。

例 26 齊：「屯」

「屯」《說文》載：「 ，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

頁 347。

⁵²⁹ 「明」字本從「日」，從「月」，侯馬盟書以「目」易「日」。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3。

⁵³⁰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9。

⁵³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9。

⁵³²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52。

⁵³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5。

⁵³⁴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59。

地也。尾曲。《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⁵³⁵ 甲骨文作 (甲 2815)⁵³⁶，西周金文作 (頌簋)、 (頌鼎)、 (頌壺)⁵³⁷。戰國五系文字沿襲西周金文，略有變異，燕系作 ⁵³⁸，晉系作 ⁵³⁹、 (2617)⁵⁴⁰，楚系作 ⁵⁴¹、 (147)⁵⁴²，秦系作 ⁵⁴³。齊系「屯」字的演變較甚，銘文作 ⁵⁴⁴，陶文作 ⁵⁴⁵，璽文作 ⁵⁴⁶，或從點，或從橫筆，中部均從 ，較為特別，應為西周金文 所從 訛變，或受「來」字 ⁵⁴⁷中的 所影響，為他系文字所未見。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屯		、	、				

例 27 燕：「卯」

《說文》「卯」載：「 ，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⁵⁴⁸ 甲骨文作 (燕 54)、 (甲 2315)⁵⁴⁹，西周金文作 (散盤)⁵⁵⁰，

⁵³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

⁵³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8。

⁵³⁷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1-32。

⁵³⁸ 燕系文字「屯」作 ，為「屯」 (3497) 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4。

⁵³⁹ 晉系文字「屯」作 (令狐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3。

⁵⁴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2。

⁵⁴¹ 楚系文字「屯」作 (鄂君啓舟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3。

⁵⁴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

⁵⁴³ 秦系文字「屯」作 (屯留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3。

⁵⁴⁴ 齊系文字「屯」作 ，為「純」 (陳純釜)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37。

⁵⁴⁵ 齊系文字「屯」作 ，為「忖」 (3.793)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242 頁。

⁵⁴⁶ 齊系文字「屯」作 ，為「忖」 (3576) 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2。

⁵⁴⁷ 齊系文字「來」作 ，為「純」 (陳昉簋蓋)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13。

⁵⁴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11。

⁵⁴⁹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16。

⁵⁵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93。

構形大致相同。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⁵⁵¹、 ⁵⁵²，晉系作 （2852）⁵⁵³、 ⁵⁵⁴（98:13）⁵⁵⁴，楚系作 ⁵⁵⁵、 （新甲 3.113）⁵⁵⁶，秦系作 ⁵⁵⁷、 ⁵⁵⁸。四系文字或加飾筆，或有連筆，但基本的構形相近。燕系「卯」字構形較異，璽文作 ⁵⁵⁹、 ⁵⁶⁰、 （3665）⁵⁶¹，銘文作 ⁵⁶²，兩側曲筆 ，訛成 、 ，何琳儀指「卯」字作 、 ，或由 形所省⁵⁶³，其說可參，但未能確定。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卯	、			、			
聊							
𦣻							

例 28 楚：「𡗗」

「𡗗」《說文》載：「𡗗，越也。从夂，从𡗗。𡗗，高也。一曰，𡗗倅也。」

⁵⁶⁴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異，齊系作 ⁵⁶⁵，晉系作 ⁵⁶⁶，秦系作 ⁵⁶⁷。楚系文字習見作

⁵⁵¹ 齊系文字「卯」作 （3.92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68。

⁵⁵² 齊系文字「卯」作 （陳卯戈），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70。

⁵⁵³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71。

⁵⁵⁴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4。

⁵⁵⁵ 楚系文字「卯」作 （1467），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6。

⁵⁵⁶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31。

⁵⁵⁷ 秦系文字「卯」作 ，為「柳」 （5.1）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01。

⁵⁵⁸ 秦系文字「卯」作 ，為「柳」 （石鼓·汧殽）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48 頁。

⁵⁵⁹ 燕系文字「卯」作 （363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6。

⁵⁶⁰ 燕系文字「卯」作 ，為「聊」 （2747）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3。

⁵⁶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9。

⁵⁶² 燕系文字「卯」作 ，為「𦣻」 （國王矛）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16。

⁵⁶³ 詳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62。

⁵⁶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2。

⁵⁶⁵ 齊系文字「𡗗」作 ，為「陵」 （陳純釜）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42。

⁵⁶⁶ 齊系文字「𡗗」作 ，為「陵」 （112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8。

𡗗⁵⁶⁸，上從「來」，下從「土」，何琳儀言「楚系文字从土，來聲。」⁵⁶⁹，可從。

楚系「𡗗」成為合體的形聲字，與他系文字所作的獨體不同，楚系「陵」作𡗗⁵⁷⁰、

𡗗⁵⁷¹，「陵」𡗗⁵⁷²（153）⁵⁷²，皆作此形。

	齊	晉	楚	秦
𡗗			𡗗	
陵			𡗗、𡗗	
陵			𡗗	

二、地域特徵同見於「多個域系」

戰國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不單出現於個別的字例當中，有些字例更是多系文字均有形變的，將這種字整合、比對，更顯各系文字的不同之處。這部分會以字例作為分類，於字例前標示形變的域系，如燕、齊兩系的「网」字均有形變，則於題目註明「齊、燕：『网』」，而簡化、繁化與異化等構形分析，則會於文中詳細論述。

例 29 齊、燕：「网」

《說文》「网」載：「网，庖犧所結繩以漁。从门，下象网交文。」⁵⁷³甲骨文

⁵⁶⁷ 秦系文字「𡗗」作𡗗，為「陵」𡗗（新郢虎符）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42。

⁵⁶⁸ 楚系文字「𡗗」作𡗗（0164），處理後作𡗗。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

⁵⁶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52。

⁵⁷⁰ 楚系文字「陵」作𡗗（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42。

⁵⁷¹ 楚系文字「陵」作𡗗（鄂君啓舟節），處理後作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42。

⁵⁷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0。

⁵⁷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7。

作 (甲 3112)、 (庫 737)⁵⁷⁴，象魚網之形。西周金文作 (免盤)⁵⁷⁵、 ⁵⁷⁶。戰國文字各有變異，齊系作 ⁵⁷⁷，晉系作 ⁵⁷⁸、 ⁵⁷⁹，楚系作 ⁵⁸⁰、 ⁵⁸¹，秦系作 ⁵⁸²、 ⁵⁸³。另見齊系有作 ⁵⁸⁴，中間從兩豎筆，與他系多從 明顯有別，應為西周金文 所訛，添橫筆作 ，兩斜筆作豎筆成 。齊文字「買」 ⁵⁸⁵、「賣」 ⁵⁸⁶，同作此形。

燕系「网」字同具構形獨異之例，璽文多作 ⁵⁸⁷，演變較甚，而從「网」之「買」 ⁵⁸⁸、「罟」 ⁵⁸⁹、「岡」 ⁵⁹⁰，均從此形。 與晉系 、楚系 構形略近，但形體更為簡省，演變序列或為 兩側斜筆離析作 ，後橫筆簡化

⁵⁷⁴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32。

⁵⁷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47。

⁵⁷⁶ 西周金文「网」作 ，為「罟」 （兮甲盤）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48。

⁵⁷⁷ 齊系文字「网」作 ，為「岡」 （3.1193）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3。

⁵⁷⁸ 晉系文字「网」作 ，為「買」 （67:22）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33。

⁵⁷⁹ 燕系文字「网」作 ，為「買」 （2405）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4。

⁵⁸⁰ 楚系文字「网」作 ，為「剛」 （信 1.02）所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28。

⁵⁸¹ 楚系文字「网」作 ，為「羅」 （仰 25.10）所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19。

⁵⁸² 秦系文字「网」作 ，為「罟」 （集證 138.91）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39。

⁵⁸³ 秦系文字「网」作 ，為「罔」 （日乙 19）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22。

⁵⁸⁴ 齊系文字「网」作 ，為「買」 （3.1212）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7。

⁵⁸⁵ 齊系文字「買」作 （3.141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7。

⁵⁸⁶ 齊系文字「賣」作 （5657），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4。

⁵⁸⁷ 燕系文字「网」作 ，為「剛」 （085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5。

⁵⁸⁸ 燕系文字「買」作 ，為「罟」 （388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9。

⁵⁸⁹ 燕系文字「罟」作 ，為「罟」 （282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9。

⁵⁹⁰ 燕系文字「罟」作 ，為 （001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

作 ，為燕系璽文的獨特寫法。「割」作 ⁵⁹¹，所從「网」作 ，形同「文」

⁵⁹²，由 上兩斜筆相連所致，唯獨燕璽具有這進一步的形變

(→ → →)。

戰國「网」字齊系作 ，燕系作 ，雖然兩字的形變僅為筆劃上的增減、移位，但已足夠令兩字的構形各具特色，比對之下，更顯「网」字的地域特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网			 				

字例	買	賣		
齊系				
字例	剛	罰	割	岡
燕系			、	

例 30 燕、晉：「舟」、「受」

《說文》「舟」載：「 ，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⁵⁹³ 甲骨文作 (乙 930)、 (粹 901)⁵⁹⁴，西周金文作 (洹秦簋)、 (楚簋)⁵⁹⁵，春秋金文作 ⁵⁹⁶。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有異同，齊系有作 ⁵⁹⁷，

⁵⁹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7。

⁵⁹² 燕系文字「网」作 (001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

⁵⁹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76。

⁵⁹⁴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58。

⁵⁹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06。

⁵⁹⁶ 春秋金文「舟」作 ，為「俞」 (魯伯大父簋)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06。

⁵⁹⁷ 齊系文字「舟」作 ，為「洧」 (3.875)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259 頁。

楚系作 ⁵⁹⁸、 ⁵⁹⁹（新甲 3.321）⁵⁹⁹，秦系作 ⁶⁰⁰。

燕系「舟」有作 ⁶⁰¹，形變較甚。「舟」西周金文作 ，斜筆移位成春秋金文 ，斜筆移往中間，參晉幣文 （1220）⁶⁰²，外圍曲筆已有連接之勢，如楚簡作 ⁶⁰³，外圍曲筆連作一筆，缺口向上成燕系「舟」 ，上端習見添一小勾 ，應為裝飾，同具顯要的地域特徵，暫為他系所未見。另見從「舟」之「受」同作此形，《說文》「受」載：「 ，相付也。从受，舟省聲。」⁶⁰⁴甲骨文作 （寧滬 1.1）、 （拾 3.14）⁶⁰⁵，西周金文作 （孟鼎）⁶⁰⁶，春秋金文作 （秦公簋）⁶⁰⁷，皆從「受」，從「舟」。戰國文字構形各有不同，楚系作 （新零·343）⁶⁰⁸、 （18）⁶⁰⁹，秦系作 （日乙 210）⁶¹⁰、 。⁶¹¹燕系「受」字習見作 ⁶¹²、 ⁶¹³、 （2799）⁶¹⁴，省「爪」形，下部「又」作 ，左側加飾筆，為燕系文字之特徵，上部「舟」作 ，同樣是燕系所獨有，而「舟」、「又」兩構件習見以一長筆貫穿，連成一體成 ，組合方法特殊，更見此字的地域特徵。

⁵⁹⁸ 楚系文字「舟」作 （鄂君啓舟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90。

⁵⁹⁹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82。

⁶⁰⁰ 秦系文字「舟」作 （石鼓·霽雨），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85 頁。

⁶⁰¹ 燕系文字「舟」作 ，為「桡」 （2407）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4。

⁶⁰²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374。

⁶⁰³ 楚系文字「舟」作 ，為「受」 （277）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9。

⁶⁰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43。

⁶⁰⁵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96。

⁶⁰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74。

⁶⁰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75。

⁶⁰⁸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28。

⁶⁰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9。

⁶¹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8。

⁶¹¹ 秦系文字「受」作 （石鼓·吳人），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25 頁。

⁶¹² 燕系文字「年」作 （永用休涅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15。

⁶¹³ 燕系文字「年」作 （重金方壺），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62。

⁶¹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7。

晉系「舟」字同樣有較多的演化，作 ⁶¹⁵、 ⁶¹⁶（1855）⁶¹⁶，僅見於晉系文字。晉系「舟」作 ，應由春秋金文 所訛，斜筆置中作晉系幣文 （1220）⁶¹⁷，左曲筆作直筆成 ，兩斜筆延伸作 ，形近 。晉文另作 ，與晉系習見的 形相似，疑受晉系的類化現象所影響。晉系「俞」字從「舟」作 （1361）⁶¹⁸，下部同作 。見晉系從「舟」的「受」字，同有特異之處，銘文作 ⁶¹⁹、 ⁶²⁰，上部省「爪」，或作 （2141）⁶²¹，下部省「又」。兩形省簡的部件雖有不同，但所從「舟」形同作 、 ，為晉系文字的獨有寫法。當中「舟」作 形，從「爪」、「舟」，更見特異，所從 形，屬晉系璽文的類化現象。

戰國「舟」字，燕系作 ，晉系作 、 ，兩字雖同樣源於春秋金文 ，但明顯戰國時，域系間的形變各有不同，演化成地域特點，這種特徵不單存在於單一的文字，亦為其他字的部件，如「受」字，燕系作 ，晉系作 、 ，構形與「舟」字對應，而兩系「受」字本身的構形方法亦具差別。從文字的分系歸納可見，富特徵的構形散見於銘文、璽文等載體，由此可以推論，各個域系的文字，均存有各自的構形規律，部分特徵更廣泛流傳於單一域系當中。

⁶¹⁵ 晉系文字「舟」作 ，為「舟」 （2136）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2。

⁶¹⁶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88。

⁶¹⁷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374。

⁶¹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7。

⁶¹⁹ 晉系文字「受」作 （令狐君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51。

⁶²⁰ 晉系文字「受」作 （坪安君鼎），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321。

⁶²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2。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舟								
受								
桡								
洧								
俞								

例 31 燕、晉、楚：「几」

「几」《說文》載：「 ，踞几也。象形。」⁶²²，西周金文作 ⁶²³、 ⁶²⁴，戰國文字有承襲之例，齊系作 ⁶²⁵，燕系作 （2799）⁶²⁶，秦系作 ⁶²⁷。燕系「几」璽文有作 ⁶²⁸，銘文作 ⁶²⁹，由西周金文 所變，下部兩橫筆變成斜筆。燕系「乘」字構形較為特異，下從「几」作 （5386）⁶³⁰、 ⁶³¹，同作 形，更有斜筆連接作 ⁶³²，為燕系之特徵。楚系文字「几」偶見作 ⁶³³，形近燕系 ，唯

⁶²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99。

⁶²³ 西周金文「几」作 ，為「執」 （癸鐘）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22。

⁶²⁴ 西周金文「几」作 ，為「處」 （臣諫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22。

⁶²⁵ 齊系文字「几」作 ，為「處」 （陳純釜）所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七冊，頁 5559。

⁶²⁶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07。

⁶²⁷ 秦系文字「几」作 ，為「處」 （石鼓·汧殽）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49 頁。

⁶²⁸ 燕系文字「几」作 ，為「圮」 （228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4。

⁶²⁹ 燕系文字「几」作 ，為「乘」 （廿年距末）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52。

⁶³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7。

⁶³¹ 燕系文字「乘」作 （155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63。

⁶³² 燕系文字「乘」作 （十三年戈），處理後作 。見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

楚文字上添橫筆，爲兩字明顯的區別。楚系「几」習見作 ⁶³⁴，於西周金文 上添橫筆，後進一步形變作 （260）⁶³⁵，下部兩橫筆連成一筆，楚系「乘」字作 ⁶³⁶，「𠂇」字作 （天卜）⁶³⁷、 （包 2.31）⁶³⁸、 （包 2.22），同具以上楚系特點。

上述戰國不同系的「几」字，左右兩足之形均對稱，唯獨晉系習見作 ⁶³⁹，銘文作 ⁶⁴⁰，右足較長，兩足刻意不平衡，爲西周金文 所變。另見晉系從「几」之字「汎」作 （1581）⁶⁴¹，「釃」作 （1346）⁶⁴²，「𠂇」作 （2212）⁶⁴³，「處」作 ⁶⁴⁴、 （1726）⁶⁴⁵，均同作 形，爲晉璽之特色。

燕、晉、楚三系「几」字，同源於西周金文 ，雖然只是數筆改變，但如唐蘭所言「筆畫的長短斜正，也是演化中的重要因素」⁶⁴⁶，這差別已足以分辨各系構形的不同，亦說明即使文字筆劃不多，各域系亦具有自己的特異寫法。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版頁 77。

⁶³³ 楚系文字「几」作 ，爲「𠂇」 （九店 56.47）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24。

⁶³⁴ 楚系文字「几」作 ，爲「𠂇」 （帛甲 1.2）所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68。

⁶³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9。

⁶³⁶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35。

⁶³⁷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93。

⁶³⁸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93。

⁶³⁹ 晉系文字「几」作 ，爲「肌」 （2454）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8。

⁶⁴⁰ 晉系文字「几」作 ，爲「處」 （圓壺）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53。

⁶⁴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65。

⁶⁴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6。

⁶⁴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8。

⁶⁴⁴ 晉系文字「處」作 （魚顛匕），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25。

⁶⁴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78。

⁶⁴⁶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49），頁 128。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几			 			

字例	圮	乘			
燕系					
字例	昏	乘			
楚系					
字例	汎	釭	卩	肌	處
晉系					

例 32 齊、晉：「商」

「商」《說文》載：「 ，从外知內也。从尙，章省聲。」⁶⁴⁷ 甲骨文作 （甲 2416）⁶⁴⁸，西周金文作 （利簋）、 （何尊）⁶⁴⁹，或從二星作 ⁶⁵⁰，春秋金文作 （庚壺），或從四星作 （秦公罇）⁶⁵¹。戰國文字各有所源，晉系作 （商丘鏃）⁶⁵²，楚系作 ⁶⁵³，秦系作 ⁶⁵⁴，形近西周金文 、 。齊系「商」字作 （3213）⁶⁵⁵，從兩星 ，形近兩周金文 與 ，另見從「商」之「賁」，二星之形更爲清

⁶⁴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50。

⁶⁴⁸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92。

⁶⁴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30-131。

⁶⁵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31。

⁶⁵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32。

⁶⁵²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118。

⁶⁵³ 楚系文字「商」作 （隨縣鐘架），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31。

⁶⁵⁴ 秦系文字「商」作 （5.9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5。

⁶⁵⁵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1。

晰，作𣎵⁶⁵⁶、𣎵⁶⁵⁷（3.34）⁶⁵⁷，他系「商」字暫未見從星形，此應為齊地之特徵。

晉璽「商」字又作𣎵⁶⁵⁸（1484）⁶⁵⁸、𣎵⁶⁵⁹（1991）⁶⁵⁹，銘文作𣎵⁶⁶⁰，均從𣎵⁶⁶¹，近似「𣎵」𣎵⁶⁶¹，形變較甚，何琳儀指：「晉系文字或有省演，二星或譌作𣎵」（𣎵→𣎵→𣎵→𣎵→𣎵）。⁶⁶²何氏模擬晉系「商」字的形變序列，可參。「商」字從𣎵形僅見於晉系，實為地域之特徵。

齊系「商」字𣎵⁶⁶³與他系文字不同，原因有二。其一，在於戰國文字沿襲的字形不同，齊系源於從二星的兩周金文，如𣎵⁶⁶⁴，而楚、秦兩系文字源於不從二星者，如𣎵⁶⁶⁵，故造成構形上的根本差別。其二，晉系「商」字作𣎵⁶⁶⁶，若如何琳儀所言，上部𣎵⁶⁶⁷為二星所變，即齊系與晉系同樣源於從二星之形，不過晉系於沿襲構形以後，演變較齊系劇烈，不單異於齊系，亦形成晉系的地域特點。

	甲	西周	春秋	齊	晉	楚	秦
商	𣎵	𣎵、𣎵	𣎵、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賁				𣎵、𣎵			

例 33 燕、楚：「申」

《說文》「申」載：「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臣

⁶⁵⁶ 齊系文字「商」作𣎵（3678），處理後作𣎵。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0。

⁶⁵⁷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51 頁。

⁶⁵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7。

⁶⁵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0。

⁶⁶⁰ 晉系文字「商」作𣎵，為「𣎵」（方壺）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𣎵器文字編》，頁 78。

⁶⁶¹ 晉系文字「𣎵」作𣎵，為「興」𣎵（156:24）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53。

⁶⁶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52。

舖時聽事，申旦政也。」⁶⁶³ 甲骨文作 (甲 2315)⁶⁶⁴，另作 (前 7.26.2)⁶⁶⁵，湯餘惠言此形爲「『申』的繁構」⁶⁶⁶，甚確。商代金文作 (子申父己鼎)，西周金文作 (衛簋)、 (此鼎)，春秋金文作 (申鼎)、 (寬兒鼎)⁶⁶⁷，構形已略有不同，當中 應爲上下兩處曲筆 離析後所變。戰國文字各有形變，齊系有作 、 (圖錄 3.536.5)⁶⁶⁹，晉系作 (玉片)⁶⁷⁰、 (1294)⁶⁷¹，秦系作 、 (日乙 10)⁶⁷³，當中 、 仍形近兩周金文 、 ，而 、 、 等形，則爲戰國時所演變，形近《說文》小篆 。

燕系「申」字構形較異，作 、 (3617)⁶⁷⁵，與齊系 略近，但 上端已形變作 ，類近「人」形。燕系作 ，源於甲骨文 與金文 ，簡省上下兩曲筆，剩單一曲筆，且曲筆向內彎的弧度更大。燕系璽文又作 、 (3646)⁶⁷⁷，曲筆的弧度與 相同，兩形應屬同源。 形內從兩點筆，應爲 形所變，曲筆更彎作 ，後兩短筆離析成點筆作 。何琳儀言此形「與古文 甚近」⁶⁷⁸。

⁶⁶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11。

⁶⁶⁴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68。

⁶⁶⁵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53。

⁶⁶⁶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60。

⁶⁶⁷ 以上五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99-1000。

⁶⁶⁸ 齊系文字「申」作 ，爲「神」 (陳昉簋)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

⁶⁶⁹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96。

⁶⁷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20。

⁶⁷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2。

⁶⁷² 秦系文字「申」作 ，爲「神」 (詛楚文) 所從。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17 頁。

⁶⁷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21。

⁶⁷⁴ 燕系文字「申」作 (4.9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80。

⁶⁷⁵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913。

⁶⁷⁶ 燕系文字「申」作 (0876)，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7。

⁶⁷⁷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8。

⁶⁷⁸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119。

楚系「申」字，多作 ⁶⁷⁹、 ⁶⁸⁰、 （新乙 4.14）⁶⁸¹，從曲筆，從 ，源於甲骨文 、兩周金文 、 ，構形暫未見於他系文字，何琳儀言此形「地域特點明顯」⁶⁸²。楚系「神」 （帛甲 6.9）⁶⁸³、「勅」 （206）⁶⁸⁴、「紳」 （曾 3）等字，同作此形。

「申」燕系作 （3617），楚系作 ，兩字同樣源於殷周文字，但構形明顯有別，原因在於兩字所承襲的構形，於根本上已有不同，湯餘惠於分析戰國「申」字時，曾談及這種情況：

西周、春秋以至戰國時代寫成 、 等形的「申」，應該就是來自甲骨文申

字的繁構，由 而 和由 而 ，顯然是平行的簡化現象。⁶⁸⁵

湯餘惠於文中，清楚說明戰國文字「同源」但「形異」的現象，當中最為重要的是，湯氏釐清兩系文字的構形不同是因為所源的字形不一，加上構形的演變「平行」發生，導致燕、楚兩系的「申」字構形各異。這種「各有源流」而且依域系分用的情況，用以宏觀檢視五系文字，可以發現同類的例子並不罕見，因此這種文字演變的規律，足以用作歸納、分析部分形異或具特徵的戰國文字。

齊、晉、秦三系的「申」字，均未見異化的例子，相較之下，燕系「申」字以曲筆與點筆構成，屬構形上的簡化，與他系文字不同。楚系文字的構形與兩周金文 最近，於他系文字形變的情況下，更見楚系「申」字的特點。

⁶⁷⁹ 楚系文字「申」作 （弇陵君豆），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3。

⁶⁸⁰ 楚系文字「申」作 （1258），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9。

⁶⁸¹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53。

⁶⁸² 詳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119。

⁶⁸³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23。

⁶⁸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6。

⁶⁸⁵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60。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申								
神								
勛								
紳								

例 34 燕、秦：「𣎵」

《說文》「𣎵」載：「𣎵，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从豆。」⁶⁸⁶ 甲骨文作 （甲 2578）、 （甲 2621）⁶⁸⁷，西周金文作 ⁶⁸⁸，春秋金文作 （王孫鐘）⁶⁸⁹。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⁶⁹⁰、 ⁶⁹¹，晉系作 ⁶⁹²、 ⁶⁹³，楚系作 ⁶⁹⁴、 （2）⁶⁹⁵，與兩周金文形近。燕系「𣎵」字作 ⁶⁹⁶、 （0368）⁶⁹⁷，構形明顯與他系文字相異，所從「豆」形作 、 ，為燕文字所獨見。燕系文字「𣎵」 （1241）⁶⁹⁸、「𣎵」 ⁶⁹⁹，同作此形。秦文字作 ⁷⁰⁰、 ⁷⁰¹，形近春秋金文 ，所從「豆」形

⁶⁸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2。

⁶⁸⁷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19。

⁶⁸⁸ 西周金文「𣎵」作 ，為「彭」 （彭女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28。

⁶⁸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28。

⁶⁹⁰ 齊系文字「𣎵」作 ，為「喜」 （陳喜壺）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8。

⁶⁹¹ 齊系文字「𣎵」作 ，為「喜」 （3.115）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集編》，頁 71。

⁶⁹² 晉系文字「𣎵」作 ，為「嘉」 （大鼎）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𣎵器文字編》，頁 67。

⁶⁹³ 晉系文字「𣎵」作 ，為「徂」 （徂宮左官壺）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9。

⁶⁹⁴ 楚系文字「𣎵」作 （隨縣石磬），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9。

⁶⁹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3。

⁶⁹⁶ 燕系文字「𣎵」作 ，為「喜」 （燕王喜矛）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8。

⁶⁹⁷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4。

⁶⁹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7。

⁶⁹⁹ 燕系文字「𣎵」作 （060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84。

⁷⁰⁰ 秦系文字「𣎵」作 ，為「封」 （十鐘）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9。

作𣎵、𣎶，爲秦文字所習見，從「豆」之「歡」 ⁷⁰²同作此形。

	甲	西周	春秋	燕	晉	楚	秦
𣎵							
豆							

字例	喜	𣎵	𣎶
燕系			
字例	𣎵	歡	
秦系			

第三節 形同的地域特徵

部分戰國文字的地域特徵，僅出現於單一的域系當中，但有部分域系同時見出現相同的構形特徵。本部分通過五系文字的羅列，歸納特徵見於多個域系的字例，嘗試以簡化、繁化、異化等規律，了解形變的原因。

例 1 齊、晉、秦：「申」

上文已提到戰國「申」字，燕系作 、 ，楚系作 、 ，各具特點。另見齊、晉、秦三系，同有形變之例，而且構形相近，齊系作 （圖錄 3.536.5）⁷⁰³，晉系作 （玉片）⁷⁰⁴、 （1294）⁷⁰⁵，秦系作 （日乙 10）⁷⁰⁶，形近《說文》

⁷⁰¹ 秦系文字「𣎵」作 ，爲「𣎶」 （日乙 127）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1。

⁷⁰² 秦系文字「歡」 （集粹），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84。

⁷⁰³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96。

⁷⁰⁴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20。

⁷⁰⁵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2。

⁷⁰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21。

小篆 ，或源於西周金文 、 ，三系文字兩旁所從 ，或爲 所訛。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申								

例 2 晉、楚：「帝」

《說文》「帝」載：「 ，諦也。王天下之號也。从土，束聲。」⁷⁰⁷ 甲骨文作 （甲 779）、 （京都 2142）⁷⁰⁸，西周金文作 （井侯簋），春秋金文作 （秦公簋）⁷⁰⁹。戰國文字略有變異，齊系作 ⁷¹⁰，晉系作 ⁷¹¹，楚系作 、 （帛甲 6.2）⁷¹³，秦系作 ⁷¹⁴。晉系作 （方壺）⁷¹⁵、 ⁷¹⁶，楚系作 （五·三 6.14）⁷¹⁷、 ⁷¹⁸，兩系「帝」字均單筆加飾，所從構形與「甬」形 （大鼎）⁷¹⁹、 ⁷²⁰極近，暫未見於他系文字。

⁷⁰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

⁷⁰⁸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

⁷⁰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

⁷¹⁰ 齊系文字「帝」作 ，爲「莒」 （陳侯因資敦）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0。

⁷¹¹ 晉系文字「帝」作 ，爲「蒂」 （3118）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4。

⁷¹² 楚系文字「帝」作 ，爲「莒」 （3199）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0。

⁷¹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7。

⁷¹⁴ 秦系文字「成」作 （詛楚文），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17 頁。

⁷¹⁵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5。

⁷¹⁶ 晉系文字「帝」作 ，爲「蒂」 （3115）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3。

⁷¹⁷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頁 8。

⁷¹⁸ 楚系文字「帝」作 ，爲「莒」 （154）所從。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70。

⁷¹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31。

⁷²⁰ 楚系文字「甬」作 （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75。

	甲	西周	春秋	齊	晉	楚	秦
帝							

例3 晉、楚：「网」

上文提到「网」字，齊系作 ，燕系作 ，各具地域特徵。另見晉、楚兩系「网」字，同具特色，且構形相近，見晉系作 ⁷²¹、 ⁷²²，楚系作 ⁷²³、 ⁷²⁴，兩形應為甲骨文 兩側脫筆所致，上連斜筆作 、 ，下連豎筆作 、 ，構形均與齊、燕、秦文字不同。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网							

例4 齊、楚、秦：「易」

《說文》「易」載：「 ，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眾兒。」⁷²⁵甲骨文作 （前 4.3.4）、 （甲 456）⁷²⁶，西周金文作 （同簋），或加飾筆作 （宅簋）、 （伊簋），春秋金文作 （沈兒鐘）⁷²⁷。戰國文

⁷²¹ 晉系文字「网」作 ，為「買」 （67:22）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33。

⁷²² 燕系文字「网」作 ，為「買」 （2405）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4。

⁷²³ 楚系文字「网」作 ，為「羅」 （仰 25.10）所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19。

⁷²⁴ 楚系文字「网」作 ，為「罾」 （包 2.255）所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19。

⁷²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96。

⁷²⁶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88。

⁷²⁷ 以上四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66-667。

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2510)⁷²⁸，燕系作 (0158)⁷²⁹，晉系作 (77:16)⁷³⁰，楚系作 (帛丙 10.1)⁷³¹，秦系作 ⁷³²，下部作 、 ，筆劃連接。另「易」字具構形變化較多者，楚系銘文作 ⁷³³，簡文作 (27)⁷³⁴，璽文作 ⁷³⁵，秦陶文作 ⁷³⁶、 ⁷³⁷，齊陶文作 ⁷³⁸、 ⁷³⁹，下部均從三或四筆，筆劃各自分明，且多垂直向下，作 、 ，爲金文 、戰國文字 等形筆勢變異所致，與他系文字略有不同。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易								

例 5 晉、楚：「萬」

「萬」字《說文》載：「 ，蟲也。从虫，象形。」⁷⁴⁰甲骨文作 (甲 286)、 (乙 1215)⁷⁴¹，象蠨類之形。西周金文作 (仲簋)⁷⁴²，或作 ⁷⁴³，左右前肢連

⁷²⁸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97。

⁷²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7。

⁷³⁰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1。

⁷³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830。

⁷³² 秦系文字「易」作 ，爲「陽」 (法 57) 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2。

⁷³³ 楚系文字「易」作 (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75。

⁷³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0。

⁷³⁵ 楚系文字「易」作 ，爲「剔」 (3221) 所從。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2。

⁷³⁶ 秦系文字「易」作 ，爲「剔」 (4.26)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426 頁。

⁷³⁷ 秦系文字「易」作 ，爲「剔」 (5.148)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438 頁。

⁷³⁸ 秦系文字「易」作 ，爲「圓」 (3.124)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73 頁。

⁷³⁹ 秦系文字「易」作 ，爲「圓」 (3.136)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76 頁。

⁷⁴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8。

⁷⁴¹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44。

⁷⁴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51。

⁷⁴³ 西周金文「萬」作 ，爲「厲」 (散伯簋)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58。

筆成 ，像「臼」形 ⁷⁴⁴。春秋金文作 （秦公罇），又作 （其次句鐘）⁷⁴⁵，上部同樣形近「臼」。戰國文字各有沿襲，齊系作 ⁷⁴⁶，秦系作 （4493）⁷⁴⁷，源於兩周金文 、 ，前肢左右分明，且蠍首仍存。另見晉系銘文作 ⁷⁴⁸，璽文作 （4793）⁷⁴⁹、 （4763）⁷⁵⁰，楚系作 （帛甲 2.28）⁷⁵¹、 ⁷⁵²，同樣源於兩周金文 、 。晉、楚兩系「萬」字形近，上部形近「臼」，且省去蠍首，與齊、秦兩系所沿襲的字形不同，構形亦較為簡省。

	甲	西周	春秋	齊	晉	楚	秦
萬							

例 6 晉、楚：「兩」

「兩」字《說文》載：「 ，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兩平分，亦聲。」⁷⁵³西周金文作 （宅簋），春秋金文作 （洹子孟姜壺）⁷⁵⁴，上添橫筆。戰國文字構形各異，齊系作 ⁷⁵⁵，秦系作 （4084）⁷⁵⁶。晉、楚兩系均有富特色之例，晉

⁷⁴⁴ 西周金文「臼」作 ，爲「召」 （猷鐘）所從。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09。

⁷⁴⁵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53,955。

⁷⁴⁶ 齊系文字「萬」作 （陳侯因資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58。

⁷⁴⁷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10。

⁷⁴⁸ 晉系文字「萬」作 （梁十九年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58。

⁷⁴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5。

⁷⁵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3。

⁷⁵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05。

⁷⁵² 楚系文字「萬」作 ，爲「萬」 （255）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0。

⁷⁵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7。

⁷⁵⁴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71。

⁷⁵⁵ 齊系文字「兩」作 （023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

⁷⁵⁶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033。

系銘文作𠂔⁷⁵⁷，幣文作𠂔⁷⁵⁸（2476），楚系作𠂔⁷⁵⁹（包山 2.119）、𠂔⁷⁶⁰（天策）

⁷⁶⁰，應為春秋金文𠂔所變，中部離析作𠂔，後添兩橫筆成𠂔，與「羊」𠂔⁷⁶¹（181）

⁷⁶¹形同，應為形近而誤寫所致。

	西周	春秋	齊	晉	楚	秦
兩	𠂔	𠂔	𠂔	𠂔、𠂔	𠂔、𠂔	𠂔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將戰國文字分成五個域系，通過共時與歷時的構形比較，以及簡化、繁化、異化等的歸類分析，能夠清楚梳理每個單一字例的演變。文中的比較同時展示五系的文字，能凸顯字例演變的獨特性，亦能系統地分辨出單系文字中的地域特徵，透過全面整合各系富特徵的字例，可以清楚了解戰國五系文字均存有地域特點，由此可以否定李運富指戰國文字不存在地域特徵的說法。關於戰國文字的地域特徵，陳立曾歸納戰國文字的個別性，文章提到：

漢字在增繁與省減的交互作用下，不斷的演化，文字具體的情形，至戰國

時期日趨嚴重，不同的地域系統，各自發展出深具地域特色的文字。⁷⁶²

陳立將戰國文字地域特徵的形成，置於文字的簡化與繁化中討論，從相對的角度分析構形的變化。從本章的歸納可見，簡化與繁化確是導致五系構形各異的原因，但當中更大部分的形變是始於異化，而其他如「構形不變」與「沿襲不同」兩項因素，並非構形上的增省、變異，但能凸出文字的地域特點，亦不容忽視。

另外，通過文字的分系梳理，可見地域特徵存有聲音、構字上的規律。如

⁷⁵⁷ 晉系文字「兩」作𠂔（梁十九年鼎），處理作𠂔。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504。

⁷⁵⁸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85。

⁷⁵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17。

⁷⁶⁰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18。

⁷⁶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6。

⁷⁶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53。

晉系「定」字作 、 兩形，二字雖然形變的情況不一，但同樣與語音相關，而且均以「丁」字爲聲符，由此可以推論，五系文字或各自存有運用聲符的習慣。構字方面，經過同形字例的分域歸類，特異的構形不單作爲字符，亦同時作爲文字的構件，如楚系「菱」 ，「陵」 ，「陵」 ，分別見於不同的書寫材料，可證部分特徵流傳於單一域系之內，由此推論五系文字應存有個別的構字規律。

戰國五系文字存有規律以外，亦存在特有構形的演化過程。如晉系「焦」字，所從「佳」 已爲晉系特徵，連帶「焦」作 同樣富有特色，後「焦」字從獨有的構形進一步異化作 ，下部形近「魚」。晉系「焦」字將原有的特徵加以異化，這種形變爲晉系文字所獨有，僅於單一域系中發生。另外，於純粹的演變過程中，亦可見單系文字形變的獨特序列，如楚系「喬」字，由從「又」 到從「九」 ，再到從「尤」 ，形變具有漸進的規律，更顯地域特徵。

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雖然不同，但從本章的縱向分析可以知道，大部分形變的字例，同樣可以從兩周金文當中，找到其演變的初形，並梳理出形變的脈絡。由此可知，即使五系文字各有形變，且特徵各異，但從整體而言，戰國五系文字仍是與兩周金文一脈相承的。從另一角度看，即文字從兩周至戰國，文字始發生劇烈的變化，而且分別體現於五系文字當中。

此外，透過五系地域特徵與《說文》小篆的比對，發現齊、燕、晉、楚四系的單一特徵，均與《說文》小篆相異，表示秦國統一文字時，東方四系的地域特徵全數遭到摒棄，未有收納於秦國文字當中。相反，戰國秦系文字的單一特徵，幾近全數與《說文》小篆相同或相近，即秦系文字的地域特徵很大部分保留於秦國文字當中。戰國五系文字的特徵，最能體現當時各系文字的構形差異，從分析得出西土秦系的特徵得以保留，而東土四系的特徵無法繼續流傳，這種取舍各異的情況，正吻合許慎於《說文·序》所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質與秦文合者。」⁷⁶³從地域特徵看來，西土秦系與東土四系的文字確實存在分界線。

經過本章對五系文字的歸納，當中有數字的構形特徵，同見於兩個或以上的域系，陳立曾指出，這種情況「應受到文字的傳播影響，亦即透過政治、文化、經濟等活動，將它由甲地傳到其他的國家所致。」⁷⁶⁴其說可參。由此可見，五系文字雖各自發展出其地域特徵，但於劇變的過程當中，部分變異的構形同時存在於彼此域系，這種演變中的「異中有同」，與五系文字同時存在形同、形異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關於書寫材料的問題，湯餘惠曾於研究中提到，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異，與當時的書寫材料豐富多樣相關。湯氏於文中舉引陶器、竹簡、兵器等不同的書寫材料為例，清楚指出範鑄、刀刻、筆寫等各異的紀錄方法，以及書寫材料大小、材質的規限，湯餘惠進而指出，由此種種構成的「書寫材料和書寫方式的參差不齊，於文字形體不能沒有影響」⁷⁶⁵。何琳儀於分述戰國文字書寫材料時，亦提到多樣的書寫材料「不僅使戰國文字呈現出紛紜複雜的風格，而且直接影響到戰國文字的形體變化。」⁷⁶⁶通過資料的比對，可見部分構形特徵僅見於單一的書寫材料，如齊系「家」作 、 ，燕系「申」作 、 ，均只見於璽印，這種情況或如湯餘惠與何琳儀所言，文字的構形受到書寫材料所影響，但通過簡化、繁化、異化等條例的分析，同樣可以確切了解這類字的形變規律。此外，即使載體的類別相同，亦會存在構形相異的情況，如齊系銘文「屯」字，則不合於其他四系的銘文，說明載體的異同與構形的異同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林清源亦曾指出：

即使書寫工具相同，文字構形演變的情況也未必會一致。換個角度來說，文字構形所以發生變化，跟更換不同屬性的書寫工具這件事，未必有非常

⁷⁶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15。

⁷⁶⁴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6。

⁷⁶⁵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5。

⁷⁶⁶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32。

密切的關係。⁷⁶⁷

書寫材料的不同，雖然會對構形造成一定影響，但文字本身的形變仍有跡可尋，經由分析所得的特異構形，無疑是地域上的特色，加上書寫材料對構形沒有必然影響，因此決不能因為書寫材料的不同，而抹殺當中的地域特徵。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書寫材料雖然影響文字構形，但地域特徵卻不受書寫材料所限。經過本章綜合不同書寫材料的比對，可見部分特別的構形同時出現於不同載體，如晉系「齊」字作 ，見於貨幣、銅器、璽印。又如楚系「童」字作 ，見於銅器、璽印和竹簡。由此可知，地域特徵能夠貫通不同的書寫材料，證明不同載體上的文字互有牽連，更能肯定戰國文字跨材料比較的意義。書寫材料與文字構形的關係無法一概而論，書寫材料的不同，可以用作判別文字的構形，但決不能因此而論斷當中的文字構形必定各異，更不能否定跨載體比對的價值。

---

⁷⁶⁷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 228。

第三章 戰國文字的類化現象

第一節 前言

從個體字符的逐一分析，能夠呈現出戰國五系文字的地域特點，但某些特點是共存於單一域系的文字當中，需要通過類化現象的考察，廣泛歸納與整理戰國文字中形同或形近特徵的字例。關於文字上的類化，黃文傑曾提到：

文字類化現象是指甲字的偏旁或部件因受上下文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發生了類同於乙字的偏旁或部件的現象。⁷⁶⁸

文中黃氏簡略說明文字類化的定義與原因。另外，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一文，曾深入探討戰國文字的類化問題，當中的資料和分析方法，同樣值得參考。陳氏論說類化定義的部分，徵引王夢華與劉釗的說法，以下同引兩側原文作參考，先見王夢華之言：

類化是漢字形體演變中的一種現象，是字形與字形之間互相影響的一種運動和結果。在字形的相互影響中，某些字把它們在形體結構上所共有的特點推及到別的字身上，使被影響的字在形體結構上也具有這個特點，這就是類化。換句話說，一個字和另一些字原來的形體結構是不同的，由於互相影響，使它們之間由原來的不同而變為一部分結構相同了，這種現象就類化。⁷⁶⁹

王氏提到，類化是文字間相互影響的情況，彼此存有共同的特點，而且是由原本不同的形體所構成。另見劉釗就類化提到：

類化又稱「同化」，是指文字在發展演變中，受所處的具體語言環境和受同一文字系統內部其他文字的影響，同時也受自身形體的影響，在構形和形體上相應地有所改變的現象。這種現象反映了文字「趨同性」的規律，是文字規範化的表現。⁷⁷⁰

劉氏於文中言，文字類化與規範化相關，或發生於「同一文字系統」之內，這

⁷⁶⁸ 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114。

⁷⁶⁹ 王夢華，〈漢字形體演變中的類化問題〉，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04期，頁70。

⁷⁷⁰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139。

兩點置於戰國五系文字當中，均是值得深思的問題。陳立於分析戰國文字類化情況時，從「自體類化」與「集體類化」兩方面論述，「自體類化」是單一字符間的相互影響，本章旨在分析戰國文字域系間的類化特徵，故暫且不論。另外，陳立提到：「集體類化，係指許多原本不同來源的文字，在文字的演變過程裡，其形體日漸趨於一致，產生集體形近而類化的現象。」⁷⁷¹本章嘗試歸納各系文字的類化情況，以凸顯單一域系的特徵，研究方法與陳氏所言的相同。於研究範圍上，陳立與本章同樣以戰國文字為對象，並將資料區分成五系，唯陳氏的論述從戰國文字的整體出發，探討文字類化的種種原因，而本章則以域系為單位，強調五系文字類化特徵的不同，可見陳氏與本章的研究，於材料處理與探討目的方面均有所不同。

另外，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與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均有討論「集團形近類化」的情況，林清源解釋：「『集團形類化』現象，係指好幾個原本構形互不相同的字，後來都陸續演變成同一個形體。」⁷⁷²意義與「集體類化」的相近，林清源與徐筱婷分別以楚、秦文字為對象，因此同樣以單一域系作範圍，了解不同文字、部件趨向同形的情況，如林清源指楚文字「南」、「兩」、「備」、「害」、「魚」等字，「部件就都逐漸類化為『羊』旁」⁷⁷³。又，徐筱婷從秦文字歸納出，「老」、「者」、「考」、「孝」、「耆」等字，上部同樣類化從 ⁷⁷⁴。通過林清源與徐筱婷所得出的材料，能夠了解單一域系中趨向形同的字例，兩人的分析同樣值得參考。但礙於研究的範圍所限，林清源與徐筱婷的歸納均集中於單一域系，未有旁涉其他域系的字例，無法通過全面的比對，了解類化構形是否屬於單一域系所獨見。本文的分析稍有不同，將字例以五系區分，嘗試透過較全面的比對，梳理出具地域特徵的類化構形，從中能清楚了解各系的特色。

本章第二節對戰國文字的分析，依域系區分成五個部分，逐一歸納當中的

⁷⁷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69。

⁷⁷²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 162。

⁷⁷³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 163。

⁷⁷⁴ 參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頁 236。

類化構形，嘗試呈現各系的地域特徵。於構形分析的部分⁷⁷⁵，本章會引用甲骨文、兩周金文等材料，梳理各個類化字例的構形，了解各字例的源頭。另外，於集中討論單一域系文字的時，會羅列他系的文字構形，以凸現文字構形上的特徵。

第二節 戰國五系類化構形分析

一、齊系

例 1 ：「攴」、「勺」、「脰」

戰國齊系文字中，部分構件形同或形近 ，如「攴」、「勺」、「脰」等構形。湯餘惠於討論戰國文字的特殊飾筆時，以「族」、「爲」、「客」等字爲例，指此形爲齊文字的特色⁷⁷⁶。見齊系從「各」之字，如「客」 ⁷⁷⁷、「路」 ⁷⁷⁸、「𣪠」 ⁷⁷⁹、「恪」 ⁷⁸⁰，當中所從「攴」構形特異，曲筆從左往右延伸，尾部多添飾筆成 ，陳立於分析戰國文字的飾筆時，提到：

齊系文字將之置於較長的筆畫，如：〈墜喜壺〉的「客（ ）」字。大致而言，齊系從「各」者，形體多如〈墜喜壺〉所見，為齊文字特有的寫法。⁷⁸¹陳氏從「各」字作歸納，何琳儀分析齊系「各」字時，則指出當中的特徵，言「攴或作 形」⁷⁸²。「攴」《說文》載：「攴，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

⁷⁸³見西周金文「攴」作 ⁷⁸⁴、 ⁷⁸⁵，戰國文字構形有所承襲，齊系作 ⁷⁸⁶，燕系

⁷⁷⁵ 爲方便閱覽，本章所分析的例子，會先標示構形特徵，再於其後列出主要的字例，如齊系當中， 爲構形特徵，主要的字例「攴」、「勺」、「脰」，故標題，爲「 ：『攴』、『勺』、『脰』」。

⁷⁷⁶ 參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0。

⁷⁷⁷ 齊系文字「客」作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03。

⁷⁷⁸ 齊系文字「路」作 （0148），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

⁷⁷⁹ 齊系文字「𣪠」作 （3.32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22。

⁷⁸⁰ 齊系文字「恪」作 （0328），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7。

⁷⁸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0。

⁷⁸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85。

⁷⁸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4。

作 ⁷⁸⁷，晉系作 ⁷⁸⁸，楚系作 ⁷⁸⁹、秦系作 ⁷⁹⁰。另見齊系「夂」有作 、 形爲齊系之異構。此形同見於齊系「甸」字 ⁷⁹¹，當中所從「勺」西周金文作 ⁷⁹²、 ⁷⁹³，至戰國齊文字訛成 ，應爲混同所致。

於從「夂」之字外，何琳儀亦以其他字爲例，言「齊系文字的裝飾筆劃頗爲醒目，或在文字豎劃上附加贅筆」⁷⁹⁴，文中羅列的同樣是從 之字，唯何氏字有深入分析，亦未有指出爲類化現象。見齊系「犀」字亦有從 之例，見「犀」《說文》載：「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从牛，尾聲。」⁷⁹⁵西周金文作 ⁷⁹⁶，從尸， 象尾形。戰國文字有所承襲，晉系作 ⁷⁹⁷，楚系作 （曾 89）⁷⁹⁸，秦系作 （日甲 37 背）⁷⁹⁹，齊系「尾」作 ⁸⁰⁰，「瀑」 ⁸⁰¹所從「尾」

⁷⁸⁴ 西周金文「夂」作 ，爲「各」 （頌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3。

⁷⁸⁵ 西周金文「夂」作 ，爲「各」 （貉子卣）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3。

⁷⁸⁶ 齊系文字「夂」作 ，爲「繇」 （3.1056）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90。

⁷⁸⁷ 齊系文字「夂」作 ，爲「繇」 （重金壺）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11。

⁷⁸⁸ 晉系文字「夂」作 ，爲「客」 （042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9。

⁷⁸⁹ 楚系文字「夂」作 ，爲「各」 （140）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8。

⁷⁹⁰ 齊系文字「夂」作 ，爲「客」 （長沙銅量）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03。

⁷⁹¹ 齊系文字「甸」作 （027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6。

⁷⁹² 西周金文「勺」作 ，爲「匍」 （孟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49。

⁷⁹³ 西周金文「勺」作 ，爲「匍」 （師克盥）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49。

⁷⁹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98。

⁷⁹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

⁷⁹⁶ 西周金文「尾」作 ，爲「匍」 （犀伯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5。

⁷⁹⁷ 晉系文字「尾」作 ，爲「犀」 （273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2。

⁷⁹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81。

⁷⁹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7。

⁸⁰⁰ 齊系文字「尾」作 ，爲「犀」所從。「犀」本作 （子禾子釜），摹本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23。

⁸⁰¹ 齊系文字「瀑」作 （陳瀑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98。

同作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近。另見「𠂔」字作 ⁸⁰²，所從「尾」訛作 ，形近 ，應爲類化所致，爲他系文字所字見。

另見齊系「族」作 ⁸⁰³，所從「𠂔」同受影響，「𠂔」《說文》載：「𠂔，旌旗之游，𠂔蹇之兒。从中，曲而下，垂𠂔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𠂔，字子游。」⁸⁰⁴ 甲骨文作 （前 5.5.7）⁸⁰⁵，西周金文作 （休盤）⁸⁰⁶，春秋金文作 ⁸⁰⁷。戰國齊系文字作 ⁸⁰⁸，燕系作 ⁸⁰⁹，晉系作 ⁸¹⁰，楚系作 ⁸¹¹，秦系作 ⁸¹²。見齊系作 ，尾添飾筆，明顯受類化影響。

齊系「脰」字，加口作飾成 ⁸¹³、 ⁸¹⁴，「𦘔」作 ⁸¹⁵，何琳儀言「脰」字「齊系文字肉旁作 、 等形」⁸¹⁶，當中所從 與 ，構形與 、 略近，或同樣受混同所影響。

⁸⁰² 齊系文字「𠂔」作 （0198），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

⁸⁰³ 齊系文字「旅」作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87。

⁸⁰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0。

⁸⁰⁵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89。

⁸⁰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1。

⁸⁰⁷ 春秋金文「𠂔」作 ，爲「旂」 （洹子孟姜壺）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2。

⁸⁰⁸ 齊系文字「𠂔」作 ，爲「族」 （3660）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39。

⁸⁰⁹ 燕系文字「𠂔」作 ，爲「旂」 （4.15）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58。

⁸¹⁰ 晉系文字「𠂔」作 ，爲「旂」 （方壺）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𦘔器文字編》，頁 55。

⁸¹¹ 楚系文字「𠂔」作 ，爲「𦘔」 （曾 119）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53。

⁸¹² 秦系文字「𠂔」作 ，爲「旗」 （5.111）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9。

⁸¹³ 齊系文字「脰」作 （3.6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9。

⁸¹⁴ 齊系文字「脰」作 （3.7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0。

⁸¹⁵ 齊系文字「𦘔」作 （3.32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23。

⁸¹⁶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20。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攴								
𠂔								

字例	攴	客	路	敝	徂
齊系					
字例	甸	遷	族	脰	鑿
齊系					

例2 𠂔：「平」、「市」

齊系文字當中，有本形構不同的字，均類化作𠂔，如「市」與「平」。先見「平」《說文》載：「𠂔，語平舒也。从弓，从八。八，分也。」⁸¹⁷春秋金文作𠂔（都公鼎）⁸¹⁸，戰國文字有各異之例，燕系作𠂔⁸¹⁹，晉系作𠂔⁸²⁰，楚系作𠂔⁸²¹，秦系作𠂔⁸²²。獨齊系作𠂔⁸²³、𠂔⁸²⁴、𠂔⁸²⁵，下從四斜筆者作𠂔，或作𠂔⁸²⁶、𠂔⁸²⁷（3.34），從四點。又見從三斜筆者，作𠂔⁸²⁸、𠂔⁸²⁹。齊系「市」字同有作此形，見「市」

⁸¹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

⁸¹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321。

⁸¹⁹ 燕系文字「平」作𠂔（2836），處理後作𠂔。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270。

⁸²⁰ 晉系文字「平」作𠂔（1113），處理後作𠂔。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356。

⁸²¹ 齊系文字「平」作𠂔，為「坪」𠂔（坪夜君鼎）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879。

⁸²² 秦系文字「平」作𠂔（平宮鼎），處理後作𠂔。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307。

⁸²³ 齊系文字「平」作𠂔（陰平劍），處理後作𠂔。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307。

⁸²⁴ 齊系文字「平」作𠂔（平阿左戈），處理後作𠂔。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123。

⁸²⁵ 齊系文字「平」作𠂔（0062），處理後作𠂔。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1。

⁸²⁶ 齊系文字「平」作𠂔（平阿右戈），處理後作𠂔。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123。

⁸²⁷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51。

⁸²⁸ 齊系文字「平」作𠂔（平阿左戈），處理後作𠂔。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123。

⁸²⁹ 齊系文字「平」作𠂔（3.624），處理後作𠂔。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199。

《說文》析：「𡗗，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門，从一。」⁸³⁰西周金文作𡗗（兮甲盤）⁸³¹。戰國文字「市」五系各有不同，齊系作𡗗⁸³²，燕系作𡗗⁸³³，晉系作𡗗⁸³⁴，楚系作𡗗⁸³⁵，秦系作𡗗⁸³⁶。齊陶文有𡗗⁸³⁷、𡗗⁸³⁸，從𡗗，或從四點作𡗗⁸³⁹，或從三斜筆者從𡗗⁸⁴⁰，下部的構字方式與「平」字相同。裘錫圭亦言，「市」字的這種寫法「跟齊國金文裡『平』字可以寫作𡗗、𡗗等形，是同類的現象。」⁸⁴¹裘說不誤，唯此寫法不僅見於銘文，亦同見於陶文與璽文，可見這為齊系獨有的類化現象。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平		𡗗	𡗗、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市	𡗗		𡗗、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二、燕系

例3 𡗗、𡗗：「良」、「中」

戰國燕系文字中，「良」與「中」的不同部件，均有作𡗗、𡗗。《說文》「良」

⁸³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10。

⁸³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375。

⁸³² 齊系文字「市」作𡗗，為「埗」𡗗（3.651）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06。

⁸³³ 燕系文字「市」作𡗗（4.20），處理後作𡗗。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360。

⁸³⁴ 晉系文字「市」作𡗗，為「埗」𡗗（44）所從。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57。

⁸³⁵ 楚系文字「市」作𡗗，為「埗」𡗗（128反）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80。

⁸³⁶ 秦系文字「市」作𡗗（詛楚文），處理後作𡗗。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16頁。

⁸³⁷ 齊系文字「市」作𡗗，為「埗」𡗗（3.1206）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316。

⁸³⁸ 齊系文字「市」作𡗗，為「埗」𡗗（3.1207）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316。

⁸³⁹ 齊系文字「市」作𡗗，為「埗」𡗗（3.657）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08。

⁸⁴⁰ 齊系文字「市」作𡗗（3.717），處理後作𡗗。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33。

⁸⁴¹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03期，頁286。

載：「良，善也。从富省，亡聲。」⁸⁴²西周金文作 （季良父盃）⁸⁴³，戰國時五系文字各有形變，齊系作 ⁸⁴⁴，晉系作 （2052）⁸⁴⁵，楚系作 （218）⁸⁴⁶，秦系作 ⁸⁴⁷，獨燕系作 （2712）⁸⁴⁸與 ⁸⁴⁹，兩字上部所從 、 ，或為西周金文 上部所訛變，構形暫未見於他系「良」字。同樣的構件可見「中」，《說文》云：「中，內也。从口。丨，上下通。」⁸⁵⁰甲骨文作 （乙 7741）⁸⁵¹，西周金文作 （頌簋）⁸⁵²，戰國齊系有作 ⁸⁵³，晉系作 （2698）⁸⁵⁴，楚系作 （140 反）⁸⁵⁵，秦系作 （日甲 92 背）⁸⁵⁶。獨燕系文字作 ⁸⁵⁷與 （0368）⁸⁵⁸，「中」亦作 （3496）⁸⁵⁹，上部從 、 ，構形特異，與他系文字不同，應為西周金文 上部之旗旂所變。燕系「良」與「中」兩字本構形相異，意義不同，唯獨於戰國燕系同作 、 ，應為類化所致，明顯為燕系的地域特徵。

⁸⁴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1。

⁸⁴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81。

⁸⁴⁴ 齊系文字「良」作 （圖錄 2.490.1），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42。

⁸⁴⁵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5。

⁸⁴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1。

⁸⁴⁷ 秦系文字「良」作 （5.3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3。

⁸⁴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0。

⁸⁴⁹ 燕系文字「良」作 （3926），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2。

⁸⁵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

⁸⁵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7。

⁸⁵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81。

⁸⁵³ 齊系文字「中」作 （3.28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114 頁。

⁸⁵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9。

⁸⁵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

⁸⁵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

⁸⁵⁷ 燕系文字「良」作 （3036），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67。

⁸⁵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4。

⁸⁵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2。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良							
中							
申							

例 4 𠂔：「章」、「單」

燕系文字「章」、「單」同有作𠂔形⁸⁶⁰。見「章」《說文》載：「𠂔，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⁸⁶¹商代金文本作𠂔（乙亥簋）、西周金文𠂔（頌鼎）、𠂔（衛盂）⁸⁶²，均無作𠂔。戰國齊系文字作𠂔⁸⁶³，晉系作𠂔（0490）⁸⁶⁴、𠂔（156:20）⁸⁶⁵，楚系作𠂔⁸⁶⁶、𠂔⁸⁶⁷，秦系作𠂔⁸⁶⁸、𠂔⁸⁶⁹，下部多從橫筆。燕系璽文「章」字有𠂔⁸⁷⁰、𠂔（0710）⁸⁷¹、𠂔⁸⁷²，下從フ或𠂔，均異於他系文字，何琳儀言「燕系文字這一橫筆下曲作𠂔、𠂔，尤有特色。」⁸⁷³，趙學清於比較晉系和燕系「章」字時，亦提到「燕系中最下面一筆寫成彎曲綫」⁸⁷⁴，莊新興亦就璽文「章」

⁸⁶⁰ 蘇建洲於燕系文字的研究中，曾指出兩字構形上的相近。見蘇建洲，〈戰國燕系文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1年，頁186。

⁸⁶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11。

⁸⁶²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154。

⁸⁶³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60。

⁸⁶⁴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75。

⁸⁶⁵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327。

⁸⁶⁶ 燕系文字「章」作𠂔（2744），處理後作𠂔。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262。

⁸⁶⁷ 燕系文字「章」作𠂔（禽璋罇），處理後作𠂔。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158。

⁸⁶⁸ 燕系文字「章」作𠂔（5.83），處理後作𠂔。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422。

⁸⁶⁹ 秦系文字「章」作𠂔（詛楚文），處理後作𠂔。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20頁。

⁸⁷⁰ 燕系文字「章」作𠂔（1281），處理後作𠂔。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40。

⁸⁷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93。

⁸⁷² 燕系文字「章」作𠂔（0878），處理後作𠂔。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07。

⁸⁷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650。

⁸⁷⁴ 趙學清著，《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46。

字作分析，云：

下橫畫筆異特，作「乚」形，其他國的「章」在書寫中無此種筆勢，是燕文字中用筆頗為特別的一個字。⁸⁷⁵

可見「章」字下從曲筆，為燕系璽文的特色。燕系「單」字同有作 之例，「單」

《說文》載：「 ，大也。从𠂔、𠂔，𠂔亦聲。」⁸⁷⁶甲骨文作 （乙 3787）⁸⁷⁷，西

周金文作 （揚簋）⁸⁷⁸，戰國有形近之例，燕系作 （0361）⁸⁷⁹，晉系作 ，⁸⁸⁰

秦系作 ，⁸⁸¹多從橫筆。楚系作 （六 16）⁸⁸²，構形略異。另見燕系璽文「單」

作 ，⁸⁸³下部曲筆與「章」字形同，更見燕系璽文的地域特點。燕璽「章」、「單」

同作 ，或有演變之序可循，二字西周金文下部皆從 ，戰國文字多添橫筆作 ，

致燕璽作 ，自成一套序列（ → → ），且未見於他系。

	商代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章					、			
單								

三、晉系

例 5 ：「未」、「者」

戰國晉系文字中，「未」與「者」字相異的部件同作 。「未」《說文》載：

⁸⁷⁵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9。

⁸⁷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5。

⁸⁷⁷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3。

⁸⁷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8。

⁸⁷⁹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3。

⁸⁸⁰ 晉系文字「章」作 （單鐸討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8。

⁸⁸¹ 秦系文字「章」作 （集粹），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8。

⁸⁸²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76。

⁸⁸³ 燕系文字「章」作 （363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6。

「未，豆也。象未豆生之形也。」⁸⁸⁴西周金文作 ⁸⁸⁵、 ⁸⁸⁶，戰國文字構形已略有改變，齊系作 ⁸⁸⁷，晉系作 ⁸⁸⁸（0046），楚系作 ⁸⁸⁹，秦系作 ⁸⁹⁰。另見晉璽作 ⁸⁹¹（0680），構形特異，上部所作 ⁸⁹²，應為 ⁸⁹³所變，另見銘文作 ⁸⁹⁴，同作 ⁸⁹⁵，只是豎筆較短。同樣構形亦見於晉文「者」字，《說文》「者」云：「 ⁸⁹⁶，別事詞也。」⁸⁹⁷西周金文作 ⁸⁹⁸（弁者君尊）、 ⁸⁹⁹（兮甲盤）⁹⁰⁰，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有不同，齊系作 ⁹⁰¹，燕系作 ⁹⁰²，晉系作 ⁹⁰³，楚系作 ⁹⁰⁴（0281）⁹⁰⁵，秦系作 ⁹⁰⁶。晉系「者」另作 ⁹⁰⁷、 ⁹⁰⁸，上部從 ⁹⁰⁹，後右側多添一筆作 ⁹¹⁰。晉系文字「未」與「者」，分別有作 ⁹¹¹與 ⁹¹²，構形相異，而兩字另作 ⁹¹³與 ⁹¹⁴，同樣從 ⁹¹⁵，應為訛混所致，為晉系之特徵。

⁸⁸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9。

⁸⁸⁵ 西周金文「未」作 ⁸⁸⁶，為「叔」 ⁸⁸⁷（克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91。

⁸⁸⁶ 西周金文「未」作 ⁸⁸⁸，為「叔」 ⁸⁸⁹（叔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91。

⁸⁸⁷ 齊系文字「未」作 ⁸⁹⁰，為「述」 ⁸⁹¹（028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

⁸⁸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8。

⁸⁸⁹ 楚系文字「未」作 ⁸⁹²，為 ⁸⁹³（望 1.5）所從。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73。

⁸⁹⁰ 秦系文字「未」作 ⁸⁹⁴，為 ⁸⁹⁵（法 153）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2。

⁸⁹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0。

⁸⁹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100。

⁸⁹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4。

⁸⁹⁴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47-248。

⁸⁹⁵ 齊系文字「者」作 ⁸⁹⁶（0153），處理後作 ⁸⁹⁷。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

⁸⁹⁶ 燕系文字「者」作 ⁸⁹⁸，為「戠」 ⁸⁹⁹（邕侯載簋）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85。

⁸⁹⁷ 晉系文字「者」作 ⁹⁰⁰（十四宋方壺），處理後作 ⁹⁰¹。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208。

⁸⁹⁸ 楚系文字「者」作 ⁹⁰²，為「都」 ⁹⁰³（028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7。

⁸⁹⁹ 秦系文字「者」作 ⁹⁰⁴（珍秦 65），處理後作 ⁹⁰⁵。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3。

⁹⁰⁰ 晉系文字「者」作 ⁹⁰⁶為 ⁹⁰⁷（3237）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3。

⁹⁰¹ 晉系文字「者」作 ⁹⁰⁸（0153），處理後作 ⁹⁰⁹。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100。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未						
者						
都						

例 6 ：「至」、「敬」、「康」、「庚」、「鹿」

戰國晉系文字當中，有不同部件因混同而作形，如「至」、「敬」、「康」與「鹿」。「至」《說文》載：「，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⁹⁰²甲骨文作（乙 7795）⁹⁰³，西周金文作（散盤）⁹⁰⁴，戰國五系文字各有演變，齊系作⁹⁰⁵，燕系作⁹⁰⁶，晉系作⁹⁰⁷，楚系作（126）⁹⁰⁸，秦系作（秦 120）⁹⁰⁹，晉文字「至」另有作（兆域圖）⁹¹⁰、⁹¹¹，箭首之彎作曲筆，且上移成形，為晉系「至」之異構。另見晉系銘文「侄」作⁹¹²，璽文「屋」作（3143）⁹¹³、幣文「臺」作⁹¹⁴，所從「至」均作形。

⁹⁰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7。

⁹⁰³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62。

⁹⁰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64。

⁹⁰⁵ 齊系文字「至」作，為「室」（4090）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76。

⁹⁰⁶ 燕系文字「至」作，為「室」（王后鼎）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94。

⁹⁰⁷ 晉系文字「至」作，為「室」（67:6）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0。

⁹⁰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5。

⁹⁰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7。

⁹¹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21。

⁹¹¹ 晉系文字「至」作（安邑下官鐘），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76。

⁹¹² 晉系文字「侄」作（屬羌鐘），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4。

⁹¹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6。

⁹¹⁴ 晉系文字「臺」作（2479），處理後作。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86。

晉系「敬」字同有作 形，「敬」《說文》載：「 ，肅也。从支苟。」⁹¹⁵西周金文作 （對壘）、 （善夫克鼎）⁹¹⁶，從「苟」。春秋金文同作 （秦公罇）⁹¹⁷，或從「羌」作 （吳王光鑑）⁹¹⁸。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齊系作 ⁹¹⁹，燕系作 （鄆侯載簋）⁹²⁰，楚系作 ⁹²¹，秦系作 ⁹²²。晉系「敬」有作 ⁹²³，或作 （4148）⁹²⁴，當中「苟」形演變較多， 形上部或形同「至」 ⁹²⁵，應為形近而訛。晉璽「敬」習見作 （4144）⁹²⁶、 （4250）⁹²⁷，「苟」之上部曲筆貫穿，從 形，同樣與「至」字 ⁹²⁸形同。另見「勒」字作 （2585），同作 形。

另見「康」字，《說文》「穰」載：「 ，穀皮也。从禾，从米，庚聲。 ，穰或省」⁹²⁹可見小篆「康」作 。「康」字甲骨文作 （前 1.12.8）⁹³⁰，西周金文作 （頌鼎）、 （克鐘）⁹³¹，何琳儀言「從水、庚聲，即濂之初文」⁹³²，戰國文字構形有承襲西周金文者，齊系作 ⁹³³，晉系亦作 ⁹³⁴，楚系作 （緇 28）⁹³⁵，

⁹¹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88。

⁹¹⁶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⁹¹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⁹¹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⁹¹⁹ 楚系文字「敬」作 （034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4。

⁹²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3。

⁹²¹ 楚系文字「敬」作 （503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58。

⁹²² 秦系文字「敬」作 （5.15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39。

⁹²³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64。

⁹²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8。

⁹²⁵ 晉系文字「至」作 ，為「室」 （456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16。

⁹²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8。

⁹²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0。

⁹²⁸ 晉系文字「至」作 ，為「屋」 （3143）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6。

⁹²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5。

⁹³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09。

⁹³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72。

⁹³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42。

⁹³³ 齊系文字「康」作 （陳曼），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2。

⁹³⁴ 晉系文字「康」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2。

⁹³⁵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6。

秦系作 (2475)⁹³⁶。另見晉璽作 (2059)⁹³⁷、 (3350)⁹³⁸，所從「庚」之 均訛作 形。再察戰國「庚」字，部件混同的情況相同，見「庚」《說文》載：「 ，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齋。」⁹³⁹，

西周金文作 (史獸鼎)、 (兮甲盤)⁹⁴⁰，戰國文字構形有所沿襲，齊系作 ⁹⁴¹，燕系作 ⁹⁴²，晉系作 ⁹⁴³，楚系作 (220)⁹⁴⁴，秦系作 (日甲 99 背)⁹⁴⁵。另見晉璽作 (1999)⁹⁴⁶，上部 訛作 ，與「康」之演變相同。

晉系「鹿」同樣有類近的形訛，「鹿」《說文》載：「 ，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⁹⁴⁷甲骨文作 (甲 1395)⁹⁴⁸，西周金文作 (貉子卣)⁹⁴⁹，戰國文字略有形變，齊系作 ⁹⁵⁰，楚系作 (179)⁹⁵¹，秦系作 (日甲 75 背)⁹⁵²，獨晉璽文作「鹿」 (3275)⁹⁵³、 (2103)⁹⁵⁴，鹿首之部分訛作 。

⁹³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0。

⁹³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5。

⁹³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3。

⁹³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9。

⁹⁴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70。

⁹⁴¹ 齊系文字「庚」作 (369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2。

⁹⁴² 燕系文字「庚」作 (005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

⁹⁴³ 晉系文字「庚」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3。

⁹⁴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3。

⁹⁴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⁹⁴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0。

⁹⁴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02。

⁹⁴⁸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01。

⁹⁴⁹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80。

⁹⁵⁰ 齊系文字「鹿」作 (3.10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7。

⁹⁵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5。

⁹⁵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55。

⁹⁵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7。

⁹⁵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9。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至								
敬								
庚								
康								
鹿								

字例	至	侄	屋	臺	敬	勸	庚	康	鹿
晉系									

例 7 ：「止」、「正」、「𠂔」、「老」、「良」、「建」、「斗」、「黃」

戰國晉系文字中，部分文字或部件受混同影響，同作，見「止」、「老」、「良」、「斗」、「者」、「黃」與「建」。「止」《說文》載：「，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⁹⁵⁵甲骨文作（甲 600）⁹⁵⁶，西周金文作（召伯簋）⁹⁵⁷，戰國文字構形有所承襲，齊系作⁹⁵⁸，燕系作⁹⁵⁹，晉系作（520）⁹⁶⁰，楚系作⁹⁶¹，秦系作（法 154）⁹⁶²，另見晉系作（0895）⁹⁶³，足趾之形訛成

⁹⁵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8。

⁹⁵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5。

⁹⁵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4。

⁹⁵⁸ 齊系文字「止」作（圖錄 3.456.2），處理後作。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4。

⁹⁵⁹ 齊系文字「止」作（4.127），處理後作。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88。

⁹⁶⁰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215。

⁹⁶¹ 楚系文字「止」作，爲「走」（曾侯乙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9。

⁹⁶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

⁹⁶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8。

爲晉文字之異構。晉系從「止」之字，亦習見作 ，如「𡳵」 （兆域圖）⁹⁶⁴、「步」 （0906）⁹⁶⁵、「武」 （1320）⁹⁶⁶、「賦」 ⁹⁶⁷、「歲」 （4427）⁹⁶⁸、「徒」 ⁹⁶⁹。晉系「正」字作 ，從「正」之「是」 （1587）⁹⁷¹、「楫」 字，亦作 。晉系從「止」之「𡳵」，同樣受構形混同所影響，西周金文本作 ，⁹⁷³戰國文字有承襲構形者，齊系作 ，⁹⁷⁵燕系作 ，⁹⁷⁶晉系作 ，⁹⁷⁷楚系作 ，⁹⁷⁸秦系作 。⁹⁷⁹晉系「𡳵」同見 形，下從 ，如：「遯」 （1490）⁹⁸¹、「退」 ，⁹⁸²「遇」 （3071）⁹⁸³、「建」 ，⁹⁸⁴「逸」 （2622）⁹⁸⁵、「進」 （0510）⁹⁸⁶等。

晉文字當中，另有不同的部件同作 形，如「老」字，《說文》載：「𡳵」，

⁹⁶⁴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𡳵器文字編》，頁 37。

⁹⁶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9。

⁹⁶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4。

⁹⁶⁷ 晉系文字「賦」作 （六年安平守鉞），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371。

⁹⁶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4。

⁹⁶⁹ 晉系文字「徒」作 ，處理後作 。見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頁 73。

⁹⁷⁰ 晉系文字「正」作 （二年戟），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79。

⁹⁷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436。

⁹⁷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𡳵器文字編》，頁 65。

⁹⁷³ 西周金文「𡳵」作 ，爲「追」 （頌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03。

⁹⁷⁴ 西周金文「𡳵」作 ，爲「通」 （頌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8。

⁹⁷⁵ 齊系文字「𡳵」作 ，爲「連」 （195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6。

⁹⁷⁶ 燕系文字「𡳵」作 ，爲「連」 （0010）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

⁹⁷⁷ 晉系文字「𡳵」作 ，爲「逞」 （92:6）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5。

⁹⁷⁸ 楚系文字「𡳵」作 ，爲「逆」 （87）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

⁹⁷⁹ 秦系文字「𡳵」作 ，爲「逆」 （法 66）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

⁹⁸⁰ 晉系文字「𡳵」作 ，爲「遊」 （1154）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0。

⁹⁸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8。

⁹⁸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𡳵器文字編》，頁 37。

⁹⁸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0。

⁹⁸⁴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𡳵器文字編》，頁 44。

⁹⁸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2。

⁹⁸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76。

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⁹⁸⁷西周金文作 （爰季良父壺）⁹⁸⁸，戰國文字各有異同，部分沿襲手杖之形，如齊系作 、秦系作 （秦184）⁹⁹⁰，部分訛作「止」，如晉系作 （1:49）⁹⁹¹，楚系作 （237）⁹⁹²。晉系另見 （4693）⁹⁹³、 （3283）⁹⁹⁴，「止」形作 、 .

「良」字同有作 之例，從上文對「良」字的分析可見，晉系「良」字作 ，下部訛成 ，異於西周金文與他系戰國文字，當為混同所致。「建」字下部亦有從 之例，見「建」春秋金文作 （蔡侯鐘）⁹⁹⁶，戰國燕系文字作 （1671）⁹⁹⁷，楚系作 （1）⁹⁹⁸，秦系作 （日乙26）⁹⁹⁹。晉系「建」或作 （1720）¹⁰⁰⁰， （0492）¹⁰⁰¹，下部皆不從 。晉系「建」另作 、 ，下部成 、 形，形同晉系「止」字。

另見「斗」字，《說文》載：「 ，十升也。象形，有柄。」¹⁰⁰⁴春秋金文作 （秦公簋）¹⁰⁰⁵，戰國文字燕系作 ，晉系作 ，秦系作 。晉系有

⁹⁸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73。

⁹⁸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589。

⁹⁸⁹ 齊系文字「老」作 （164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71。

⁹⁹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135。

⁹⁹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306。

⁹⁹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140。

⁹⁹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427。

⁹⁹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307。

⁹⁹⁵ 楚系文字「良」作 ，為「莧」 （曾侯乙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79。

⁹⁹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119。

⁹⁹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73。

⁹⁹⁸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50。

⁹⁹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25。

¹⁰⁰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77。

¹⁰⁰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75。

¹⁰⁰² 晉系文字「建」作 ，處理後作 。施謝捷，〈古璽彙考〉，頁93。

¹⁰⁰³ 晉系文字「建」作 （八年相邦劍），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111。

¹⁰⁰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300。

¹⁰⁰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928。

¹⁰⁰⁶ 燕系文字「斗」作 （3.102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85。

作 (1069)¹⁰⁰⁹，構形略異，筆劃延長並彎曲，訛變作 形。同樣的訛變見「者」字，「者」西周金文作 (兮甲盤)¹⁰¹⁰，戰國齊系文字作 ¹⁰¹¹，燕系作 ¹⁰¹²，晉系作 ¹⁰¹³，楚系作 (0281)¹⁰¹⁴，秦系作 ¹⁰¹⁵。晉系文字另作 (兆域圖)¹⁰¹⁶，上部變異作 ，與 形相同。晉系「黃」字亦有作 形，「黃」西周金文作 (番生簋)、 (此簋)¹⁰¹⁷，戰國文字構形各異，齊系作 ¹⁰¹⁸，燕系作 ¹⁰¹⁹，楚系作 (1249)¹⁰²⁰，秦系作 (日乙 1854)¹⁰²¹。晉系作 (0728)¹⁰²²，另有異構作 (半鬯鼎)¹⁰²³，上從 ，同作 形。

¹⁰⁰⁷ 晉系文字「斗」作 (129)，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85。

¹⁰⁰⁸ 秦系文字「斗」作 (5.31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82。

¹⁰⁰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3。

¹⁰¹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47-248。

¹⁰¹¹ 齊系文字「者」作 (015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

¹⁰¹² 燕系文字「者」作 ，為「戠」 (邕侯載簋) 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85。

¹⁰¹³ 晉系文字「者」作 (十四年方壺)，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208。

¹⁰¹⁴ 楚系文字「者」作 ，為「都」 (0281)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7。

¹⁰¹⁵ 秦系文字「者」作 (珍秦 65)，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3。

¹⁰¹⁶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0。

¹⁰¹⁷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00。

¹⁰¹⁸ 齊系文字「黃」作 (陳侯因咨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9。

¹⁰¹⁹ 齊系文字「黃」作 (燕王職矛)，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9。

¹⁰²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8。

¹⁰²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¹⁰²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4。

¹⁰²³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二冊，頁 1187。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止							
走							
老							
良							
建							
斗							
者							
黃							

字例	止	走	步	武	賦	歲	徒	正	是
晉系									
字例	提	遛	退	遇	建	逸	老	良	建
晉系									
字例	斗	者	黃						
晉系									

例8 𠂔:「倉」、「身」、「受」

晉系文字當中，有本屬不同構形的字均作𠂔，如「倉」、「身」與「受」。先見「倉」《說文》載：「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

倉形。」¹⁰²⁴甲骨文作 （通別二.10.7）¹⁰²⁵，西周金文作 （叔倉父簋）、 （𩑦鐘）¹⁰²⁶，從「戶」，從「合」。戰國東土文字各有不同，齊系作 ¹⁰²⁷，秦系作 ¹⁰²⁸。晉系作 ¹⁰²⁹、 ¹⁰³⁰，楚系作 ¹⁰³¹，構形相近，所從「戶」同作 。「身」字同有作 ，「身」《說文》載：「 ，躬也。象人之身。从人，尸聲。」¹⁰³²西周金文作 （癸鐘）、 （𩑦鐘），春秋金文作 （邾公華鐘）¹⁰³³，象人腹隆起之形。戰國文字構形各異，燕系作 （5427）¹⁰³⁴，晉系有作 （156:19）¹⁰³⁵，楚系作 （4676）¹⁰³⁶，秦系作 （封 27）¹⁰³⁷。另見晉璽作 （1101）¹⁰³⁸，腹部從 ，又作 （2159）¹⁰³⁹， 縮筆作 ，與形同秦文字 ，另見晉璽作「𩑦」 （1482）¹⁰⁴⁰、「邊」 ，同作 、 。「受」字同有作 ，《說文》「受」：「 ，相付也。从受，舟省聲。」¹⁰⁴¹甲骨文作 （寧滬 1.1）¹⁰⁴²，西周金文作 （孟鼎）¹⁰⁴³，春秋金文作 （秦公簋）

¹⁰²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9。

¹⁰²⁵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60。

¹⁰²⁶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65。

¹⁰²⁷ 齊系文字「倉」作 （3.4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2。

¹⁰²⁸ 秦系文字「倉」作 （5.7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0。

¹⁰²⁹ 晉系文字「倉」作 （宜陽右倉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2。

¹⁰³⁰ 晉系文字「倉」作 （6.19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96。

¹⁰³¹ 楚系文字「倉」作 （132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4。

¹⁰³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70。

¹⁰³³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83。

¹⁰³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90。

¹⁰³⁵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9。

¹⁰³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25。

¹⁰³⁷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2。

¹⁰³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5。

¹⁰³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4。

¹⁰⁴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7。

¹⁰⁴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43。

¹⁰⁴²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96。

¹⁰⁴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74。

¹⁰⁴⁴。戰國燕系「受」字作 (2799) ¹⁰⁴⁵，晉系作 ¹⁰⁴⁶，楚系作 (新零·343) ¹⁰⁴⁷，秦系作 ¹⁰⁴⁸。另見，晉璽作 (2141) ¹⁰⁴⁹，「爪」形成 ，「𠂔」 (0981) ¹⁰⁵⁰，同作此形。晉系「爲」獨見作「爲」 (兆域圖) ¹⁰⁵¹，所從「爪」形近 ，或受影響。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倉		、						
身		、						
受								

字例	倉	身	𠂔	𠂔	受	𠂔
晉系						

四、楚系

例9 ：「冒」、「𠂔」、「𠂔」、「東」、「貝」

楚系文字當中，部分相異的部件或字符同作 ，如「冒」、「𠂔」、「𠂔」、「東」、

「貝」。陳立分析戰國文字的類化情況時，已有提到 形，言：

在文字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筆畫的接連，或是筆畫的增添，致使部分文字的形體寫作「𠂔」、「𠂔」、「𠂔」者，容易因為筆畫的接連或添加，使得原

¹⁰⁴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75。

¹⁰⁴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7。

¹⁰⁴⁶ 晉系文字「受」作 (坪安君鼎)，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321。

¹⁰⁴⁷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28。

¹⁰⁴⁸ 秦系文字「受」作 (石鼓·吳人)，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25 頁。

¹⁰⁴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2。

¹⁰⁵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15。

¹⁰⁵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2。

本來源不同的文字，其某一部件發生集體形近的類化現象，寫作「𠂔」的形體。¹⁰⁵²

文中陳氏解釋字形轉變與類化的原因，當中以「𠂔」、「口」、「𠂔」為例，後陳氏於文中，再逐一引例詳細分析。「𠂔」形為「尹」，陳立引用甲骨文、兩周金文的字例：

戰國時期將「𠂔」的豎筆往左側書寫，因而寫作「𠂔」，由於將筆畫省減、接連，再加上類化作用的影響，文字本形遂不復見，形成「𠂔」的形體。¹⁰⁵³

陳氏以從「尹」的字為例¹⁰⁵⁴，展示從「𠂔」形的戰國文字，如下為「君」的字例：

楚系	晉系	齊系	燕系

1055

就陳立對戰國「尹」字的分析而言，當中述說「尹」字從「𠂔」到「𠂔」的形變過程，當無疑問，唯此形變於西周金文當中已有例可見，故非戰國時才發生。

「尹」西周金文作𠂔（頌簋）¹⁰⁵⁶，豎筆仍置於中間，又作𠂔（毛公鼎）、𠂔（魯侯壺）¹⁰⁵⁷，豎筆已向左移，或與曲筆連接。「君」字的情況相同，西周金文作𠂔（散盤）¹⁰⁵⁸，春秋金文作𠂔（白者君盤）¹⁰⁵⁹，明顯已從「𠂔」形，因此楚、晉、齊、燕四系「君」字上部皆從「𠂔」，應沿襲自西周與春秋金文，而非戰國時「類化作用的影響」。

除「君」字以外，「庚」字演變作「𠂔」形的情況亦相同。「庚」甲骨文作𠂔

¹⁰⁵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2。

¹⁰⁵³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2。

¹⁰⁵⁴ 陳立於文中提到從「尹」的字例，包括：「君」、「𠂔」、「𠂔」、「尹」、「筭」、「群」與「虐」。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3-474。

¹⁰⁵⁵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3。

¹⁰⁵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87。

¹⁰⁵⁷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87。

¹⁰⁵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8。

¹⁰⁵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9。

(後 1.5.1)、 (寧滬 1.172)¹⁰⁶⁰，西周金文作 ¹⁰⁶¹，形近甲骨文，另又作 (揚鼎)、 (兮甲盤)¹⁰⁶²，已形變作「月」，戰國五系文字「庚」均有沿襲此形之例，齊系作 ¹⁰⁶³，燕系作 ¹⁰⁶⁴，晉系作 ¹⁰⁶⁵，楚系作 (115)¹⁰⁶⁶，秦系作 (日甲 99 背)¹⁰⁶⁷。「庚」字作 之形變，早見於西周金文，故傳承至戰國五系文字，因此不能說成是類化所致，由此更證如「庚」與「君」這類戰國文字，不能包括在類化作「月」形的例子之內。「尹」字作「月」為文字縱向的演變，故陳立以從「尹」的「君」字為例，以呈現戰國時「月」形的類化，未盡恰當，論證亦未能成立。從文中可見，陳氏實已察覺「月」形為類化的端倪，如省去從「尹」之字例，「月」形的類化習見於楚系文字之上，而未有散見於其他四系。陳立於文中另以「冒」字為例，言金文上部「𠂔」受類化所影響，構成近似「月」形的楚文字「𠂔」¹⁰⁶⁸，陳氏此證可取，唯所引字例上部作 ，與「月」略異，若改成 (131)¹⁰⁶⁹，應更為適合。

於「冒」字以外，戰國楚系文字中，有不少構形本來相異的部件，均類化作「月」形，如從「冂」之字，上部類化成「月」，見「冢」 (2.6)¹⁰⁷⁰、「冢」 ¹⁰⁷¹ (102)¹⁰⁷²、「𠂔」(2.49)¹⁰⁷³。另，從「亨」之字「敦」、「綽」、「櫟」，楚

¹⁰⁶⁰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51。

¹⁰⁶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70。

¹⁰⁶²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70。

¹⁰⁶³ 齊系文字「庚」作 (3695)，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2。

¹⁰⁶⁴ 燕系文字「庚」作 (0059)，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

¹⁰⁶⁵ 晉系文字「庚」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3。

¹⁰⁶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3。

¹⁰⁶⁷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¹⁰⁶⁸ 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3。

¹⁰⁶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9。

¹⁰⁷⁰ 見程燕編著，《望山楚簡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72。

¹⁰⁷¹ 何琳儀言「從冂(或冂)，元聲，疑為冠之省文」，可從。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017。

¹⁰⁷²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102。

¹⁰⁷³ 見程燕編著，《望山楚簡文字編》，頁 72。

文字分別作 (166)¹⁰⁷⁴、 (263)¹⁰⁷⁵與 (274)¹⁰⁷⁶，當中「亭」所從「𠂔」

形，甲骨文作 、 ¹⁰⁷⁷、 ¹⁰⁷⁸，楚文字均類化成 ，下部從「月」。從「東」之字的情

況相同，「東」甲骨文作 (甲 816)¹⁰⁷⁹，西周金文作 (克鐘)¹⁰⁸⁰，楚文字「渾」

¹⁰⁸¹、「量」 (149)¹⁰⁸²、「陳」 ¹⁰⁸³、 ¹⁰⁸⁴均從「東」，中部 皆類化作「月」。

楚文字「黃」 ¹⁰⁸⁵與「戰」 ¹⁰⁸⁶的類化情況相同，西周金文作 ¹⁰⁸⁷與 (揚簋)¹⁰⁸⁸， 形變作 與 ，可見從 之形，於楚文字中較易類化作「月」。楚系

從「貝」之字同樣有形近的訛變，如「贛」 ¹⁰⁸⁹、「購」 ¹⁰⁹⁰，下部「貝」形

從西周金文 ¹⁰⁹¹變作 、 ，與「月」形極近，可視作同樣的類化。戰國從「月」

之字，除卻沿襲西周、春秋金文構形的例子，為楚文字所習見，暫未見於他系。

類化的構形出現於多種載體，有簡文、璽文與銘文，可見並非出於一人之手或

¹⁰⁷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8。

¹⁰⁷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96。

¹⁰⁷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9。

¹⁰⁷⁷ 甲骨文「𠂔」作 ，為「𠂔」 (甲 84) 所從。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31。

¹⁰⁷⁸ 甲骨文「𠂔」作 ，為「𠂔」 (甲 1043) 所從。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31。

¹⁰⁷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65。

¹⁰⁸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04。

¹⁰⁸¹ 楚系文字「渾」作 (5552)，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2。

¹⁰⁸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8。

¹⁰⁸³ 楚系文字「陳」作 ，處理後作 。周世榮，〈楚邲客銅量銘文試釋〉，載《江漢考古》，1987 年第 2 期，頁 105。

¹⁰⁸⁴ 楚系文字「陳」作 (0281)，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7。

¹⁰⁸⁵ 楚系文字「黃」作 (1250)，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8。

¹⁰⁸⁶ 楚系文字「戰」作 (龔志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5。

¹⁰⁸⁷ 西周金文「黃」作 ，為「𡩂」 (毛公鼎)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89。

¹⁰⁸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8。

¹⁰⁸⁹ 楚系文字「贛」作 (5697)，處理後作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8。

¹⁰⁹⁰ 楚系文字「購」作 ，處理後作 。周世榮，〈楚邲客銅量銘文試釋〉，頁 105。

¹⁰⁹¹ 西周金文「貝」作 ，為「貯」 (兮甲盤)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32。

單一書體，實廣傳於楚地，為楚文字的特徵無疑。

字例	冒	冡	完	敦	綽	檄	湮	量	陳	黃
楚系										
字例	戰	贛	賄							
楚系										

例 10 𠂔、𠂔/𠂔、𠂔：「菑」、「蓼」、「𣎵」、「𣎵」

戰國楚系文字當中，常見從𠂔、𠂔的字，兩者構形相近，只是添加𠂔作飾與否，故於此一併分析。陳立於討論戰國文字類化問題時，提到從「𠂔」形的字，實與本節所分析的𠂔相同。陳立指出因飾筆的加增，「使得原本源不同的文字，其某一部件發生集體形近的類化現象，寫作『𠂔』的形體。」¹⁰⁹²陳氏於文中以從「菑」、從「蓼」的字為例，說明兩字本構形相異，於戰國時經過類化，所從部件已趨同形¹⁰⁹³，如楚文字「備」 (213)¹⁰⁹⁴與「鄧」 ¹⁰⁹⁵，下部均從𠂔，另楚文字「璫」 (天卜)¹⁰⁹⁶，同作此形。於陳立之字例以外，楚系從「𣎵」之字，亦有相同的類化。「𣎵」字西周金文作 (散盤)¹⁰⁹⁷，楚文字作 (2)¹⁰⁹⁸，從「𣎵」之「𣎵」作 ¹⁰⁹⁹，「綠」 (信 2.021)¹¹⁰⁰、「𣎵」 (145)¹¹⁰¹、「鄒」 (包 2.153)¹¹⁰²，下部同樣演變作𠂔。另見楚系從「𣎵」之字，

¹⁰⁹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4。

¹⁰⁹³ 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74-475。

¹⁰⁹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4。

¹⁰⁹⁵ 楚系文字「鄧」作 (105)，處理後作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46。

¹⁰⁹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3。

¹⁰⁹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98。

¹⁰⁹⁸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52。

¹⁰⁹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3。

¹¹⁰⁰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85。

¹¹⁰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4。

¹¹⁰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35。

如「𦣻」與「敬」，均有類化作𠂔之例。「𦣻」甲骨文作𠂔¹¹⁰³，戰國楚文字「𦣻」作𦣻¹¹⁰⁴、「敬」作𦣻¹¹⁰⁵，所從之「𦣻」爲𦣻、𦣻，下部皆作𠂔。從上述字例可見，𠂔與𠂔形的類化出現於楚系文字當中，可視爲楚文字的特徵。

字例	備	鄧	璫	𦣻	逵	綠	寮	鄒	𦣻	敬
楚系	𦣻	𦣻	𦣻	𦣻	𦣻	𦣻	𦣻	𦣻	𦣻	𦣻

例 11 𠂔：「皿」、「者」、「害」、「𦣻」、「平」、「良」

戰國楚系文字當中，「皿」、「者」、「害」、「𦣻」、「平」、「良」等字的不同部件，均有類化成𠂔的情況。「皿」甲骨文作𠂔¹¹⁰⁶，西周金文作𠂔¹¹⁰⁷，因筆劃相連，戰國楚文字有作𠂔，中部訛成𠂔，見於璽文「𦣻」𦣻¹¹⁰⁸、銘文「盞」𦣻¹¹⁰⁹，簡文更爲習見，如「盞」𦣻（2.50）¹¹¹⁰、「𦣻」𦣻（5.10）¹¹¹¹、「益」𦣻（116）¹¹¹²、「盞」𦣻¹¹¹³、「盞」𦣻¹¹¹⁴、「盤」𦣻¹¹¹⁵。比較戰國他系「皿」，齊系作𦣻¹¹¹⁶、

¹¹⁰³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83。

¹¹⁰⁴ 楚系文字「𦣻」作𦣻（0309），處理後作𦣻。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4。

¹¹⁰⁵ 楚系文字「敬」作𦣻（2540），處理後作𦣻。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5。

¹¹⁰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798。

¹¹⁰⁷ 西周金文「皿」作𠂔，爲「孟」𦣻（孟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38。

¹¹⁰⁸ 楚系文字「𦣻」作𦣻（3558），處理後作𦣻。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0。

¹¹⁰⁹ 楚系文字「盞」作𦣻（太府盞），處理後作𦣻。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19。

¹¹¹⁰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97。

¹¹¹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98。

¹¹¹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5。

¹¹¹³ 楚系文字「盞」作𦣻（254），處理後作𦣻。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110。

¹¹¹⁴ 楚系文字「盞」作𦣻（265），處理後作𦣻。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114。

¹¹¹⁵ 楚系文字「盤」作𦣻（15），處理後作𦣻。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7。

¹¹¹⁶ 齊系文字「皿」作𦣻，爲「孟」𦣻（3.426）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149 頁。

燕系作 ¹¹¹⁷、晉系作 ¹¹¹⁸、秦系作 ¹¹¹⁹，均與楚系作 形不同。楚系「皿」亦習見作 （0281）¹¹²⁰，構形與 迥異，更見 形實受類化所影響。另見楚系「者」字，西周金文本作 （兮甲盤）¹¹²¹，戰國楚文字作 ¹¹²²，又下部訛從「皿」形作 （146）¹¹²³，見 ，爲楚系「者」字之異構。

於從「皿」之字外， 形亦散見於不同的楚文字當中，如「害」字，西周金文作 （師害簋）¹¹²⁴，戰國楚文字作 （244）¹¹²⁵，從「害」之字「餘」作 ¹¹²⁶，「割」作 （122）¹¹²⁷，中部均從 ，相較楚文「害」字另作 （219）¹¹²⁸，構形與 有別，可見所從 形爲類化所致。

楚系「𣎵」字亦有從 ，「𣎵」字西周金文作 （散盤）¹¹²⁹，楚文字有承襲構形者作 （2）¹¹³⁰，亦有作 形，中部均訛作 ，從「𣎵」之「綠」 （天策）¹¹³²同作此形。又如「平」字，春秋金文作 （郟公鼎）¹¹³³，楚文字構

¹¹¹⁷ 燕系文字「皿」作 ，爲「孟」 （134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6。
¹¹¹⁸ 晉系文字「皿」作 ，爲「孟」 （135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7。
¹¹¹⁹ 楚系文字「皿」作 ，爲「孟」 （集粹）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7。

¹¹²⁰ 楚系文字「皿」作 ，爲「都」 （028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7。

¹¹²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47-248。

¹¹²² 楚系文字「者」作 （1.017），處理後作 。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圖版 114。

¹¹²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2。

¹¹²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31。

¹¹²⁵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107。

¹¹²⁶ 楚系文字「餘」作 （125），處理後作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54。

¹¹²⁷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3。

¹¹²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2。

¹¹²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99。

¹¹³⁰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52。

¹¹³¹ 楚系文字「𣎵」作 ，爲「逯」 （130）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3。

¹¹³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85。

¹¹³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21。

形較近者作 ¹¹³⁴，另作 ¹¹³⁵，增添 形，「坪」字所從「平」 （1.176）¹¹³⁶形同。「良」字同見此類化，「良」西周金文作 （季良父盃）¹¹³⁷，楚文字有作 （218）¹¹³⁸，又作 （信 2.04）¹¹³⁹，上下均訛作 形，未見於他系之「良」字。楚文字「埤」作 （95）¹¹⁴⁰，又作 （191）¹¹⁴¹，下部土形 訛作 ，亦從 。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皿							

字例	𩑦	盞	盍	峽	益	盍	盞	盤	者
楚系									
字例	害	餘	割	𩑦	綠	坪	良	埤	
楚系									

例 12 ：「玉」、「金」

戰國楚文字「玉」與「金」的構形有類化的情況，先見「玉」字，甲骨文作 （乙 3486）、 （甲 3642）¹¹⁴²，西周金文作 （毛公鼎）¹¹⁴³，戰國五系文字有構形相近者，如齊系作 、晉系作 （92:47）¹¹⁴⁵、秦系作 （法 203）¹¹⁴⁶，

¹¹³⁴ 楚系文字「平」作 ，為「坪」 （83）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¹¹³⁵ 楚系文字「平」作 ，為「坪」 （240）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¹¹³⁶ 程燕編著，《望山楚簡文字編》，頁 107。

¹¹³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81。

¹¹³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1。

¹¹³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23。

¹¹⁴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¹¹⁴¹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85。

¹¹⁴²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6。

¹¹⁴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4。

¹¹⁴⁴ 齊系文字「玉」作 ，為「璋」 （圖錄 2.115.1）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0。

¹¹⁴⁵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2。

當中楚簡「玉」字習見作 (望 1.109)、 (仰 25.22)¹¹⁴⁷，構形異於他系，何琳儀分析戰國「玉」字時，亦言「爲與王字區別，或附加二斜筆作 、

¹¹⁴⁸，正說明加飾之原因。另，不少從「玉」之楚簡文字均從 ，如「珞」 (190)¹¹⁴⁹、「璜」 (望山 2.50)¹¹⁵⁰與「琥」 。¹¹⁵¹見楚文字「金」有作 (牌 406.18)¹¹⁵²，或斜筆延長作 (望 2.47)¹¹⁵³、 (荊陵君鑑)¹¹⁵⁴，當中 形與「玉」 字形同，或爲訛混所致。「金」西周金文作 (毛公鼎)、 (史頌簋)¹¹⁵⁵，春秋金文作 (邾公華鐘)¹¹⁵⁶，點筆未見向內作 形。戰國文字有承襲西周、春秋金文構形者，齊系作 ¹¹⁵⁷、燕系作 (0363)¹¹⁵⁸、晉系作 (方壺)¹¹⁵⁹、秦系作 ¹¹⁶⁰，楚系文字同樣有作 ¹¹⁶¹，均異於 形，可見 形爲戰國楚文字之異構，楚簡從「金」之字亦多從 ，如「鈞」 (望 2.12)¹¹⁶²、「銛」 (望 2.12)¹¹⁶³。另包山楚簡從「金」之字多作 (115)¹¹⁶⁴，如「鉸」 (252)¹¹⁶⁵

¹¹⁴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

¹¹⁴⁷ 以上兩字見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8。

¹¹⁴⁸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354。

¹¹⁴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

¹¹⁵⁰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6。

¹¹⁵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

¹¹⁵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58。

¹¹⁵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60。

¹¹⁵⁴ 李零、劉雨，〈楚荊陵君三器〉，載《文物》，1980 年第 8 期，頁 30。

¹¹⁵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06。

¹¹⁵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07。

¹¹⁵⁷ 齊系文字「金」作 (十四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07。

¹¹⁵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3。

¹¹⁵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鐸器文字編》，頁 37。

¹¹⁶⁰ 秦系文字「金」作 ，爲「鐵」 (集證 143.159)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08。

¹¹⁶¹ 楚系文字「金」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07。

¹¹⁶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63。

¹¹⁶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64。

¹¹⁶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9。

¹¹⁶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1。

與「綰」 ¹¹⁶⁶，當中所作 暫未見於他系，應同樣為訛混所致。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金	、						

字例	玉	珞	璜	金	鈞	錯	鉸	綰
楚系				、				

例 13 ：「目」、「胃」、「黑」、「且」、「貝」、「酉」、「畐」

楚系文字中，「目」字習見作 ，不少從「目」之字均從此形，另見「胃」、「黑」、「且」等字，這些字雖不從「目」，但亦因混同而訛作 形。林清源於〈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亦提到楚文字類化從「目」形的現象，文中未有逐字分析，從所引的字列可見，所論構形不盡從 ¹¹⁶⁷，如「得」作 ，「復」作 ，可知林清源僅論類化從「目」之字，而非集中分析具楚系特徵從 之例。

陳立於分析戰國文字時，提到「 」形的類化問題¹¹⁶⁸，陳氏所論的「 」雖與本文所論之 形同，唯詳見陳氏之論文，當中論述秦文字「見」取 為例，論述楚文字「貝」以 為例，兩字所從 、 豎直並從橫筆，與 往右傾有所不同，可知陳立之分析包括 與 形。相對本文所論之 形，形體右傾並從斜筆，不包括 、 等形。「目」字甲骨文作 （甲 229）¹¹⁶⁹，西周金文作 ¹¹⁷⁰、

¹¹⁶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92。

¹¹⁶⁷ 林清源於文中引從 形之例，有「見」、「蜀」、「敗」、「酉」、「組」、「鐘」、「胃」、「眾」、「膚」等字。參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頁 167。

¹¹⁶⁸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80。

¹¹⁶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29。

¹¹⁷⁰ 西周金文「目」作 ，為「相」 （相侯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35。

¹¹⁷¹，戰國文字構形各異，齊系作 ¹¹⁷²，燕系作 ¹¹⁷³，晉系作 (0377)¹¹⁷⁴，
 秦系作 ¹¹⁷⁵ (爲 39)，獨楚系習見作 ¹¹⁷⁶ (性 43)，或受西周金文作 所影
 響，另見從「目」之字「湘」作 ¹¹⁷⁷、「𣎵」作 ¹¹⁷⁸ (帛甲.6.30)，又「睪」
 作 ¹¹⁷⁹、「憚」作 ¹¹⁸⁰，均有從 形之部件，可知此形流傳於楚地，亦見於不同
 載體。陳立於戰國文字類化的論述中，亦有提到本從「目」的字，如「見」、「𦣻」、
 「蜀」、「童」等字，四字均從 形，亦同爲楚系文字，如：「見」作 ¹¹⁸¹、「𦣻」
 作 ¹¹⁸²；「𦣻」作 ¹¹⁸³ (望 2.50)、「還」作 ¹¹⁸⁴ (10)；「蜀」作 ¹¹⁸⁵ (性 7)、「燭」
 作 ¹¹⁸⁶ (186)；「童」作 ¹¹⁸⁷、「僮」作 ¹¹⁸⁸ (217)，由此更證「目」
 作 形爲楚系文字之特徵。

於從「目」的字以外，陳立亦有舉引其他字例，如「貝」、「鼎」、「胃」等
 字，文中陳氏詳細闡釋字形的演變，說明三字混同的情況¹¹⁸⁹。當中分析「胃」

¹¹⁷¹ 西周金文「目」作 ，爲「睪」 (麥生盥)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34。

¹¹⁷² 齊系文字「目」作 (3.70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82。

¹¹⁷³ 燕系文字「目」作 ，爲「眷」 (3843)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5。

¹¹⁷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5。

¹¹⁷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1。

¹¹⁷⁶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63。

¹¹⁷⁷ 楚系文字「湘」作 (016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

¹¹⁷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 (增訂本)》，316。

¹¹⁷⁹ 楚系文字「睪」作 (曾侯乙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89。

¹¹⁸⁰ 楚系文字「憚」作 (535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5。

¹¹⁸¹ 楚系文字「見」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95。

¹¹⁸² 楚系文字「陽」作 (64)，處理後作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28。

¹¹⁸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 (增訂本)》，頁 330。

¹¹⁸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3。

¹¹⁸⁵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1。

¹¹⁸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7。

¹¹⁸⁷ 楚系文字「童」作 (1278)，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0。

¹¹⁸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3。

¹¹⁸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81-482。

字的部分，陳立以楚文字「胃」 、「膚」 等¹¹⁹⁰字為例，指出：

楚簡帛之「胃」字在書寫時或沿襲金文的形體而略有省改，或與其他楚簡

帛文字，在文字發展的過程裡，因類化的作用，將「𠂔」或「𠂕」與「𠂖」

視為等同，書寫為「𠂖」。¹¹⁹¹

陳氏對「胃」、「膚」等字的類化分析，確當可取，所取之例亦只從 形，「胃」

可見 （15反）¹¹⁹²，「膚」可見 （191）¹¹⁹³。於簡帛以外，楚系銘文「瀟」作

¹¹⁹⁴，同作 形。相對「貝」字的分析，如上文所述，文中所論述的 形，實

包括 、 等形，因而合乎此形的字例較多，以「得」¹¹⁹⁵字為例，文中所引之

字形如下：

楚系	晉系	齊系	燕系	秦系
〈包山 102〉	〈中山王𣥂鼎〉	〈墜璋方壺〉	《古陶文彙編》	〈睡虎地·秦律十八〉 ¹¹⁹⁶

從字例可見，五系「得」字所從的「貝」均形近 形，若改以 形為限，則只

有楚文字能合乎，如 （79）¹¹⁹⁷形，可見以 或 形為標準，對取證與分析有

甚大影響。本文此段僅以 形為論述對象，故與陳立之論述略有不同，見「貝」

《說文》載：「貝，海介蟲也。居陸名蜃，在水名蜃，象形。」¹¹⁹⁸甲骨文作 （甲

¹¹⁹⁰ 以上兩字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97。

¹¹⁹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82。

¹¹⁹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1。

¹¹⁹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1。

¹¹⁹⁴ 楚系文字「瀟」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9。

¹¹⁹⁵ 「尋」，為「得」之初文，本文採用「尋」，此處採陳立原文所用「得」。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84。

¹¹⁹⁶ 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88。

¹¹⁹⁷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0。

¹¹⁹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9。

777)¹¹⁹⁹，西周金文作 （孟爵）¹²⁰⁰，或作 ¹²⁰¹，構形已有不同。戰國文字構形有所承襲，齊系作 ¹²⁰²，燕系作 （2934）¹²⁰³，晉系作 ¹²⁰⁴，秦系作 （爲18）¹²⁰⁵。楚系「貝」字同作 （274）¹²⁰⁶，或作 （天策）¹²⁰⁷，上部訛形近似「目」字，當爲異構，爲楚系文字所習見，另有從「貝」之字「賁」作 ¹²⁰⁸、「賁」作 ¹²⁰⁹（天策）¹²⁰⁹、「賞」作 ¹²¹⁰（152）¹²¹⁰，均從 形，已異於甲骨文與西周金文。

另見「黑」字，西周金文作 （鄘伯匱簋）¹²¹¹，戰國文字構形略有變異，齊系作 ¹²¹²，燕系作 ¹²¹³，晉系作 （0737）¹²¹⁴，秦系作 （日乙158）¹²¹⁵，楚系作 ¹²¹⁶，另有作 ¹²¹⁷，又見「墨」字作 ¹²¹⁸，上部均從混同作 ，異於西周金文所從 。「且」字同作 ，《說文》載：「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

¹¹⁹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277。

¹²⁰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428。

¹²⁰¹ 西周金文「貝」作 ，爲「貯」 （兮甲盤）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432。

¹²⁰² 齊系文字「貝」作 ，爲「買」 （圖錄3.446.3）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166。

¹²⁰³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742。

¹²⁰⁴ 晉系文字「貝」作 （2225），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543。

¹²⁰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94。

¹²⁰⁶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94。

¹²⁰⁷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599。

¹²⁰⁸ 楚系文字「賁」作 （大府匡），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339。

¹²⁰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609。

¹²¹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95。

¹²¹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692。

¹²¹² 齊系文字「墨」作 （393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356。

¹²¹³ 燕系文字「墨」作 （4.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43。

¹²¹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95。

¹²¹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160。

¹²¹⁶ 楚系文字「黑」作 ，爲「墨」 （帛甲4.29）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1133。

¹²¹⁷ 楚系文字「黑」作 ，爲「墨」 （47）所從。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34。

¹²¹⁸ 楚系文字「墨」作 （5477），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494。

一其下地也。」¹²¹⁹ 甲骨文作 (甲 259)¹²²⁰，西周金文作 (孟鼎)¹²²¹，戰國文字有所沿襲，齊系作 ¹²²²，晉系作 ¹²²³，秦系作 (法 4)¹²²⁴。楚系「且」作 (望 2.7)¹²²⁵，或作 (唐 5)¹²²⁶，上部脫離訛成 ，另見「廬」 (新乙 3.60)¹²²⁷、「組」 (信 2.015)¹²²⁸，所從「且」亦混同作此形。

又見「酉」字，西周金文作 ¹²²⁹，象盛酒器之形，戰國楚文字有作 (200)¹²³⁰，下從訛成 ，爲他系文字所未見，而從「酉」之「奠」 ¹²³¹與「畚」 (217)¹²³²，皆從 形。「畚」字同有相似的演變，見「畚」西周金文作 (士父鐘)¹²³³，同爲酒器，戰國文字有構形相近者，如晉系作 (4559)¹²³⁴，秦系作 (日乙 195)¹²³⁵，楚系作 ¹²³⁶，另有作 ¹²³⁷、 ¹²³⁸，何琳儀言「楚系文字或作 、 、

¹²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99。

¹²²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27。

¹²²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24。

¹²²² 齊系文字「且」作 (2654)，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69。

¹²²³ 晉系文字「且」作 ，爲「詛」 (105:1) 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67。

¹²²⁴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9。

¹²²⁵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70。

¹²²⁶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0。

¹²²⁷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87。

¹²²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91。

¹²²⁹ 西周金文「酉」作 ，爲「配」 (獸蓋)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002。

¹²³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¹²³¹ 楚系文字「奠」作 (303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6。

¹²³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8。

¹²³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81。

¹²³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16。

¹²³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0。

¹²³⁶ 楚系文字「畚」作 ，爲「福」 (新甲 3.272) 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22。

¹²³⁷ 楚系文字「畚」作 ，爲「福」 (3368)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4。

¹²³⁸ 楚系文字「畚」作 ，爲「福」 (205) 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

𠂔，與酉字易混」¹²³⁹，當中「𠂔」作𠂔形，或為形近而訛，或為訛形之「酉」所取代，無論如何，下部同作𠂔形。「复」字亦有作𠂔，見「复」西周金文作𠂔（鬲比盥），楚系文字構形有變，或作𠂔¹²⁴⁰，上部訛成𠂔，構形不明，唯同樣從𠂔，另見從「复」之「復」作𠂔（九.56.21）¹²⁴¹，「腹」𠂔（245）¹²⁴²，「复」之上部作𠂔、𠂔，或訛為「酉」，中部同作𠂔。

楚系從「目」之字習見作𠂔，成為「見」、「畏」、「蜀」、「童」等字的構件，而部分本來構形相異的字，如「胃」、「貝」、「黑」、「且」、「酉」、「𠂔」、「复」，當中的部件受到混同所影響，均有訛作𠂔形之例。𠂔形偶見於他系，但通過字例的歸納，可見𠂔形為楚地的特有寫法，散見於簡帛、璽印、銅器等不同載體，可證此形於楚地廣泛流通。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目							
貝							
黑							
且							
酉							
𠂔							

¹²³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26。

¹²⁴⁰ 楚系文字「复」作𠂔，為「輶」𠂔（曾 69）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82。

¹²⁴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80。

¹²⁴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2。

字例	目	湘	散	翠	憚	見	覡	覡	還
楚系									
字例	蜀	燭	童	僮	胃	膚	瀟	貝	賁
楚系									
字例	賅	賞	黑	墨	且	虐	組	酉	奠
楚系									
字例	禽	畐	復	輓	復	腹			
楚系									

例 14 ：「首」、「百」、「自」、「百」

部分構形本來相異的字，於戰國楚系文字當中同作，如「首」、「百」、「自」、「百」，從中可見類化的現象。先見「百」與「首」，「百」《說文》載：「，頭也。象形。」¹²⁴³又，「首」：「，百同。古文百也。𠂔象髮，謂之髻，髻即𠂔也。」

¹²⁴⁴二字相通，皆為頭之意，只是無髮、有髮之別。見甲骨文作（前 6.7.1）、

（掇 1.87）¹²⁴⁵，西周金文作（兮甲盤）、（麥生盥）¹²⁴⁶，或稍傾作（令鼎）

¹²⁴⁷。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3.796）¹²⁴⁸，晉系作¹²⁴⁹，秦系作¹²⁵⁰。

楚系「首」作¹²⁵¹，髮訛為「止」，下之「百」形垂直，沿襲西周金文。另見

¹²⁴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84。

¹²⁴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84。

¹²⁴⁵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71。

¹²⁴⁶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31。

¹²⁴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30。

¹²⁴⁸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43。

¹²⁴⁹ 晉系文字「百」作（首垣鼎），處理後作。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559。

¹²⁵⁰ 秦系文字「首」作（5.389），處理後作。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8。

¹²⁵¹ 楚系文字「首」作（3487），處理後作。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4。

楚簡作 (天策)¹²⁵²，下部「百」右傾，應受西周金文 ，楚系「百」字作
 (273)¹²⁵³，與 之下部形同。見從「首」、「百」之字，如「道」 (信 1.05)
¹²⁵⁴，「頁」 ¹²⁵⁵、 (信 2.017)¹²⁵⁶，「幘」 (277)¹²⁵⁷，同作此形。另見楚文「自」
 字有作 ，「自」《說文》載：「 ，鼻也。象鼻形。」¹²⁵⁸甲骨文作 (乙 921)、
(前 3.27.7)¹²⁵⁹，象正視之鼻形，西周金文作 (令鼎)、 (散盤)¹²⁶⁰，戰
 國文字有承襲之例，齊系作 ¹²⁶¹，燕系作 ¹²⁶²，晉系作 (159:19)¹²⁶³，楚
 系作 ¹²⁶⁴，秦系作 (效 18)¹²⁶⁵。楚系「自」另作 (216)¹²⁶⁶，從斜筆作 ，
 又見「鼻」 (338)¹²⁶⁷同作此形。

於「自」字以外，「百」字亦有從 ，「百」《說文》載：「 ，十十也。从
 一、白。數十百爲一貫。相章也。」¹²⁶⁸甲骨文作 (乙 6280)、 (甲 3017 反)
¹²⁶⁹，西周金文作 (令鼎)、 (麥生盨)¹²⁷⁰。戰國文字構形不一，齊系作

¹²⁵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801。

¹²⁵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45。

¹²⁵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66。

¹²⁵⁵ 楚系文字「頁」作 (364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7。

¹²⁵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98。

¹²⁵⁷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120。

¹²⁵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4。

¹²⁵⁹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63。

¹²⁶⁰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243。

¹²⁶¹ 齊系文字「自」作 ，爲「𦣻」 (3.694)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17。

¹²⁶² 燕系文字「自」作 ，爲「𦣻」 (0186)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

¹²⁶³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5。

¹²⁶⁴ 楚系文字「自」作 (禽璋罇)，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1。

¹²⁶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2。

¹²⁶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1。

¹²⁶⁷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38。

¹²⁶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4。

¹²⁶⁹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65。

¹²⁷⁰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49。

(齊明刀)¹²⁷¹，燕系作 ¹²⁷²，構形不明，何琳儀言「或以爲百之倒文，或以爲由白演化」¹²⁷³。「百」晉系作 ¹²⁷⁴，楚系作 ¹²⁷⁵，秦系作 ¹²⁷⁶，源於西周金文。另見楚簡有作 ¹²⁷⁷、 ¹²⁷⁸，從 ，明顯爲異構。

楚文字類化作 形，與上文提到類化作 形，不無關係。楚系「百」字從 ¹²⁷⁹，下訛從「目」，屬形近而訛，可見 與 形近。另，兩形類化的情況亦相似，先見 形，「貝」從 訛作 ，「且」從 訛作 。 形則見，「首」從 訛作 ，「自」從 訛作 。兩形的類化同樣是將垂直的形體往右傾斜，將橫筆變成斜筆。雖然 與 形近，但兩形混用的例子僅屬少數，可見從 與從 的字，各有不同，即楚文字於類化的過程中，存有細緻的區分。另外， 與 訛變的情況相似，可視爲楚系文字的演化規律。從 與 各有所從的字形，以及相類的形變，可見楚系文字的類化富有系統。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首、百	、	、					
自	、	、					
百	、	、					

¹²⁷¹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85。

¹²⁷² 燕系文字「百」作 （鄧侯載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5。

¹²⁷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04。

¹²⁷⁴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26。

¹²⁷⁵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38。

¹²⁷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2。

¹²⁷⁷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2。

¹²⁷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55。

¹²⁷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2。

字例	首	道	頁	頓	自	𦣻	百
楚系							

五、秦系

例 15 :「𠂔」、「長」、「食」、「良」

部分構形本相異的字，於秦系文字當中，同作，如「𠂔」、「食」、「辰」、「良」等字。見「𠂔」《說文》載：「，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¹²⁸⁰甲骨文作（粹 236）、（掇 2.346 反）¹²⁸¹，西周金文作（善夫克鼎）、（頌簋）¹²⁸²。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見齊系作（齊明刀）¹²⁸³，燕系作¹²⁸⁴，晉系作¹²⁸⁵，楚系作¹²⁸⁶、（帛甲 7.29）¹²⁸⁷，秦系作¹²⁸⁸。另見秦簡有作（日甲 42）¹²⁸⁹，中部略有形變，或爲形轉所致，變作從。

另見「長」字，《說文》載：「，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匕聲。者倒匕也。」¹²⁹⁰甲骨文作（後 1.19.6）¹²⁹¹，西周金文作（寫長鼎）、（牆盤）¹²⁹²。戰國文字有形近西周金文之例，齊系有作¹²⁹³，燕系作¹²⁹⁴，

¹²⁸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67。

¹²⁸¹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99。

¹²⁸²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36。

¹²⁸³ 齊系文字「𠂔」作（禾簋），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6。

¹²⁸⁴ 燕系文字「𠂔」作（郾王職戈），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6。

¹²⁸⁵ 晉系文字「𠂔」作（哀成叔鼎），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6。

¹²⁸⁶ 楚系文字「𠂔」作（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5。

¹²⁸⁷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69。

¹²⁸⁸ 秦系文字「𠂔」作（石鼓·作原），處理後作。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94 頁。

¹²⁸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90。

¹²⁹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96。

¹²⁹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86。

¹²⁹²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65。

¹²⁹³ 齊系文字「長」作，爲「𡵓」（2575）所從。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29。

晉系作 (十七年春平侯鉞)¹²⁹⁵，楚系作 ¹²⁹⁶。秦系作 ¹²⁹⁷，又作 (雜 34)¹²⁹⁸，下部形變作 ，形近 。

秦系「食」字同樣有作 之例，《說文》載：「食，一米也。从亼亼聲。或說亼自也。凡食之屬皆从食。」¹²⁹⁹甲骨文作 (甲 1289)¹³⁰⁰，西周金文作 (牆盤)¹³⁰¹。戰國文字各有形變，齊系有作 ¹³⁰²，晉系作 ¹³⁰³，楚系作 ¹³⁰⁴，秦系作 ¹³⁰⁵。秦簡「食」字又作 (秦 78)¹³⁰⁶，下部從 ，略有變異。另外，經過上文對「良」字的分析，可知秦陶文「良」作 ¹³⁰⁷，下部同樣形近 ，與他系文字略異。

¹²⁹⁴ 燕系文字「長」作 ，為「張」 (九年將軍張戈)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31。

¹²⁹⁵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593。

¹²⁹⁶ 楚系文字「長」作 (長郵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39。

¹²⁹⁷ 秦系文字「長」作 (年上郡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39。

¹²⁹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48。

¹²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6。

¹³⁰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37。

¹³⁰¹ 西周金文「食」作 ，為「饑」 (姚鼎)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65。

¹³⁰² 齊系文字「食」作 ，為「饑」 (2575)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26。

¹³⁰³ 晉系文字「食」作 (鄆孝子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26。

¹³⁰⁴ 楚系文字「食」作 ，為「飢」 (256) 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7。

¹³⁰⁵ 秦系文字「食」作 ，為「飢」 (5.193)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50。

¹³⁰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5。

¹³⁰⁷ 秦系文字「良」作 (5.3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3。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乍							
長							
食							
良							

第三節 小結

通過將戰國文字分成五系，再整合分析，可見各個域系均存有類化的特徵，這種形變的情況更能說明五系文字間的構形差異，因為類化字源於構形不一的字，於同一域系文字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趨生成形同或形近的構形，特徵經過累積與演進。這些類化的文字與特徵，同樣僅出現於單一域系當中，可知戰國時部分文字、構形只於一地流通。陳立於討論「集體類化」的部分，亦提到：「這種類化的現象，可以作為判斷戰國時期不同地域文字的重要依據。」¹³⁰⁸即陳氏同樣認為，這種於單系出現的類化現象為地域特徵，可以用作判別文字的所屬域系。另於說明類化成因的部分，陳立對地域特徵的問題，有更明確的說明，言：

在不同的地域裡，不同的書手與社會自有其習慣，受此因素影響，使得某些文字的類化只出現於某一地域中。¹³⁰⁹

陳氏言「類化只出現於某一地域」，間接指出地域特徵的存在，文中亦提到「書手」與「社會」兩個構成類化的原因。部件的類化或與文字出於同一書手相關，如秦系作 ，多見於秦簡，這些特徵雖只見於單一書體，但本身已具獨特性，而且存有影響其他書體文字的可能，如秦系陶文上，已可見與秦簡相似的構形。

¹³⁰⁸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500。

¹³⁰⁹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500。

於第二章分析個體字符的部分，已談到部分地域特徵的構成，受到書寫材料所影響。文字類化的情況亦相同，部分類化的構形較多見於一種書體，如楚系「目」字作 ，多見於簡帛，從數量與筆勢上看，此構形或先出現於簡帛，故較多用於簡帛之上，及後經過域系內的流傳，逐漸用於璽印、銅器等其他書寫材料之上。

此外，陳立提到社會因素對類化的影響。戰國時，國家各自為政，權力獨立，各國於政治、經濟等方面均有個別發展的趨向，由此而論，於戰國文字區分成五系的概念上，五系文字有各自構形的演變和發展，亦不無道理，劉釗言文字的類化或「受同一文字系統內部其他文字的影響」¹³¹⁰，若從這概念出發，五系文字類化的構形不一，各具特徵，或可視作戰國五系文字各自趨向成為單一的文字系統。劉釗於文中，亦提到類化「這種現象反映了文字『趨同性』的規律，是文字規範化的表現」¹³¹¹，權力上，各國從王權統一的西周過渡至權力分立的戰國時代，若情況相同，文字亦理應從相對統整的西周金文，過渡至構形較為繁雜的戰國文字，因此透過分別了解五系文字的類化情況，可以看出各域系對文字不同程度的整合，而這現象可以視之為對文字的逐步規範。

從本章整理出的類化資料來看，各國規範文字的速度不一，從類化的字例數量和書寫材料的廣泛性分析，楚、晉兩系規範的進程較快，燕、齊次之，秦系最慢，這與東土六國發展較快，西土秦國發展較慢的情況完全吻合。從另一角度看，各國對文字的整合，仍流於初始或進行的階段，因而類化的例子未見豐富，加上地域分裂、權力分散，故規範文字的規模，遠遠不及秦統一以後，推行「書同文」所統一而成的小篆。通過本章所得的類化資料，可見齊、燕、晉、楚四系包含地域特徵的字例，均未有收入《說文》小篆當中，即於秦一統六國後，整理文字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這些六國漸見規範、富地域特色的

¹³¹⁰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139。

¹³¹¹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139。

字，全部無法保留。相反，秦系富地域特徵的字，部分與小篆形同或形近，表示構形得以保存下來。

第四章 戰國西土秦系文字與東土四系文字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戰國時，秦國文字與六國文字分用的說法，於五系文字的區分下，即西土秦系與東土四系構形相異的問題，歷來都有不少爭議。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以王國維的學說最受關注，影響最為深遠，李學勤曾提到：「戰國文字早自王國維先生，即以西土的秦文字與東土的六國古文相區別。」¹³¹²王國維曾多次提到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概念，文中大多與古文、籀文一併討論，如王氏提到「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¹³¹³，明顯將古、籀文與東、西土文字相提並論，認為兩者均源於商周文字。又如〈說文所謂古文說〉載：「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¹³¹⁴文中王國維以古、籀文的不同為分界，帶出戰國東、西土文字的分別，較詳細的論述，可見〈史籀篇證序〉：

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¹³¹⁵

王國維清楚說明籀文「不行於東方諸國」，並與東土文字相異。另見〈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案秦滅古文，史無明文，有之惟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原文：猶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¹³¹⁶

文中指出古文流通於東土六國，罕見於西土秦國。若僅從戰國五系文字的角度

¹³¹² 見李學勤，〈再序〉，載於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1。

¹³¹³ 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第1冊，頁294。

¹³¹⁴ 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304。

¹³¹⁵ 見王國維，〈史籀篇證序〉，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42-243。

¹³¹⁶ 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頁293-294。

來看¹³¹⁷，王國維於上述的分析，已明確指出戰國時東、西土文字不同的情況。唐蘭於《中國文字學》將戰國文字分成六國系與秦系，而且分別論述，間接指出戰國時東、西土文字的差別，文中唐氏從地域、文化等方面，分析東、西土文字不同的原因，云：「秦系文字是直接西周的，秦民族既然處在周地，無形之間就承襲了她的文化。」¹³¹⁸指位處西方的秦國，於地理上接近西周文化，較能承繼當中的文字構形，唐氏又言：

春秋之後，王室的勢力衰落，各個國家都在發展它本國的文化，除了秦國還繼承西周文字，北方的大國如齊跟晉，南方的像徐跟楚，都有過很高的文化，虢、鄭、魯、衛、陳、宋、邾、莒、滕、薛，幾乎各有各的文字，最後一直發展到吳、越。¹³¹⁹

唐氏再次提到，秦國沿襲西周的文字源流。相反，東方諸國於文化的不同發展下，文字構形各有變異。同樣，胡光燁依循地域、文化分析，將戰國文字主要分成河東六國與河西秦國，文中講述秦國的部分，提到：

秦處河西，東阻大河，南隔高山，有事則出函谷，無事則閉關自守，故文字未為河東影響所及。自殷至周，自周至秦，變化極微。¹³²⁰

胡光燁認為，秦國文字上承自殷周，變化較少，加上地理上的固守，所以文字未受六國所影響。湯餘惠通過構形的分析，亦談到秦系文字的源流問題：

以結體而論，戰國秦文字近似小篆，和傳統古文差距最小，三晉次之，而以南楚北燕東齊為甚。¹³²¹

湯餘惠的說法與王國維、唐蘭、胡光燁的相同，認為秦系文字與殷周的關係最為密切，而且構形與小篆相近。何琳儀於分析戰國東、西土文字的部分，可見類似的看法：

與六國古文相比，戰國秦系文字的形體始終變化不大，它與西周、春秋文

¹³¹⁷ 本文對戰國文字的構形研究均區分成五系，而本章主要探討西土秦系與東土四系文字的異同關係，為令域系間的比較、分析更為明晰，故古、籀文均不列入研究範圍之內。

¹³¹⁸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 152。

¹³¹⁹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 151。

¹³²⁰ 胡小石，〈古文變遷論〉，輯於《胡小石論文集》，頁 172。

¹³²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6。

字有著直接的承襲關係，而與六國文字相距懸殊。¹³²²

何琳儀對秦系文字傳承自兩周的說法，與上述諸位學者的見解相合，何氏同時指出秦系文字的形變較少，從而帶出東、西土文字於構形上甚具差異。

對於戰國東、西土文字不同的問題，裘錫圭同樣以秦國所處的位置，作為判別東、土文字不同的依據：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秦國由於原來比較落後，又地處西僻，各方面的發展比東方諸國遲了一步，文字的劇烈變化也開始得比較晚。¹³²³

從上文所論，裘錫圭的說法已有不少學者論及，唯裘氏進一步從文字的正體、俗體切入，討論東、西土文字形異的問題：

在秦國文字裡，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俗體才迅速發展起來。在正體和俗體的關係上，秦國文字跟東方各國文字也有不同的特點。東方各國俗體的字形跟傳統的正體的差別往往很大，而且由於俗體使用得非常廣泛，傳統的正體幾乎已經沖擊得潰不成軍了。秦國的俗體比較側重用方折、平直的筆法改造正體，其字形一般跟正體有明顯的聯繫。¹³²⁴

裘錫圭以位處地域、文化發展為證據，指秦國文字較遲演變，而於東方四系文字的迅速發展下，秦系文字的形變顯得更為落後，情況能體現於五系的俗體之上，因而導致東、西土文字的構形相異。裘錫圭以正體和俗體為例，能夠說明戰國東、西土文字相異的原因，甚具創見。

於戰國東、西土文字相異的問題上，孫海波則持有不同看法，認為王國維的論點有值得商榷之處：

六國之際，刻字諸器雖不盡與商周之文字同，而猶上承商周，下開秦篆。取寧鉏、末距悍等器，與西周文及秦文相較，可以知矣。而匋器璽印貨布文字，自為六國之制作，其不合於西周，亦不合於嬴秦，王氏論戰國時文

¹³²²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194。

¹³²³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2。

¹³²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2。

字有東西之別，固非定論。¹³²⁵

孫海波提到六國陶器、璽印、貨幣上等文字，與西周、秦系文字不合，即東、西土文字存在構形上的分別。另一方面，孫氏指部分六國的銅器，承傳自殷周，能與秦篆相連，構形與西周文字和秦國文字相近，即五系文字同時存在相近的構形。從以上兩點，孫海波認為王國維東、西土分用的說法，並非十分確切。

從上述可見，歷代學者於戰國文字東、西土的問題上，具相異的看法，佐證亦各有不同。趙學清曾以構形比對的方法，分析五系文字與秦文字的關係，文中抽取齊、燕、晉三系的個體字符與秦系比較，如「倉」字：

齊系：

晉系： 、 、

秦系： 、 ¹³²⁶

文中通過構形的展示，說明「齊系、晉系有所變異，秦系則沿襲商周文字」¹³²⁷，趙學清的比較方法是可取的，亦能清晰呈現三系文字的不同。唯當中未有列出商周文字的材料作例證，加上若能盡量羅列五系文字的材料，能更有效說明東土四系文字與秦文字的不同。

本章的分析同樣以構形的比對為主，依照構形的異、同劃分成兩部分，第二節為「戰國東、西土形異字例分析」，第三節為「戰國東、西土形同字例分析」。兩個章節嘗試於戰國五系文字的區分下，以地域特徵為判別方法，通過五系文字的橫向比對，分別探討東、西土文字間的異同關係，論說歷代學者的相關說法。此外，本章通過縱向的資料整合，嘗試釐清東、西土文字與甲骨文、兩周金文、《說文》小篆的關係。

第二節 戰國東、西土形異字例分析

不少學者認為，戰國東、西土文字於構形上有所差異，本部分從地域特徵

¹³²⁵ 孫海波，《中國文字學》（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頁 61-62。

¹³²⁶ 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4。

¹³²⁷ 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4。

切入，橫向呈現五系文字的材料，所選例子主要是五系均有形可取的字，爲更明顯呈現東、西土文字的差別，東土四系文字的例子，均會選取形同或形近的字形，用以凸顯西土秦系文字的不同。本部分通過字例的逐一分析，嘗試證明東、西土文字存在相異的構形，並探討構形不同的原因，從東、西土文字相異的情況下，了解兩者與甲骨文、兩周金文與《說文》小篆的關係。

例1 「之」、「寺」、「志」、「先」

「之」《說文》載：「 ，出也。象艸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¹³²⁸ 甲骨文 （後 2.5.3）¹³²⁹，西周金文「之」有作 （毛公鼎），春秋金文作 （邾公華鐘）¹³³⁰，曲筆置於橫筆上。構形稍異者，西周金文作 （善夫克鼎），春秋金文作 （王仲嬌簠）¹³³¹，曲筆連於豎筆之上。戰國文字各有沿襲，東土四系文字構形承自 形，見齊系作 ¹³³²、 ¹³³³、 ¹³³⁴，燕系作 ¹³³⁵，晉系作 ¹³³⁶、 ¹³³⁷，楚系作 （望 1.63）¹³³⁸、 ¹³³⁹，四系文字或有曲筆、直筆之別，但構形相近，斜筆均分開置於橫筆上，此形見於銘器、貨幣、簡帛等不同載體，爲東土四系文字所習見。戰國「之」字有筆劃貫穿之形，如

¹³²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7。

¹³²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70。

¹³³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14。

¹³³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14。

¹³³² 齊系文字「之」作 （陳純釜），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86。

¹³³³ 齊系文字「之」作 （2497），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90。

¹³³⁴ 齊系文字「之」作 （002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

¹³³⁵ 燕系文字「之」作 （不降矛），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96。

¹³³⁶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299。

¹³³⁷ 晉系文字「之」作 （鄆考子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86。

¹³³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73。

¹³³⁹ 楚系文字「之」作 （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85。

齊系作 ¹³⁴⁰，燕系作 ¹³⁴¹，晉系作 （兆域圖）¹³⁴²，楚系作 （7）¹³⁴³，

筆劃貫穿兩斜筆或承自甲骨文 ，同見於東土四系文字，暫未見於秦系文字。

與東土四系相異，秦系文字的構形源於兩周金文的「之」 形，於不同載體習見作 ¹³⁴⁴、 ¹³⁴⁵、 ¹³⁴⁶，筆劃集中於豎筆上，與《說文》小篆 相合。另見

秦文「之」字有作 ¹³⁴⁷與 ¹³⁴⁸形，兩曲筆有連接之狀，同樣多見於秦系文字。

東土四系文字從 ，秦系從 ，彼此的差異不單見於「之」字，分用的情況同樣見於從「之」的「寺」、「志」、「先」等字。「寺」字齊系作 ¹³⁴⁹，晉系作 ¹³⁵⁰（98:5）¹³⁵⁰，楚系作 ¹³⁵¹，上部均形近 。秦系「寺」字作 ¹³⁵²，則從 。

「志」字的情況相同，齊系作 ¹³⁵³，燕系作 ¹³⁵⁴，晉系作 ¹³⁵⁵（195:1）¹³⁵⁵，楚系作 ¹³⁵⁶（望 1.170）¹³⁵⁶，上部或近 ，或貫穿作 ，獨秦系作 ¹³⁵⁷，上

¹³⁴⁰ 齊系文字「之」作 （002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

¹³⁴¹ 燕系文字「之」作 （郾王職矛），摹寫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96。

¹³⁴²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6。

¹³⁴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1。

¹³⁴⁴ 秦系文字「之」作 （石鼓文·汧殿），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54。

¹³⁴⁵ 秦系文字「之」作 （六年上郡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85。

¹³⁴⁶ 秦系文字「之」作 （0151），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

¹³⁴⁷ 秦系文字「之」作 ，為「寺」 （二年寺工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193 頁。

¹³⁴⁸ 秦系文字「之」作 ，為「寺」 （5.249）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65。

¹³⁴⁹ 齊系文字「寺」作 ，為「郭」 （209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8。

¹³⁵⁰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0。

¹³⁵¹ 楚系文字「寺」作 ，為「時」 （望 1.37）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3。

¹³⁵² 秦系文字「寺」作 （石鼓文·田車），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65。

¹³⁵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³⁵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³⁵⁵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0。

¹³⁵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903。

從 。「先」字齊系作 ¹³⁵⁸，燕系作 ¹³⁵⁹，晉系作 （圓壺）¹³⁶⁰，楚系作 （217）

¹³⁶¹，秦系的上部明顯不同，作 （秦 87）¹³⁶²。從戰國「之」字，可見東土齊、燕、晉、楚四系與西土秦國，雖同樣沿襲於兩周金文，但所取的構形相異。不單如此，透過歸納從「之」的戰國文字「寺」、「志」與「先」，更能清楚展示東、西土分用 與 形的情況。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之								
寺								
志								
先								

例 2 「尊」

「尊」《說文》載：「 ，酒器也。从酋，卪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尊或从寸。」¹³⁶³「尊」

甲骨文 （甲 3389）¹³⁶⁴，西周金文作 （立鼎）¹³⁶⁵，從「酉」，從「収」。戰國

文字有所承襲，齊系作 ¹³⁶⁶，燕系作 （1486）¹³⁶⁷，晉系作 ¹³⁶⁸，楚系作 ¹³⁶⁹，

¹³⁵⁷ 燕系文字「志」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00。

¹³⁵⁸ 齊系文字「寺」作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93。

¹³⁵⁹ 燕系文字「先」作 ，為「姦」 （288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74。

¹³⁶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22。

¹³⁶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42。

¹³⁶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8。

¹³⁶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13-314。

¹³⁶⁴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72。

¹³⁶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005。

¹³⁶⁶ 齊系文字「尊」作 ，為「尊」 所從。見王獻唐，〈邳伯壺考〉，載《考古學報》，1963 年

下部均從「収」。秦系「尊」字同有從「収」之形作 ¹³⁷⁰，另作 ¹³⁷¹、 ¹³⁷²（日甲 67 背）¹³⁷²，以「寸」易「収」，形近《說文》小篆 ，何琳儀言「秦國文字省左手存右手加一飾筆，即成寸形，並以寸爲聲符」¹³⁷³，可從。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尊							

例 3 「亘」

「亘」《說文》載：「 ¹³⁷⁴，求亘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亘回形，上下所求物也。」¹³⁷⁴「亘」甲骨文 ¹³⁷⁴（甲 3218）、 ¹³⁷⁵（乙 6722）¹³⁷⁵，西周金文作 ¹³⁷⁶、 ¹³⁷⁷，春秋金文作 ¹³⁷⁸。戰國文字有所承襲，齊系作 ¹³⁷⁹，晉系「亘」字中部添一橫筆作 ¹³⁸⁰，或省上下兩橫筆，如燕系作 ¹³⁸¹，楚系作 ¹³⁸²，雖筆劃

第 2 期，頁 60。

¹³⁶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8。

¹³⁶⁸ 晉系文字「尊」作 （令瓜君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8。

¹³⁶⁹ 楚系文字「尊」作 （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8。

¹³⁷⁰ 秦系文字「尊」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8。

¹³⁷¹ 秦系文字「尊」作 （商鞅方升），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8。

¹³⁷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22。

¹³⁷³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346。

¹³⁷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86。

¹³⁷⁵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16。

¹³⁷⁶ 西周金文「亘」作 ，爲「𠂔」 （禹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2。

¹³⁷⁷ 西周金文「亘」作 ，爲「𠂔」 （虢季子白盤）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2。

¹³⁷⁸ 春秋金文「亘」作 ，爲「𠂔」 （秦公墓）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2。

¹³⁷⁹ 齊系文字「亘」作 ，爲「𠂔」 （陳侯因資敦）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

¹³⁸⁰ 晉系文字「亘」作 ，爲「𠂔」 （大鼎）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鐸器文字編》，頁 65。

¹³⁸¹ 燕系文字「亘」作 ，爲「𠂔」 （螭生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38。

¹³⁸² 楚系文字「亘」作 ，爲「𠂔」 （曾姬無卣壺）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

有所增減，但構形基本相近。秦系文字「亘」作 ¹³⁸³，與他系文字形同，或作 ¹³⁸⁴形，爲左部豎筆斷折所致，訛作兩 ¹³⁸⁵。秦文字又見作 ¹³⁸⁵形，何琳儀言「秦系文字作 ¹³⁸⁶，爲隸書所本」¹³⁸⁶，構形應爲 ¹³⁸⁶之簡省，構形與東土四系文字相異。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亘								

例4 「癸」

「癸」《說文》載：「 ¹³⁸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 ¹³⁸⁸，籀文。从 ¹³⁸⁸，从矢。」¹³⁸⁷西周金文作 ¹³⁸⁷（癸山簋）、 ¹³⁸⁸（格伯簋）¹³⁸⁸，春秋金文作 ¹³⁸⁹（都公平侯鼎）¹³⁸⁹。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齊系作 ¹³⁹⁰，燕系作 ¹³⁹¹（3988）¹³⁹¹，晉系作 ¹³⁹²（303:1）¹³⁹²，楚系作 ¹³⁹³（新甲3.8、18）¹³⁹³，秦系作 ¹³⁹⁴。秦系「癸」作 ¹³⁹⁵、 ¹³⁹⁶（日乙111）¹³⁹⁶，上部訛

頁81。

¹³⁸³ 秦系文字「亘」作 ¹³⁸³，爲「宣」 ¹³⁸³（石鼓文·鑾車）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175。

¹³⁸⁴ 秦系文字「亘」作 ¹³⁸⁴，爲「宣」 ¹³⁸⁴（珍秦）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495。

¹³⁸⁵ 秦系文字「亘」作 ¹³⁸⁵，爲「垣」 ¹³⁸⁵（爲15）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200。

¹³⁸⁶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051。

¹³⁸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309。

¹³⁸⁸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980。

¹³⁸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981。

¹³⁹⁰ 齊系文字「癸」作 ¹³⁹⁰（陳侯因咨敦），處理後作 ¹³⁹⁰。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65。

¹³⁹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367。

¹³⁹²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321。

¹³⁹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1220。

¹³⁹⁴ 秦系文字「癸」作 ¹³⁹⁴（5.384），處理後作 ¹³⁹⁴。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513。

¹³⁹⁵ 秦系文字「癸」作 ¹³⁹⁵（珍秦），處理後作 ¹³⁹⁵。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65。

¹³⁹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219。

成「址」，與「登」字¹³⁹⁷所從址形同，下部訛成 ，構意不明。徐筱婷認為「第一個『人』形應是原來割斷筆劃柄身之部份，另外二『人』有可能是左右二『X』」¹³⁹⁸，未可確定。石鼓文「癸」有作 ¹³⁹⁹，上部模糊，不能確認，下部作 ，形近秦文「矢」 ¹⁴⁰⁰，何琳儀摹作 ¹⁴⁰¹，上從「址」，與籀文 同，何氏於文中提到「癸」字的演變情況，言：「秦國文字則變異甚鉅。其演化序列大致爲 、 、 、 、 、 、 、 」¹⁴⁰²，可參。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癸	、						

例5 「青」

「青」《說文》載：「 ，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

¹⁴⁰³西周金文作 ¹⁴⁰⁴，從「生」、井聲。另作 （吳方彝）¹⁴⁰⁵，下從「丹」。又作 ¹⁴⁰⁶，下從「凡」。戰國文字有所承襲，源於西周金文 ，齊系作 ¹⁴⁰⁷，燕

¹³⁹⁷ 秦系文字「登」作 （5.28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473。

¹³⁹⁸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頁176-177。

¹³⁹⁹ 秦系文字「癸」作 （石鼓文·霽雨），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182。

¹⁴⁰⁰ 秦系文字「矢」作 （石鼓文·而師），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02頁。

¹⁴⁰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189。

¹⁴⁰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189。

¹⁴⁰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9。

¹⁴⁰⁴ 西周金文「青」作 ，爲「靜」 （靜卣）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350。

¹⁴⁰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349。

¹⁴⁰⁶ 西周金文「青」作 ，爲「靜」 （毛公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350。

¹⁴⁰⁷ 齊系文字「青」作 ，爲「靚」 （3.788）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241。

系作 ¹⁴⁰⁸，晉系作 （3156）¹⁴⁰⁹，楚系作 （青 31）¹⁴¹⁰，上部所從「生」，與「凡」連用橫筆，或有所脫離，形近「中」。中部從「凡」，下部多加「口」爲飾。秦系文字亦有從「生」、「凡」之形，作 （日甲 73 背）¹⁴¹¹，暫未見有以「口」加飾之例。秦系「青」字另作 與 （爲 36）¹⁴¹²，源於西周金文 ，下從「丹」，與東土四系文字略異，構件與《說文》小篆作 相合。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青						

例 6 「其」

「其」見於《說文》「箕」字：「 ，簸也。从竹、甘。象形，下其丌也。」¹⁴¹⁴，象簸箕之形。「其」西周金文有作 （孟鼎）、 （孟鼎）¹⁴¹⁵。或從「丌」，作 （善夫克鼎）¹⁴¹⁶，春秋金文作 （申鼎）¹⁴¹⁷。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齊系作 ¹⁴¹⁸，燕系作 ¹⁴¹⁹，晉系作 （198:16）¹⁴²⁰，楚系作 ¹⁴²¹。簸箕兩旁均有外延之處，或曲筆作 ，或點筆作 ，或斜筆作 。中部習見從 。或

¹⁴⁰⁸ 燕系文字「青」作 （鄆王𣪠戈），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82。

¹⁴⁰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7。

¹⁴¹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6。

¹⁴¹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4。

¹⁴¹² 秦系文字「青」作 （珍秦 45），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24。

¹⁴¹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4。

¹⁴¹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99。

¹⁴¹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04。

¹⁴¹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04。

¹⁴¹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04。

¹⁴¹⁸ 齊系文字「其」作 （3.108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94。

¹⁴¹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24。

¹⁴²⁰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5。

¹⁴²¹ 楚系文字「其」作 ，爲「騏」 （曾 142）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854。

下部從「丌」者，晉系作 ¹⁴²²，見楚系作 ¹⁴²³。秦系有形近者作 ¹⁴²⁴，又作 ¹⁴²⁵，簸箕之形已畸變，外延處由 ，演變成以橫筆貫穿，作 ，與《說文》小篆「箕」所從「其」 相合。秦系「其」字簡文有作 （效 41）¹⁴²⁶、璽文作 ¹⁴²⁷，簸箕之形更趨方正，中部亦由 演變成 ，暫僅見於秦系文字。另有演化更甚者，減省豎筆成 ¹⁴²⁸與 ¹⁴²⁹（爲 18）¹⁴²⁹，徐筱婷就秦系「其」字的這類形變，指出：

从「其」之字就是因為隸化風格的成因將原有之「 」形轉換成較為平直的「 」形，故造成筆劃上的變異。¹⁴³⁰

見漢隸「其」字作 （557）、 （554）¹⁴³¹，源襲秦文字之構形，從 或 ，能證徐說可從。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其	、						

¹⁴²² 晉系文字「其」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91。

¹⁴²³ 楚系文字「其」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91。

¹⁴²⁴ 秦系文字「其」作 （石鼓文·霽雨），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89。

¹⁴²⁵ 秦系文字「其」作 （石鼓文·汧殿），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54。

¹⁴²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8。

¹⁴²⁷ 秦系文字「其」作 ，爲「欺」 （252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4。

¹⁴²⁸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20。

¹⁴²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8。

¹⁴³⁰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頁 132。

¹⁴³¹ 以上兩字見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162。

例7 「齒」

「齒」《說文》載：「 ，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¹⁴³² 甲骨文作 （乙 611）、 （乙 5883）¹⁴³³，象口中牙齒之形。戰國秦系文字作 、 （爲 17）¹⁴³⁴，下部所從 ，爲甲骨文「齒」形所變，上部加「止」爲聲符，構形與《說文》小篆 同，秦系「齧」 同作此形，何琳儀言「秦系文字承襲甲骨文，上疊加止爲音符，爲小篆所本」¹⁴³⁷，甚確。戰國東土四系文字，構形與秦文字略異，齊系文字作 ，燕系作 （3964）¹⁴³⁹，晉系作 （方壺）¹⁴⁴⁰，楚系作 （信 2.09）¹⁴⁴¹，上從「止」，何琳儀指「六國文字 作臼旁」¹⁴⁴²，見「臼」甲骨文作 ，西周金文作 ，爲東土四系「齒」字所從，組字構件明顯與秦文字不同。

	甲	齊	燕	晉	楚	秦
齒	、					
齧						

¹⁴³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44。

¹⁴³³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85。

¹⁴³⁴ 秦系文字「齒」作 ，爲「齧」 （十鐘）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24。

¹⁴³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6。

¹⁴³⁶ 秦系文字「齧」作 （津藝 80），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24。

¹⁴³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51。

¹⁴³⁸ 齊系文字「齒」作 （146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6。

¹⁴³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5。

¹⁴⁴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70。

¹⁴⁴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93。

¹⁴⁴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51。

¹⁴⁴³ 甲骨文「臼」作 ，爲「春」 （鄴三下.43.6）所從。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14。

¹⁴⁴⁴ 西周金文「臼」作 ，爲「𠂔」 （𠂔鐘）所從。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纂補著，《金文編》，頁 509。

例8 「西」

「西」《說文》載：「 ，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¹⁴⁴⁵見「西」字甲骨文作 （寧滬 3.92）、 （佚 200）¹⁴⁴⁶，西周金文作 （散盤），或添飾筆作 （多友鼎）¹⁴⁴⁷，春秋金文作 （國差簠）¹⁴⁴⁸。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東土四系文字較習見加飾筆之形，源於兩周金文 與 ，更見於不同載體之上，如齊系文字作 ¹⁴⁴⁹、 ¹⁴⁵⁰，燕系作 ¹⁴⁵¹、 （3964）¹⁴⁵²，晉系作 ¹⁴⁵³、 ¹⁴⁵⁴，楚系作 ¹⁴⁵⁵、 （176）¹⁴⁵⁶。東土四系文字亦見不從飾筆者，多爲幣文，如 ¹⁴⁵⁷，可見加飾之形於東土較廣泛流通。秦系文字亦有加飾者，作 ¹⁴⁵⁸，後飾筆或分離，訛變作 （秦陶 1234）¹⁴⁵⁹、 ¹⁴⁶⁰，與《說文》小篆 略近，如何琳儀所言「爲小篆所本。」¹⁴⁶¹。秦文「西」字有不添飾

¹⁴⁴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7。

¹⁴⁴⁶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64。

¹⁴⁴⁷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65-766。

¹⁴⁴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66。

¹⁴⁴⁹ 齊系文字「西」作 （3.43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50。

¹⁴⁵⁰ 齊系文字「西」作 ，爲「墜」 （墜戈）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50。

¹⁴⁵¹ 燕系文字「西」作 （不降矛），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78。

¹⁴⁵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5。

¹⁴⁵³ 齊系文字「西」作 （0058），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1。

¹⁴⁵⁴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7。

¹⁴⁵⁵ 楚系文字「西」作 （畚璋罇），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77。

¹⁴⁵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6。

¹⁴⁵⁷ 晉系文字「西」作 （1044），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344。

¹⁴⁵⁸ 秦系文字「西」作 （石鼓文·吳人），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223。

¹⁴⁵⁹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77。

¹⁴⁶⁰ 秦系文字「西」作 （官印 0083），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77。

¹⁴⁶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350。

筆者，如 ¹⁴⁶²、 ¹⁴⁶³（日乙 75）¹⁴⁶³、 ¹⁴⁶⁴，何琳儀分析「西」字的演變時，提到「秦系文字由 演化爲 、 ，遂與隸書相同」¹⁴⁶⁵，見 形源於西周金文 ，橫置後成爲 ，左面筆劃斷裂成 ，如何琳儀所言，與隸書形同，見 （178）¹⁴⁶⁶，秦文字此形應爲隸書所本。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西	、	、						、
								、

例9 「冬」

「冬」《說文》載：「 ，四時盡也。从欠，从夂。」¹⁴⁶⁷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有異同作兩點筆之例，齊系作 （陳璋圓壺）¹⁴⁶⁸，或點筆連成橫筆，作 ¹⁴⁶⁹，燕系作 ¹⁴⁷⁰，晉系作 （2138）¹⁴⁷¹，楚系作 ¹⁴⁷²。秦系同樣有從橫筆作 ¹⁴⁷³，另見作 ¹⁴⁷⁴、 （秦 94）¹⁴⁷⁵，下部均添兩短筆，與東土四系文字所不同。

¹⁴⁶² 秦系文字「西」作 （石鼓文·霽雨），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85。

¹⁴⁶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7。

¹⁴⁶⁴ 秦系文字「西」作 （文博 1998.1），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77。

¹⁴⁶⁵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350。

¹⁴⁶⁶ 見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372。

¹⁴⁶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0。

¹⁴⁶⁸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296。

¹⁴⁶⁹ 齊系文字「冬」作 （2207），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8。

¹⁴⁷⁰ 燕系文字「冬」作 （474），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200。

¹⁴⁷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2。

¹⁴⁷² 楚系文字「冬」作 （曾侯乙甬钟），處理後作 。湖北省博物館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 17，頁 19。

¹⁴⁷³ 秦系文字「冬」作 （商鞅方升），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64。

¹⁴⁷⁴ 秦系文字「冬」作 （5.3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3。

¹⁴⁷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4。

	齊	燕	晉	楚	秦
冬					

例 10 「侯」

「侯」《說文》載：「 ，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¹⁴⁷⁶，甲骨文作 （甲 183）¹⁴⁷⁷，西周金文作 （康侯鼎）、 （伯侯父盤）¹⁴⁷⁸，從「厂」，從「矢」。戰國文字構形相同，多從「厂」，如齊系作 、 ，¹⁴⁷⁹燕系作 ，¹⁴⁸¹晉系作 、 （200:25）¹⁴⁸³、 （1074）¹⁴⁸⁴、 （方壺）¹⁴⁸⁵，楚系作 （243）¹⁴⁸⁶。秦系文字與東土文字略有不同，習見於「厂」上多加「人」形，見 、 （法 117）¹⁴⁸⁸、 、 （5654）¹⁴⁹⁰，與《說文》小篆形同 ，何琳儀言此構形「爲小篆所本。」¹⁴⁹¹

¹⁴⁷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0。

¹⁴⁷⁷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43。

¹⁴⁷⁸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71。

¹⁴⁷⁹ 齊系文字「侯」作 （陳侯因脊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9。

¹⁴⁸⁰ 齊系文字「侯」作 （十四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7。

¹⁴⁸¹ 燕系文字「侯」作 （郾侯載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7。

¹⁴⁸² 晉系文字「侯」作 （207），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12。

¹⁴⁸³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9。

¹⁴⁸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3。

¹⁴⁸⁵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4。

¹⁴⁸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¹⁴⁸⁷ 秦系文字「侯」作 （珍秦 144），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6。

¹⁴⁸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9。

¹⁴⁸⁹ 秦系文字「侯」作 （詛楚文），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29 頁。

¹⁴⁹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4。

¹⁴⁹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332。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𠂔							

例 11 「角」

「角」《說文》載：「 ，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¹⁴⁹²，甲骨文作 （林 2.12.5）¹⁴⁹³，西周金文有作 、 （ 生盥）、 （鄂侯鼎）¹⁴⁹⁵。戰國東土四系文字，有構形相近者，承自西周金文 ，上部多分裂作一筆，見齊系作 、 （3.936）¹⁴⁹⁷，燕系作 （4136）¹⁴⁹⁸，晉系作 （圓壺）¹⁴⁹⁹，楚系作 、 （180）¹⁵⁰¹，何琳儀言戰國文字「角」「多下部封底」¹⁵⁰²，集中見於東土四系文字。秦系文字與東土文字略有不同，下部多不封密，見陶文作 ，銘文作 （二年寺工聿戈）¹⁵⁰⁴，簡文作 （日甲 55）¹⁵⁰⁵，石鼓文作 ，均與西周金文 同，上部習見作 ，訛似「人」形，晉系亦有形近者作 （200:20）¹⁵⁰⁷，但下部封底，與秦文字不同。

¹⁴⁹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93。

¹⁴⁹³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03。

¹⁴⁹⁴ 西周金文「角」作 ，為「衡」 （番生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93。

¹⁴⁹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92。

¹⁴⁹⁶ 齊系文字「角」作 （羊角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04。

¹⁴⁹⁷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70。

¹⁴⁹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80。

¹⁴⁹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鐸器文字編》，頁 32。

¹⁵⁰⁰ 楚系文字「角」作 （隨縣石磬），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81。

¹⁵⁰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5。

¹⁵⁰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335。

¹⁵⁰³ 秦系文字「角」作 （5.7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18。

¹⁵⁰⁴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七冊，頁 6038。

¹⁵⁰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5。

¹⁵⁰⁶ 秦系文字「角」作 （石鼓文·車工），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41。

¹⁵⁰⁷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8。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角							

例 12 「巨」

「巨」《說文》載：「 ，春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¹⁵⁰⁸西周金文有作 （伯矩簋）、 （衛盃）¹⁵⁰⁹，象人手持工，或從「大」，或從「夫」。何琳儀分析戰國「巨」字時，提到秦文字與東土四系文字之別：「秦系文字作 ，乃截取 的部分形體。六國文字作 、 ，則 形之譌變。」¹⁵¹⁰秦系「巨」字作 、 （語 5）¹⁵¹¹，與西周金文 左部 同形，形同《說文》小篆 。「巨」齊系作 ，¹⁵¹²燕系作 、 ，¹⁵¹³晉系作 （3286）¹⁵¹⁴，楚系作 、 （曾 172）¹⁵¹⁵，如何琳儀所言，東土「巨」字中部曲筆演變較多，明顯與秦文字有別。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巨						

¹⁵⁰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0。

¹⁵⁰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12。

¹⁵¹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95。

¹⁵¹¹ 秦系文字「巨」作 （5.10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7。

¹⁵¹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9。

¹⁵¹³ 齊系文字「巨」作 （3.83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52。

¹⁵¹⁴ 燕系文字「巨」作 （鄆王職戈），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77。

¹⁵¹⁵ 燕系文字「巨」作 （4.3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65。

¹⁵¹⁶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32。

¹⁵¹⁷ 楚系文字「巨」作 （巨荳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2。

¹⁵¹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63。

例 13 「予」

「予」《說文》載：「 ，推予也。象相予之形。」¹⁵¹⁹春秋金文作 ¹⁵²⁰，從「八」，從「呂」。戰國東土四系文字較多接近此形，齊系作 ¹⁵²¹，燕系作 ¹⁵²²，晉系作 ¹⁵²³、 ¹⁵²⁴，楚系作 ¹⁵²⁵，上多從「八」。秦文「予」字與東土文字有異，作 （龍岡 220）¹⁵²⁶、 ¹⁵²⁷、 ¹⁵²⁸，上部多不從「八」，「呂」形下部習見添豎筆，應為形訛所致。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予						
迂						
豫						

例 14 「𡗗」

「𡗗」《說文》載：「 ，旌旗之游，𡗗蹇之兒。从中，曲而下，垂𡗗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𡗗，字子游。」¹⁵²⁹「𡗗」字甲骨文作 （前 5.5.7）¹⁵³⁰，

¹⁵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84。

¹⁵²⁰ 春秋金文「予」作 ，為「豫」 （蔡侯鑄）所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冊，頁 249。

¹⁵²¹ 齊系文字「予」作 ，為「豫」 （陳豫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49。

¹⁵²² 燕系文字「予」作 ，為「豫」 （十三年乘馬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649。

¹⁵²³ 晉系文字「予」作 （六年格氏令戈），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229。

¹⁵²⁴ 晉系文字「予」作 ，為「豫」 （149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8。

¹⁵²⁵ 楚系文字「予」作 ，為「豫」 （163）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2。

¹⁵²⁶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49。

¹⁵²⁷ 秦系文字「予」作 ，為「迂」 （石鼓文·鑾車）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79。

¹⁵²⁸ 秦系文字「予」作 ，為「豫」 （5.123）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32。

¹⁵²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0。

象旗桿之形，曲筆爲旗旂。西周金文作 （休盤）¹⁵³¹，仍保留左爲旗桿、右爲旗旂之佈局，春秋金文作 ¹⁵³²，構形已略有改變，旗桿已移往中間，旗旂則向下延伸。戰國東土四系文字，較多承自春秋金文 ，齊系作 ¹⁵³³，燕系作 ¹⁵³⁴，晉系作 ¹⁵³⁵，楚系作 ¹⁵³⁶，「旂」於東土四系文字中，作爲偏旁時多置於上部，如：「旂」 、「族」 （163）¹⁵³⁷，組成上下結構。湯餘惠於分析戰國文字形訛的情況時，亦有提到「旂」旁的演變過程，並擬成下表¹⁵³⁸：

從「旂」旁的演變，已可見六國文字與秦國文字分用的端倪，湯餘惠於表中指出，春秋金文 、 所演化成的 A、B、C 三式，同爲六國文字的例子，形訛較

¹⁵³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89。

¹⁵³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1。

¹⁵³² 春秋金文「旂」作 ，爲「旂」 （洹子孟姜壺）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2。

¹⁵³³ 齊系文字「旂」作 ，爲「族」 （3660）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39。

¹⁵³⁴ 燕系文字「旂」作 ，爲「旂」 （4.15）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58。

¹⁵³⁵ 晉系文字「旂」作 ，爲「旂」 （方壺）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55。

¹⁵³⁶ 楚系文字「旂」作 ，爲「旂」 （曾 119）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53。

¹⁵³⁷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15。

¹⁵³⁸ 詳參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34。

甚。有別於春秋金文 、 ，湯餘惠言「商代和西周的『𠂔』大體不失『旌旗之游』」¹⁵³⁹作 、 ，構形多為秦系文字所沿襲，見秦系「𠂔」字作 ¹⁵⁴⁰，陶文作 ¹⁵⁴¹，簡文作 ¹⁵⁴²，作偏旁時較多置於左旁，如「族」 （爲 25）¹⁵⁴³、「施」 ¹⁵⁴⁴，組成左右結構，構字方式與東土四系文字不同，即東、西土「𠂔」字之不同，源於所承襲的構形各異。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𠂔								

字例	旗	旂	旋	族	施
秦系					

例 15 「齊」

「齊」《說文》載：「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¹⁵⁴⁵甲骨文作 （前 2.15.3）¹⁵⁴⁶，西周金文作 （齊且辛爵），春秋金文作 （齊侯敦）¹⁵⁴⁷，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齊系作 ¹⁵⁴⁸、 ¹⁵⁴⁹，燕系作 ¹⁵⁵⁰、 ¹⁵⁵¹，晉系作 ¹⁵⁵²、

¹⁵³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34。

¹⁵⁴⁰ 秦系文字「𠂔」作 ，為「旂」 （石鼓文·汧殽）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51。

¹⁵⁴¹ 秦系文字「𠂔」作 ，為「旗」 （5.111）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9。

¹⁵⁴² 秦系文字「𠂔」作 ，為「旋」 （封 64）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5。

¹⁵⁴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5。

¹⁵⁴⁴ 秦系文字「施」作 （集粹），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66。

¹⁵⁴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3。

¹⁵⁴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02。

¹⁵⁴⁷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87-488。

¹⁵⁴⁸ 齊系文字「齊」作 （十四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76。

¹⁵⁵³，楚系作 （7）¹⁵⁵⁴、 ¹⁵⁵⁵，當中或有連筆，或以橫筆作飾，所從 均置於 底部。秦文字同樣習見橫筆加飾之例，但與東土四系文字不同， 多置於 形之內，銘文作 ¹⁵⁵⁶，陶文作 ¹⁵⁵⁷，簡文作 （封 66）¹⁵⁵⁸，形近《說文》小篆 ，另見「劑」作 ¹⁵⁵⁹、「薺」作 ¹⁵⁶⁰，同作此形。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齊								、 、
劑								
薺								

例 16 「寅」

「寅」《說文》載：「 ，𩚑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 不達𩚑，寅於下也。」¹⁵⁶¹甲骨文作 （菁 5.1）¹⁵⁶²，與矢同形。後加 分化作

¹⁵⁴⁹ 齊系文字「齊」作 （3.132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36。

¹⁵⁵⁰ 燕系文字「齊」作 ，為「劑」 （159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67。

¹⁵⁵¹ 燕系文字「齊」作 ，為「劑」 （鄧侯載簋）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7。

¹⁵⁵² 晉系文字「齊」作 ，為「劑」 （方壺）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77。

¹⁵⁵³ 晉系文字「齊」作 ，為「劑」 （1223）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6。

¹⁵⁵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18。

¹⁵⁵⁵ 楚系文字「齊」作 ，為「劑」 （曾 76）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30。

¹⁵⁵⁶ 秦系文字「齊」作 （六年漢中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75。

¹⁵⁵⁷ 秦系文字「齊」作 （5.29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76。

¹⁵⁵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7。

¹⁵⁵⁹ 秦系文字「齊」作 （詛楚文），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32 頁。

¹⁵⁶⁰ 秦系文字「齊」作 （9.7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30。

¹⁵⁶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10。

¹⁵⁶²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60。

「寅」，作 (林 1.15.3)，又作 (前 3.7.2)、 (戩 49.3)¹⁵⁶³，商代金文作 (戊寅鼎)，西周金文作 (豆閉簋)、或箭頭繁化作 (靜簋)¹⁵⁶⁴，當中加飾部分的演變，或可推測爲 、 、 、 。戰國文字有承襲之例，齊系作 ¹⁵⁶⁵、 ¹⁵⁶⁶，燕系作 ¹⁵⁶⁷，晉系作 ¹⁵⁶⁸、 ¹⁵⁶⁹，楚系作 (30)¹⁵⁷⁰，當中的箭頭雖繁簡不一，但如何琳儀所言「六國文字尚保存箭頭」¹⁵⁷¹，且當中加飾之 ，多沿西周金文分佈左右兩旁。秦系「寅」字作 ¹⁵⁷²、 ¹⁵⁷³、 ¹⁵⁷⁴，上部箭頭仍存，當中 形箭頭已有逐漸離析之勢，爲秦文字所習見，何琳儀言「秦國文字箭頭不顯，譌變似从宀旁，爲小篆所本」¹⁵⁷⁵，不誤。另見秦簡「寅」有作 (日甲 5)¹⁵⁷⁶，上部已成「宀」，陳立亦指，此形上部「寫作『宀』者，與『宀』字相同，由於『矢頭』的訛寫，進一步將之與下半部的形體分割」¹⁵⁷⁷，構形與《說文》小篆 相同。秦文字加飾的部分多作 ，疑爲 形之合寫，置於中部，與甲骨文 較爲接近，矢形逐漸離析。相比之下，六國文字多分寫從 ，矢形仍然明顯，因此構形與秦系不同。

¹⁵⁶³ 以上三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60-561。

¹⁵⁶⁴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91-992。

¹⁵⁶⁵ 齊系文字「寅」作 (陳純釜)，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0。

¹⁵⁶⁶ 齊系文字「寅」作 ，爲「𡗗」 (陳侯因資敦)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50。

¹⁵⁶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5。

¹⁵⁶⁸ 晉系文字「寅」作 (鄆孝子鼎)，處理後作 。當中「矢」的箭頭，下移成 ，已形近「大」形。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0。

¹⁵⁶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7。

¹⁵⁷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34。

¹⁵⁷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219。

¹⁵⁷² 秦系文字「寅」作 (故宮 403)，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70。

¹⁵⁷³ 秦系文字「寅」作 (5.12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33。

¹⁵⁷⁴ 秦系文字「寅」作 (5.22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59。

¹⁵⁷⁵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219。

¹⁵⁷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20。

¹⁵⁷⁷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436。

	甲	商代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寅								寅、寅、寅
								寅

例 17 「倉」

「倉」《說文》載：「 ，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¹⁵⁷⁸ 甲骨文作 （通別二.10.7）¹⁵⁷⁹，西周金文作 （叔倉父簋）、 （趺鐘）¹⁵⁸⁰，從「戶」，從「合」。戰國東土文字多有變異，齊系作 ¹⁵⁸¹，晉系作 ¹⁵⁸²、 ¹⁵⁸³，楚系作 （181）¹⁵⁸⁴、 ¹⁵⁸⁵，三系文字所從「戶」，豎筆多置中，並用以連結「合」的上下部分，下部「口」形多以橫筆代替，或於右旁添兩筆作飾。秦系「倉」字沿襲西周金文，作 ¹⁵⁸⁶、 ¹⁵⁸⁷、 （秦 168）¹⁵⁸⁸，仍從「戶」，從「合」，字有如加飾筆，與《說文》小篆 同。

	甲	西周	齊	晉	楚	秦
倉						

¹⁵⁷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9。

¹⁵⁷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60。

¹⁵⁸⁰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65。

¹⁵⁸¹ 齊系文字「倉」作 （3.4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2。

¹⁵⁸² 晉系文字「倉」作 （宜陽右倉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2。

¹⁵⁸³ 晉系文字「倉」作 （6.19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96。

¹⁵⁸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9。

¹⁵⁸⁵ 楚系文字「倉」作 （132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4。

¹⁵⁸⁶ 秦系文字「倉」作 （5561），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05。

¹⁵⁸⁷ 秦系文字「倉」作 （5.7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0。

¹⁵⁸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7。

例 18 「庚」、「康」

「庚」《說文》載：「 ，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齊。」¹⁵⁸⁹，甲骨文作 （後 1.5.1）、 （前 3.10.3）¹⁵⁹⁰，西周金文作 （史獸鼎）、 （兮甲盤）¹⁵⁹¹，戰國文字構形相近，齊系作 ¹⁵⁹²，燕系作 ¹⁵⁹³，晉系作 ¹⁵⁹⁴，楚系作 （220）¹⁵⁹⁵，秦系作 （日甲 99 背）¹⁵⁹⁶。秦系「庚」字另作 （日乙 76）¹⁵⁹⁷，中部略有不同， 形兩斜筆平直成橫筆作 ，形同「干」 （效 27）¹⁵⁹⁸，「庚」上古音作見紐陽部，「干」作見紐元部，二字見紐雙聲，陽元通轉，故「庚」字所從 ，應形訛成 「干」作聲符。「庚」《說文》小篆作 ，從 ，爲小篆「干」 ¹⁵⁹⁹，與秦文字正合。秦系從「庚」之「康」字同樣從「干」，「穰」《說文》載：「 ，穀皮也。从禾，从米，庚聲。 ，穰或省」¹⁶⁰⁰「康」小篆作 ，甲骨文作 （前 1.12.8）¹⁶⁰¹，西周金文作 （克鐘）¹⁶⁰²，戰國文字有構形相近者，齊系作 ¹⁶⁰³，晉系作 ¹⁶⁰⁴，楚系作 （緇 28）¹⁶⁰⁵，秦系作 （2475）¹⁶⁰⁶，中部均類近 形。秦系「康」字又作 ¹⁶⁰⁷，從「干」 ，「康」古音屬溪紐

¹⁵⁸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9。

¹⁵⁹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51-552。

¹⁵⁹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70。

¹⁵⁹² 齊系文字「庚」作 （369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2。

¹⁵⁹³ 燕系文字「庚」作 （005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

¹⁵⁹⁴ 晉系文字「庚」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3。

¹⁵⁹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3。

¹⁵⁹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¹⁵⁹⁷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¹⁵⁹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9。

¹⁵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50。

¹⁶⁰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5。

¹⁶⁰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09。

¹⁶⁰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72。

¹⁶⁰³ 齊系文字「康」作 （陳曼），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2。

¹⁶⁰⁴ 晉系文字「康」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2。

¹⁶⁰⁵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6。

¹⁶⁰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0。

陽音，與「干」字，溪見旁紐，陽元通轉，同樣可取「干」爲聲符。見《說文》

小篆「康」作 ，亦從 ，構件僅與秦文字相同。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庚							
康							

第三節 戰國東、西土形同字例分析

戰國東、西土文字存在形異的字例，但同時不能忽略兩者相同的構形。本部分的研究方法與第一部分相同，主要分析東、西土文字均形同或形近的例子，因爲五系形同的例子繁多，無法盡錄，本部分只以 25 個字爲例，所採用之例，五系均有字形可取用，以便全面呈現五系的材料。本部分通過資料的整理，嘗試引例說明東、西土文字形同的情況，並於兩者形同的情況下，梳理東、西土文字與甲骨文、兩周金文與《說文》小篆的關係。

例 1 「宋」

「宋」《說文》載：「 ，居也。从宀，从木。」¹⁶⁰⁸ 甲骨文作 （京都 3122）、 （甲 207）¹⁶⁰⁹，西周金文作 （永孟），春秋金文作 （趯亥鼎）¹⁶¹⁰。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¹⁶¹¹、 ¹⁶¹²，燕系作 ¹⁶¹³，晉系作 （1394）¹⁶¹⁴、 （2456）

¹⁶⁰⁷ 秦系文字「康」作 （秦印），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82。

¹⁶⁰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1。

¹⁶⁰⁹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18。

¹⁶¹⁰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32。

¹⁶¹¹ 齊系文字「宋」作 （143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3。

¹⁶¹⁵，楚系作 (1429) ¹⁶¹⁶、 (18) ¹⁶¹⁷，秦系作 ¹⁶¹⁸、 (日甲 36 背) ¹⁶¹⁹，

五系文字均構形相近。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宋	、			、		、	、	、

例 2 「谷」

「谷」《說文》載：「 ，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¹⁶²⁰甲骨文作 (前 2.5.4) ¹⁶²¹，西周金文作 (啓卣) ¹⁶²²。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¹⁶²³，燕系作 ¹⁶²⁴，晉系作 (3141) ¹⁶²⁵，楚系作 ¹⁶²⁶，秦系作 (日乙 189) ¹⁶²⁷。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谷							

¹⁶¹² 齊系文字「宋」作 (3.80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44。

¹⁶¹³ 燕系文字「宋」作 (1430)，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3。

¹⁶¹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3。

¹⁶¹⁵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82。

¹⁶¹⁶ 楚系文字「宋」作 (142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3。

¹⁶¹⁷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2。

¹⁶¹⁸ 秦系文字「宋」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04。

¹⁶¹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7。

¹⁶²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0。

¹⁶²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51。

¹⁶²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49。

¹⁶²³ 齊系文字「谷」作 (圖錄 2.56.4)，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54。

¹⁶²⁴ 燕系文字「谷」作 ，爲「俗」 (5664)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5。

¹⁶²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5。

¹⁶²⁶ 楚系文字「谷」作 ，爲「浴」 (帛乙 11.28) 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946。

¹⁶²⁷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4。

例3 「東」

「東」《說文》載：「 ，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¹⁶²⁸ 甲骨文作 （甲 816）¹⁶²⁹，西周金文作 （克鐘）¹⁶³⁰。戰國文字沿襲西周金文，形構相近，齊系作 ¹⁶³¹，燕系作 ¹⁶³²，晉系作 ¹⁶³³，楚系作 （140）¹⁶³⁴，秦系作 （7.5）¹⁶³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東							

例4 「卜」

「卜」《說文》載：「 ，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¹⁶³⁶ 甲骨文作 （菁 5.1）¹⁶³⁷，西周金文作 （卜孟簋）¹⁶³⁸。戰國五系文字均與殷周文字形同，齊系作 ¹⁶³⁹，燕系作 （3306）¹⁶⁴⁰，晉系作 ¹⁶⁴¹，楚系作 （140）¹⁶⁴²，秦系作 ¹⁶⁴³。

¹⁶²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6。

¹⁶²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65。

¹⁶³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04。

¹⁶³¹ 齊系文字「東」作 （0150），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

¹⁶³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3。

¹⁶³³ 晉系文字「東」作 （東周左官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82。

¹⁶³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0。

¹⁶³⁵ 秦系文字「東」作 （015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08。

¹⁶³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69。

¹⁶³⁷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47。

¹⁶³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25。

¹⁶³⁹ 齊系文字「東」作 （126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9。

¹⁶⁴⁰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835。

¹⁶⁴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298。

¹⁶⁴² 楚系文字「卜」作 ，為「貞」 （254）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0。

¹⁶⁴³ 秦系文字「卜」作 （5.112），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29。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卜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例5 「工」

「工」《說文》載：「**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¹⁶⁴⁴甲骨文作**𠂇**（續 1.5.1）¹⁶⁴⁵，西周金文作**𠂇**（伊簋）¹⁶⁴⁶。戰國文字形同，見齊系作**𠂇**（2515）¹⁶⁴⁷，燕系作**𠂇**¹⁶⁴⁸，晉系作**𠂇**（圓壺）¹⁶⁴⁹，楚系作**𠂇**¹⁶⁵⁰，秦系作**𠂇**（秦 99）¹⁶⁵¹。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工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例6 「同」

「同」《說文》載：「**同**，合會也。从月，从口。」¹⁶⁵²甲骨文作**𠂇**（後 2.10.2）¹⁶⁵³，西周金文作**𠂇**（同簋）¹⁶⁵⁴。戰國五系文字均相類，齊系作**𠂇**¹⁶⁵⁵，燕系作**𠂇**（3684）¹⁶⁵⁶，晉系作**𠂇**（4499）¹⁶⁵⁷，楚系作**𠂇**（138 反）¹⁶⁵⁸，秦系作**𠂇**¹⁶⁵⁹。

¹⁶⁴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0。

¹⁶⁴⁵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07。

¹⁶⁴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11。

¹⁶⁴⁷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99。

¹⁶⁴⁸ 燕系文字「工」作**𠂇**（0085），處理後作**𠂇**。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

¹⁶⁴⁹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𠂇器文字編》，頁 8。

¹⁶⁵⁰ 楚系文字「工」作**𠂇**，為「貞」**𠂇**（106）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0。

¹⁶⁵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9。

¹⁶⁵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6。

¹⁶⁵³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30。

¹⁶⁵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11。

¹⁶⁵⁵ 齊系文字「同」作**𠂇**（5.368），處理後作**𠂇**。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5。

¹⁶⁵⁶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929。

¹⁶⁵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11。

¹⁶⁵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9。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同							

例7 「用」

「用」《說文》載：「 ，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¹⁶⁶⁰ 甲骨文作 （鐵 160.2）¹⁶⁶¹，西周金文作 （孟鼎），春秋金文作 （齊侯盤）¹⁶⁶²。戰國文字同樣沿襲殷周文字，見齊系作 ¹⁶⁶³，燕系作 （2725）¹⁶⁶⁴，晉系作 ¹⁶⁶⁵，楚系作 （曾 9）¹⁶⁶⁶，秦系作 ¹⁶⁶⁷。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用								

例8 「車」

「車」《說文》載：「 ，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¹⁶⁶⁸ 甲骨文作 （拾 12.16）、 （珠 290）¹⁶⁶⁹，西周金文作 （同卣），春秋金文作 （郟大叔斧）¹⁶⁷⁰。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齊系作 ¹⁶⁷¹，燕系作 （0293）¹⁶⁷²、 ¹⁶⁷³，

¹⁶⁵⁹ 秦系文字「同」作 （石鼓文·車工），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37。

¹⁶⁶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0。

¹⁶⁶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52。

¹⁶⁶²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26-227。

¹⁶⁶³ 齊系文字「用」作 （陳侯因資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13。

¹⁶⁶⁴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89。

¹⁶⁶⁵ 齊系文字「用」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13。

¹⁶⁶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28。

¹⁶⁶⁷ 秦系文字「用」作 （石鼓文·吳人），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225。

¹⁶⁶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1。

¹⁶⁶⁹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31-532。

¹⁶⁷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31。

¹⁶⁷¹ 齊系文字「車」作 （子禾子釜），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31。

晉系作 (0553)¹⁶⁷⁴、 (圓壺)¹⁶⁷⁵，楚系作 ¹⁶⁷⁶，秦系作 ¹⁶⁷⁷，五系文字形同。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用								

例9 「五」

「五」《說文》載：「 ，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¹⁶⁷⁸甲骨文作 (前 2.21.4)¹⁶⁷⁹，西周金文作 (頌鼎)¹⁶⁸⁰。戰國文字均有形同之例，見齊系作 ¹⁶⁸¹，燕系作 ¹⁶⁸²，晉系作 (303:1)¹⁶⁸³，楚系作 (45)¹⁶⁸⁴，秦系作 ¹⁶⁸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五							

¹⁶⁷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

¹⁶⁷³ 燕系文字「車」作 ，爲「載」 (邲侯載戈) 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212。

¹⁶⁷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

¹⁶⁷⁵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28。

¹⁶⁷⁶ 楚系文字「車」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31。

¹⁶⁷⁷ 秦系文字「車」作 (石鼓文·吳人)，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36。

¹⁶⁷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7。

¹⁶⁷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40。

¹⁶⁸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47。

¹⁶⁸¹ 齊系文字「五」作 (陳昉簋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56。

¹⁶⁸² 燕系文字「五」作 (圖錄 4.198.3)，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217。

¹⁶⁸³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1。

¹⁶⁸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

¹⁶⁸⁵ 秦系文字「五」作 (5.40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25。

例 10 「生」

「生」《說文》載：「 ，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¹⁶⁸⁶，「會草生長於地之意」¹⁶⁸⁷，甲骨文作 （粹 398），或從點作 （粹 1.131）¹⁶⁸⁸，西周金文作 （單伯鐘），點筆或演變成橫筆作 （武生鼎）¹⁶⁸⁹。戰國五系文字具形近之例，見齊系作 （2614）¹⁶⁹⁰，燕系作 （3416）¹⁶⁹¹，晉系作 （3291）¹⁶⁹²，楚系作 （222）¹⁶⁹³，秦系作 ¹⁶⁹⁴。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生	、	、					

例 11 「行」

「行」《說文》載：「 ，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¹⁶⁹⁵甲骨文作 （甲 703）¹⁶⁹⁶，象四達之路，西周金文作 （虢季子白盤）¹⁶⁹⁷。戰國文字有所沿襲，見齊系作 ¹⁶⁹⁸，燕系作 （2966）¹⁶⁹⁹，晉系作 （156:19）¹⁷⁰⁰，楚系作 （229）¹⁷⁰¹，秦系作 ¹⁷⁰²。

¹⁶⁸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7。

¹⁶⁸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12。

¹⁶⁸⁸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75。

¹⁶⁸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21。

¹⁶⁹⁰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49。

¹⁶⁹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8。

¹⁶⁹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8。

¹⁶⁹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3。

¹⁶⁹⁴ 秦系文字「生」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89。

¹⁶⁹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44。

¹⁶⁹⁶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81。

¹⁶⁹⁷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20。

¹⁶⁹⁸ 齊系文字「行」作 （017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

¹⁶⁹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50。

¹⁷⁰⁰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7。

¹⁷⁰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0。

¹⁷⁰² 秦系文字「行」作 （5.15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38。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行							

例 12 「方」

「方」《說文》載：「 ，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¹⁷⁰³ 甲骨文作 （京津 5281）¹⁷⁰⁴，西周金文作 （孟鼎）¹⁷⁰⁵。戰國五系文字具形近之例，齊系作 ¹⁷⁰⁶，燕系作 ¹⁷⁰⁷，晉系作 ¹⁷⁰⁸，楚系作 ¹⁷⁰⁹，秦系作 ¹⁷¹⁰。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方							

例 13 「井」

「井」《說文》載：「 ，八家一井，象構韓形。●，巵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¹⁷¹¹ 甲骨文作 （甲 2969 反）¹⁷¹²，西周金文作 （麥盃），或從點作 （散盤）¹⁷¹³。戰國五系文字多沿襲 ，齊系作 ¹⁷¹⁴，燕系作 ¹⁷¹⁵，晉

¹⁷⁰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76。

¹⁷⁰⁴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81。

¹⁷⁰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20。

¹⁷⁰⁶ 齊系文字「方」作 ，為「昉」 （024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2。

¹⁷⁰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5。

¹⁷⁰⁸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11。

¹⁷⁰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785。

¹⁷¹⁰ 秦系文字「方」作 （石鼓文·霽雨），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89。

¹⁷¹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6。

¹⁷¹²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32。

¹⁷¹³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50-351。

¹⁷¹⁴ 齊系文字「井」作 ，為「荆」 （子禾子釜）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32。

¹⁷¹⁵ 燕系文字「井」作 ，為「荆」 （127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5。

系作 (85:4)¹⁷¹⁶，楚系作 ¹⁷¹⁷，秦系作 (日甲 49)¹⁷¹⁸。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井							

例 14 「戈」

「戈」《說文》載：「 ，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¹⁷¹⁹ 甲骨文作 (存下 47)¹⁷²⁰，西周金文作 (休盤)¹⁷²¹。戰國五系文字構形相近，見齊系作 ¹⁷²²，燕系作 ¹⁷²³，晉系作 (446)¹⁷²⁴，楚系作 ¹⁷²⁵，秦系作 (日甲 47)¹⁷²⁶，構形均相近。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戈							

例 15 「外」

「外」《說文》載：「 ，遠也。卜尙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¹⁷²⁷ 西周金文作 (靜簋)¹⁷²⁸。戰國五系文字形近，齊系作 ¹⁷²⁹，燕系作 (3035)¹⁷³⁰，

¹⁷¹⁶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0。

¹⁷¹⁷ 楚系文字「井」作 ，爲「荆」 (曾 75) 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 (增訂本)》，頁 502。

¹⁷¹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4。

¹⁷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 (附檢字)》，頁 266。

¹⁷²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89。

¹⁷²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21。

¹⁷²² 齊系文字「戈」作 (武城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4。

¹⁷²³ 燕系文字「戈」作 (左行議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14。

¹⁷²⁴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91。

¹⁷²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82。

¹⁷²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8。

¹⁷²⁷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 (附檢字)》，頁 142。

¹⁷²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83。

¹⁷²⁹ 齊系文字「外」作 (武城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92。

晉系作 ¹⁷³¹，楚系作 ¹⁷³² (3215)，秦系作 ¹⁷³³ (日乙 8)¹⁷³³，構形近似。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外						

例 16 「貝」

《說文》「貝」載：「 ，海介蟲也。居陸名蜃，在水名蜃，象形。」¹⁷³⁴甲骨文作 ¹⁷³⁵，西周金文作 (孟爵)¹⁷³⁶，又作 ¹⁷³⁷。戰國文字多承自 ，齊系作 ¹⁷³⁸，燕系作 (2934)¹⁷³⁹，晉系作 (465)¹⁷⁴⁰，楚系作 (274)¹⁷⁴¹，秦系作 (爲 18)¹⁷⁴²。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貝							

例 17 「吉」

《說文》「吉」載：「 ，善也。从士、口。」¹⁷⁴³甲骨文作 (鐵 159.1)、

¹⁷³⁰ 見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67。

¹⁷³¹ 晉系文字「外」作 ，爲「外」 (2478) 所從。見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91。

¹⁷³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2。

¹⁷³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7。

¹⁷³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29。

¹⁷³⁵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77。

¹⁷³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28。

¹⁷³⁷ 西周金文「貝」作 ，爲「貯」 (兮甲盤) 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32。

¹⁷³⁸ 齊系文字「貝」作 ，爲「賈」 (圖錄 3.446.3) 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66。

¹⁷³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42。

¹⁷⁴⁰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97。

¹⁷⁴¹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4。

¹⁷⁴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94。

¹⁷⁴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3。

(甲 2671)¹⁷⁴⁴，西周金文作 (兮甲盤)，春秋金文作 ¹⁷⁴⁵。戰國文字構形有所承襲，齊系作 ¹⁷⁴⁶，燕系作 (4866)¹⁷⁴⁷，晉系作 (玉片)¹⁷⁴⁸，楚系作 (197)¹⁷⁴⁹，秦系作 (日乙 189)¹⁷⁵⁰。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吉	、							

例 18 「自」

「自」《說文》載：「 ，鼻也。象鼻形。」¹⁷⁵¹甲骨文作 (乙 921)、 (前 3.27.7)¹⁷⁵²，西周金文作 (令鼎)、 (散盤)¹⁷⁵³。戰國文字沿襲構形西周金文，齊系作 ¹⁷⁵⁴，燕系作 ¹⁷⁵⁵，晉系作 (67:21)¹⁷⁵⁶，楚系作 ¹⁷⁵⁷，秦系作 (效 18)¹⁷⁵⁸，各系文字構形相近，。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自	、	、					

¹⁷⁴⁴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2-43。

¹⁷⁴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9。

¹⁷⁴⁶ 齊系文字「吉」作 (陳侯因資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0。

¹⁷⁴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41。

¹⁷⁴⁸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鐸器文字編》，頁 21。

¹⁷⁴⁹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

¹⁷⁵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5。

¹⁷⁵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4。

¹⁷⁵²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63。

¹⁷⁵³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243。

¹⁷⁵⁴ 齊系文字「自」作 ，為「胎」 (3.694)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17。

¹⁷⁵⁵ 燕系文字「自」作 ，為「垺」 (0186)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

¹⁷⁵⁶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5。

¹⁷⁵⁷ 楚系文字「自」作 (龔璋罇)，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1。

¹⁷⁵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2。

例 19 「非」

「非」《說文》載：「**𠂔**，違也。从飛下𠂔，取其相背。」¹⁷⁵⁹西周金文作**𠂔**（毛公鼎）¹⁷⁶⁰。戰國五系文字有所沿襲，構形相近，齊系作**𠂔**¹⁷⁶¹，燕系作**𠂔**（2740）¹⁷⁶²，晉系作**𠂔**（大鼎）¹⁷⁶³，楚系作**𠂔**（40）¹⁷⁶⁴，秦系作**𠂔**¹⁷⁶⁵。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兆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例 20 「門」

「門」《說文》載：「**門**，聞也。从二戶。象形。」¹⁷⁶⁶甲骨文作**門**（乙 8714）、**𠂔**（珠 34）¹⁷⁶⁷，西周金文作**門**（頌壺）¹⁷⁶⁸。戰國文字沿襲西周金文，齊系作**𠂔**¹⁷⁶⁹，燕系作**𠂔**¹⁷⁷⁰，晉系作**𠂔**（2477）¹⁷⁷¹，楚系作**𠂔**（52）¹⁷⁷²，秦系作**𠂔**（日甲 132）¹⁷⁷³，五系構形皆近。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門	門、𠂔	門	𠂔	門	𠂔	𠂔	𠂔

¹⁷⁵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5。

¹⁷⁶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760。

¹⁷⁶¹ 齊系文字「兆」作**𠂔**（0380），處理後作**𠂔**。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5。

¹⁷⁶²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693。

¹⁷⁶³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𠂔器文字編》，頁 35。

¹⁷⁶⁴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4。

¹⁷⁶⁵ 秦系文字「非」作**𠂔**（十鐘），處理後作**𠂔**。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73。

¹⁷⁶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47。

¹⁷⁶⁷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65。

¹⁷⁶⁸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767。

¹⁷⁶⁹ 齊系文字「門」作**𠂔**，為「閔」**𠂔**（3440）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0。

¹⁷⁷⁰ 燕系文字「門」作**𠂔**，為「閔」**𠂔**（3414）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8。

¹⁷⁷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85。

¹⁷⁷²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4。

¹⁷⁷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8。

例 21 「古」

「古」《說文》載：「𠂔，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¹⁷⁷⁴ 甲骨文作 （甲 1839）¹⁷⁷⁵，西周金文作 （牆盤）¹⁷⁷⁶。戰國五系文字均有從橫筆之形，齊系作 ¹⁷⁷⁷，燕系作 ¹⁷⁷⁸，晉系作 ¹⁷⁷⁹，楚系作 （15）¹⁷⁸⁰，秦系作 ¹⁷⁸¹。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古							

例 22 「矢」

「矢」《說文》載：「𠂔，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¹⁷⁸² 甲骨文作 （甲 3117）、 （甲 3736）¹⁷⁸³，西周金文作 （同卣）¹⁷⁸⁴，春秋金文或從橫筆作 ¹⁷⁸⁵。戰國五系文字有所沿襲，構形相近，齊系作 ¹⁷⁸⁶，燕系作 ¹⁷⁸⁷，晉系作 ¹⁷⁸⁸，楚系作 ¹⁷⁸⁹，秦系作 ¹⁷⁹⁰。

¹⁷⁷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50。

¹⁷⁷⁵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93。

¹⁷⁷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133。

¹⁷⁷⁷ 齊系文字「古」作 （3.125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5。

¹⁷⁷⁸ 燕系文字「古」作 ，為「鋸」 （鄧王職戈）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208。

¹⁷⁷⁹ 晉系文字「古」作 ，為「居」 （2210）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8。

¹⁷⁸⁰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4。

¹⁷⁸¹ 秦系文字「古」作 （石鼓文·而師），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54。

¹⁷⁸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0。

¹⁷⁸³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41。

¹⁷⁸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369。

¹⁷⁸⁵ 春秋金文「矢」作 ，為「侯」 （滕侯璽）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371。

¹⁷⁸⁶ 齊系文字「矢」作 ，為「侯」 （陳侯因齊敦）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99。

¹⁷⁸⁷ 燕系文字「矢」作 ，為「侯」 （鄧王載戈）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86。

¹⁷⁸⁸ 晉系文字「矢」作 ，為「侯」 （200:25）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19。

¹⁷⁸⁹ 楚系文字「矢」作 ，為「侯」 （214）所從。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4。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矢								

例 23 「文」

「文」《說文》載：「，錯畫也。象交文。」¹⁷⁹¹ 甲骨文作 (乙 3612)、 (甲 3940)¹⁷⁹²，西周金文作 (文簋)¹⁷⁹³，春秋金文作 (王孫鐘)¹⁷⁹⁴。戰國五系文字多 形，齊系作 ¹⁷⁹⁵，燕系作 ¹⁷⁹⁶，晉系作 (67:48)¹⁷⁹⁷，楚系作 (97)¹⁷⁹⁸，秦系作 (5.355)¹⁷⁹⁹。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文								

例 24 「田」

「田」《說文》載：「，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¹⁸⁰⁰ 甲骨文作 (粹 1222)、 (甲 673)¹⁸⁰¹，西周金文作 (克鼎)、 ¹⁸⁰²。戰國五系文字有相近之例，齊系作 ¹⁸⁰³，燕系作 ¹⁸⁰⁴，晉系作 (3943)¹⁸⁰⁵，楚

¹⁷⁹⁰ 秦系文字「矢」作 (石鼓文·而師)，處理後作。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02 頁。

¹⁷⁹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85。

¹⁷⁹²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72。

¹⁷⁹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635。

¹⁷⁹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637。

¹⁷⁹⁵ 齊系文字「文」作 (陳侯因資敦)，處理後作。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245。

¹⁷⁹⁶ 燕系文字「文」作 (0012)，處理後作。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86。

¹⁷⁹⁷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1。

¹⁷⁹⁸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46。

¹⁷⁹⁹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92。

¹⁸⁰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90。

¹⁸⁰¹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22。

¹⁸⁰²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891。

¹⁸⁰³ 齊系文字「田」作 (0307)，處理後作。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245。

系作 (94)¹⁸⁰⁶，秦系作 ¹⁸⁰⁷。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田							

例 25 「乍」

「乍」《說文》載：「 ，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¹⁸⁰⁸ 甲骨文作 (粹 236)、 (掇 2.346 反)¹⁸⁰⁹，西周金文作 (善夫克鼎)、 (頌簋)¹⁸¹⁰。戰國文字承襲西周金文，見齊系作 ¹⁸¹¹，燕系作 ¹⁸¹²，晉系作 ¹⁸¹³，楚系作 (帛甲 7.29)¹⁸¹⁴，秦系作 ¹⁸¹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乍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通過對戰國東、西土文字的分系處理，嘗試從形異與形同兩方面，了解兩者的關係，並通過縱向的比對，梳理東、西土文字與甲骨文、兩周金文與

¹⁸⁰⁴ 燕系文字「田」作 (圖錄 4.27.1)，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86。

¹⁸⁰⁵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995。

¹⁸⁰⁶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4。

¹⁸⁰⁷ 秦系文字「田」作 (石鼓文·田車)，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頁 160。

¹⁸⁰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67。

¹⁸⁰⁹ 以上二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499。

¹⁸¹⁰ 以上二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纂補著，《金文編》，頁 836。

¹⁸¹¹ 晉系文字「乍」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6。

¹⁸¹² 燕系文字「乍」作 (鄆王職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6。

¹⁸¹³ 晉系文字「乍」作 (哀成叔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26。

¹⁸¹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69。

¹⁸¹⁵ 秦系文字「乍」作 (石鼓·作原)，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94 頁。

《說文》小篆的牽連。從上文東、西土構形比較的字例可知，無論彼此形異或形同，大部分秦系文字的構形均與兩周金文形同或形近，可證唐蘭、胡光燁、湯餘惠與何琳儀對秦系文字承傳自兩周文字的說法。另一方面，於相同的字例比對下，不少東土四系的文字均能與兩周金文對應，說明秦系文字雖與兩周文字最近，但卻不能忽略東土文字與兩周文字的關係，湯餘惠曾就秦國、六國文字與商周文字的關係，指出：

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忽視它（案：戰國文字）和傳統商周古文的因襲繼承關係，秦處宗周故地，秦文字多仍周舊，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六國文字繁簡不一，異文殊多，與商周古文每有不盡相合之處，然而兩者之間的淵源與流派關係是無可懷疑的。¹⁸¹⁶

湯氏之言正說明，即使東、西土文字演變速度不一，而且具有構形相異的例子，但不能否認兩者同源於殷周古文。從上文第二節的比對可知，即使東、西土文字的構形相異，兩者同樣有大部分的字例能合於兩周金文，正能夠論證東、西土文字同源的情況。

於戰國東、西土文字的關係上，本章從形異、形同兩方面作分析、推論。從第二節的比對，可知東、西土文字間的差異，主要由兩者的形變所導致。一方面為東土四系文字的形變，如「齒」、「巨」。更大部分為秦系文字的形變，如「侯」、「齊」。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東土四系文字的形變，還是西土秦系文字本身的形變，兩種情況均會導致秦系地域特徵的構成，而這類富秦系特色的字，大部分構形均與《說文》小篆形同或形近，與胡光燁言「戰國秦文字近似小篆」正合，亦說明秦文字的特色較多能夠保存，相比之下，東土四系文字的特色則較少保留，由此更見東、西土文字的分別。從這部分的比對、分析，可證王國維與唐蘭等學者，主張戰國東、西土文字不同，是有據可依的。

從分析所見，雖然戰國東、西土文字確有形異的情況，但卻只能說明戰國時的其中一種文字現象，而不能用以總括整個時期的戰國文字。通過第三節的

---

¹⁸¹⁶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6。

資料整理，可見戰國東、西土文字同時存在形同的情況，孫海波提到部分六國文字與西周文字、秦國文字的相近，與這類比較結果大致相符。唯孫氏所論的載體僅為銅器，通過比較可知，東、西土文字形近的書寫材料，不限於銅器，亦同見於璽印、簡帛與貨幣，流通的程度更為普遍。由此可證，孫海波指「戰國時文字有東西之別，固非定論」，同樣是有例可循的。

通過第二、三節的比較，可以清楚知道，戰國東、西土文字同時存在形異、形同的情況，因此王國維與孫海波等學者，於東、西土文字構形關係的論題上，雖有構形異、同的不同主張，亦看似相互對立，但從歸納出的資料，可證雙方的說法均可成立，只是論述的部分各有不同。

裘錫圭從正體、俗體兩方面，分析戰國東、西土文字，較能說明當中構形異、同的並存情況。上文提到，裘錫圭以正體作為構形比較的根本，以俗體作為演變程度的衡量，指六國的俗體與正體差別很大，秦國的俗體與正體較近，由此說明六國文字的形變較甚，而秦國文字的演變較慢，因而出現戰國東、西土文字形異的情況。論說中，裘錫圭以正體作為比較的根本，間接說明東、西土文字具的構形相同，裘氏曾言「各國的正體跟西周春秋文字比較接近，因此它們之間共同性也比較多」¹⁸¹⁷，更為明顯的證據。此外，上文孫海波的分析，同見相類似的說法，孫氏於文中指出，東、西土的銘文構形相近，而且承傳自殷商。另一方面，陶器、璽印、貨幣等書寫材料的文字，則六國變化尤甚，故東、西土文字的構形相異。從上述兩方面看來，孫海波的說法與裘錫圭所言正體、俗體的理論相吻合。

從東、西土的概念上分析，兩方面的彝器、銘文較多為宗室所製，體例相對莊重，文字亦較為規整，構形與西周文字較為接近，以此作為正體的代表，是言之成理的。相反，陶器、璽印、貨幣、簡帛多用於民間，流通性強，文字的規範較少，構形的演變自然較多，以這種書寫材料代表俗體，最為貼切。但有一點需要留意，不同書寫材料僅能作為正體、俗體的「代表」，即較容易用

---

¹⁸¹⁷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8。

以說明構形上的差異，而不能斷然將彝器、銘文視為正體，陶器、璽印、貨幣上的文字視為俗體，通過不同書寫材料的綜合比較，可知不少陶器、璽印、貨幣上的文字與殷周文字相合。相反，彝器、銘文亦存在構形演變的例子。因此討論戰國文字中的正體、俗體，不應受書寫材料所限，當中彝器、銘文與陶器、璽印、貨幣等材料，僅能作為正體、俗體的顯要例子。

戰國文字中的正體，構形承自殷周文字，演變較少，因此東、西土文字的構形相同，能對應本章第三節的整理、歸納。俗體方面，流傳廣泛，演變較多，導致東、西土文字的構形相異，與本章第二節的比對、分析相同。戰國東、西土文字並存正體、俗體，王國維指東、西土文字不同，就俗體而言是無誤的。孫海波認為東、西土尤存相近的文字，以正體觀之，同樣是可信的。兩個學者以各異的文字材料為證，分述戰國東、西土文字演變的不同階段，正互補說明東、西土文字形異、形同的並存現象。

第五章 戰國五系文字形異分析

第一節 前言

戰國五系文字雖同源於兩周文字，但因各國權力獨立，政治、文化等方面具不同發展，語言、文字遂產生各自的特色，令文字的構形變得多樣。歷代學者對戰國時文字紛繁的情況，均有相關的論述，如林素清指：

戰國時代各國有其不同的背景與發展，於是呈現出的文字風貌也就如百花齊放般的各異其趣了。¹⁸¹⁸

林氏概括而言，各國「背景與發展」的不一導致文字構形有所不同。湯餘惠則較多分析戰國文字構形多樣的現象：

戰國時期是漢字形體發展史上空前混亂的一個階段。從以往出土和傳世的古文字資料看，這一時期「文字異形」的現象相當嚴重。商周以來傳統古文字固有的各種字形變化現象多半都被沿襲下來並有不少新的「發展」，另外文字的地域性特點也因春秋以來長期的列國分立而漸趨形成。¹⁸¹⁹

湯氏從文字的演變脈絡，說明文字自殷周傳至戰國，戰國時逐漸出現構形的演變，這同樣與春秋時各國開始分立的情況相關。湯餘惠指戰國時文字的形變，是從前代文字「發展」出來的，即彼此構形的基礎相同，進而演變出各自不同的構形，論點甚具啓發性。於戰國時期的整體綜述以外，不少學者以國別為單位，了解各國文字的差異，如唐蘭指：

春秋時齊國文字跟徐國文字，都是開風氣之先的，楚國也自有一種雄強的風格。吳、越跟晉都可以作後勁。¹⁸²⁰

唐氏雖然只是概論西土六國文字的演變，但亦能看出各系文字形變的步伐與過程的不同，這與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異有很大關係。裘錫圭對戰國文字構形相異的情況，有更明顯的論述：

戰國時代，文字劇烈變化，而各國變化的情況又往往不一樣，因此地方性

¹⁸¹⁸ 林素清，〈敘論〉，載〈戰國文字研究〉，頁1。

¹⁸¹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9。

¹⁸²⁰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151。

異體就大大增加了。不但六國文字跟秦系文字差別很大，六國文字彼此間也有顯著差別。¹⁸²¹

裘氏不單說明西土秦國與東土六國的文字差別，同時指出六國文字之間亦存在不同，即戰國時各國均有構形的差異。這種地域上的文字差異，不少學者置於五系的區分下研究，唯李運富指出：

戰國時各地個別字符的差異並不平衡，往往甲字齊楚同秦燕不同，乙字又秦楚晉同齊燕不同，丙字則可能只有楚國這麼寫而別國的寫法都不同，地域區別參差不齊，並沒有統一的「五系」對立現象。¹⁸²²

從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節，可知部分構形特徵同時出現於不同的域系當中，這點可證李氏所言不誤，但不能就此否定五系文字沒有各自的地域特徵。本文於第二章與第三章，以單一域系為中心，從個別字例與類化構形作歸納，可知各系存有地域特徵。文中李運富特別指出「五系」對立的現象，明顯針對五系文字的相異，相關的比對需要以個別字符為例，同時展示五系的不同構形，陳立於肯定戰國文字形異的情況下，亦提出相近的比較方法：

文字異形的現象，在戰國時期達到高峰，並且朝向地域性發展，透過各地文字形體的比較，方能瞭解其間的差異。¹⁸²³

這類橫向的共時比對，於歷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中，已可略見，以下僅援舉數例，如裘錫圭以「者」、「市」為例，指部分五系文字「有很不一樣的寫法」：

	秦	楚	齊	燕	三晉
者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¹⁸²⁴

雖然文中未有加以分析，從構形中仍可見五系文字的不同。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有類近的比對，於研究五系異體字的部分，陳氏將五系文字製成列表，展示相異的情況，以下選「乘」、「台」、「純」為例：

¹⁸²¹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

¹⁸²²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 174。

¹⁸²³ 參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04。

¹⁸²⁴ 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

字例	楚系	晉系	齊系	燕系	秦系
乘					
台					
純					

1825

見「乘」字五系構形不同，最爲接近橫向的形異比較，而其他字例所取的構形則不同，五系「台」字的構形當中，只有秦系的最具差異。「純」字的比對則只有晉、齊的構形。於比對的列表以外，陳立於文中僅說明特徵出現的情況，而未就五系的構形作詳細的分析。由此可見，陳立的引例只爲說明戰國時存有異構字，並非爲凸現五系文字的差異，故未有刻意選取五系文字同樣相異的例子，文中所選之例，亦不限於五系均有形可取之字。

于勝珩於〈基於《戰國文字編》的戰國文字地域特徵研究〉¹⁸²⁶一文，以《戰國文字編》的字爲研究範圍，整理大量戰國文字的構形，從字符、構件兩方面，逐字歸納五系的不同構形。于氏集中橫向的比對，較少引用甲骨文、兩周文字等構形，較難從戰國五系文字的縱向演變，了解五系文字發展出的特徵，而文中部分字例並未列出五系構形，無法呈現五系文字的全貌。於分析字符的部分，于勝珩較多述說文字的構字成份，未有深入分析構形特徵，指出文字的不同之處。於研究異寫構件的部分，于氏將五系構形分成若干式，如「火」字：

A 式： ，代表字形見於行氣玉銘“气”字構件；

B 式： ，代表字形見於郭店楚簡《語叢一》“气”字構件；

C 式： ，代表字形見於齊系璽印文字“營”字構件。¹⁸²⁷

將構形分成字式比對，較能了解五系構形的異同情況，但無法釐清構形於單一域系中的演變。何琳儀於《戰國文字通論》中，亦曾舉例指出五系構形相異的情況，但未有加以分析，如「昌」、「平」：

¹⁸²⁵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6-617。

¹⁸²⁶ 于勝珩，〈基於《戰國文字編》的戰國文字地域特徵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¹⁸²⁷ 于勝珩，〈基於《戰國文字編》的戰國文字地域特徵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17。

於何氏的《戰國古文字典》，可見更大量五系材料的整理，書中依五系將不同書寫材料的戰國文字歸類，為研究戰國文字的必讀之作，文中對構形的歸納與分析，甚具啓迪的作用，本章對五系文字構形特徵的分析，多參考此著作。唯《戰國古文字典》以字典形式排列，字例特多，無法逐一就具五系特徵的字例作詳盡分析。此外，書中雖有徵引甲骨文、兩周文字等材料，可惜只概括說明構形傳承至戰國文字，未有更多探討彼此在構形上的關係，亦較少梳理五系文字形變的序列。再者，書中的字形均以人手摹寫，未免失真，部分略見錯誤，於引用上需謹慎注意。

本章旨在呈現戰國五系文字形異的情況，字例分析的部分以個體字符為單位，嘗試系統地呈現各系文字構形上的不同。本章選取之字例，五系文字均有字例可取，而且構形各有特色，通過內文對各系構形的仔細分析，梳理不同的地域特徵，以凸顯五系文字的區別。文中同時徵引甲骨文、兩周金文等材料，嘗試從戰國五系文字的源頭，了解各系文字的演變序列，並比對《說文》小篆，探討五系特徵的各異發展。

第二節 戰國五系文字形異字例分析

例1 「尋」

「尋」《說文》：「 ，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¹⁸²⁹ 甲骨文作 （鐵 29.1）、 （後 2.29.14）¹⁸³⁰，從「貝」、從「又」，西周金文作 （克鼎）、

¹⁸²⁸ 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0。

¹⁸²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77。

¹⁸³⁰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75。

𠂔 (師望鼎)¹⁸³¹，或改作從貝、從手。何琳儀於分析「得」字初文「𠂔」時，提及「𠂔」於五系的構形，均分別有其特點：

齊系文字作𠂔¹⁸³²，燕系文字作𠂔¹⁸³³，晉系文字作𠂔¹⁸³⁴，楚系文字作𠂔¹⁸³⁵，秦系文字作𠂔¹⁸³⁶，各呈地域特點。

何氏未有詳述各系的特徵，但從援引字例的比較，可知「𠂔」於各系均有獨特的構形。何琳儀於齊系所取之例爲𠂔¹⁸³⁷，來自璽文𠂔¹⁸³⁸，陶文另作𠂔¹⁸³⁹ (2.13.3)¹⁸⁴⁰，構形習見於齊系文字，上部「貝」形省作「目」𠂔¹⁸⁴¹，下部從手形作「又」，張開處向上，成豎直之勢作𠂔¹⁸⁴²，與上部目形連接。陳光田於談及齊國獨有字形時，云：「『得』字作『𠂔』形，上下兩部分由『𠂔』連成一體。」¹⁸⁴³莊新興對齊國「得」的分析，與陳氏相若，並舉兩璽印爲例：

齊系私鈐「卜得信鈐」的「得」作「𠂔」形，前面所考得的「鄭陽陳得三」之「得」也作此之形，上下兩部份通過「𠂔」的中心筆畫連為一體。這種寫法的「得」，在已定論的戰國文字中僅見於齊文字。¹⁸⁴⁴

陳、莊二氏所取之例同作𠂔¹⁸⁴⁵，形近璽文𠂔¹⁸⁴⁶，構形與何琳儀之例𠂔¹⁸⁴⁷相若，由是可證，三者均主張此爲齊系文字「𠂔」的特徵。何琳儀於「𠂔」的燕系文字以𠂔¹⁸⁴⁸爲例，構形來自作𠂔¹⁸⁴⁹，又作𠂔¹⁸⁵⁰、𠂔¹⁸⁵¹。燕系文字「𠂔」上部所從「貝」簡作「目」，與齊系作𠂔¹⁸⁵²、晉系作𠂔¹⁸⁵³相同。下部「又」燕、齊、晉三系文字構

¹⁸³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14。

¹⁸³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6。

¹⁸³³ 齊系文字「𠂔」作𠂔¹⁸³³ (0291)，處理後作𠂔¹⁸³⁴。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0。

¹⁸³⁴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49。

¹⁸³⁵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 53。

¹⁸³⁶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頁 19。

¹⁸³⁷ 齊系文字「𠂔」作𠂔¹⁸³⁷ (4335)，處理後作𠂔¹⁸³⁸。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⁸³⁸ 燕系文字「𠂔」作𠂔¹⁸³⁸，爲「得」𠂔¹⁸³⁹ (1341)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5。

¹⁸³⁹ 燕系文字「𠂔」作𠂔¹⁸³⁹，爲「得」𠂔¹⁸⁴⁰ (0512)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5。

¹⁸⁴⁰ 燕系文字「𠂔」作𠂔¹⁸⁴⁰，爲「得」𠂔¹⁸⁴¹ (1290)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76。

¹⁸⁴¹ 齊系「貝」簡作「目」作𠂔¹⁸⁴¹，爲𠂔¹⁸⁴² (0291) 「𠂔」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9。

形各有不同，燕系多作 ，左下帶一飾筆，曲筆平直成橫筆，構形與齊系作 ¹⁸⁴³、晉系作 ¹⁸⁴⁴相異，域系特徵明顯有別。燕系「受」字作 ¹⁸⁴⁵、 （3274）¹⁸⁴⁶，下部「又」作 ，與「尋」所從「又」 相同，偏旁「支」亦多從此形，如「攻」 ¹⁸⁴⁷，更顯燕系「尋」作 之特點。晉系文字「尋」，何琳儀以 為例，取材自 （4331）¹⁸⁴⁸，上部「貝」簡化成「目」，下部「又」多作 ，形近西周金文 （克鐘）、 （史頌簋）¹⁸⁴⁹，「尋」上下兩部配合成 為晉系的構形特色。何琳儀分析「尋」以 為例，提到：「楚系文字多作 形，與春秋文字 演變關係尤為明晰。」¹⁸⁵⁰當中字形來自楚簡 （望山 1.25）¹⁸⁵¹，帛書作 （帛丙 5.2）¹⁸⁵²，上部「貝」形同作 ，為連筆所成，楚系簡帛文字「貝」也多作此形，如包山楚簡 ¹⁸⁵³與郭店楚簡 ¹⁸⁵⁴，構形相近，為明確辨識楚系文字的特徵。楚系「尋」亦多作 （79）¹⁸⁵⁵形，如簡帛作 （五 8）¹⁸⁵⁶、璽文作 ¹⁸⁵⁷，上部「貝」斜置或橫置作 或 等形，為楚系文字的特徵，同為楚系「尋」的特點。何琳儀

¹⁸⁴² 晉系「貝」簡作「目」作 ，為 （4331）「尋」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⁸⁴³ 齊系「又」作 ，為 （4335）「尋」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⁸⁴⁴ 晉系「又」作 ，為 （4331）「尋」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⁸⁴⁵ 燕系文字「尋」作 （永用休涅壺），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¹⁸⁴⁶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7。

¹⁸⁴⁷ 燕系文字「攻」作 （0539），處理後作 。見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頁 151。

¹⁸⁴⁸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97。

¹⁸⁴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81。

¹⁸⁵⁰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6。

¹⁸⁵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25。

¹⁸⁵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82。

¹⁸⁵³ 包山楚簡「貝」作 ，為「賞」 （119 反）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5。

¹⁸⁵⁴ 郭店楚簡「貝」作 ，為「貨」 （老甲 12）所從。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98。

¹⁸⁵⁵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0。

¹⁸⁵⁶ 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32。

¹⁸⁵⁷ 楚系文字「尋」作 （359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33。

論述秦系「尋」字時，以¹⁸⁵⁸爲例，構件相近者作¹⁸⁵⁸，上部仍從「貝」，未有簡省成「目」，與東方四系文字不同。何琳儀提到：「小篆¹⁸⁵⁹譌從見，由秦系文字¹⁸⁶⁰演變。」¹⁸⁵⁹觀秦系文字，「尋」所從「貝」，未簡省者較東方四系文字爲多，作¹⁸⁶⁰、¹⁸⁶¹等形，當中¹⁸⁶²形下部兩斜筆彎曲，與「見」形近，容易訛混，可證何氏之說不誤。另，東方四系文字「尋」多從「又」，秦系文字多從「寸」，構形明顯相異，作¹⁸⁶³、¹⁸⁶⁴、¹⁸⁶⁵，接近西周金文「寸」¹⁸⁶⁶。何氏所舉之例¹⁸⁶⁷，上部「貝」形未省，下部從「寸」，確能展示秦系文字「尋」之特徵，唯字例下所從「寸」形，不多見於戰國時期，若改以¹⁸⁶⁷或¹⁸⁶⁸爲例，應更具代表性。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尋							

例2 「市」

「市」《說文》：「¹⁸⁶⁹，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門从一，一，古文及，象物

¹⁸⁵⁸ 秦系文字「尋」作¹⁸⁵⁸，爲「得」^得（日乙 45）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4。

¹⁸⁵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6。

¹⁸⁶⁰ 秦系文字「貝」作¹⁸⁶⁰，爲「得」^得（5.229）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30。

¹⁸⁶¹ 秦系文字「貝」作¹⁸⁶¹，爲「得」^得（5.221）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58。

¹⁸⁶² 秦系文字「貝」作¹⁸⁶²，爲「得」^得（故宮 439）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¹⁸⁶³ 秦系文字「寸」作¹⁸⁶³，爲「得」^得（效 18）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4。

¹⁸⁶⁴ 秦系文字「寸」作¹⁸⁶⁴，爲「得」^得（故宮 439）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¹⁸⁶⁵ 秦系文字「寸」作¹⁸⁶⁵，爲「得」^得（集粹）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¹⁸⁶⁶ 西周金文「寸」作¹⁸⁶⁶，爲「付」^付（呂鼎）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纂補著，《金文編》，頁 563。

¹⁸⁶⁷ 秦系文字「尋」作¹⁸⁶⁷，爲「得」^得（集粹）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¹⁸⁶⁸ 秦系文字「尋」作¹⁸⁶⁸，爲「得」^得（效 18）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4。

相及也。」¹⁸⁶⁹，西周金文作 （兮甲盤）¹⁸⁷⁰。戰國文字五系「市」字特徵不同，裘錫圭於〈戰國文字中的「市」〉¹⁸⁷¹已分別探討齊、燕、晉和楚國的「市」字，亦曾舉五系的字例，呈現「市」字的不同寫法¹⁸⁷²。許學仁曾指齊系「市」字與燕、晉、楚的不同，唯僅附字例，未有分析¹⁸⁷³。何琳儀對戰國「市」字具分域的研究，談齊系時提到：

齊系文字作 、 ，兮旁所從二斜筆下移；丂旁斜筆作直筆，或上穿橫筆。或作 、 、 ，加飾筆數目和位置不拘。¹⁸⁷⁴

何氏於文中指出兩點。一以 、 為例，取形於璽文 ¹⁸⁷⁵、 ¹⁸⁷⁶，構形從西周金文 所演變，下部作 、 ，形近「示」 （陳逆簋）¹⁸⁷⁷，多見於齊系文字，為齊系「市」的獨特構形，陳光田亦指「璽文『市』字為典型的齊文字風格」¹⁸⁷⁸。

此外，何琳儀以 、 、 為例，字形材料來自陶文 ¹⁸⁷⁹、 ¹⁸⁸⁰、 ¹⁸⁸¹，下部「兮」西周金文作 （兮甲盤）¹⁸⁸²，齊系文字多演化作 、 、 ，為「市」字之特徵，同見於齊系「平」 字。莊新興亦提到齊系「市」的另一特點：

「市」字的寫法，戰國五大系文字各不相同，齊系文字作「 」形，與其他系的「市」字無一點近似之處，最具特色。¹⁸⁸³

¹⁸⁶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0。

¹⁸⁷⁰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75。

¹⁸⁷¹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頁 285-296。

¹⁸⁷² 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

¹⁸⁷³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17。

¹⁸⁷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9。

¹⁸⁷⁵ 齊系文字「市」作 ，為「埤」 （3.651）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06。

¹⁸⁷⁶ 齊系文字「市」作 ，為「埤」 （114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9。

¹⁸⁷⁷ 齊系文字「示」作 ，為「宗」 （集粹）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505。

¹⁸⁷⁸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71。

¹⁸⁷⁹ 齊系文字「市」作 ，為「埤」 （3.1206）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6。

¹⁸⁸⁰ 齊系文字「市」作 （3.71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33。

¹⁸⁸¹ 齊系文字「市」作 ，為「埤」 （3.1207）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6。

¹⁸⁸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21。

¹⁸⁸³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頁 15。

莊氏帶出「市」字後加「土」旁作「埤」¹⁸⁸⁴，多作 ¹⁸⁸⁵、 ¹⁸⁸⁶、 ¹⁸⁸⁷ (3.731)

等形，「埤」的「市」旁已具特徵，所從「土」旁置於左或右，與晉系 ⁰⁷²⁶

¹⁸⁸⁸、楚系 ⁹⁵¹⁸⁸⁹，「土」旁置於下方尤為不同。

何琳儀於分析燕系「市」字，提到：「燕系文字作 ¹⁸⁹⁰、 ¹⁸⁹¹，豎筆加圓點或短橫為飾，且上穿橫筆與之旁橫筆。」 ⁰³⁶¹¹⁸⁹²，

下部構形受筆劃的演化影響。西周金文「市」作 ¹⁸⁹³，下部「兮」的兩斜筆貼近

「之」旁橫筆，成燕系文字「市」 ¹⁸⁹³，與秦系陶文 ¹⁸⁹⁴下部的構成情況相近，裘錫圭言：

秦漢篆文「市」多作 ¹⁸⁹⁵，下部的演變情況與燕國「市」字極為相似，所不

同的僅是篆文把「之」字下部和「丂」字上部的橫畫併成了一道。¹⁸⁹⁵

情況正與此合，為燕、秦兩系文字之明確區分。後燕系文字下部 ¹⁸⁹⁶兩斜筆，與橫筆連成一筆作 ¹⁸⁹⁷成 ¹⁸⁹⁸，當中豎筆加橫筆或點筆作飾成 ¹⁸⁹⁹，多見於燕系，

為「市」之特徵。晉系「市」字，何琳儀分析：

晉系文字作 ¹⁸⁹⁹，之旁與兮旁借用一橫筆。或作 ¹⁹⁰⁰，兮旁省二斜筆。或作 ¹⁹⁰¹，

兮旁弧筆右移與橫筆右端相連成一筆。或作 ¹⁹⁰²，加二短橫為飾。¹⁸⁹⁶

¹⁸⁸⁴ 何琳儀言：「埤，從土，市聲。疑市之繁文。」，可從。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50。

¹⁸⁸⁵ 齊系文字「埤」作 ⁰¹⁵²，處理後作 ¹⁸⁸⁵。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5。

¹⁸⁸⁶ 齊系文字「埤」作 ^{3.657}，處理後作 ¹⁸⁸⁶。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08。

¹⁸⁸⁷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26。

¹⁸⁸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94。

¹⁸⁸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¹⁸⁹⁰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9。

¹⁸⁹¹ 燕系文字「市」作 ⁰⁸⁷¹，處理後作 ¹⁸⁹¹。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9。

¹⁸⁹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3。

¹⁸⁹³ 燕系文字「市」作 ^{4.20}，處理後作 ¹⁸⁹³。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60。

¹⁸⁹⁴ 秦系文字「市」作 ^{3.808}，處理後作 ¹⁸⁹⁴。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246 頁。

¹⁸⁹⁵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載《考古學報》1980 年第 03 期，頁 291-292。

¹⁸⁹⁶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9。

文中所舉的不同字例，可看成是晉系「市」字特徵的演變過程，文中 來自 ¹⁸⁹⁷，為「之」與「兮」旁之借筆，後省兩旁斜筆作 ¹⁸⁹⁸，後或橫筆、曲筆連作一筆成 ¹⁸⁹⁹，或加兩筆作飾成 ¹⁹⁰⁰。 與 形相對演變較多，少見於其他四系文字，可看成是晉系「市」之特徵。何琳儀談戰國楚系「市」云：「楚系文字作 ，與晉系文字相同。或作 ，左方加一斜筆。或作 ，取其對稱。」¹⁹⁰¹ 、 取形於包山楚簡 ¹⁹⁰²、 ¹⁹⁰³，如何氏言， 形與晉系「市」 相類，後加飾筆於左方作 者，同見於銘文 ¹⁹⁰⁴，較少見於他系。楚系「埤」作 （95）¹⁹⁰⁵，又作 （191）¹⁹⁰⁶，土旁訛成 ，於楚系文字中常見，為顯要之特徵。於討論秦系「市」字，何琳儀說：「秦系文字作 ，『兮』旁省二斜筆。或作 ，之旁筆畫對稱。」¹⁹⁰⁷ 近似詛楚文 ¹⁹⁰⁸，亦有加飾筆作 ¹⁹⁰⁹，構形略近西周金文 ，省兩旁斜筆的情況與晉系 、楚系 相同，「兮」的曲筆伸延到「之」

¹⁸⁹⁷ 晉系文字「市」作 ，為「埤」 （44）所從。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7。

¹⁸⁹⁸ 晉系文字「市」作 ，為「埤」 （1735）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78。

¹⁸⁹⁹ 晉系文字「市」作 ，為「埤」 （072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4。

¹⁹⁰⁰ 晉系文字「市」作 ，為「埤」 （139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4。

¹⁹⁰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9。

¹⁹⁰² 楚系文字「市」作 ，為「埤」 （128 反）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¹⁹⁰³ 楚系文字「市」作 ，為「埤」 （191）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¹⁹⁰⁴ 楚系文字「市」作 ，為「埤」 （鄂君啓車節）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9。

¹⁹⁰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0。

¹⁹⁰⁶ 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85。

¹⁹⁰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9。

¹⁹⁰⁸ 秦系文字「市」作 （詛楚文），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16 頁。

¹⁹⁰⁹ 秦系文字「市」作 ，為「埤」 （石鼓文·鑾車）所從。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78 頁。

橫筆，則與齊系 相類。何琳儀另舉一秦系例子作 ，來自璽文 （5708）¹⁹¹⁰，或作 ¹⁹¹¹、 ¹⁹¹²，「兮」旁兩斜筆接連橫筆，與燕系 的演變相近，但未如燕系文字連成一筆作 。秦系「市」上部「之」旁演變，較能展示特徵，先觀「市」西周金文 所從 ，連筆、縮短成秦系之 與 ，簡化成 、 為秦系「市」所習見，《說文》小篆作 ，受秦文字影響尤深。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市						
埶						

例3 「乘」

「乘」字《說文》載：「 ，覆也，从入、桀。桀，黠也。」¹⁹¹³甲骨文作 （粹1109）、 （京都917）¹⁹¹⁴，從「大」、「木」，會人登樹之意，西周金文作 （克鐘），形同甲骨文，或作 （公臣簋）¹⁹¹⁵，突出人之雙足。戰國「乘」字五系構形不一，王雁君於〈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中，指「『乘』，五系文字地域特徵突出」¹⁹¹⁶，陳立亦舉「乘」字為例，說明五系具不同的構形¹⁹¹⁷，但文中未有加以分析。何琳儀曾指出「乘」字的特點，未有列出字例，如何氏言「齊

¹⁹¹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519。

¹⁹¹¹ 秦系文字「市」作 （9.2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618頁。

¹⁹¹² 秦系文字「市」作 （7.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608頁。

¹⁹¹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14。

¹⁹¹⁴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257-258。

¹⁹¹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387。

¹⁹¹⁶ 王雁君所引之字例為：齊系 （齊馬節）；燕系 （乘馬戈）；晉系 （公乘壺）；楚系 （鄂君啓車節）；秦系 （十二年上郡壽戈）。見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頁22。

¹⁹¹⁷ 詳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616。

系文字乘之木旁演變為來形」¹⁹¹⁸，齊系銘文作 ¹⁹¹⁹，陶文作 ¹⁹²⁰，上從「大」，下部「木」旁轉成「來」，為齊系文字之特徵。許學仁分析戰國「乘」字提到：「降及戰國之世， 字往往折為 ，著其足趾，即成 形。」¹⁹²¹甚是，戰國燕、晉、楚、秦四系均出現這種情況。晉系文字有作 ¹⁹²²，突顯足部之形上移往雙手，或足形延長成 （5373）¹⁹²³，或如許氏所言折為 （4008）¹⁹²⁴，字形下部省木¹⁹²⁵，為晉文字之特色。

楚系文字「乘」有作 ¹⁹²⁶、 ¹⁹²⁷，下從「几」，中間多以構筆作飾，為楚系所習見，上部所從「大」作 ，同為足形延伸與豎筆折省所致，許學仁云為「楚地復就 而整飭之，作 形」¹⁹²⁸，足形減省彎筆成四斜筆， 訛成兩曲筆為 ，作 （新甲 3.79）， （信 2.04）所從 ，曲筆拉成橫筆，演變較晉系 形更甚，成楚系「乘」字之異構。何琳儀云「楚系文字與燕系文字均從几」¹⁹²⁹不誤，但楚、燕兩系所從之「几」旁，構形有相異之處。楚文字下部「几」有作 ，與燕系 ¹⁹³⁰者略近。楚文字另有兩橫筆上移作 ，或連筆成 ，作 （語二 26）¹⁹³¹，兩形皆不同於燕系「乘」字之「几」。燕系

¹⁹¹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5。

¹⁹¹⁹ 齊系文字「乘」作 （陳發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45。

¹⁹²⁰ 齊系文字「乘」作 （3.492），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166 頁。

¹⁹²¹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4。

¹⁹²² 晉系文字「乘」作 （公成方壺），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332。

¹⁹²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6。

¹⁹²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9。

¹⁹²⁵ 何琳儀亦言「晉系文字省木」。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5。

¹⁹²⁶ 楚系文字「乘」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39。

¹⁹²⁷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35。

¹⁹²⁸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4。

¹⁹²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5。

¹⁹³⁰ 燕系文字「几」作 ，為「乘」 （538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7。

¹⁹³¹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92。

文字「乘」字作 (5386)¹⁹³²、 ¹⁹³³，上部「大」形訛作 、 ，與楚文字之演變類同，四斜筆相接成 作 ¹⁹³⁴，為戰國文字中較罕見。何琳儀言「燕系文字以几旁易木旁」¹⁹³⁵，觀燕文字下所從「几」，多作兩斜筆或曲筆作 、 (5672)¹⁹³⁶，兩斜筆或相接成 ¹⁹³⁷，「几」旁構形特殊，與楚文字「乘」所從「几」作 、 明顯相異。許學仁比較楚、燕兩系「乘」字時，提到：

燕兵〔十三年乘馬大夫戈〕乘馬作 ，前述〔王后右面方壺〕銘「大夫乘」作 ，係燕系風格。¹⁹³⁸

許氏明確指出燕系「乘」作 、 ，具域系的特色。秦系文字「乘」作 ¹⁹³⁹，與陶文 ¹⁹⁴⁰、秦簡 （為 23）¹⁹⁴¹形同，上部「大」 省豎筆並離析作 ，疊加成 或 ，以 之曲筆串連貫穿作 、 ，演變甚巨，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言「上面看似从三『人』之形」¹⁹⁴²，應自此變，何琳儀於文中指「秦系文字亦頗有特點」¹⁹⁴³，應同指此形。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乘							

¹⁹³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87。

¹⁹³³ 燕系文字「乘」作 (155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63。

¹⁹³⁴ 燕系文字「乘」作 (廿年距末)，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90。

¹⁹³⁵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5。

¹⁹³⁶ 燕系文字「乘」作 (155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6。

¹⁹³⁷ 燕系文字「乘」作 (十三年戈)，處理後作 。見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圖版頁 77。

¹⁹³⁸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4。

¹⁹³⁹ 秦系文字「乘」作 (珍秦 122)，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16。

¹⁹⁴⁰ 秦系文字「乘」作 (5.29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478 頁。

¹⁹⁴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2。

¹⁹⁴²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頁 98。

¹⁹⁴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45。

例4 「虍」

《說文》「虍」載：「 ，虎文也。」¹⁹⁴⁴又，「虎」：「 ，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¹⁹⁴⁵「虎」甲骨文作 （甲 3017 反）、 （前 4.44.5）¹⁹⁴⁶，西周金文作 （吳方彝）、 （毛公鼎）¹⁹⁴⁷，甲骨文、金文皆象虎形。戰國文字「虎」所從之「虍」，五系各有特別之處，何琳儀分析「虎」字時，舉出多個字例說明：

虎頭虍變異甚鉅，齊系作 、 、 、 、 ，燕系作 、 、 ，晉系作 、 、 、 ，楚系作 、 ，秦系作 、 等，均地域特點明顯。

¹⁹⁴⁸

觀齊系文字「虍」多作 ，¹⁹⁴⁹構形特異，虎首口形以直筆封閉，取其左右平衡。何琳儀所引燕系文字 、 、 ，源於「虍」字之形 （3057）¹⁹⁵⁰、 ¹⁹⁵¹、 ¹⁹⁵²，特點在於數字中間同樣作倒三角狀，湯餘惠於比對璽文與銘文的「虍」後，亦指此形為「燕文字特有寫法」¹⁹⁵³。晉系文字「虍」，盟書與銘文同見 ¹⁹⁵⁴、 ¹⁹⁵⁵，形近西周金文，仍見虎口之狀，地域特徵明顯，何氏未有以此為例。何琳儀以

¹⁹⁴⁴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3。

¹⁹⁴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3。

¹⁹⁴⁶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24。

¹⁹⁴⁷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34。

¹⁹⁴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445。

¹⁹⁴⁹ 齊系文字「虍」作 ，為「虞」 （302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6。

¹⁹⁵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8。

¹⁹⁵¹ 燕系文字「虍」作 （3019），處理後作 。見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63。

¹⁹⁵² 燕系文字「虍」作 （3020），處理後作 。見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63。

¹⁹⁵³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3。

¹⁹⁵⁴ 晉系文字「虍」作 ，為「獻」 （67:21）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53。

¹⁹⁵⁵ 晉系文字「虍」作 ，為「虍」 （大鼎）所從。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53。

𧇧、𧇨爲楚系文字「虍」之例，構形來自「臄」¹⁹⁵⁶與「虔」¹⁹⁵⁷，兩字所從

「虍」均由兩平衡的斜筆貫穿。秦文字「虍」陶文作𧇩¹⁹⁵⁸，簡文同作𧇪¹⁹⁵⁹，爲

西周金文「虍」¹⁹⁶⁰頭部所變，與《說文》小篆𧇫¹⁹⁶¹極近，爲秦文字之特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虎							
虍							

例5 「者」、「都」

戰國文字「者」字，五系文字均有多樣構形，學者的舉例分析或有異同，整合資料更能清楚說明各系文字的特徵。《說文》「者」：「𠂔，別事詞也。」

¹⁹⁶⁰商代金文作𠂔¹⁹⁶¹（者女觥），西周金文作𠂔¹⁹⁶²（奔者君尊）、𠂔¹⁹⁶³（兮甲盤），從「口」，或加橫筆疑作「甘」。何琳儀分析五系「者」字提到：

戰國文字承襲金文，多有省變。齊系文字或省作𠂔¹⁹⁶⁴、𠂔¹⁹⁶⁵，或省口形作𠂔¹⁹⁶⁶（即者所從古文𠂔¹⁹⁶⁷）。燕系文字或譌作𠂔¹⁹⁶⁸。晉系文字或省作𠂔¹⁹⁶⁹。楚系文字或譌作𠂔¹⁹⁷⁰、𠂔¹⁹⁷¹，下與皿旁混同。秦系文字或譌作𠂔¹⁹⁷²。凡此均呈地域特點。¹⁹⁶³

另，許學仁亦曾指出齊、燕、晉、楚四系「者」字的不同，將晉系文字分成三晉、中山兩部分，曰：

六國从「者」之偏旁並有其獨特風貌。楚作𠂔¹⁹⁷³、𠂔¹⁹⁷⁴，三晉作𠂔¹⁹⁷⁵、𠂔¹⁹⁷⁶、𠂔¹⁹⁷⁷，中山

¹⁹⁵⁶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15。

¹⁹⁵⁷ 楚系文字「虔」作𧇩¹⁹⁵⁸（2208），處理後作𧇪¹⁹⁵⁹。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218。

¹⁹⁵⁸ 秦系文字「虍」作𧇩¹⁹⁵⁹，爲「據」𧇪¹⁹⁶⁰（9.79）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530。

¹⁹⁵⁹ 秦系文字「虍」作𧇪¹⁹⁶¹，爲「虞」𧇫¹⁹⁶²（125）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72。

¹⁹⁶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74。

¹⁹⁶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247。

¹⁹⁶²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247-248。

¹⁹⁶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515。

作𠂔𠂕𠂖𠂗𠂘，燕作𠂙𠂚，並與齊陶印「者」字作𠂛有別。¹⁹⁶⁴

先觀齊系文字，何琳儀與許學仁均以𠂛為例，即璽文𠂛¹⁹⁶⁵，楚文字亦有從𠂛、從「口」之形作𠂜（0281）¹⁹⁶⁶，上從止，下多添一橫筆，與齊文字相異。何琳儀另引𠂛為例，來自陶文𠂛¹⁹⁶⁷，構形與銘文𠂛¹⁹⁶⁸相類，下部𠂛、𠂜應為西周金文𠂝所從𠂞訛成，他系文字未見作此形。何琳儀與許學仁分析晉系文字「者」，均取𠂛為例，構形來自銘文𠂛¹⁹⁶⁹，盟書作𠂛¹⁹⁷⁰，下部「口」旁或加橫筆似「甘」形，上部同作𠂛、𠂜，斜筆僅於左面，為與齊文字𠂛之別。另，晉文字有作𠂛¹⁹⁷¹，上部為𠂛，習見於晉系不同文字，如「正」𠂛（4772）¹⁹⁷²、「莧」𠂛（2293）¹⁹⁷³等字，為晉系文字特有之類化現象。「者」字作𠂛¹⁹⁷⁴形，上部同見有類化的情況，見晉文字「未」作𠂛（0680）¹⁹⁷⁵，兩字構形均異於他系文字，上部同作𠂛，為晉文字之獨有寫法。何琳儀分析燕系文字「者」字以𠂛為例，形近銘文𠂛¹⁹⁷⁶，構形特異，未見於他系。許學仁析燕文字「者」以𠂛、𠂛為例，詳析曰：

燕璽地名之後，例加「都」字。都字所从「者」字訛變為𠂛，上从「止」，

下从「𠂛」……錯字从金者聲，亦作𠂛，與鉢文同，而與他國「都」字寫

¹⁹⁶⁴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15。

¹⁹⁶⁵ 齊系文字「者」作𠂛（0153），處理後作𠂛。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

¹⁹⁶⁶ 楚系文字「者」作𠂛，為「都」𠂛（028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7。

¹⁹⁶⁷ 齊系文字「者」作𠂛（3.168），處理後作𠂛。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84。

¹⁹⁶⁸ 齊系文字「者」作𠂛（陳純釜），處理後作𠂛。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3。

¹⁹⁶⁹ 晉系文字「者」作𠂛（十四宋方壺），處理後作𠂛。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208。

¹⁹⁷⁰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207。

¹⁹⁷¹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209。

¹⁹⁷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3。

¹⁹⁷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5。

¹⁹⁷⁴ 晉系文字「者」作𠂛，為「都」𠂛（341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9。

¹⁹⁷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0。

¹⁹⁷⁶ 燕系文字「者」作𠂛，為「戠」𠂛（鄆侯載簋）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185。

法殊異，知者作𡗗，都作𡗗，蓋獨見於燕地者。¹⁹⁷⁷

許氏言𡗗¹⁹⁷⁸爲鄆王職劍「鍤」字𡗗所從，同字何琳儀釋爲「鍤」，即𡗗爲「旅」，燕文字「旅」作𡗗¹⁹⁷⁹、𡗗（3248）¹⁹⁸⁰、𡗗¹⁹⁸¹，二字形近，下均從𡗗。許學仁指燕文字「有將𡗗訛變作𡗗，而書爲𡗗者」¹⁹⁸²，可知𡗗爲「旅」，何琳儀之說可取。

何琳儀以𡗗、𡗗爲楚文字之例，即𡗗¹⁹⁸³與𡗗（146）¹⁹⁸⁴，兩字形上部均與下部分離，別作𡗗，爲楚系「者」字的特徵之一。楚文字習見𡗗與𡗗形者，下部作𡗗，雖與齊文字𡗗略同，但燕文字上部多分離，下添一橫筆，構形有所區別。綜觀不同載體的楚系「者」字，均有下部多加橫筆之形，如竹簡作𡗗，璽文作𡗗，銘文作𡗗¹⁹⁸⁵，構形未見於他系文字。另，何琳儀提到𡗗下訛成「皿」，璽文同作𡗗¹⁹⁸⁶，楚文字多有訛成𡗗之例，如「坪」作𡗗（1.176）¹⁹⁸⁷、「良」作𡗗（信 2.04）¹⁹⁸⁸，足見𡗗爲楚地文字之特徵。何琳儀以𡗗爲秦文字「者」之代表，見𡗗¹⁹⁸⁹，上部訛成山形，中部分離作𡗗，下從「日」，構形未見於他系。另

¹⁹⁷⁷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2。

¹⁹⁷⁸ 燕系文字「旅」作𡗗，爲「鍤」𡗗（鄆王職劍）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211。

¹⁹⁷⁹ 燕系文字「旅」作𡗗（燕下都 20.8），處理後作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4。

¹⁹⁸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4。

¹⁹⁸¹ 燕系文字「旅」作𡗗，爲「都」𡗗（008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

¹⁹⁸²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2。

¹⁹⁸³ 楚系文字「者」作𡗗（1.017），處理後作𡗗。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圖版 114。

¹⁹⁸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2。

¹⁹⁸⁵ 楚系文字「者」作𡗗，爲「耜」𡗗（集耜鼎）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90。

¹⁹⁸⁶ 燕系文字「者」作𡗗，爲「耜」𡗗（025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3。

¹⁹⁸⁷ 程燕編著，〈望山楚簡文字編〉，頁 107。

¹⁹⁸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23。

¹⁹⁸⁹ 秦系文字「者」作𡗗（珍秦 65），處理後作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3。

秦文字有作𠂔¹⁹⁹⁰形，陶文同作𠂔¹⁹⁹¹，上部均從兩平衡豎筆𠂔，下部皆從「日」，

兩者相加，可作為秦系「者」字之特徵，《說文》小篆作𠂔明顯受此字形影響。

戰國五系「者」字的構形明顯富特徵，五系「都」字同樣各有不同，《說文》「都」載：「𡇗，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从邑，者聲。《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¹⁹⁹²

齊系作𡇗¹⁹⁹³，晉作𡇗¹⁹⁹⁴，楚作𡇗¹⁹⁹⁵（102），秦作𡇗¹⁹⁹⁶，均從「者」，

從「邑」。燕系「都」最為特異作𡇗¹⁹⁹⁷、𡇗¹⁹⁹⁸，從「旅」、「邑」，能與燕

文「旅」𡇗對應，何琳儀言「旅、都聲韻相通，故燕系文字、傳鈔古文均以𡇗

為都」¹⁹⁹⁹其說甚是。部分「都」的構形同樣能與「者」字對應，如齊文字𡇗²⁰⁰⁰與

𡇗，晉文字𡇗（91:5）²⁰⁰¹與𡇗，楚文字𡇗²⁰⁰²與𡇗，秦系文字𡇗²⁰⁰³與𡇗，

𡇗²⁰⁰⁴、𡇗（秦 72）²⁰⁰⁵與𡇗，可見具構形特色的「者」字，不單為字符，同為部

件，亦於不同器物上出現。經此對照，更見戰國「者」字的構形，不僅為個體字符的特點，更流傳於各自的域系之內。

¹⁹⁹⁰ 秦系文字「者」作𠂔（詛楚文），處理後作𠂔。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26 頁。

¹⁹⁹¹ 秦系文字「者」作𠂔，為「諸」𡇗（5.389）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22。

¹⁹⁹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99。

¹⁹⁹³ 齊系文字「都」作𡇗（中都戈），處理後作𡇗。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31。

¹⁹⁹⁴ 晉系文字「都」作𡇗（2460），處理後作𡇗。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39。

¹⁹⁹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97。

¹⁹⁹⁶ 秦系文字「都」作𡇗（9.19），處理後作𡇗。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15。

¹⁹⁹⁷ 燕系文字「都」作𡇗（0118），處理後作𡇗。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

¹⁹⁹⁸ 燕系文字「都」作𡇗（0188），處理後作𡇗。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

¹⁹⁹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566。

²⁰⁰⁰ 齊系文字「都」作𡇗（0198），處理後作𡇗。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許學仁分析齊系「都」字言：「將𠂔旁納於𡇗內，他國未有作此者。」甚確，見他系文字所從「邑」，均置於「者」之兩旁，未見置於「者」之內。見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15。

²⁰⁰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8。

²⁰⁰² 燕系文字「都」作𡇗（0188），處理後作𡇗。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

²⁰⁰³ 秦系文字「都」作𡇗（官印 0038），處理後作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12。

²⁰⁰⁴ 陳曉捷，〈臨潼新豐鎮劉寨村秦遺址出土陶文〉，載《考古與文物》，1996 年 04 期，頁 3。

²⁰⁰⁵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9。

	商代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者							
都							
旅							

例6 「馬」

戰國文字「馬」五系文字各有特色。「馬」《說文》載：「 ，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²⁰⁰⁶甲骨文作 （京津 1686）、 （粹 1156）²⁰⁰⁷，西周金文作 （克鐘）、 （兮甲盤）²⁰⁰⁸。何琳儀分析齊系「馬」字，曰：「齊系文字或作 、 、 ，省馬首則演變為 、 、 、 、 。」²⁰⁰⁹當中 、 、 、 源自 、 、 、 ，何氏言 與 為省馬首之形，未盡準確。彭吉思指：「馬頭部分演變為長方形，並且突出馬嘴的部分。」²⁰¹⁴戰國文字「馬」多突出目形，未見突出嘴部之形，故彭氏所言亦不確。許學仁對此形分析道：「戰國古鉢文字省變之迹，馬字或省去馬目及部分髦毛作 。」²⁰¹⁵可從，「馬」字上部之 實為極簡省之馬首，為齊系「馬」之特色。西周金文「馬」作 ，馬目與髦毛的斜筆已連成 ，若只保留連筆的部分作 ，與 、 所從無異，能證許說可從，而 與 上部作 ，應為 脫筆所致。「馬」字下部由馬的

²⁰⁰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99。

²⁰⁰⁷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97。

²⁰⁰⁸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14。

²⁰⁰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05。

²⁰¹⁰ 齊系文字「馬」作 （381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3。

²⁰¹¹ 齊系文字「馬」作 （003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

²⁰¹² 齊系文字「馬」作 （003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

²⁰¹³ 齊系文字「馬」作 （5540），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91。

²⁰¹⁴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頁 14。

²⁰¹⁵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14。

腳、身軀與尾所構成，西周金文 下部作 ，齊文字取其左右均衡，加筆作 、 ，或平直筆劃作 ，皆獨見於齊系「馬」字，莊新興曾明確指出：

齊國「馬」字的寫法作 形，在古文字學界早有考證，完全不同於其他燕、楚、三晉、秦四系文字，特別之極。²⁰¹⁶

對於莊氏之說，陳光田亦持相同看法²⁰¹⁷。何琳儀言：「燕系文字作 、 ，僅餘馬首，馬身以 代替。」²⁰¹⁸燕文「馬」字例源於 與 ，²⁰¹⁹許學仁亦言：「燕國文字『馬』字則略去下半尾毛四足，並於其下加省文符號『一』或『二』代替省略之處。」²⁰²¹何、許二氏均指出，燕文「馬」字以橫筆代替馬身，晉系 （1144）²⁰²²與楚系 （60）²⁰²³有以「 」代替馬身之例，故未能代表燕文「馬」字的特點。燕文字 確有別於他系，同形又見 ，²⁰²⁴特徵在於鬃毛作 ，且移往馬目之上成 ，異於他系文字鬃毛多於馬目右方之形。何琳儀提到，「晉系文字馬身或省或不省，或作 ，馬鬃亦省。」²⁰²⁵當中 來自 （1701）²⁰²⁶，為五系「馬」字中最為簡省的構形，另有作 與 （1709）²⁰²⁷，馬身省作 、 ，皆習見於晉系。晉系「馬」字 （85:14）²⁰²⁹、 （圓壺）²⁰³⁰，所從「目」具晉系特色，能作為辨識「馬」的特徵。何琳儀分析楚系「馬」字提到：「楚系文字馬身或省或不省，或作 省馬目，馬首或多一筆作 、 。」²⁰³¹何氏言楚系文字省馬目，文中 來自 （200）²⁰³²，構形同見於晉系 （3828）²⁰³³，未能視作地域特

²⁰¹⁶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頁 15。

²⁰¹⁷ 陳光田言：「『馬』字作 形，與其它各系文字中的『馬』字風格迥異。」見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35。

²⁰¹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05。

²⁰¹⁹ 燕系文字「馬」作 （4.5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69。

²⁰²⁰ 燕系文字「馬」作 （4.4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66。

²⁰²¹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6。

²⁰²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9。

²⁰²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3。

²⁰²⁴ 燕系文字「馬」作 （0050），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9。

²⁰²⁵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05。

²⁰²⁶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455。

²⁰²⁷ 晉系文字「馬」作 ，為「馬」 （284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71。

²⁰²⁸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457。

²⁰²⁹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2。

²⁰³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7。

²⁰³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05。

²⁰³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3。

²⁰³³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4。

徵觀之。另一較繁之例作 、 ，取象於 ²⁰³⁴、 ²⁰³⁵，何琳儀與彭吉思同言²⁰³⁶，此形馬首多加一筆，實為楚文字中習見，而本為尾部的斜筆上移至馬首之下，同樣未見於他系。何琳儀分析「馬」字時只言「秦系文字馬身均不省」²⁰³⁷，未有舉字例說明，「馬」字習見作 （效60）²⁰³⁸，陶文形近作 ²⁰³⁹，構形變異較多，鬃毛與馬目的筆劃連成數橫筆，馬身與腳分散成數筆置於下部，並連上馬首，略有特異，另見「駱」作 ²⁰⁴⁰，「馮」作 ²⁰⁴¹，「駘」作 ²⁰⁴²，同作上述構形。另，秦文字「馬」又作 ²⁰⁴³，陶文作 ²⁰⁴⁴形近西周金文 ，*《說文》*小篆作 ，明顯源於此形。他系文字少見此形，楚系文字有作 ²⁰⁴⁵，尾部斜筆多上移至中部或馬首，與秦系之形有別。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馬							

例7 「𣪞」

「𣪞」字*《說文》*載：「𣪞，亂也。從爻、工，交𠂔。」²⁰⁴⁶按于省吾所釋，甲骨文作 （餘12.3）、 （乙6263）為「𣪞」之初文²⁰⁴⁷，西周金文作 （散盤）、

²⁰³⁴ 楚系文字「馬」作 （2.07），處理後作 。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圖版121。

²⁰³⁵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173。

²⁰³⁶ 彭吉思言「馬頭上加一斜筆。」見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頁14。

²⁰³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605。

²⁰³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153。

²⁰³⁹ 秦系文字「馬」作 （5.35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493。

²⁰⁴⁰ 秦系文字「駱」作 （集粹），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653。

²⁰⁴¹ 秦系文字「馮」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655。

²⁰⁴² 秦系文字「駘」作 （5535），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499。

²⁰⁴³ 秦系文字「馬」作 （石鼓·鑾車），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73頁。

²⁰⁴⁴ 秦系文字「馬」作 ，為「騶」 （5.483）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540。

²⁰⁴⁵ 楚系文字「馬」作 （鄂君啓舟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651。

²⁰⁴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35。

²⁰⁴⁷ 詳參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32。

𠂔 (薛侯盤)²⁰⁴⁸。何琳儀言「齊系文字或省支」²⁰⁴⁹，未有舉例說明，應指涉書中之𠂔形，此陶文本作𠂔²⁰⁵⁰，右旁「支」形尤在，應為何氏臨摹所誤。齊文字「𠂔」又作𠂔²⁰⁵¹ (5294)，仍從「土」、「𠂔」²⁰⁵²、「支」，形近西周金文𠂔。何琳儀分析「燕系文字省土、支，其𠂔形作𠂔、𠂔、𠂔，已聲化為從𠂔。其下或從女形，乃足跡上移。」²⁰⁵³文中𠂔形，原字應為𠂔²⁰⁵⁴，從「𠂔」、「支」，上部「口」形作倒三角狀。另外，𠂔形應為𠂔²⁰⁵⁵，省「土」、「支」，𠂔形上部分離，下部加橫筆成𠂔，訛成燕系習見之「豆」形，地域特徵甚顯。另，何琳儀言𠂔可見𠂔²⁰⁵⁶，下從「女」，同為燕系之特色。何琳儀分析晉系「𠂔」字，指：

𠂔或作𠂔，則聲化為從羊，且省土、支。或作𠂔、𠂔省土，或作𠂔省支，或作𠂔、𠂔省土從𠂔²⁰⁵⁷

𠂔形源於𠂔²⁰⁵⁸，上從倒三角狀，下從「羊」，為晉文字所習見。另有作𠂔形，見𠂔²⁰⁵⁹，𠂔演變作𠂔，「土」與「支」形訛作𠂔，獨見於晉文字。楚系方面，何琳儀言「楚系文字或作𠂔、𠂔上承西周金文。或作𠂔聲化為從羊，支省作又」

²⁰⁴⁸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76。

²⁰⁴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89。

²⁰⁵⁰ 齊系文字「𠂔」作𠂔 (3.609)，處理後作𠂔。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95。

²⁰⁵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79。

²⁰⁵² 何琳儀言𠂔可隸定𠂔，可從。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89。

²⁰⁵³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89。

²⁰⁵⁴ 燕系文字「𠂔」作𠂔，為「𠂔」𠂔 (𠂔安君鉞) 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93。

²⁰⁵⁵ 燕系文字「𠂔」作𠂔 (廿五重金甬)，處理後作𠂔。見王愛民，〈燕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36。

²⁰⁵⁶ 燕系文字「𠂔」作𠂔，為「𠂔」𠂔 (4132)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79。

²⁰⁵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89。

²⁰⁵⁸ 晉系文字「𠂔」作𠂔，為「𠂔」𠂔 (0004)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

²⁰⁵⁹ 晉系文字「𠂔」作𠂔 (4050)，處理後作𠂔。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029。

²⁰⁶⁰見文中 形源自 ²⁰⁶¹，又作 ²⁰⁶²，上部口形變作兩圓形或倒三角，爲楚系「𣦵」獨見，下部「𠂔」訛成 ，與楚文字「𣦵」 （2）²⁰⁶³的中部同形，可視爲「𣦵」之地域特點。另，「𣦵」又訛變作 ²⁰⁶⁴，與楚文字「𣦵」 ²⁰⁶⁵下部相近，同爲楚系所習見。何琳儀分析秦系文字「𣦵」「或作 從二又，爲小篆從 所本。或作 亦聲代爲從𠂔。或作 高度省簡。」²⁰⁶⁶當中 形來自陶文 ²⁰⁶⁷，「𠂔」形作 ，源於西周金文 所從 ，秦文字又作 ²⁰⁶⁸， 爲 分離所致，爲秦系獨見，構形與《說文》小篆最近。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𣦵				 			

例 8 「敬」

《說文》「敬」載：「 ，肅也。从支、苟。」²⁰⁶⁹西周金文作 （對壘）、
（師酉簋）²⁰⁷⁰，或「苟」形添橫筆作 （善夫克鼎）²⁰⁷¹，春秋金文同作 （秦

²⁰⁶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89。

²⁰⁶¹ 楚系文字「𣦵」作 （030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4。

²⁰⁶² 楚系文字「𣦵」作 （1251），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8。

²⁰⁶³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52。

²⁰⁶⁴ 楚系文字「𣦵」作 ，爲「襄」 （014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

²⁰⁶⁵ 楚系文字「𣦵」作 ，爲「綠」 （天策）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85。

²⁰⁶⁶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689。

²⁰⁶⁷ 秦系文字「𣦵」作 ，爲「讓」 （9.84）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632。

²⁰⁶⁸ 秦系文字「𣦵」作 ，爲「襄」 （秦 35）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3。

²⁰⁶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88。

²⁰⁷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²⁰⁷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公罇)²⁰⁷²，另有從𦍋作𦍋^𦍋（吳王光鑑）²⁰⁷³。「敬」字五系構形各有特色，何琳儀曾指：

齊系作𦍋^𦍋，上從羊頭。燕系作𦍋^𦍋，羊頭有省簡。晉璽作𦍋^𦍋、𦍋^𦍋、𦍋^𦍋等，最為複

雜，亦有從𦍋作者。楚系均從𦍋。秦系作𦍋^𦍋，直接承襲甲骨文𦍋^𦍋形。²⁰⁷⁴

齊系「敬」作𦍋^𦍋，源於𦍋^𦍋²⁰⁷⁵，構形左右均從兩長筆，為他系所未見。燕系所

用𦍋^𦍋形來自𦍋^𦍋（鄆侯載簋）²⁰⁷⁶，與楚系省支，戰國文字中較為少見。何琳儀指

晉系璽文作𦍋^𦍋、𦍋^𦍋、𦍋^𦍋，取象於𦍋^𦍋（4188）²⁰⁷⁷、𦍋^𦍋（4148）²⁰⁷⁸、𦍋^𦍋（4144）²⁰⁷⁹，銘

文亦作𦍋^𦍋²⁰⁸⁰，多省口形，所從「苟」形作𦍋^𦍋、𦍋^𦍋、𦍋^𦍋，為西周金文𦍋^𦍋字中𦍋^𦍋形所演

變，為晉文「敬」之異構。另，何氏言晉文字「敬」從𦍋作𦍋^𦍋，此形更多見於

楚璽，如𦍋^𦍋²⁰⁸¹、𦍋^𦍋²⁰⁸²，𦍋^𦍋形作𦍋^𦍋省中間豎筆，分裂成上下兩部分。楚文字又作

𦍋^𦍋²⁰⁸³，𦍋^𦍋形訛作𦍋^𦍋，與「𦍋」𦍋^𦍋、「𦍋」𦍋^𦍋所作同形，地域特徵甚顯。秦系

文字何琳儀以𦍋^𦍋為例，為𦍋^𦍋²⁰⁸⁴所從，又見𦍋^𦍋²⁰⁸⁵，左旁仍從「苟」形𦍋^𦍋，有別於

晉系所從「苟」形𦍋^𦍋、𦍋^𦍋、𦍋^𦍋，齊、燕、楚系「敬」字從「𦍋」，更為不同。

²⁰⁷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²⁰⁷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2。

²⁰⁷⁴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783。

²⁰⁷⁵ 楚系文字「敬」作𦍋^𦍋（0342），處理後作𦍋^𦍋。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4。

²⁰⁷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653。

²⁰⁷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84。

²⁰⁷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8。

²⁰⁷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18。

²⁰⁸⁰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64。

²⁰⁸¹ 楚系文字「敬」作𦍋^𦍋（5039），處理後作𦍋^𦍋。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58。

²⁰⁸² 楚系文字「敬」作𦍋^𦍋（5046），處理後作𦍋^𦍋。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58。

²⁰⁸³ 楚系文字「敬」作𦍋^𦍋（5035），處理後作𦍋^𦍋。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58。

²⁰⁸⁴ 秦系文字「敬」作𦍋^𦍋（5.151），處理後作𦍋^𦍋。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39。

²⁰⁸⁵ 秦系文字「敬」作𦍋^𦍋（5049），處理後作𦍋^𦍋。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57。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敬							

例9 「歲」

戰國「歲」字，五系文字構形各有不同。「歲」《說文》載：「 ，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²⁰⁸⁶ 甲骨文作 （明 2235）、 （前 7.83.2）²⁰⁸⁷，從「步」或從兩橫筆，西周金文沿襲作 （利簋）、 （召鼎）²⁰⁸⁸，春秋金文作 。²⁰⁸⁹ 何琳儀言戰國文字「齊系作 、 ，戌之弧刀明顯」²⁰⁹⁰， 形取象於 （陳璋方壺）²⁰⁹¹，形近西周與春秋金文 與 ，突出的弧刀之形未見於他系，為齊系的地域特徵，又作 ，²⁰⁹² 省戈，構形更為特別。另一例 源於 ，²⁰⁹³ 與西周金文 形近，所從兩點應由橫筆縮短而成，同為齊系文字所獨見。齊系「歲」字作 ，²⁰⁹⁴ 「戌」形分離，弧刀作 ，已形同「匚」²⁰⁹⁵，中部訛成 ，與「武」字 形近，為齊系文字的特別構形。何琳儀提到戰國文字「燕系作 ，戌省作戈形，上止譌作 形。」²⁰⁹⁷ 形即 ，²⁰⁹⁸ 何氏言「戌省作戈形」，晉、楚、秦三系文字亦有此例，唯上部止作 形較為特異，

²⁰⁸⁶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8。

²⁰⁸⁷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61。

²⁰⁸⁸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5。

²⁰⁸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7。

²⁰⁹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95。

²⁰⁹¹ 原字作 ，書中摹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5。

²⁰⁹² 齊系文字「歲」作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5。

²⁰⁹³ 齊系文字「歲」作 （子禾子釜），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6。

²⁰⁹⁴ 齊系文字「歲」作 （028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9。

²⁰⁹⁵ 齊系文字「匚」作 ，為「匚」 （圖錄 2.535.3）所從。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29。

²⁰⁹⁶ 齊系文字「武」作 （132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4。

²⁰⁹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95。

²⁰⁹⁸ 燕系文字「歲」作 ，為「歲」 （079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0。

楚文字「歲」有作𠄎²⁰⁹⁹，從「戈」、𠄎，下部從「月」不從「止」，爲兩系文字之區別。晉系文字方面，何琳儀提到「晉系作𠄎、𠄎，戊省作戈形，上止譌作𠄎、𠄎（或以爲從杀聲化）。」²¹⁰⁰𠄎形來自𠄎（4426），上部所從𠄎，形同「杀」𠄎²¹⁰¹之上部𠄎，爲晉系「歲」之明顯特徵。晉系「歲」字有作𠄎（4427），構形左右互作，應看成𠄎，下部「止」作𠄎，爲晉文字所習見，更顯晉系「歲」之特徵。楚系文字何琳儀以𠄎、𠄎爲例，言「戊省作戈形，以月易下止旁，上止旁或譌作𠄎、𠄎形」²¹⁰²，𠄎、𠄎原作𠄎（望 1.34）²¹⁰³、𠄎（0205）²¹⁰⁴，下部習見以「月」換「止」形，爲明確的地域特徵。𠄎上部作𠄎形與晉系同，唯晉系從止，不從「月」。另，「歲」有作𠄎（新甲 1.3）²¹⁰⁵，上從「止」，見𠄎上部「止」作「之」，形同楚系「之」字𠄎（包二 146）²¹⁰⁶，作𠄎形爲「之」與「戈」橫筆合用而成，爲他系文字所未見。何琳儀指「歲」「秦系文字作𠄎、𠄎，戊之弧刀不明顯與戊形相同，上止或譌作𠄎、𠄎形。」²¹⁰⁷文中𠄎形源於𠄎²¹⁰⁸，所從「戊」弧刀平直作豎筆，又作𠄎（法 127）²¹⁰⁹，所從𠄎，如何氏言已混成「戊」形，秦文字「戊」作𠄎²¹¹⁰，形同。五系文字「歲」當中，秦與齊文字的「步」訛變最少，但齊文字「戊」形弧刀明顯，與秦文字訛成「戊」，明顯各

²⁰⁹⁹ 楚系文字「武」作𠄎（0205），處理後作𠄎。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

²¹⁰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95。

²¹⁰¹ 燕系文字「杀」作𠄎，爲「殺」𠄎（156:24）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26。

²¹⁰²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95。

²¹⁰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37。

²¹⁰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5。

²¹⁰⁵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37。

²¹⁰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67。

²¹⁰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95。

²¹⁰⁸ 秦系文字「武」作𠄎，處理後作𠄎。許雄志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30。

²¹⁰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

²¹¹⁰ 秦系文字「戊」作𠄎，處理後作𠄎。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435。

異。見秦文字「歲」之構形，與《說文》小篆 最合，關係最為密切。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歲								

例 10 「安」

戰國五系「安」字構形特點各異，「安」《說文》載：「 ，靜也。从女在宀下。」²¹¹¹甲骨文作 （甲 228）、 （後 1.9.13）、 （存 451）²¹¹²，已有帶短筆之形，西周金文作 （公賈鼎）、 （賈卣）²¹¹³，同見短筆。何琳儀分析五系「安」字提到：

齊系文字以厂易宀，厂亦聲。飾筆多作孤筆。燕系文字女旁或作 、 、 。

晉系文字或作 、 ，多加飾筆。楚系文字或作 ，所附飾筆上承西周金文 形。或省宀作 、 、 。秦系文字或加飾筆作 ，亦頗有特點。²¹¹⁴

何氏言齊系文字「以厂易宀」，甚是，可見銘文作 ²¹¹⁵、幣文作 ²¹¹⁶、璽文作 ²¹¹⁷，為齊系「安」字習見。齊系「安」字孤筆作飾多為曲筆，如 ²¹¹⁸所作 ，同為齊文字之特點。何琳儀言燕文字，針對「安」所從女作 、 、 ，見 ²¹¹⁹、

²¹¹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50。

²¹¹² 以上三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317。

²¹¹³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515。

²¹¹⁴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964。

²¹¹⁵ 齊系文字「安」作 （陳純釜），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202。

²¹¹⁶ 齊系文字「安」作 （2508），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96。

²¹¹⁷ 齊系文字「安」作 （1944），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6。

²¹¹⁸ 齊系文字「安」作 （028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9。

²¹¹⁹ 燕系文字「安」作 （001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

²¹²⁰、 (3485)²¹²¹，莊新興就璽文「女」字云：「戰國時唯獨燕國『女』字的上部兩橫畫之右端不相連而作開口狀。」²¹²²齊、楚文字「女」偶有作此形，但確是較習見於燕文字，於「安」字中尤為多見。陳光田指「『女』旁豎筆兩邊有兩個裝飾性的『點』」²¹²³，如 ²¹²⁴，為他系文字所未見。對於燕系「安」字的特徵，許學仁有較完整的論述：

戰國燕文字「安」字，从宀，从女；宀作 ，女作省體 ，並於女旁增添飾筆作 。²¹²⁵

許氏之言包含何琳儀、莊新興與陳光田的述說，點出「女」旁之形與兩道飾筆。許學仁另指「安」的「宀」作 ，雖晉、楚文字皆偶有從此形，但為燕文字習見。許氏綜合各特徵，以 為例，更能凸現燕文字「安」的異構，唯許氏未言「女」旁左部之曲筆，長而特出作 ，未見他系有作此形，雖齊系作 ，同有延長之曲筆，但與「女」旁分離，與燕文字不同。燕系「安」字作 形，最為殊異，集上述各項特點，「女」旁豎筆連接上部「宀」，陳光田以此形為例，言「風格為燕所獨有」²¹²⁶。何琳儀以 、 為例分析晉系文字，字例來自 ²¹²⁷、 ²¹²⁸，亦作 (2066)²¹²⁹，各字均加斜筆，置於「女」旁的中部或底部，同樣習見於晉系文字，當中「女」形作 ，尤為特別，所從「宀」作 ，多見於晉系

²¹²⁰ 燕系文字「安」作 (2312)，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57。

²¹²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4。

²¹²²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頁 11。

²¹²³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97。

²¹²⁴ 燕系文字「安」作 (2290)，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53。

²¹²⁵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 22。

²¹²⁶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86。

²¹²⁷ 晉系文字「安」作 (2064)，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16。

²¹²⁸ 晉系文字「安」作 (信安君鼎)，處理後作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62。

²¹²⁹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16。

「安」字。 形結合兩種特徵，最富地域特點。於楚系文字，何琳儀以 形為例，指飾筆源於西周金文 ，可從。 形見 （曾 50）²¹³⁰，楚文字又作 （117）²¹³¹、 （62）²¹³²，飾筆作 形更顯，為楚文字之特徵。上部「宀」多作 ，與燕系同，或如何琳儀所言，省「宀」僅作 （7）²¹³³、 （曾 165）²¹³⁴，更有別於他系。秦文字作 、 、 、 （編 20）²¹³⁵，五系文字中構形最近《說文》小篆 ，小篆所省去的飾筆，為秦文字之特色，何琳儀言秦文字添加飾筆「頗有特點」，飾筆多置於女旁右側，應承襲自甲骨文 、西周金文 ，當中所添飾筆與齊系 、燕系 、晉系 、楚系 不同，各有特色。五系「安」字所從「宀」亦各異，甚或省「宀」。秦文字「宀」作 、 ，應為西周金文 所演變，筆劃已趨平直，中間點筆仍明顯，與他系文字所作不同。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安	、	、	、	、	、	、	、

²¹³⁰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84。

²¹³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1。

²¹³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1。

²¹³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1。

²¹³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686。

²¹³⁵ 秦系文字「安」作 （石鼓·田車），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60 頁。

²¹³⁶ 秦系文字「安」作 （宜安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96。

²¹³⁷ 秦系文字「安」作 （5.441），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30。

²¹³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5。

例 11 「專」

《說文》「專」云：「 ，六寸簿也。从寸吏聲。一曰專，紡專。」²¹³⁹甲骨文作 （林 1.28.7）、 （鐵 216.3）²¹⁴⁰。何琳儀分析「專」字，僅引五系不同字例，未有詳加分析：

齊系文字作 、 ，燕系文字作 ，晉系文字作 、 ，楚系文字作 、 ，秦系文字作 。²¹⁴¹

五系「專」字所從「吏」，多省底部，或訛成「日」。何琳儀所引齊文字 ，源於 ²¹⁴²，陶文又見 ²¹⁴³，中部橫筆加飾從 、 ，形近齊系文字「旦」 ²¹⁴⁴、 ²¹⁴⁵，爲他系所未見。何琳儀以 爲燕文字之例，銘文作 ²¹⁴⁶，璽文作 ²¹⁴⁷，下部所從「又」，均曲筆平直並斜筆加飾作 ，爲燕文字特有的寫法。何氏以 爲晉系文字之例，作 （1837）²¹⁴⁸，作 與 ²¹⁴⁹，所從「又」部更具特色，雖與燕文字一樣同添斜筆，但燕文字的飾筆多與「又」的斜劃平衡，晉文字的則多往外傾，加上燕文字「又」旁變作 ，與晉文字 相異，爲兩系文字之區別。何琳儀提到楚文字「專」作 ，形見 ²¹⁵¹，稍見特色，下部「又」形筆劃平直，與燕文字

²¹³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67。

²¹⁴⁰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35-136。

²¹⁴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024。

²¹⁴² 齊系文字「專」作 ，爲「傳」 （0583）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82。

²¹⁴³ 齊系文字「專」作 （4.5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71。

²¹⁴⁴ 齊系文字「旦」作 （3.653），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07。

²¹⁴⁵ 齊系文字「旦」作 （3.37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35。

²¹⁴⁶ 燕系文字「專」作 ，爲「剗」 （九年將軍張戈）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68。

²¹⁴⁷ 燕系文字「專」作 ，爲「剗」 （564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82。

²¹⁴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87。

²¹⁴⁹ 晉系文字「專」作 ，爲「鄆」 （1871）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0。

²¹⁵⁰ 晉系文字「專」作 ，爲「瘳」 （178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82。

²¹⁵¹ 楚系文字「專」作 ，爲「傳」 （120）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5。

形近，但未有斜筆加飾。上部所從「𠂔」，底部有缺，但仍近似甲骨文之形 ，中作 ，未有如齊、燕、晉系者，省豎筆作 。於秦系文字，何琳儀所言 形見 ²¹⁵²，上部所從「𠂔」，形同楚文字 ，下部從「寸」，則與他系文字不同。當中「寸」作 ，已形近隸書，如漢簡作 ²¹⁵³。秦文字「專」又作 ²¹⁵⁴，構形於五系文字中，與《說文》小篆 最近，當中「寸」作 ，多從橫筆，與晉系文字作 不同。

	甲	齊	燕	晉	楚	秦
安	、	、	、	、		

例 12 「陳」

「陳」《說文》載：「 ，宛丘，舜後嫫滿之所封。从 ，从木，申聲。」²¹⁵⁵西周金文作 （九年衛鼎），春秋金文作 （陳侯鬲）²¹⁵⁶。何琳儀分別提到五系「陳」字的特徵，言：「齊系文字下多從土，與陳之三體石經《僖公》作 吻合。或從 ，上承西周金文。」²¹⁵⁷齊系銘文作 ²¹⁵⁸、 ²¹⁵⁹，璽文作 ²¹⁶⁰、 ²¹⁶¹，從「東」，或從「束」，下部多添加「土」旁，為齊文字所習見，莊新興亦指 、

²¹⁵² 秦系文字「專」作 ，為「傳」 （語 8）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27。

²¹⁵³ 漢簡之「寸」 ，為「得」 （470）所從。見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頁 66。

²¹⁵⁴ 秦系文字「專」作 ，為「傳」 （秦 46）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27。

²¹⁵⁵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6。

²¹⁵⁶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42。

²¹⁵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130。

²¹⁵⁸ 齊系文字「陳」作 （陳御寇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74。

²¹⁵⁹ 齊系文字「陳」作 （十四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75。

²¹⁶⁰ 齊系文字「陳」作 （147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7。

²¹⁶¹ 齊系文字「陳」作 （146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7。

等形，「爲齊文字特有，與其他地區「陳」字之寫法迥異。」²¹⁶²燕系文字同有作「土」，何琳儀言「燕系文字作 、 ，東譌作車（或雙車），遂分化爲陣」²¹⁶³， 形見 （1541）²¹⁶⁴，從「土」，所從「東」演變成 ，構形較繁複，形近西周金文「車」 （番生簋）²¹⁶⁵，與齊文字不同。文中另一例 來自 （3439）²¹⁶⁶，從較省的「車」字，皆異於他系文字。何琳儀於晉系文字未有舉例，只云「或從束，或從東」²¹⁶⁷，字形可見 、 （1452）²¹⁶⁹， 形只從「阜」、「束」，構形異於齊系添「土」旁、燕系從「車」、楚系從「重」、秦系從「東」。「陳」所從「束」 豎筆加點作飾，亦略見特色。何琳儀指楚系「陳」字「均從重、阜旁或作 ，由 譌變」²¹⁷⁰，銘文可見 、 、簡文作 （陳7）²¹⁷³，皆從「重」，爲楚文字之特色。「陳」字又作 （228）²¹⁷⁴，所從重爲 ，下從「王」，爲楚文「重」字之特徵。「阜」旁訛作 ，與楚文「金」字 （103）²¹⁷⁵下部形近。何琳儀言「秦璽文字從東」²¹⁷⁶，璽文見 （陳離）²¹⁷⁷，簡文見 （爲1）、 （日甲138背）²¹⁷⁸，均從「東」，構件與齊文字 、 相

²¹⁶²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頁14。

²¹⁶³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130。

²¹⁶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62。

²¹⁶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931。

²¹⁶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320。

²¹⁶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130。

²¹⁶⁸ 晉系文字「陳」作 （廿九年高都令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48。

²¹⁶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55。

²¹⁷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130。

²¹⁷¹ 楚系文字「陳」作 （長沙銅量），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48。

²¹⁷² 楚系文字「陳」作 （0281），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47。

²¹⁷³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218。

²¹⁷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218。

²¹⁷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209。

²¹⁷⁶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130。

²¹⁷⁷ 秦系文字「陳」作 ，處理後作 。許雄志編，《秦印文字彙編》，頁273。

²¹⁷⁸ 以上兩字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214。

同，但齊、晉文字「阜」作 、 ，與秦文字作 、 相異，可以此作區分。《說文》小篆 之構形與 最為接近。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陳							

例 13 「豆」

戰國五系「豆」字，均有具特色的構形。《說文》「豆」載：「 ，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²¹⁸¹ 甲骨文作 （乙 7978 反）、 （後 1.6.4）²¹⁸²，西周金文作 （散盤）、 （周生豆）²¹⁸³。齊文字「豆」作 （3.302）²¹⁸⁴，形近 ，後形變作 ²¹⁸⁵，上部皆呈圓形並點筆加飾作 ，為齊文字所習見。何琳儀言「燕系文字作 ，尤為特異」²¹⁸⁶，字例見 ²¹⁸⁷、 ²¹⁸⁸，演變甚巨，燕系文字習見此形，如「望」作 （5691），下部形同「豆」，為明顯的地域特點。晉系文字作 ²¹⁸⁹、 ²¹⁹⁰，上部橫筆加飾從 ，不作圓形。豆足或以斜筆組成，並加飾作 。下部有

²¹⁷⁹ 齊系文字「陳」作 （陳卯造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74。

²¹⁸⁰ 齊系文字「陳」作 （146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7。

²¹⁸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2。

²¹⁸²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21。

²¹⁸³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30。

²¹⁸⁴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18。

²¹⁸⁵ 齊系文字「豆」作 （3.60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94。

²¹⁸⁶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369。

²¹⁸⁷ 燕系文字「豆」作 ，為「鉅」 （0292）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0。

²¹⁸⁸ 燕系文字「豆」作 ，為「豎」 （2728）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1。

²¹⁸⁹ 晉系文字「豆」作 ，為「豎」 （1390）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0。

²¹⁹⁰ 晉系文字「豆」作 ，為「豉」 （3090）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91。

以兩曲筆構成，添加兩平衡斜筆作 ，見 ²¹⁹¹、 ²¹⁹²，同為晉系所獨見。楚系「豆」字有構形相近者 ²¹⁹³，豆足以斜筆組成，未見添加兩斜筆，異於晉文字之形。楚文字另有作 ²¹⁹⁴、 ²¹⁹⁵，豆形分裂，上從 ，形近西周金文 所從，豆身訛成「口」形 ，齊文字有作 ²¹⁹⁶、 ²¹⁹⁷，形近，唯上部不加飾或只添點筆。秦文字「豆」簡文作 （法 27）²¹⁹⁸、陶文作 ²¹⁹⁹，構形承襲自西周金文 ，五系文字中形變最少，形近《說文》小篆 。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豆	、	、	、	、	、	、	、

例 14 「登」

《說文》「登」載：「 ，上車也。从 豆。象登車形。」²²⁰⁰甲骨文作 （385）

²²⁰¹，從「 」，豆聲。西周金文作 （鄧孟壺）、 （散盤）²²⁰²，下從「 」，春

²¹⁹¹ 晉系文字「豆」作 ，為「 」（214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3。

²¹⁹² 晉系文字「豆」作 ，為「 」（1105）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26。

²¹⁹³ 楚系文字「豆」作 ，為「 」（16 反）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6。

²¹⁹⁴ 楚系文字「豆」作 ，為「 」（266）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3。

²¹⁹⁵ 楚系文字「豆」作 ，為「 」（266）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3。

²¹⁹⁶ 齊系文字「豆」作 （3.36），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

²¹⁹⁷ 齊系文字「豆」作 （3.60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94。

²¹⁹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2。

²¹⁹⁹ 秦系文字「豆」作 ，為「 」（1481）所從。見袁仲一著，《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385。

²²⁰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8。

²²⁰¹ 甲骨文「登」作 ，處理後作 。郭若愚編集，《殷契拾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51。

²²⁰²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5。

秋金文作 (鄧公簋)²²⁰³。齊系文字作 ²²⁰⁴，下從「収」，或作 ²²⁰⁵，下從「址」，較爲特異。兩字所從「豆」旁作 、 ，上部皆呈圓形或點筆加飾，爲齊系文字的特徵。燕系文字作 (5237)、 ²²⁰⁶，不從「収」，何琳儀提到「燕系文字豆旁作 形」²²⁰⁷，點出燕系「登」的特徵，當中所從「豆」作 、 ，爲燕文字所獨見。晉系文字作 (3:25)、 ²²⁰⁸，從「収」、「址」，沿襲春秋金文 。另又作 ²²⁰⁹，只從「址」，或作 ²²¹⁰，所從「収」往上移，稍見特色。楚文字「登」璽文作 ²²¹¹、簡文作 (15)²²¹²，所從「豆」作 、 ，爲楚文字之特徵。又作 ²²¹³、 (167)²²¹⁴，「豆」旁省作 ，與「日」字同形，獨見於楚文「登」字。另一構形作 ²²¹⁵、 ²²¹⁶，所從 、 均作斜筆，爲楚文字常見的特徵。秦文字「登」作 ²²¹⁷、 (日甲 12)²²¹⁸，於五系文字中，與《說文》小篆 最形近，當中所從豆作 、 ，爲秦文字之特徵。

²²⁰³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6。

²²⁰⁴ 齊系文字「登」作 (十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5。

²²⁰⁵ 齊系文字「登」作 (十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5。

²²⁰⁶ 齊系文字「登」作 (4.90)，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79。

²²⁰⁷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39。

²²⁰⁸ 晉系文字「登」作 ，爲「陞」 (8:13) 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49。

²²⁰⁹ 晉系文字「登」作 ，爲「陞」 (156:20) 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49。

²²¹⁰ 晉系文字「登」作 ，爲「陞」 (156:25) 所從。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49。

²²¹¹ 楚系文字「登」作 (5663)，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515。

²²¹²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

²²¹³ 楚系文字「登」作 (1930)，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5。

²²¹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

²²¹⁵ 楚系文字「登」作 (1931)，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5。

²²¹⁶ 楚系文字「登」作 (175)，處理後作 。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圖版 79。

²²¹⁷ 秦系文字「登」作 (十鐘)，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6。

²²¹⁸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豆		、		、	、	、 、	、 、	、

例 15 「喜」

戰國五系「喜」字構形多變，各具特點。《說文》「喜」載：「 ，樂也。从
 喜，从口。」²²¹⁹ 甲骨文作 （甲 178）、 （河 364）²²²⁰，西周金文作 （兮仲鐘）、
（史喜鼎）、 （士父鐘）²²²¹。齊系「喜」字作 、 ，中部「豆」形只剩
 豆身作 、 ，為齊文字所獨見。燕系銘文有作 ， （0395）²²²⁵，
 「豆」均作 ，屬燕系之獨有寫法，為明顯的地域特點。晉系文字有作 （0890）
²²²⁶、 （1372）²²²⁷，豆身均以兩斜筆為飾，為燕系「豆」字所習見，當中所從 ，
 與富特徵的「豆」字 尤近。楚系「喜」字有作 （170）²²²⁸，「豆」訛變從 ，
 為楚文字特色，更顯此形的特異之處。秦文字有作 、 ，所從「豆」
 為秦文字之特徵，當中 形與《說文》小篆 形同。

²²¹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1。

²²²⁰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18。

²²²¹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27。

²²²² 齊系文字「喜」作 （3.877），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60。

²²²³ 齊系文字「喜」作 （3.8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61。

²²²⁴ 燕系文字「喜」作 （郾王喜戈），處理後作 。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79。

²²²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67。

²²²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8。

²²²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48。

²²²⁸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2。

²²²⁹ 秦系文字「喜」作 （5.119），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60。

²²³⁰ 秦系文字「喜」作 （故宮 406），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8。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喜							

例 16 「旅」

《說文》「旅」載：「𡥉，軍之五百人爲旅。从𡥉，从从。从，俱也。」²²³¹甲骨文作 (佚 735)、 (粹 10)²²³²，西周金文構形多樣，有作 (旅父乙卣)²²³³，從「𡥉」、「众」，另作 (散盤)²²³⁴，從「𡥉」、「从」，又作 (作旅尊)²²³⁵，從「𡥉」、「从」、「車」，或作 (西卣)²²³⁶，從「𡥉」、「車」。戰國文字構形各異，齊系作 ²²³⁷，所從 應爲「从」字二人，換成上下結構所致，形近「大」 ²²³⁸。燕系作 (鄆王職劍)²²³⁹、 (3248)²²⁴⁰，所從 應爲「从」字二人所訛，形近「衣」 ²²⁴¹之下部。晉系作 (三年建信君鉞)²²⁴²、 (2335)²²⁴³，構字部件源於西周金文，從「車」。楚系作 (116)²²⁴⁴，下從「众」，尤近西周金文，上部「𡥉」作，形同楚系「亡」 ²²⁴⁵字，爲楚文字

²²³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1。

²²³²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290。

²²³³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4。

²²³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8。

²²³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66。

²²³⁶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470。

²²³⁷ 齊系文字「旅」作，爲「遊」 (3.265) 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08。

²²³⁸ 楚系文字「大」作 (0127)，處理後作。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

²²³⁹ 燕系文字「旅」作，爲「鋹」 (鄆王職劍) 所從。見王愛民，〈燕文字編〉，頁 211。

²²⁴⁰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4。

²²⁴¹ 燕系文字「衣」作，爲「哀」 (哀成叔鼎)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3。

²²⁴² 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頁 430。

²²⁴³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28。

²²⁴⁴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15。

²²⁴⁵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065。

的特色。秦文字作𡗗（法 200）²²⁴⁶、𡗗²²⁴⁷，源於西周金文𡗗，所從「𡗗」作𡗗，仍近西周金文之形，為秦文字之特徵。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旅							

例 17 「成」、「城」

「成」《說文》載：「𡗗，就也。从戊，丁聲。」²²⁴⁸ 甲骨文作𡗗（乙 1904）²²⁴⁹，西周金文作𡗗（班簋）、𡗗（格伯簋）²²⁵⁰。戰國文字各有演變，何琳儀分析「成」字時，談到不同域系的特徵：「齊系文字或作𡗗，成內加飾點……晉系貨幣文字多有省變，如𡗗、𡗗、𡗗、𡗗等」²²⁵¹ 文中𡗗源於銘文𡗗²²⁵²，如何氏所言，「成」內加飾筆，為其特色。又作𡗗²²⁵³，「成」形作𡗗，左上從斜筆，形近西周金文𡗗，多見於齊系文字。何琳儀談晉系文字時，以幣文𡗗為例，原字見𡗗²²⁵⁴、𡗗²²⁵⁵，下從「十」。晉幣文上部習見從𡗗，為「成」形所變，屬構形簡化。「成」

²²⁴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5。

²²⁴⁷ 秦系文字「旅」作𡗗，為「闕」𡗗（王后鼎）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85。

²²⁴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09。

²²⁴⁹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50。

²²⁵⁰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966。

²²⁵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08。

²²⁵² 齊系文字「成」作𡗗（成陽高馬里戈），處理後作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2。

²²⁵³ 齊系文字「成」作𡗗，為「成」𡗗（陳侯因咨敦）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2。

²²⁵⁴ 晉系文字「成」作𡗗（3870），處理後作𡗗。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977。

²²⁵⁵ 晉系文字「成」作𡗗（1098），處理後作𡗗。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353。

西周金文作 , 省去斜筆作 , 曲筆作直筆成 , 與 形近, 盟書有作

(200:16)²²⁵⁶, 形同, 或省斜筆作 。楚系「成」字簡文作 (121)²²⁵⁷, 何琳

儀言「其下演變似千形」²²⁵⁸, 暫爲他系文字所未見。秦系文字作 ²²⁵⁹、 (秦

111)²²⁶⁰、 ²²⁶¹, 下從「丁」 (日乙 33)²²⁶², 組字部件仍同甲骨文、西周金文。

對應「成」字, 戰國五系「城」字的構形同樣各有不同。「城」《說文》載:

「 , 以盛民也。从土, 从成, 成亦聲。」²²⁶³西周金文從「 」作 (班簋),

或省從「成」作 (散盤)²²⁶⁴。春秋金文從「土」作 (徐醕尹鉦)²²⁶⁵。戰國

齊系「城」字作 ²²⁶⁶、 ²²⁶⁷, 「成」與「成」字相同, 作 、 , 呈地域特點。

齊系「城」有從「 」之異文, 隸定爲「 」, 作 ²²⁶⁸、 ²²⁶⁹, 應源於西周金文

。所從「成」作 , 同屬齊系「成」字之特點。燕系「城」字銘文作 ²²⁷⁰,

璽文習見作 ²²⁷¹, 下從「土」, 應與「十」合用筆劃, 如晉系「城」作 , 同理。

上部「成」作 , 略與晉系 形近, 同爲西周金文「成」所演變, 「成」 上

²²⁵⁶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59。

²²⁵⁷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2。

²²⁵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08。

²²⁵⁹ 秦系文字「成」作 (詛楚文),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16 頁。

²²⁶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²²⁶¹ 秦系文字「成」作 (珍秦 41),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62。

²²⁶²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7。

²²⁶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288。

²²⁶⁴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86。

²²⁶⁵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886。

²²⁶⁶ 齊系文字「城」作 (成陽高馬里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6。

²²⁶⁷ 齊系文字「城」作 (武城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6。

²²⁶⁸ 齊系文字「城」作 (武城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6。

²²⁶⁹ 齊系文字「城」作 (3751),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1。

²²⁷⁰ 燕系文字「城」作 (鄆侯載簋),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6。

²²⁷¹ 燕系文字「城」作 (188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91。

部「戌」曲筆縮短成 , 曲筆作直筆成 , 爲講求平衡, 左面同添斜筆成 , 形近 。晉系「城」字作 (0078)²²⁷²、 ²²⁷³, 下部從「土」, 與「十」合用筆劃, 構形與「戌」字 對應。楚系「城」字有作 (帛丙 11.2)²²⁷⁴、 (140)²²⁷⁵, 上部省筆成「戌」 (包 2.95)²²⁷⁶, 下部從「壬」, 爲「戌」 所從「千」添橫筆所成, 或爲「千」、「土」合用筆劃, 或如何琳儀所言「聲化爲从壬得聲」²²⁷⁷, 「城」古音屬禪紐耕部, 「壬」屬端紐耕部, 二字疊韻, 「城」可取「壬」爲聲。秦系「城」字作 (2278)、 (6.24)、 (秦 122)²²⁷⁹, 演變較少, 從「丁」, 與「戌」 相對。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戌		、		、				
城		、		、 、	、	、	、	、

例 18 「良」

《說文》「良」載：「 ，善也。从富省，亡聲。」²²⁸⁰西周金文作 (季良父盃)、 (季良父匜)²²⁸¹, 春秋金文作 (齊侯匜)²²⁸²。戰國五系文字構形各異，

²²⁷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

²²⁷³ 晉系文字「城」作 (1080)，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57。

²²⁷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38。

²²⁷⁵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2。

²²⁷⁶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12。

²²⁷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10。

²²⁷⁸ 秦系文字「城」作 (詛楚文)，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320 頁。

²²⁷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2。

²²⁸⁰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11。

²²⁸¹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81。

齊系作 (圖錄 3.526.5)²²⁸³、 ²²⁸⁴，與西周金文 最近。 的形訛最甚，應爲 所變，中部 的圓筆，變成整字的外框作 ，中間筆劃全作橫筆成 。何琳儀指春秋金文 「下部已聲化作亡」²²⁸⁵，甚確，燕、晉、楚、秦等文字均沿襲此特點，下部從「亡」。燕璽「良」作 (2712)²²⁸⁶、 ²²⁸⁷，下部 近「亡」 ²²⁸⁸。晉系「良」作 (2052)²²⁸⁹，下部同「亡」 (2956)²²⁹⁰。楚系「良」作 (218)²²⁹¹，下部正合「亡」 (帛乙 3.34)²²⁹²。楚系「良」或作 (信 2.04)²²⁹³，上下均訛從 ，爲楚文字的地域特徵。秦系作 ²²⁹⁴、 (語 9)²²⁹⁵，近「亡」 (秦 157)²²⁹⁶。雖然燕、晉、楚、秦的「良」字，下部均從「亡」，但構形各有不同。四系「亡」字的構形同樣能對應同域系的「良」字，加上齊系的特異構形，更見五系「良」字的地域特徵。

	甲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良				、				
					、			
亡								

²²⁸²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82。

²²⁸³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142。

²²⁸⁴ 齊系文字「良」作 (圖錄 2.490.1)，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142。

²²⁸⁵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10。

²²⁸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0。

²²⁸⁷ 燕系文字「良」作 (392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6。

²²⁸⁸ 燕系文字「亡」作 ，爲「芒」 (封成 864)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2。

²²⁸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05。

²²⁹⁰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0。

²²⁹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1。

²²⁹²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 (增訂本)》，頁 523。

²²⁹³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 (增訂本)》，頁 523。

²²⁹⁴ 秦系文字「良」作 (5.3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513。

²²⁹⁵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0。

²²⁹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9。

第三節 小結

通過本章的逐字分析，可以清楚知道五系文字彼此確實存在構形的差異。就本章分析的字例而言，大部分的戰國文字均與兩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說明五系文字同樣源於兩周文字，當中秦系文字與兩周金文的構形最為接近，與秦國位處西陲，較多保留西周文化等因素相關，這於第四章論述戰國東、土分用問題時，已有討論，故於此不作詳述。戰國時五系文字逐漸依個別域系發展，通過運用繁化、簡化、異化等演變規律對字例作詳細分析，梳理五系文字的演變序列，了解各系文字構形的不同走向，五系文字逐漸形成的地域特徵，更見各系文字的構形相異，本章分析的「市」、「乘」等字為當中明顯的例子。即使戰國文字有相同的形變，如「良」字，燕、晉、楚、秦四系皆訛變從「亡」，但彼此的「良」、「亡」二字均構形不一，更能說明五系文字存有各自的特色。

五系文字各自演變，各有特徵，通過與《說文》小篆的比對，可見東方四系富不同特色的文字，大多不合於小篆，說明構形於秦國統一後均被摒除。相反，秦國富特色的構形均與小篆形同或形近，表示構形有所保留，或多為秦國整理文字時所參考，由此得出東、西土構形特徵的不同情況，間接可知東、西土於構形上具分別。秦系文字上承兩周，下啓秦篆，部分構形一直傳承，未有太大改變，如「馬」𠂔、「喜」𡇗，但需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秦文字均保存兩周文字的構形，從本章的歸納得知，部分秦文字與小篆相合的字例，未能與兩周金文完全對應，表示秦文字於傳承兩周文字的構形後，進行自身域系的演化，構形進而轉至小篆，保留於秦統一後的文字當中，如「陳」陳、「登」登，可知戰國時的秦系文字，同樣存在構形的演變，只是相對東土四系文字來說，演變速度比較緩慢，亦顯得較為保守。

本章的分析以五系作區分，綜合比對不同的書寫材料，通過較全面的構形歸納，可見部分地域特徵同時出現於不同載體，說明獨特的構形於單一域系當中流通，未有受載體不同所限制，如楚系「乘」𨔵、秦系「豆」𣎵。此外，

部分具地域特徵的構形，不僅見於個體字符，同時亦作為構字的部件，如「者」與「都」、「豆」與「登」、「喜」，可見五系文字的構形已漸具規範，加上部分字形受單一域系的類化所影響，如燕系「尋」 、晉系「者」 字，種種情況均說明，構形特徵於單一域系中廣泛使用，各域系的文字漸見規範與整合的趨勢。

本章綜合不同書寫材料，對五系文字作仔細分析，從上述多方面的比對，清楚了解戰國文字當中，確實存在彼此不同的構形，即各系均具地域特徵，以本章的字例能夠論證，李運富指戰國文字「沒有統一的『五系』對立現象」的說法，是不恰當的。

第六章 戰國文字形異兼形同字例分析：及論戰國文字分系問題

第一節 前言

戰國五系文字分別存有不同的地域特徵，於第五章的比較與分析，已可清楚了解。同樣，戰國文字源於殷周文字，部分構形有所承傳，令五系文字出現形同或形近的情況。對於戰國五系文字同時存在形異與形同的現象，不少學者已有相關論述，如裘錫圭於比較五系文字相異的構形後，提到：

《說文·敘》說戰國時代各國「文字異形」。從上面所說的情況來看，許慎的話是符合實際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戰國時代各個國家的文字沒有相互影響的一面，更不是說每一個字在各國的文字裡都不同形，而是說在戰國時代，字形因地而異的現象非常嚴重，遠遠超出了前後各個時代。²²⁹⁷

裘氏肯定五系文字具形異的情況，但認為並非所有文字的構形均全然不同，當中部分彼此間有相互影響的可能，即構形上或有牽連。陳立的說法與裘錫圭相若，云：

戰國時期「文字異形」的現象，普遍地存在每個不同的地域。不同國家或是地域者，一方面會受到自己內部的審美觀，或是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另一方面也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使其形成部分區域的特色。正因為受到本身內部與外在環境的作用，遂產生同中有異或是異中有同的文字形構。²²⁹⁸

文中較詳細指出五系文字形異的原因，同時提到各國的文字或有關聯，因此造成五系文字構形異、同並存的情況。胡光燾於區分戰國文字的時候，亦隱約提到相同的問題，胡氏於〈古文變遷論〉一文，以黃河為分界線，將戰國分成河東、河西兩部分。河東為秦國，河西分成「南方楚」、「北方齊」兩派，指：「北方以齊為中心；南方以楚為中心；二派蓋同出於殷而異流者也。」²²⁹⁹胡光燾將戰國文字主要分成秦、楚、齊三部分，而晉、燕兩系文字，胡氏一併歸入齊當

²²⁹⁷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

²²⁹⁸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19。

²²⁹⁹ 胡小石（胡光燾），〈古文變遷論〉，輯於《胡小石論文集》，頁 171。

中。值得深思的是，胡光燾討論東土六國文字時，將楚與齊的文字明確劃分，卻將晉、燕文字歸入齊。胡氏於〈齊楚古金表〉一文，比較齊、楚兩地銘文，歸納兩派文字於書寫風格上的不同²³⁰⁰，由此推斷，胡氏同樣經過字形的歸納，方指出晉、燕的文字能收入齊派。由此可以相信，胡光燾所見齊、晉、燕三地的文字，構形必有相近之處，即胡氏於文中間接指出，戰國五系文字間具有構形異、同的關係。湯餘惠亦引例說明相近的情況：

五系文字的地域性特點還表現為文字結體的諸多差異。各系文字既有彼此相同的通行寫法，如口字作 、貝字作 ，之字作 ，木字作 之類，也有僅見一系它系所無的特殊結體。²³⁰¹

湯氏的討論略有不同，文中對構形的異、同討論，同樣以五系文字作範圍，於相同的比較基礎下，更能了解戰國五系文字的整體變化。

本章分成兩部分，第二節旨在藉字例分析，呈現五系文字構形相異與相同的情況，以推論五系文字的演變情況。通過對五系文字構形異、同的分析，本章第三節擬綜合其他章節的分析，論證戰國五系文字的分系必要。

第二節 戰國五系構形異、同字例分析

本文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以不同字例的分析，說明戰國五系文字存在形同與形異兩種情況。本節嘗試進一步以個體字符，同時呈現五系構形異、同的現象，了解各系文字的演變與特徵，因此本節所選之字例，必須五系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同時具有形異的字形可取。由於選字規限較為嚴謹，僅取「酉」、「隹」、「中」、「金」、「平」五個顯要例子，並將戰國文字區分成五系，通過共時的橫向展示，歸納、比對彼此的異同之處。文中另引甲骨文、兩周金文等材料，以歷時的縱向整理，了解戰國文字的源流，梳理五系文字的演變脈絡和地域特徵。

²³⁰⁰ 參胡小石，〈齊楚古金表〉，輯於《胡小石論文集》，頁174。

²³⁰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47。

例 1 「酉」

戰國「酉」字，五系同時有構形相近與相異之例。《說文》「酉」云：「 ，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²³⁰²甲骨文 （寧滄 1.237）、 （甲 2418）²³⁰³，西周金文作 （師酉簋）²³⁰⁴、 。²³⁰⁵戰國文字構形有承襲西周金文之例，如齊系作 ，²³⁰⁶燕系作 （3447）²³⁰⁷，晉系作 （T1 坎 1:3863）²³⁰⁸，楚系作 （新零·307）²³⁰⁹，秦系作 （日乙 31）²³¹⁰。於相近的構形以外，戰國五系「酉」字亦有相異之處，何琳儀分析時舉例提到：「齊系作 ，燕系作 ，晉系作 ，楚系作 ，均呈現地域特點。」²³¹¹王雁君於〈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亦提到「『酉』，五系文字寫法各不相同，地域特色很濃。」²³¹²，並引五系文字爲例：

齊	燕	晉	楚	秦

2313

何琳儀與王雁君引用的字例雖有不同，但同樣展示出五系文字的特點，下文嘗試引例，說明各系文字的特徵。何琳儀與王雁君同以 作爲齊系的字例，源於 ，²³¹⁴器身中間從豎筆，兩豎點加飾成 。燕系作 ，²³¹⁵器身橫筆往外延伸。

²³⁰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311。

²³⁰³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568-569。

²³⁰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001。

²³⁰⁵ 西周金文「酉」作 ，爲「配」 （獸簋）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1002。

²³⁰⁶ 齊系文字「酉」作 （鄒叔之仲子平鐘），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

²³⁰⁷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21。

²³⁰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載《文物》，1983 年 3 月第 3 期，圖 5，頁 83。

²³⁰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253。

²³¹⁰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8。

²³¹¹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10。

²³¹² 見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頁 22-23。

²³¹³ 參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頁 22-23。

²³¹⁴ 齊系文字「酉」 （陳喜壺），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396。

²³¹⁵ 燕系文字「酉」作 ，爲「酒」 （2606）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1。

晉系作 (1168)²³¹⁶、 (150)²³¹⁷，上部均呈倒三角狀。晉文「畐」字作 ²³¹⁸，象酒罈之形，上部所作 與「酉」形同，可見爲晉文字之特點， 下部作菱形，更見特異。楚系「酉」作 ²³¹⁹，上部橫筆向外貫穿，下部訛像「日」形，又作 ²³²⁰ (200)²³²⁰，下部從兩斜筆，爲楚文字之特色。秦文字作 (日乙 225)²³²¹、 ²³²²，承襲自甲骨文 ，秦文字較常作此形。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酉	、	、						形近
								形異

例2 「隹」

「隹」《說文》載：「隹，鳥之短尾總名也。」²³²³甲骨文作 (乙 6672)²³²⁴、西周金文作 (史頌簋)、 (虢季子白盤)²³²⁵，均象短尾鳥之形。戰國五系文字構形承襲西周金文，齊系作 ²³²⁶，燕系作 ²³²⁷，晉系作 (圓壺)²³²⁸，楚系

²³¹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31。

²³¹⁷ 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54。

²³¹⁸ 晉系文字「畐」作 ，爲「富」 (1435) 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53。

²³¹⁹ 楚系文字「酉」作 (3720)，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4。

²³²⁰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²³²¹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22。

²³²² 秦系文字「酉」作 (5.38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513 頁。

²³²³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76。

²³²⁴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71。

²³²⁵ 以上兩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53。

²³²⁶ 齊系文字「隹」作 (十四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32。

²³²⁷ 燕系文字「隹」作 (4.45)，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367 頁。

²³²⁸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35。

作²³²⁹，秦系作²³³⁰，五系「隹」字構形皆近。戰國五系「隹」字各有相異之例，彭吉思於分析戰國「隹」字時，提到「各國都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點。」²³³¹，文中引字例為證，列表如下：

齊	燕	晉	楚	秦

2332

彭氏言五系「隹」字各存地域特點，可從，唯文中採用之字例，構形相近，未能展示各系文字的相異之處。於彭吉思的比較之前，何琳儀曾分析戰國「隹」字，提到：

齊系文字或作²³³²，燕系文字或作²³³³，晉系文字或作²³³⁴、²³³⁵、²³³⁶，楚系文字或作²³³⁷，均呈地域特點。²³³⁸

相較彭吉思所取之字例，何氏之證更為可取，文中齊文字作²³³⁹，原字見²³⁴⁰，鳥首變成²³⁴¹，呈倒三角狀，左旁之長筆緊縮成²³⁴²形。何琳儀以²³⁴³為燕文字之例，見燕璽作²³⁴⁴，為極簡省之鳥身，湯餘惠指西周金文「隹」²³⁴⁵為「其形所出」²³⁴⁶，可從，燕系「隹」²³⁴⁷（2510）²³⁴⁸、「維」²³⁴⁹（3957）²³⁴⁹，同作此形。何氏言晉系「隹」作²³⁵⁰、²³⁵¹、²³⁵²，形近²³⁵³、²³⁵⁴、²³⁵⁵，三字均講求左右平衡，²³⁵⁶形為

²³²⁹ 楚系文字「隹」作²³²⁹（曾姬無卣壺），處理後作²³²⁹。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32。

²³³⁰ 秦系文字「隹」作²³³⁰（石鼓文·汧殽），處理後作²³³⁰。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55 頁。

²³³¹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頁 20。

²³³²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頁 21。

²³³³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204。

²³³⁴ 齊系文字「隹」作²³³⁴（3693），處理後作²³³⁴。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41。

²³³⁵ 燕系文字「隹」作²³³⁵，為「隹」²³³⁵（2807）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68。

²³³⁶ 西周金文「隹」作²³³⁶，為「難」²³³⁶（殳季良父壺）所從。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纂補著，《金文編》，頁 264。

²³³⁷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3。

²³³⁸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43。

²³³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65。

²³⁴⁰ 晉系文字「隹」作²³⁴⁰，為「隹」²³⁴⁰（0929）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11。

²³⁴¹ 晉系文字「隹」作²³⁴¹，為「隹」²³⁴¹（3064）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89。

中間豎筆右移，下部形變作 ，上部鳥首仍明顯，銘文作 ²³⁴³，構形更爲勻稱。

與 形變更甚，鳥首或訛作曲筆，或完全簡省，晉系「隹」 （2291）²³⁴⁴、「唯」

（0863）²³⁴⁵、「進」 （0510）²³⁴⁶，同作此形。楚系文字何琳儀以 爲例，形

近 （新甲 3.15.60）²³⁴⁷、 （帛乙 7.5）²³⁴⁸，簡帛多作此形，鳥首偏向左。筆

劃或有離析之狀，左旁別作 ，構形極近楚文「卩」字 ²³⁴⁹，應受類化所影響。

秦文字「隹」有作 ²³⁵⁰，構形略變，鳥首簡作 ，形近小篆 ，與隸書 ²³⁵¹更爲相合。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隹								形近
								形異

例3 「中」

《說文》「中」載：「 ，內也。从口。丨，上下通。」²³⁵²甲骨文作 （乙 7741）²³⁵³，西周金文作 （頌鼎）²³⁵⁴，上下部皆具旗旒。戰國文字有沿襲之例，

²³⁴² 晉系文字「隹」作 ，爲「隹」 （3264）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306。

²³⁴³ 晉系文字「隹」作 ，爲「維」 （廿三年襄城令戈）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51。

²³⁴⁴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16。

²³⁴⁵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106。

²³⁴⁶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76。

²³⁴⁷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65。

²³⁴⁸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365。

²³⁴⁹ 楚系文字「卩」作 ，爲「邵」 （15）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46。

²³⁵⁰ 秦系文字「隹」作 ，爲「奪」 （日乙 17）所從。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4。

²³⁵¹ 隸書「隹」作 ，爲「奮」 （408）所從。見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頁 135。

²³⁵²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4。

²³⁵³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7。

齊系作 ²³⁵⁵，晉系作 （156:20）²³⁵⁶，楚系作 ²³⁵⁷，秦系作 ²³⁵⁸，四系文字構形相近。另見燕系作 ²³⁵⁹，上部旗旒雖略變，構件仍相類近。「中」字另有簡省旗旒之形，甲骨文作 ²³⁶⁰，西周金文作 （散盤）²³⁶¹。戰國文字有所承襲，齊系作 ²³⁶²，燕系作 ²³⁶³，晉系作 （195:8）²³⁶⁴，楚系作 （天卜）²³⁶⁵，秦系作 ²³⁶⁶，五系文字構形相近。

戰國「中」字，五系形異之例，當中燕文字構形的討論較多，裘錫圭曾言：「『中』字作 之例皆見於燕明刀和燕印，這應該是戰國時代燕國文字所獨有的寫法。」²³⁶⁷裘氏指燕文「中」字作 形，應為燕系之特色，就此構形何琳儀亦有相同的說法，言：「燕系文字作 、 等，尤具地域特點。」²³⁶⁸王雁君於比較戰國五系銘文「中」字時，言「五系文字各有特色，地域差異突出的是燕系。」²³⁶⁹王氏於文中以銅器為比較的對象，展示五系文字的同異，如下：

²³⁵⁴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28。

²³⁵⁵ 齊系文字「中」作 （子禾子釜），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2。

²³⁵⁶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299。

²³⁵⁷ 楚系文字「中」作 （鄂君啓車節），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1。

²³⁵⁸ 秦系文字「中」作 （石鼓文·吳人），處理後作 。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輯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26 頁。

²³⁵⁹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422。

²³⁶⁰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 18。

²³⁶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0。

²³⁶² 齊系文字「中」作 （2709），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9。

²³⁶³ 燕系文字「中」作 （3268），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825。

²³⁶⁴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299。

²³⁶⁵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55。

²³⁶⁶ 秦系文字「中」作 （六年漢中守戈），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21。

²³⁶⁷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頁 82。

²³⁶⁸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272。

²³⁶⁹ 見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頁 22。

齊	燕	晉	楚	秦

2370

通過比較，燕文「中」字所作 形，尤為殊異，可證王雁君所言「地域差異突出」，唯王氏之文集中討論銘文，故取材有所規限，見齊系 與秦系 形同，晉系 與楚系 形近，未能突出五系各自的特色。

戰國五系文字構形有相異之例，當中旗旒的變化較為不同，更能凸現五系文字的各自特徵。齊系文字作 2371，應為西周金文 所演變，上下部各兩筆旗旒均連接成曲筆，構形兩圈成 。燕系文字較為多變，如上文提到的 2372與 2373形，均省去象旗桿之形的豎筆，上部所從 應為部分旗桿與旗旒所訛變，或彎曲作 形。晉系「中」字作 （2698）2374，豎筆分折成上下兩筆，又作 2375，表示旗旒的上下兩筆，延伸致左右平衡。楚系「中」字有作 2376，豎筆下部彎曲，或為旗旒與豎筆連成一筆所致，另作 （140 反）2377，上添一橫筆。秦文字的演變較少，或作 （日甲 92 背）2378，豎筆頂端微彎。

2370 見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頁 22。

2371 齊系文字「中」作 （3.288），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114 頁。

2372 燕系文字「中」作 （3036），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67。

2373 燕系文字「中」作 （3061），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774。

2374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59。

2375 晉系文字「中」作 （1581），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435。

2376 楚系文字「中」作 （4276），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061。

2377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

2378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

	甲	西周	齊	燕	晉	楚	秦	
中								形近
								形異

例4 「金」

《說文》「金」載：「 ，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雖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²³⁷⁹西周金文作 、
(同貞) (史頌簋)，春秋金文作 (王孫鐘)²³⁸⁰。戰國文字有承襲之例，
齊系作 ²³⁸¹，燕系作 (0363)²³⁸²，晉系作 (方壺)²³⁸³，楚系作 (天策)²³⁸⁴，
秦系作 ²³⁸⁵。戰國五系「金」字同時各有相異之形，齊系有作 ²³⁸⁶，上部所從
「𠂔」橫筆簡省。燕系作 ²³⁸⁷，形同西周金文 。晉系有作 ²³⁸⁸，左旁不從點
或斜筆，許學仁言「三晉書風，金旁多省去左右兩側筆畫」²³⁸⁹。疑上部「𠂔」兩
斜筆與「土」旁橫筆連接，成△形。楚系「金」字變化較多，何琳儀言「楚系
文字或作 、 、 、 、 、 ，多有聯筆」²³⁹⁰，當中有作 (103)²³⁹¹，

²³⁷⁹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293。

²³⁸⁰ 以上三字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905-906。

²³⁸¹ 齊系文字「金」作 (十四年陳侯午敦)，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07。

²³⁸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63。

²³⁸³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37。

²³⁸⁴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1158。

²³⁸⁵ 秦系文字「金」作 ，爲「鐵」 (集證143.159)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908。

²³⁸⁶ 齊系文字「金」作 (0322)，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56。

²³⁸⁷ 燕系文字「金」作 ，爲「陞」 (0014)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3。

²³⁸⁸ 晉系文字「金」作 ，爲「陞」 (0077)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3。

²³⁸⁹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頁32。

²³⁹⁰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1392。

兩旁斜筆垂直作兩豎筆。另作 ²³⁹²形，疑斜筆延伸連接成 。秦系文字習見作

(日乙 81)²³⁹³、 ²³⁹⁴，形同小篆 ，上部以「今」易「亼」，徐筱婷亦指「原从之『亼』聲相連的中豎筆改寫為不相連且向右彎曲，進一步呈『今』形」²³⁹⁵，何琳儀就此形變言「秦系文字或作 ，已有聲化從今之趨勢。」²³⁹⁶甚確。秦系「金」字另有作 (秦 89)²³⁹⁷，兩旁斜筆連成橫筆。

	西周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金	、							形近
						、		形異

例 5 「平」

《說文》「平」載：「 ，語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²³⁹⁸春秋金文作 (郟公鼎)²³⁹⁹。戰國文字有形近之形，見齊系作 ²⁴⁰⁰，燕系作 ²⁴⁰¹，晉系作 (156:1)²⁴⁰²，秦系作 ²⁴⁰³。楚系稍異作 ²⁴⁰⁴，曲筆分割並左移，上添一飾筆，但仍近春秋金文 。於形近的構形外，戰國文字有形異之例，何琳

²³⁹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9。

²³⁹² 楚系文字「金」作 ，為「銅」 (禽志鼎)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08。

²³⁹³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7。

²³⁹⁴ 秦系文字「金」作 ，為「錯」 (十鐘)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10。

²³⁹⁵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頁 197。

²³⁹⁶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1392。

²³⁹⁷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07。

²³⁹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 101。

²³⁹⁹ 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著，《金文編》，頁 321。

²⁴⁰⁰ 齊系文字「平」作 ，為「坪」 (高坪戈) 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158。

²⁴⁰¹ 燕系文字「平」作 (191)，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106。

²⁴⁰² 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頁 303。

²⁴⁰³ 秦系文字「平」作 (平宮鼎)，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7。

²⁴⁰⁴ 楚系文字「平」作 ，為「坪」 (201) 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儀於分析「平」字時，分別提到齊、燕、晉、楚四系的構形特點，當中提到齊系文字，言：

齊系文字作 ，加四斜筆者與三體石經《君奭》作 吻合無間。

或作 、 、 、 、 ，上從八為疊加音符。²⁴⁰⁵

何氏主要指出齊系「平」字的兩個特點。一為何琳儀所言「平」字「加四斜筆者」，描述稍有不確，見春秋金文作 ，齊銘文作 、 、 ，應釋為添兩斜筆或從四斜筆較為妥當，此形同見於「市」 ，為齊文字類化之特徵。

文中又見從三斜筆者，如 ，亦多為齊文字。齊系「平」字的另一特點為上添 ，銘文作 、陶文作 ，何琳儀言 為「八」，為外加的聲符。「平」古音屬並紐耕部，「八」屬幫紐質部，並幫同屬唇音，旁紐雙聲，耕質通轉，語音上可通。另，戰國文字亦習見以 為飾，故亦可能為飾筆。無論如何，戰國「平」字上添 ，為齊系的地域特點。

何琳儀析燕系「平」字，言「燕系文字或作 、 ，兩斜筆相連成為一橫筆」²⁴¹³，文中字例原字見 、 ，從三橫筆，獨見於燕文字。又作 形，下添兩筆，何氏於分析提到兩斜筆連成一橫筆，亦屬無誤，燕系「平」有作 ，

²⁴⁰⁵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29。

²⁴⁰⁶ 齊系文字「平」作 （陰平劍），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7。

²⁴⁰⁷ 齊系文字「平」作 （平阿右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23。

²⁴⁰⁸ 齊系文字「平」作 （平阿左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23。

²⁴⁰⁹ 齊系文字「市」作 ，為「埗」 （3.1206）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316。

²⁴¹⁰ 齊系文字「平」作 （平阿左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23。

²⁴¹¹ 齊系文字「平」作 （平陸戈），處理後作 。見孫剛編纂，《齊文字編》，頁 123。

²⁴¹² 齊系文字「平」作 （3.624），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199。

²⁴¹³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 829。

²⁴¹⁴ 燕系文字「平」作 ，為「坪」 （2330）所從。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 825。

²⁴¹⁵ 燕系文字「平」作 ，為「枰」 （3.709）所從。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頁 221。

²⁴¹⁶ 燕系文字「平」作 （2836），處理後作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 270。

從兩斜筆，應先轉成兩橫筆作 ²⁴¹⁷，後連成一橫筆成 ，此演化序列應較為明清晰。何琳儀談晉系「平」字時，指：

晉系文字變異尤鉅，如 、 、 、 、 ；至於穿透筆畫者，諸如 、 、 ，亦頗為習見。²⁴¹⁸

文中 形最為特殊，見幣文作 ²⁴¹⁹，又作 ²⁴²⁰，兩斜筆彎曲作 ，暫為他系文字所未見。另晉系作 ，見幣文作 ²⁴²¹，璽文作 （0092）²⁴²²，上添橫筆，下部豎筆收縮成 ，與晉系幣文「中」 ²⁴²³相似。齊、楚兩系「平」字亦有上橫筆，唯下部多有形變，齊系作 ，楚系作 ²⁴²⁴，與晉系作 不同。何琳儀分析「平」字時，提到楚文字的不同形變：

楚系文字上承春秋金文 ，演變為 、 、 、 、 、 、 、 ，後者若省上部飾筆，遂與小篆 同形。²⁴²⁵

文中所舉數列，均為楚文「平」字之特徵，如 原字見 ²⁴²⁶，下部訛近「用」 （曾9）²⁴²⁷。又如 見 ²⁴²⁸，下部訛近「羊」 （181）²⁴²⁹。 見 ²⁴³⁰，上部訛

²⁴¹⁷ 燕系文字「平」作 ，為「坪」 （0013）所從。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3。

²⁴¹⁸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829。

²⁴¹⁹ 晉系文字「平」作 （1109），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355。

²⁴²⁰ 晉系文字「平」作 （1113），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356。

²⁴²¹ 晉系文字「平」作 （1797），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471。

²⁴²² 見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頁16。

²⁴²³ 晉系文字「中」作 （1581），處理後作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頁435。

²⁴²⁴ 楚系文字「平」作 ，為「坪」 （138）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201。

²⁴²⁵ 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頁829。

²⁴²⁶ 齊系文字「平」作 ，為「坪」 （坪夜君鼎）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879。

²⁴²⁷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328。

²⁴²⁸ 楚系文字「平」作 ，為「坪」 （240）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201。

²⁴²⁹ 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56。

從「丌」 （望 2.13）²⁴³¹。演變序列應為春秋金文 , 上下各添橫筆成 , 斜筆訛成 , 作 。或兩斜筆外置略垂直成 , 上下或添橫筆為飾作 ²⁴³²、 ²⁴³³, 形飾一短筆成 。另見 上下分離成 , 訛成 。數形的演變序列如下：

相對其他四系而言，秦系「平」字未見有構形上的改變，無論銘文 ²⁴³⁴、璽文 ²⁴³⁵、簡文 （效 35）²⁴³⁶，構形皆近。

通過戰國五系「平」字的全面比對，從形近、形同的構形，能夠清楚看出戰國五系文字，均承自兩周金文的源流，即一同處於文字演變的脈絡當中。從五系文字相同的構形可見，部分五系文字是置於相同的起點，相反從分析五系「平」字的相異構形，能進一步了解各系文字形異的原因，在於五系文字有不同的演變，或保持不變，以致五系文字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

²⁴³⁰ 楚系文字「平」作 , 為「坪」 （曾 161）所從。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29。

²⁴³¹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452。

²⁴³² 楚系文字「平」作 , 為「坪」 （83）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²⁴³³ 楚系文字「平」作 , 為「坪」 （184）所從。見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²⁴³⁴ 秦系文字「平」作 , 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7。

²⁴³⁵ 秦系文字「平」作 , 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307。

²⁴³⁶ 見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1。

	春秋	齊	燕	晉	楚	秦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形近
		禾、𥝌	禾、𥝌	禾、𥝌	禾、𥝌、𥝌	平	形異

第三節 論證五系文字分系之必要

戰國時，列國分立，各自為政，於多個方面均有獨立的發展，各國的文字漸見特色是可以預期的，對於戰國時文字各異的情況，湯餘惠曾詳細分析：

戰國時期，周王室力量衰微，始於春秋之世的諸侯分裂局面更為加劇了。周天子由天下的共主淪為無足輕重的小邦君，各據一隅的東西周最終不免覆亡的命運。與此同時，七雄併立逐鹿中原，揭開了我國歷史上空前混亂的一頁，頻仍的戰事大大削弱了各國之間的正常往來；與之相應，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地域性因素則得以乘機滋長。許慎《說文·序》所謂「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异形」應是當時社會生動真實的寫照。在此種意義上說，戰國時期異采紛呈的文字

現象，當是長期以來列國分立的必然結果。²⁴³⁷

湯氏從當時的政治環境切入，指出各國爭雄的局面，令地域性逐漸產生，導致經濟、文化等各個範疇均有獨立的趨向，文字受各方面所影響，出現構形不一、各具特色的情況。湯餘惠以歷史、政治為據，指出戰國時文字多樣的情況，是極具卓識的。不少研究戰國文字的學者，將文字構形紛繁的現象，區分成五系，通過各自的歸納、分析，論證五系文字各具地域特色，如何琳儀指：

長期的封建割據局面，形成了具有濃厚色彩的戰國文字。齊之凝重、燕之峻整、晉之勁利、楚之華麗、秦之剛健，呈現出不同的文字風貌，而各系文字形體和聲音通假，變化尤烈。²⁴³⁸

於指出構形與通假的變化以外，何氏對五系文字的其他概括，主要是論及文字的書寫風格。湯餘惠同樣有近似的討論，文中分別指出：

楚文字縱橫恣肆、疏潤道勁；筆勢圓轉流暢，橫劃多作昂起的弧形。

秦文字……常見的多是呂不韋戈、邵宮盃那樣字體委靡，筆劃屈曲之作。

三晉文字……字體端莊整飭，用筆細膩纖巧，赫然一派中州國風度。

齊文字體式修長，筆劃勻整，喜用繁飾。

燕文字工整而流於呆板，筆劃僵硬，多用方折。²⁴³⁹

湯氏對五系文字的分析，明言是從風格入手，當中更多談到各系文字於筆勢上的不同。從文字風格上分析戰國五系文字，李運富認為是「缺乏客觀的比較參數，區別性很低。」²⁴⁴⁰，意即無法指出五系文字的確切特點，由此李氏進一步質疑五系文字是否存在特點：

各地域文字的特點究竟是什麼呢？……似乎並沒有誰提出另外的真正是各系文字特點的「特點」來。……既然作為分類標準的特點還沒被認識、還沒有概括出來，我們又憑什麼將戰國文字分成若干「系」呢？²⁴⁴¹

²⁴³⁷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5-56。

²⁴³⁸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200。

²⁴³⁹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6-47。

²⁴⁴⁰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 173。

²⁴⁴¹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 174-175。

李運富認為，若未能整理出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於無法得知五系文字各異的情況下，戰國文字分作五系的概念亦存在疑問。

於本文的第五章，已略述不同學者對五系文字的研究，從諸位的成果已可知，五系文字確實存在構形相異的情況。此外，本文不同章節的比較、分析，嘗試從多方面了解戰國五系文字構形上的不同。第二章以單系的特徵為中心，從簡化、異化、繁化等演變條例，逐字分析各國文字的演化，從不同的形變當中，能夠清晰呈現各系文字中顯要的地域特徵，部分特徵更有地域性的演化，可見文字於單一域系中的發展。第三章以五系區分，通過字形的歸納，可見各系有程度不一的類化現象，這種相同構形的呈現，不僅出現於多個文字當中，部分亦見於不同的書寫材料，表示構形特徵廣泛於單一域系內流通，而未有傳往他系。第五章逐一以字符為例，全面對五系文字作歸納、分析，從源流了解文字的演變情況，以比對呈現構形上的差異，最能凸現戰國文字的地域特徵，說明域系間文字的不同。加上第四章從地域上的東、西土劃分，更能展示西土秦系與東西四系文字之間，構形上存在更明顯的差別。最後，連繫至本章的第二節，以單一字例，同時呈現五系構形異、同的現象，能以立體的縱向比較，了解五系文字於彼此形同的情況下，如何通過不同的演變，造成五系各異的地域特徵。

從本文各方面的系統分析，可知五系文字無疑是存在地域特點，由此已可推翻李運富否定戰國文字應當分系的說法。另外，從分析可知，部分戰國文字於沿襲兩周文字時，所取的構形不一，如：「齒」、「因」，因而造成域系上的特徵，這種非經由形變而成的特徵，是文字根本上的相異，更能作為戰國文字分系的依據。

第四節 小結

通過第二節構形異、同的比較，從字例中可知，戰國五系文字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構形。一種是五系相同或相近的構形，這類字明顯形近甲骨文、兩周金文，構形最接近殷周下來的文字源流，所以未有太大改變，這類字為戰國五

系文字中的正體，散見於不同的書寫材料，但於彝器、銘文中較為多見，故多以銅器作為代表。另一種為五系文字相異的構形，這類字形變的情況較嚴重，而且各系的演變情況不一，構形大多離殷周文字和正體較遠，為戰國五系文字中的俗體。俗體可見於各異的書寫材料，較多見於璽印、簡帛、貨幣，所以亦以這些載體為代表。

綜合而言，從上述構形異、同的字例可知，戰國五系文字同時存在正體與俗體，兩種字體分別處於文字發展的先後階段。正體承自殷商文字，處於戰國文字發展的初始時期，五系構形較多相同，本文第四章第三節，整理五系文字同形的例子已可為證，情況正與本章第二節當中的形同部分相合。五系文字於形同的基礎之下，因各自演化的程度、快慢不一，形成五系文字各有不同。本章第二節通過字例的分析，仔細梳理各系文字從正體到俗體的演變情況，清晰可見五系文字的不同走向，由此推論，其他戰國文字同樣存在從正體到俗體的過程。本章第二節得出五系的相異構形，說明文字處於發展當中，已逐漸遠離正體，且各有走向，與本文第五章，展示五系各具特徵的情況正相吻合。上述戰國文字正、俗體同見的情況，湯餘惠曾指出：

春秋戰國之際……文字處於沒有統一駕馭放任自流的狀態，舊有的文字形體沒有，也不可能一律廢棄，新的文字形體又不斷滋生，兩者併行於世，必然促成文字古今互見、正訛雜出的紛亂狀況。²⁴⁴²

湯氏雖未一併展示五系構形的異、同情況，以作字例，但文中對戰國文字正、俗體的關聯與分析，依照本章第二節的比對，以及其他章節的分析，可證湯餘惠的說法是正確無誤的。

從第二節的例子可知，戰國文字同時存在構形異、同的情況，於這兩種相對極端的比較之外，不能忽略的是，五系文字於演變中，各系之間均有不一的異、同現象，如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指出，部分地域特徵不規則地存在於多個系域當中，正吻合李運富所提到：

---

²⁴⁴²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5。

戰國時各地個別字符的差異並不平衡，往往甲字齊楚同秦燕不同，乙字又

秦楚晉同齊燕不同，丙字則可能只有楚國這麼寫而別國的寫法都不同。²⁴⁴³

即是於五系完全相異、相同之間，各系的構形關係更為複雜，因此依照不同的材料，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如胡光燁將晉、燕的文字歸入齊系，從上述的分析可知，是不盡恰當的，胡氏作此推證，應受當時戰國文字可見的材料所限，被部分演化中的文字所影響，以致論說有所偏頗。但胡光燁就有限的材料，能提出地域劃分的概念，對後代的戰國文字研究，已起啓迪的作用。

通過第二節對五系文字的梳理和比較，可從各系文字的演變過程，了解五系地域特徵的構形原因，加上各個章節不同方向的分析，從單一域系的特徵，至各系的類化特徵，再從戰國東、西土分域，到五系各自比對，均可證五系文字存有各自的地域特徵，能推翻李運富認為五系並無特徵的說法，更肯定戰國文字應當區分成五個域系。

---

²⁴⁴³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頁 174。

第七章 總結

戰國文字材料豐富多樣，通過文字的五系劃分，再作構形上的梳理、比對，能夠從多方面了解文字的地域特徵、域系間文字的異同關係，以及戰國文字的演變情況。

戰國文字見於不同的書寫材料，大小不一，材質不同，鑄刻、書寫方法均各異，無疑會令文字的構形受影響。本文所選的字例，部分構形特徵僅出現於單一的書寫材料之上，構形或受書寫材料所影響。於各系文字的演變當中，載體的不同只是影響的因素之一，這種形變可能與域系內的文字演變相關，因此應同樣視為地域的特徵，具有其研究的價值。書寫材料會影響文字的構形，但各系文字的演變，並不受載體所限，於各章的比較當中，可見不少特徵是同時見於銅器、璽印、貨幣、簡帛等載體之上，說明構形於單一域系中的流通，不會受書寫材料的阻礙。另一方面，相同的載體亦存在構形不一的例子，即使是五系文字構形最為近似的銘文，同樣存有不少形異的分別。從以上兩點可知，書寫材料的相同與否，與構形的同、異沒有直接關聯，所以將不同的書寫材料一併比較，適用於分析戰國五系文字，更能全面了解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以及各域系文字的構形演變。

本文的各個節章，雖然以各種比較方法，探討戰國五系文字的相關問題，但同時亦從不同方面，呈現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經過共時的橫向比較，以簡化、繁化、異化等形變條例，逐一分析各系文字的演變，能夠更系統地指出五系文字於構形上的相異之處，由此得出更為明確的地域特徵。從域系間構形的不同，可以釐清地域特色，而通過不同書寫材料的歸納，能夠說明單一域系內的構形演變，表示五系文字有各自的發展，而且構形趨向不同。從相同聲符的運用，可知各系文字的組成有自己的規律，於類化構形的歸納亦可見，五系文字各自演化出一套構形的標準，當中對文字所作的整合，可視為各國逐漸建立文字系統的線索，各國通過構形的規範，藉以展示自己國家的文字與他國文字的分別。從類化構形的書寫材料與字例的數量所見，五系文字的規整情況並不

一致，楚、晉兩系的類化構形較多，相關的書寫材料亦較為豐富，可供分析的字例數量亦較多，可知規整程度較快，其次是燕、齊兩系，最慢則為秦系，可見東土四系文字的演變較快，相對西土秦系文字較慢，這與唐蘭、胡光燁等學者指出，秦國位處西陲，較多保留西周文化，因而文字構形的演變較遲開始，是相吻合的。

從歷時的縱向比對，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五系文字的特徵和演變。將五系富特徵的文字與甲骨文、兩周金文相比，可見秦系文字與兩周金文最為接近，這同樣與秦國位處西周故地相關，東土四系文字雖演變較多，但大部分文字均與兩周金文相同、相近，或能梳理出演變的脈絡。此外，經過五系形同的字例分析，當中大部分與兩周金文相合。從上述五系形異、形同的字例可知，戰國文字均傳承自殷周文字。五系文字雖然同源，但因為兩周文字，甚或甲骨文，存在構形不一情況，以致五系文字於傳承時，因依循的構形不一，造成單系文字的字形差異，甚至構成東、西土文字的不同，這些特徵於構形承襲時出現，屬於根本上的不同，可以說是「先天」所構成，這些構形未經「後天」的演變，不受書寫材料所影響，確切說明五系文字存有地域的特徵。

戰國五系文字各具地域特徵，通過與《說文》小篆比對，可知只有秦系文字的特徵大部分得以保留，當中部分構形同於兩周金文，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於戰國時有所演變，說明秦統一時所規整的文字，不單傳承兩周文字的構形，更保留秦系文字自身演變的特徵。相對之下，東土四系文字的特徵，無論是單系的、類化的、東土四系相同的，幾乎全數不合於小篆，表示於秦統一文字的過程中，齊、燕、晉、楚的文字特徵均未有保存下來，這與許慎言秦始皇統一文字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的說法相符。從以上種種分析，足證戰國五系文字各具地域特徵，而且存在五系構形完全相異的例子，由此可以否定李運富所指，五系文字沒有特徵的說法，亦能肯定五系文字的分系必要。

於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問題上，通過第四章以西土秦文字與東土齊、燕、晉、楚四系文字的比較，從分析的字例清楚可見，部分西土四系的文字構

形相同，獨與秦文字相異，表示戰國文字如王國維等學者所言，存在東、西土分用的現象。分析的字例當中，東、西土文字的差異，部分是由東土四系文字形變所致，部分則由秦系本身形變所致，可知雖然東土文字演變較甚，但秦文字的演變同樣存在。

通過與兩周文字的對照，部分秦文字的演變比東土文字更為劇烈，秦系文字由此演變成的構形特色，同樣與小篆相合，說明秦國統一文字時，不單收納構形源於兩周的文字，亦一併兼收戰國秦系有所演變的字形，表示秦國統一後的文字，不僅較多傳承西周文字的構形，亦同時保留戰國秦系文字的地域特色。

另外，從五系文字與《說文》小篆的比較，可知秦文字的特徵大多能延續，東土四系文字的特徵多不被保留，這亦從側面說明東、西土文字之間的分別。但需要注意的是，戰國東、西土文字的分用，只能反映部分的情況，從不同章節的分析可知，五系文字各有不同的地域特徵，同時存在構形相同的字例，部分特徵則同時出現於不同的域系當中，表示戰國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於發展期間有不同的呈現，無法一概而論。由此可知，王國維、唐蘭等學者言戰國時東、西土文字分用，僅能說明當時文字的一種現象，而不能用以概括整個時期的戰國文字。

通過共時、歷時的比較與分析，能夠了解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以及戰國文字與殷周文字、《說文》小篆的關係，由此可以更深入探討五系文字的演變脈絡，何琳儀曾就相關的問題指出：

春秋中晚期以後，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若干政治、經濟、文化區域。因此文字也相應地呈現出地域性的差異。戰國時代文字的地域橫向發展變化日益顯著，形成了齊、燕、晉、楚、秦五大文字體系。除秦文字較多地繼承了西周文字特點之外，其他四系文字都形成了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所謂「六國文字」。結構歧異、筆畫多變，是六國文字最大的特點。²⁴⁴⁴

---

²⁴⁴⁴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308。

何氏從權力分立方面，加上政治、文化等因素，來分析五系文字的不同，是正確可取的，文中指秦文字多承自西周，東土四系文字形變較多，從本文的分析均可印證兩處說法無誤。何琳儀的說法以勾勒東、西土文字的特點為主，從傳承方面討論秦系文字，從演變角度分析東土四系文字的形變，將東、西土文字置於發展先、後的不同階段討論，因而忽略東土文字與西周文字的關係，以及秦系文字的演變。

本文的第四章已提到，戰國五系文字均承自殷周文字，並各自演變出不同的特徵，從正體、俗體的概念更容易了解五系文字的傳承與形變。從本文的分析可知，文字的演變與否不受書寫材料所限，若僅從構形上看，正體承接殷周文字，五系文字構形較為接近，俗體則由正體所演變，構形各異，更見地域特徵，裘錫圭言：

戰國時代東方各國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時代的傳統的正體相比，幾乎已經面目全非。²⁴⁴⁵

裘氏指出東方四系所通行的俗體演變較多，與兩周承傳下來的正體相較，構形已相去甚遠，與上述正體、俗體的分析相同。從構形特徵上看，秦系文字同樣有不少俗體，只是形變的情況較輕微，與正體的距離較近，這與上文談到，東、西土文字發展速度不一相關。由此看來，戰國五系文字的正體、俗體，明顯處於文字發展的不同階段，何琳儀曾就先秦文字的演變擬出演變圖表，如下：

2446

當中文字演變的展示是確當可依的，本文嘗試集中於戰國文字的部分，加入正

²⁴⁴⁵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2。

²⁴⁴⁶ 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308。

體、俗體的劃分，以呈現五系文字的演變情況：

五系文字源於殷周文字，能夠體現於文字發展的初期，構形較多相近。至五系各自發展期間，因發展速度、彼此影響等因素，導致域系間存在不規律的構形異、同。隨後各系文字漸見成熟，演變出不同的特徵，更有規範的類化情況出現，表示五系文字有各自構成文字系統的趨向，湯餘惠談到：

在漢字的整個發展進程中，一方面要受到自身矛盾運動規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又必然受到來自社會生活的影響。生產的發展，文化的進步，社會關係的複雜化，都無可避免地要在語言文字上打上自己的烙印。²⁴⁴⁷

文字為一地的產物，與當地的經濟、文化等範疇息息相關，戰國時諸國分立，各擁權力，社會各方面均有獨自的發展，由此看來，各國文字漸成系統，於構形上演變出地域的特徵，「打上自己的烙印」，亦不無道理。俗體見於五系文字各自發展的情況之下，構形已漸見不同，從上述的演變可知，戰國五系文字同

²⁴⁴⁷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54。

時存在構形異、同的情況，兩者構成「同中趨異」的關係，說明文字構形從彼此形同，流向彼此相異。東土四系文字於未能有更整體的規範時，已為秦國陸續消滅，上文的分析已可見，齊、燕、楚、晉的構形特徵幾乎全部未有保留，裘錫圭指：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六國文字與秦文不合的異體都被廢除，因此它們對後來的漢字沒有顯著的影響。²⁴⁴⁸

當中東土文字的構形特徵，與秦文字明顯相異，所以未有遺留下來。秦系文字的特徵，不論源於殷周文字，或是於戰國時已有演變，均大多流傳下來，何琳儀言：「秦始皇以傳統的周秦系統文字取代了歧異的六國文字。」²⁴⁴⁹指東土六國文字被兩周與秦系的文字取代，說法與本文的分析相合。

歷來的戰國文字研究，較多以特定的域系或載體作範圍，較少將五系文字置於同一平台比較、分析，而就戰國文字作整體論述的研究，由於字例數量繁多，較難逐一仔細梳理。本文集中分析戰國文字的構形特徵，篩選出合適的字例，能夠得出作更清晰與系統的比對。文中嘗試結合前代研究的不同特點，取材方面為求全面，本文所引的字例均不受載體所限，由此更能了解域系的類化現象，呈現構形於域系中的流通情況。於比較方面，本文同時運用縱向與橫向的比較方法，於清楚了解構形演變的同時，能夠比較五系文字的不同，確切指出各系文字的地域特徵。經此比對所得的歸納與分析，為進一步分析戰國五系文字構形的重要依據。

對於戰國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不同學者依各自的證據，推論出多種說法，部分意見或存在分歧，甚至互相矛盾。本文通過五系文字的全面比對，以文字的構形特徵為例，從個體字例、類化構形等不同角度分析，不僅能夠立體呈現五系文字的地域特徵，同時可以通過不同項目的比較，了解戰國五系文字是具有演變的過程，無法一概而論，所以構形的異同於每個階段均有差異。由此可

---

²⁴⁴⁸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7-58。

²⁴⁴⁹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308。

以釐清歷代學者說法不一的情況，當中的原因在於彼此所取的字例不同，對應的文字演變階段相異，從本文較全面的構形特徵比對，能夠作更宏觀的探討。

學者對於戰國文字構形演變的分析，較多連同正體、俗體來討論，本文通過五系文字構形完全異、同的兩項比對，清楚可知戰國文字存在演變少與多的兩個階段，唯當中構形演變的情況，歷來的研究較少論及，由此總括戰國文字「同中有異」或「異中有同」，僅從靜態的角度出發，未能呈現戰國五系文字的演變過程。本文除正體、俗體的區分外，從構形異同的多項比對，呈現戰國五系文字的不同現象，加上文字演變的縱向梳理，能夠填補正體與俗體之間構形發展的空白之處，了解戰國文字的構形演變，進一步從五系的文字特徵來看，各域對自己域系內的文字，均有不同程度的規整，由此可推論戰國五系文字屬「同中趨異」，這不僅能說明正體、俗體構形同、異的分別，更能展示戰國文字各具演變的流動性，對戰國文字的構形能有更準確的概括。

第八章 參考資料

1. 傳統文獻：

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王筠著，《說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王筠著，《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

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夏竦撰，《古文四聲韻》，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孫詒讓撰，《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孫詒讓撰，《契文舉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孫詒讓撰，《孫籀廑先生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3。

徐鍇撰，《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桂馥撰，《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郭忠恕撰，《汗簡》，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2. 古文字資料彙編：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上海：文物出版社，197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

何琳儀著，《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8（1-5）文字編》，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故宮博物院編；羅福頤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施謝捷顧問；許雄志主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
- 孫剛編纂，《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 孫海波編，《魏三字石經集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 容庚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徐文鏡編，《古籀彙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63。
- 袁仲一、劉鈺著，《秦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馬承源審校，《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高明撰，《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張玉春撰、張世超撰，《秦簡文字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
- 張光裕、黃錫金、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 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
-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張新俊、張勝波著，《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
- 莊新興編，《戰國鈐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郭若愚編集，《殷契拾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程燕編著，《望山楚簡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劉信芳、梁柱編著，《雲夢龍崗秦簡》，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駢字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3. 近人論著：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王寧著，《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2002。

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香港：海峰出版社，1999。

王輝編著，《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何琳儀著，《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吳建偉著，《戰國楚音系及楚文字構件系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呂思勉著，《文字學四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李孝定著，《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李家浩著，《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李運富著，《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7。

李零著，《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李學勤著，《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林宏明著，《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

河北省博物館編，《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邱德修撰，《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姚孝遂著，《許慎與〈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 胡小石著，《胡小石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胡小石著，《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唐蘭著，《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唐蘭著，《古文字學導論》，濟南：齊魯書社，1981。
- 孫海波著，《中國文字學》，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 荊門市博物館編輯，《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張行孚撰，《說文發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張曉明著，《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 強運開撰，《說文古籀三補》，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
- 莊新興著，《戰國鈐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 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 陳夢家著，《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
- 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湖北省博物館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馮勝君著，《郭店楚簡與上博簡的對比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7。
- 黃文傑著，《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著，《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 楊五銘編著，《文字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楊樹達著，《中國文字學概要；文字形義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楊樹達著，《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董蓮池著，《說文部首形義新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董蓮池著，《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裘錫圭著，《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裘錫圭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趙學清著，《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劉釗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蔣伯潛編著，《文字學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59。

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顧正編著，《文字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

4. 單篇論文：

丁秀菊，〈20世紀戰國文字研究的反思〉，載《南昌大學學報》，2006年01期，頁127-131,151。

王夢華，〈漢字形體演變中的類化問題〉，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04期，頁70-77。

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構形特點試探〉，載《社會科學家》，2005年S1期（2005年5月），頁616-617。

王獻唐，〈邳伯壘考〉，載《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頁59-64。

李守奎，〈《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頁468-472。

李朝遠，〈新出秦公器銘文與籀文〉，載《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5期，頁82-86。

李運富，〈從楚文字的構形系統看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頁35-39。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李零，〈簡帛古書的整理與研究〉，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 年，第 4 期，頁 4-12。

李零、劉雨，〈楚剡陵君三器〉，載《文物》，1980 年第 8 期，頁 29-34。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載《文物》1959 年第 9 期，頁 58-62。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上）〉，載《文物》1959 年第 7 期，頁 50-54。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中）〉，載《文物》1959 年第 8 期，頁 60-63。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頁 209-252。

林素清：〈論戰國文字的增繁現象〉，《中國文字》，新 13 期，1990 年，頁 21-4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載《文物》，1983 年 3 月第 3 期，圖 5，頁 78-89。

邵磊，〈戰國古璽分域叢談〉，載《南方文物》，1996 年，第 4 期，頁 34-41。

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載《文瀾學報》，第一期 3 卷，頁 1777-1823。

施謝捷，〈古璽印文字叢考（十篇）〉，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1 期，頁 116-122。

徐寶貴，〈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七篇〉，載《考古與文物》，1994 年，第 3 期，頁 103-105。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 8 期，2000 年 6 月，頁 133-155。

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體演變〉，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1980 年。

高開貴，〈略論戰國時期文字的繁化與簡化〉，《江漢考古》，1988 年 04 期，頁 104-114。

張向民，〈20 世紀戰國文字研究述要〉，載《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7 年，第 3 期，頁 199-120。

張振謙，〈燕、齊文字考釋兩則〉，載《古文字研究》，第廿九輯，2012 年 10 月，

頁 457-461。

許文獻，〈《說文》古文之來源與性質再探——對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之幾項修正意見〉，載《文字論叢》，第三輯，頁 401-426。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1986 年，第 15 輯，頁 9-64。

黃盛璋，〈戰國燕國銅器銘刻新考〉，載《內蒙古師大學報》，1983 年第 3 期，頁 49-53。

黃德寬，〈漢字構形方式：一個歷時態演進的系統〉，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3 期，頁 63-71,108。

黃錫全，〈楚系文字略論〉，載《華夏考古》，1990 年 03 期，頁 99-108。

董蓮池，〈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戰國文字研究〉，載《古漢語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11-14。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載《考古學報》，1980 年第 3 期，頁 285-296。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 年 2 期，頁 69-83。

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 10 輯，1983 年，頁 78-100。

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的構形系統〉，載《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第 5 期，頁 57-58。

樊俊利，〈《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合證〉，載《語文研究》，2009 年，第 4 期，頁 56-62。

蔣詩堂，〈戰國文字域別特點考察的原則之探討〉，載《湖南社會科學》，2002 年，第 2 期，頁 94-96。

鄭振峰，〈論甲骨文字構形系統的特點及其演變〉，載《語言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84-88。

5. 碩士及博士論文：

- 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 王仲翊，〈包山楚簡文字研究〉，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5。
- 王雁君，〈戰國齊系銅器文字構形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 王愛民，〈燕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
- 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05。
- 史富紅，〈戰國文字一部字研究〉，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1。
- 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
- 李知君，〈戰國璽印文字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9。
- 李品，〈睡虎地秦簡字體風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 卓盈君，〈戰國楚簡字例研究〉，靜宜大學，碩士論文，2009。
- 房振三，〈信陽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3。
- 林美娟，〈《說文解字》古文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論文，1999。
-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84。
-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東海大學，博士論文，1997。
- 林雅婷，〈戰國合文研究〉，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8。
- 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
- 洪燕梅，〈秦金文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1998。
- 胡雲鳳，〈秦金文文例研究〉，靜宜大學，碩士論文，1999。
- 唐莉，〈戰國文字義符系統特點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 徐再仙，〈吳越文字構形研究〉，東吳大學，博士論文，2002。
-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
- 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與規律〉，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2。
- 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5。
- 張鋒，〈侯馬盟書異寫字及異構字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 張靜，〈郭店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2。

- 張蕾，〈《說文》小篆訛形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86。
-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2004。
- 陳育玲，〈戰國楚文字繁簡現象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 陳青峰，〈殷商金文構形分析〉，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 陳重亨，〈戰國秦系璽印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08。
- 陳國瑞，〈吳越文字研究〉，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6。
- 陳鎮卿，〈《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5。
- 單曉偉，〈秦文字疏証〉，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10。
-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征研究〉，碩士論文，2007。
-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徵研究〉，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游國慶，〈戰國古璽文字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1。
-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
- 程燕，〈望山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2。
- 馮勝君，〈戰國燕系古文字資料綜述〉，吉林大學，碩士論文，1997。
- 黃秀瑜，〈戰國楚系文字中的指事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劉偉，〈齊國陶文的研究〉，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
- 薛永剛，〈《說文解字》小篆異體字初探〉，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 謝映蘋，〈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3。
- 蘇建洲，〈戰國燕系文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1。